

聖
難
絳
篆

上
册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法倍爾司鋒原著

聖
難
繹
義

樓梅
倪守
鶴譯

No 418-2

800 2-1929

MYSTERIA PASSIONIS D. N. JESU CHRISTI

SINGULATIM EXPOSITA



Auctore

P. MATHIA FABRO, S. J.

Translatoro

P. SIMONE GNI (倪守鶴栖梅氏)

E CLERO NANKINENSI.



Imprimatur

✠ P. PARIS, S. J.

Ep. Sil. Vic. Ap. Nankin.

Chang-hai, 7 Junii 1929

聖難釋義叙

救世之工，其恩其妙，超於造世工者萬萬。造弗得救，「弗如弗生爲愈。」見瑪竇篇念陸之念伍。又信經十二端，亦祇一端，追念化成天地耳。但全能者之化成也，一命卽有，不費時刻心力。然且宗徒致羅瑪人書曰，「天主之妙能妙性，不可窺尋者，自造有天地萬物，已可窺測，而致其敬，而謝其恩。」而况其餘各端之追念降生救世之工者乎。救世之工，天主從造端始，卽用種種豫言豫像以籌備之。至期，又不憚三十年之久，歷盡千辛萬苦以踐行之。則其一舉一動，一情一節，奈人深省，奈人尋味者，超乎造世之工，亦當萬萬矣。而况

受難之期，乃救世工之結晶也。降生工之結頂也。亦造世之工，賴以脩正而完璧如初，且遠勝也。故十字架者，乃起地立天，開生滅死，一切神修神學，無盡藏之大書本也。無怪聖教會大聖人、大聖師，如多瑪斯等者，終身以十字架爲朝研夕究，獨一無二之天府珍藏矣。

景教碑有『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云云。陽瑪諾詮解，三一分身者，天主第二位也。彌施訶者，猶默西亞，譯言奉使者，卽古經所稱降生救世主耶穌也。戢隱尊威，同人出代者，言天主降生時，斂藏聖威，出世如人也。其使命爲何，按古經，當爲君，爲師，爲主祭。斯三者，卽真主真人，

於受難時。一一告成之日也。

一、告成君王之工作。魔鬼從誘勝亞當後，爲人世之霸王，久矣。一以放縱肉情之安樂，一以企圖世俗之光輝者，盡惑人心，抗違主命。不思備一人，猶欲人奉我法，況天主乃造生我者耶。臣放法，世論謂必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然則人違天主之命，亦必先有無天主之心，其心甚於弑父弑君，斷非殺一蟻蝨所能償者，亦非殺萬萬蟻蝨所能償者。而况一造物，一受造。一全能，一烏有。二者處於絕對的命無可償，禮無可賠之可能性耶。其勢非天主曲宥人罪而白贖之，無他法。請看聖經直解卷五受難經後之代疑論，又卷九領報

經後之代疑論。但天主既定用命者賞永福，不用命者而白
貫之，不有虧天主之信義與公義乎。弗白貫而責償耶，人力
幾何，終等於白貫耳。無已而徑罰之，但人之違命，實爲魔鬼
誘勝故。一魔一人，力弗侔矣，而徑罰之，似亦有虧天主之仁
慈。而况魔爲首惡，因妬降生之人性，而誘亞當，如此冤債而
弗代償，不但有虧天主之公義，抑且有虧天主之上智。惟代
償而必罰，必罰，見其義之盡，代償，見其仁之極，而曲爲調停
於仁義之間，亦見其智之全也。大都人之罪，不外貪身之樂，
世之榮耳。十字架高懸時，將身世所能膺之苦辱而備嘗之，
『正如每瑟銅蛇，高擎於野，』借蛇之形而消蛇毒，亦然，負

罪之形而代償罪債焉。見若望篇第三。又『正如武勇者，兵仗而守戶庭，其所保有者，固安然無恙。及有更勇者，排突而勝之，則將盡奪其所恃之兵仗，而俵分其鹵獲矣。』此救世主之言也。見路加十一篇念一二。魔鬼擄人靈，利用世俗肉身爲武器，吾主欲打倒之，令其墮入地獄深淵，何難之有。見路加八篇三十一。妙在卽以魔之武器還攻，而奪其所虜也。耶穌語比拉多曰：『我固君王也，降生於世，爲欲證明夫真實，願從真實者，必聽我言。』見若望十八篇三十七。於是十字旗下，男女老幼，皆曉然於世上之富貴光榮，艱難困苦，烟雲過眼，無足重輕，於是第一步一趨，努力而聽苦難君王之號。

令打破肉情世俗，萬死而不辭。於是魔鬼之霸權，從此打倒，救世之王國，從此告成。

二、告成師尊之工作。師尊之工作，莫妙於現身說法。試思福音經所載諸德之行，十字架上，有一不現身說法者乎。卽以愛主愛人論，既真主亦真人，本是榮光之王也。爲救泥土之人，膿血之人，甘心徧體鱗傷，釘死十字架上。有一教主，有一君主，有一父師，嘗爲之耶。雖至爲聖父棄捐，而愛人之情，不少減焉。故吾主亦自訝其愛人之愛，曰：『有是哉。天主之愛憐宇宙，甚至以惟一聖子，而降謫人間，使凡信向之者，得不淪亡，而有長生焉。』見若望第三篇。故凡聖教傳到之區，

愛德之工作，亦日興而月盛。

三、告成主祭之工作。天地間，惟造物主能生死人，禍福人。故惟造物主，能立教條以號令人，立教戒以管理人。人對於造物主，首當致謝者，非生造我罔極之恩乎。既不能殺身爲報謝，則借犧牲爲祭品，尙矣。但聖咏肆玖有言曰：『余豈食夫牡牛之肉，而飲牡羊之血哉。爾曹奉獻於天主者，無他祭品，要惟讚頌與謝恩而已。』顧犧牲之爲祭品，孰若真主真人之真身耶。世人之讚頌與謝恩，孰若真主真人之讚頌與謝恩耶。此真天地間無雙之祭品，至尊之主祭。分言之，固貴不可言，兼言之，更妙不可言。以主祭作祭品，祭品兼主祭，真

人也亦真主，身受劇苦劇難，代償人之罪債。祇以與人同氣聯枝，故吾人亦同受而同償。其恩光恩寵，流溢於吾等身心者，亦今茲亦永遠。生前之功德，生後之賞報，胥以主祭之工作而告成焉。

或疑無益之事，知者勿爲，吾主既兼天主，其微行之價，卽屬無窮。一動作，一呼吸之功，足償罪債而有餘，何多多受苦爲。不知吾主之取人性，因欲下同於人，使得上同於主，其愛人之功，無以復加。不但願代償罪債，並願人有自動的合作，一如救世者之爲者。合作非他，拔除罪根是。自動非他，反對罪根是。前者只想肉身之安逸，世俗之排場，今見吾主爲愛吾

人故，竟受此苦難，受此凌辱。人心是肉做的，有冒水火之險，救我於水火之中，無不中心好之。或祖父身經百戰，子孫始得承襲侯王，言及先人戰苦戰傷，孰不感恩感愛。以故爲償罪債，但降生，不受難，已有餘。而爲感發人心，有自動的合作，雖爲每人釘十字，釘十字直到天地終窮，其愛人之心，猶然以爲未足。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主語聖女曰：多達曰：『爾既信我在十字架上，以身獻於天主聖父，卽該無貳無疑的，信我仍爲每一罪人，依舊天天，以身獻於天主聖父。』見聖女所記四卷念五章。又四十一章，吾主曰：『凡人體味受難經文經言，較之其他脩行，功德愈能精進，如揉麵粉，人不能

不粘麵粉屑也。心卽不專，亦不能不感受苦難之效果。』又三十九章，吾主曰，『人卽漸漸冷淡，苟時時回想苦難，必蒙主分外垂憐。』嗚呼，人非木石，縱不爲感恩故，亦當爲多得恩故，或多與彌撒，或多拜苦路，或於經文中言及苦難，而多多存想矣。余同學友生溪梅倪司鐸，思嘉貺同仁，特翻譯耶穌會士法倍爾講演受難十二篇之第八竟，囑余一言，介紹有眾，故竊取陽瑪諾代疑論以應之。時

戊辰冬至前

相伯馬良謹叙

聖難釋義自叙

日爾曼耶穌會士法倍爾、十七世紀一講演家也、著有受難講義十二篇、此其第八、共分四十四章、取受難始末、逐句逐字而詮解之。援聖師、引古經、一名一物、發揮其義蘊而無遺。余承乏上海董家渡及老堂、用以默想、又用以講道、幾經寒暑、暇則迻譯之。每苦中西言文夔絕、喉轉棘生、難以得心應手。幸張司鐸一飛允爲修削而潤色之。又幸徐司鐸允希見之、以爲有益於教眾、代呈審定付梓、并代任校刊之勞瘁。不然、余年耄學荒、不但無問世之才、那得有校刊之力耶。戊辰冬書成、用誌其顛末如此。

例言

- 一 是書原文辣丁、中西言文背馳，不能強從，故但譯其意，不拘於字句焉。至聖經語句，則直譯之，不敢或泛，以昭慎重。
- 一 受難歷史，照錄聖經直解封齋後第六主日之聖經本文，間以新經譯義補之。
- 一 原書援引經典，例從簡約，其本意或別指，與上下文義，名物考證，未及備載。爰採高爾內畧及諦利尼二氏之經解，附注於每節後，藉增知識。
- 一 是編之成，幾經寒暑，前後譯名，未能劃一，故尾以中西對照表，以補其失，閱者諒之。

聖難釋義上冊目錄

第一章 起席赴園 見第一頁

朗誦聖咏 徹席出城 同往山園 道經澗水 熱色瑪尼 阿里伐山 行入山園

第二章 山園憂悶 見二一頁

入徒園外 三徒入園 園中情緒 園中言語 園中行爲 離徒祈禱

第三章 山園祈禱 見四四頁

禱前預備 禱時跪伏 禱時伏地 祈禱之語 還視三徒 警責三徒

第四章 天神降勉 見七十頁

天神降勉 憂鬱愈深 汗血流地

第五章 惡徒賣主 見九一頁

末次警徒 與徒出迎 惡徒率衆 惡徒向導 告衆接吻 曉衆捕執 亞物臘彼

至此爲何

第六章 一言仰倒 見一一一頁

出迎惡衆 惡衆仰倒 再問惡衆 禁捕其徒

第七章 劍斫僕耳 見一三二頁

首徒揮劍 摩訶失耳 耶穌止劍 耶穌愈耳

第八章 園中被執 見一五一頁

耶穌責衆 耶穌被執 耶穌被縛 門徒逃竄 少年脫險

第九章 解赴教署 見一六九頁

耶穌被解 署中訊供 侍僕掌面 耶穌答責

第十章 教署媒孽 見一八八頁

教署夜會 教署訪告 二証控辭 教首起詰 耶穌不答 教首再問 耶穌答問

教首裂衣 衆人決辭

第十一章 教署受辱 見二一一頁

唾污聖面 掩障聖目 披擊聖首 欺侮戲誚 結論上文

第十一章 三次背主 見二二九頁

首徒遠隨 首徒入署 首徒被屈 首徒初背 首徒再陷 首徒三陷

第十三章 首徒悔過 見二四九頁

悔改動機 主目回顧 出署哀泣

第十四章 惡徒自縊 見二六一頁

天明復訊 復核口供 耶穌答辭 衆人干証 惡徒悔悟 惡徒還銀 教首絕拒

惡徒委銀 惡徒自縊 議處遺銀 購陶人田

第十五章 解比拉多 見二八一頁

耶穌被解 惡黨不入 判官出問 惡衆頂撞 爾輩處斷 無可殺人 惡衆訟辭

判官入堂

第十六章 公堂審訊 見二九五頁

汝果王否 奚設斯問 自說素行 子國非茲 爾信國王 子眞實證 眞實者何
聲明無罪 惡黨要挾 耶穌不答

第十七章 解黑落德 見三一三三頁

耶穌被解 惡王接訊 耶穌不答 惡衆妄控 發回督署 兩署和好

第十八章 放巴拉巴 見三三三〇頁

對衆宣言 瞻禮赦例 並列任釋 殺此釋彼 復問復鬧

第十九章 繫受鞭笞 見三四四五頁

主被襁衣 被繫石柱 受鞭笞刑

第二十章 戲侮僞王 見三六三三頁

戲侮情形 戲侮訓言

第二十一章 出示民衆 見三七七七頁

引至庭前 出庭景象 人乃在茲 釘之釘之 官民相抗 判官驚恐

第二十二章 升座復訊 見三九三頁

判官再問 耶穌不答 判官誇辭 吾主答言 欲釋耶穌 衆人復譁 午正升座
爾王在是 舉之釘之 奚釘爾王 吾王責撒 夫人遣告

正誤表

〔頁〕	八十	一〇四	一九六	一九八	二九九	三一七	三五六
〔行〕	十	十一	十二	九	五	四	二
〔字〕	十七	十	七	十三	末	首	八
〔誤〕	刀	妥	加	納大	是	民	僻嗜
〔正〕	才	唾	如	大納	國	家	私智
							視

正誤表補

〔頁〕

〔行〕

〔字〕

〔誤〕

〔正〕

三

五

一

苦

告

八三

五

末五

此。

此重價。

八六

六

六

遍

長

八六

七

一五

軀

驅

九一

八

一

獲

獲

一〇

八

一二〇

一二

一五

達達

道達

一二九

一

二三

你

爾

一四一

四

九

餘

積

一五五

八

四

若

望

二二九

八

一〇

判

叛

二四九

八

一五

奧

戴奧

二五四

一〇

一三

磬

磬

聖難釋義

第一章

論基利斯督由席間至阿里伐

引言

耶穌基利斯督之一生言行，悉蘊奧義，蓋無非成其榮主救靈之志，以爲吾人之矜式耳。至受難一節，尤爲其一生言行之精華，亦卽爲其救世功勳之極詣。蓋苦難猶醱機也，基利斯督猶濟伯利產之葡萄也。○葡萄藉醱機化發芬芳佳釀，基利斯督以苦難建成救贖奇功。又基利斯督若芥子也，芥子嚼爛而辛香四溢，基利斯督受難之後，乃大展神能。於是復活也，升天也，種種奇跡，相以繼之矣。若望聖經一至十一載述

○ 有新婚之家，肆筵設席，以宴賓客，耶穌與門徒赴宴。席將終，司席者得美酒，謂主人曰：凡人宴醕賓客，先以旨酒進，後乃以薄醕繼之。今



汝珍藏此美酒至今，何也。是表基利斯督死期將至，工行愈峻。所垂之訓，所樹之表，以為吾人遵循而則效者，亦愈深切而益高妙。一若席將終而美酒始出也。夫此酒也，固吾儕所當爭嘗而飲啜者也。

○上品葡萄名僕忒羅，產於濟伯利烏云。○經記加理肋亞地有婚姻者，耶穌及其徒同赴宴，聖母亦從。席間酒罄，聖母囑僕人曰：耶穌有命，宜悉遵行。時堂下有甕六，耶穌命僕取水滿之，既而又命挹送司席。司席者嘗之，呼新婿者曰：人家燕客，先進旨酒，迨飲者酣，乃進薄酒云云。蓋司席者不知酒所自來，惟汲水僕人知其為水所變，此乃吾主第一聖跡也。

壹 晚餐畢，誦聖咏。誦聖咏後，出至阿里伐山。瑪念陸三十一
谷拾肆廿六

一、誦聖咏，以示甘心受難。○吾主耶穌自天降世，為救贖人罪，故常願早日受難，以成救贖之功。其願之切，如飢如渴。時亦以之示於宗徒，至再至三。今見受難之期既至，不禁心喜而歌聖咏。○昔亞巴郎神目亦嘗見之而歡欣踴躍。○是吾主受難之期，不特為其所渴願，亦即

爲普世衆人所切望。故其歌聖咏也，不僅爲一己喜，亦爲衆人慶也。慨吾衆人，在困難之時，每與基利斯督大相逕庭。爲主略受微苦，或遇逆情之事，即退縮不前，毫無踴躍之概。如屆聖灰節期，例宜行克苦善工，而守大齋也，則託病稱疾，辭以不克減餐蔬食。遇巴斯卦禮期，分當痛苦滌罪也，則畏與怠俱，蔑棄教規。噫，若是而遇聖教艱難之時，刀鋸鼎鑊臨其前，暴君虐吏迫其後，能不貪生怕死，而不背教乎。

○此聖咏或朗誦，或高歌，初無定論，今公教中歌誦聖咏，即爲追其芳表也。至彌撒經文，時而口誦，時而節唱，公教中自有定例，行之已久。○古聖祖暨先知，與凡義德之人，俱切望基利斯督獲復活升天之榮福，蓋與已有相通之關係也。

二、誦聖咏，以訓承命安死。○吾主見死期將至，而歡欣歌咏，以示凡有義德之人，死期將至，不當悲傷畏懼，須樂承主命而歡迎之。一如黃鶻臨死，且死且鳴，而顯其欣喜之狀。夫人苟天良清潔，死即賞報至矣，固

何事悲傷畏懼爲哉。昔聖方濟各終時，口誦聖咏百四十一篇，至「義人屬望於我，待爾賞報我」之句而卒。○聖尼各老終時，口誦聖咏三十篇云，「我神付於爾手」而逝。○類思聖王終時，口誦云，「將至爾室，敬拜爾之聖殿兮」乃崩。○此皆樂承主命，效吾主之安死者也。

○領我靈魂出此禁錮，離此腐敗之肉身，如爾所許賜我自由云云，此皆基利斯督對其聖父而言。○我神，解謂我之呼吸之氣，我之性命，我之靈魂，皆仇人所欲強劫者，我今托付于爾全能之手，懇保護之。○室，經堂也。敬拜，謂俯伏在地，戰戰兢兢，以求爾保佑也。

三、誦聖咏，以謝主恩。○吾主於席後咏聖咏，亦以頌謝主恩也。吾人於席後，詎能忘天主之恩而不頌謝之乎。夫天主賜人以養身之料，如魚肉菓穀等以爲食，水漿酒酪等以爲飲，其餘凡所以保養人之生命者，無不俱備。人非木石，誰能受恩而不知感。慎勿如蠢豕然，酷嗜橡子，每見橡子飄墜，趨而食之，然其目常注于地，絕不昂首，一瞻厥樹。夫禽獸

無靈，但受豢養，不知報德，固也。人爲萬物之靈，木本水源，皆知探求，豈可不知飲食之所由來，而不念主恩以頌謝之乎。

貳 徹席出城。乃照常出往阿里伐山。

路念貳·三九

一、離席之故。○吾主耶穌，不欲在席間被執，授人以誣控之端，故出城而待捕於山園。蓋如德亞人之於吾主，多方羅織，百般尋釁，可謂無孔不入，有端必乘。若赴席間捕執耶穌，則見其杯盤狼籍，觥籌交錯，更將捕風捉影，重興舊謗，控以饕餮之罪，誣爲酒囊飯袋矣。瑪壹·十九故吾主離席去之，雖自知必死，然亦不欲啟人之疑竇，授人以口實也。是訓吾人與人晉接，當嚴自防維，慎勿授人以訾議之端，與人以指謫之資。聖保祿致書與諦篤貳八曰：爾宜使仇敵敬畏，○於爾無惡可訾，亦此意也。

○敬畏二字，有慚愧之意。仇敵指外教人，如德亞人，異端人也。此謂宣講之時，宜鄭重出言，勿令仇人有所藉口也。惡字，兼言行二者而言。

二、出門之故。○吾主耶穌恐於屋中被執，累及房東，故徹席後，卽出他往。如聖多默更多勃利主教，避英王恩利格第二之虐害，隱於邦帝你亞修院。後自願出院離去，恐禍及濟斯戴爾西修會也，是亦師法吾主之離席出外者也。

三、出城之故。○使吾主而在城中被執，則合城士庶，俱將累擾不安。蓋司教之欲捕耶穌，亦已屢屢矣。第因畏百姓抗拒，未敢嘗試，誠以民間愛戴主者，不在少數。今使在城中被執，定有多人，偕伯多祿，攘臂而起，則兵民交鬪，自不能免。吾主不欲開此爭端，故出城避於幽僻之處，靜以待捕。是訓吾人，凡事以和平秩序爲要，不當爲己一人，擾亂公安。宜

如若納曰，一章。若此暴風巨浪，爲我而起，投我於海可也。試觀基利斯督雖尊爲宇宙主，然亦不欲以一己之故，而使地方人民，夜不安眠，吾儕可不以此爲法乎。聖額俄畧納西央，見眾司牧，爲其一人之故，彼此齟齬，乃取若納之言曰：「若此暴風爲我而起，投我於海可也，以免爾曹顛覆之虞。」是卽師法吾主以公安爲重者也。

○天主命若納先知往尼尼物城，代主宣諭城衆，謂若不及時悔改，災害將臨。若納不肯往，欲避主命，逃往他方。乃乘舟過海，風浪大作，舟幾覆。乘客呼神求鬼，期得救援，彼獨一人酣睡艙底。舟子問爲誰，彼直言不諱。且云：「投我於海，則風浪平息。」舟子不得已而從之，果如其言。若納被鯨魚吞食，三晝夜在魚腹中。後主命鯨魚吐出，置之海濱。

叁 耶穌偕門徒同往山園。乃照常至阿里伐山，門徒

亦皆從。路念貳三九。耶穌言畢，偕門徒出。若拾捌一

一、率徒爲証。○基利斯督欲令門徒爲其受難之証人，故率與偕往，使

其一舉一動、皆可聞見。蓋吾主行事、素未嘗行之於不見不聞之地、亦未嘗無見証之人、隨在相從。吾主嘗云、^〇我與爾曹所語於暗處者、爾曹可宣佈於光明之處。爾曹所聞於耳者、可明講於屋頂。^〇瑪拾廿七

夫事爲公事、固宜公之於眾人、使共見而共聞之。吾主受難之事、公事也。故亦欲使人共見而共聞之。辣再代瑁之君、名亞才西落者、寓居神廟、令人共見其舉動。又有利未五特路蘇君者、建寢室於朝庭、而謂梓人曰、^〇竭爾巧思、建我寢室於斯、俾眾人咸得瞰我在室內所行何事。^〇今吾主率徒偕往、亦二君之意也。

〇如德亞人、營造房屋、其脊平夷、可行走、可設席、可睡臥、可充作演講高臺、故云、可明講於屋頂之上。此言凡私下傳授汝曹者、宜公佈之於普世也。

二、率徒觀戰。〇耶穌偕門徒同往山園、一如率之同至戰場者然、非欲

其助戰也。實欲其憑軾而觀之耳。所觀維何。卽觀其如何防禦。如何破敵。令其徒等於攻守之術。習見習聞。有所閱歷。而增見識。且使若曹身歷戰場。屢經危險。則胆量漸壯。志氣漸振。他日如遇艱險。而身遭困難。不致徘徊中道。畏縮不前。譬如鳳凰教雛學飛也。必先。在巢前。飛翔迴旋。誘雛出巢。其子從之。乃亦知振翼而奮飛矣。伯多祿瑪念陸三五嘗曰。雖眾皆背爾。我必不背。○又云。卽須與爾同死。亦不背爾。眾徒說皆然。其言甚誇。因究未知對陣之利害也。故基利斯督率之同至山園。是卽神戰之場也。令之親臨危境。而後知列陣對壘之間。尙欠工夫。勿敢妄恃己力也。

○伯多祿之言。具有三失。一與主抗辯。隱示其言。將來無效。二傲衆驕矜。大言不慚。三妄恃己力。不知自謙。吾人亦往往步伯多祿之後塵。自以爲信德潔德及忍耐等。已堅不可拔。執意一遇誘惑。立卽動搖。可不戒哉。

肆 道經則特郎澗水。耶穌言畢，偕門徒同出，過則特

郎澗水。若捨樹二

此時澗水已涸，惟留淺灘而已。此等山澗，冬則水流泛濫，夏則乾涸，在亞爾彼山區域，往往見之。此澗在日路撒稜之東，介於阿里伐山及京城之間。城邊田壤，藉以灌溉。水由若瑟法山谷流出，是谷爲彼都人士之義塚，下流社會之人死後，悉葬於此。今爲土耳其其地，將來基利斯督降來審判萬民，亦即在此谷。

一、澗水表喻。○據說，斯澗之水，勢甚湍急，流時奔騰澎湃，洶湧異常，然瞬息卽止，非常流不絕者。是表基利斯督之苦難，雖極猛烈，不過一霎時間，畧可藉以自慰耳。又此澗水，灌溉田畝者也。凡樹木花草，五穀百菓，皆沾其潤澤，得以欣欣向榮。基利斯督之苦難，猶此澗水也。聖教藉以滋長，而克日新月盛。凡教中諸人，如田中花木，所以脩德立功，得成聖成賢者，皆藉基利斯督苦難之功也。故吾主涉澗水，以表此義。聖咏

肆伍五云、^〇江河疾流、悅樂天主之城。^〇又云、^{壹零玖七}途中將飲洶流之水、乃得昂首、^〇皆以流水、表受難之奇功也。

^〇天主之城、卽聖教會也。江河之味美、表示天主之安慰、及其佑助。江河之水可抵海水之突入、海水鹹苦、卽艱難困苦之意。^〇途中、在世之時也。洶流、苦難也。昂首、謂基利斯督得勝而榮顯也。

二、澗水取訓。〇凡欲登阿里伐山者、必先經則特耶澗水。此山之麓、徧植阿里伐樹、故名。而澗水流似急湍、頗多危險。是以吾儕欲得歡樂、宜先受苦。蓋先苦後樂、凡事莫不皆然。故吾儕欲死後升天、而享永遠歡樂、亦不能不以世苦先之。宗徒大事錄^{拾肆廿一}曰、^〇蓋吾儕當因多數窘難而入天主國、云云、^〇卽此意也。^〇今基利斯督經過此澗、似以勵我志、堅我心、而壯我胆於艱苦之中也。昔瑪加白將軍若望、^{壹白拾陸六}率眾過澗之時、^〇見軍士畏縮不前、乃身先士卒、游泳過之。於是士卒

奮勇，爭相入水，須臾畢渡。今吾主身先渡此艱苦之澗矣，吾儕可不從之乎。

○一、窘難乃原罪之罰，世間無論何人，莫之能免。二、世多仇敵，專欲窘難善人。三、天主之報，必以窘難而得。四、窘難可以礪人德行。五、窘難若確驗，可滌除罪惡之污。六、窘難乃諸聖所行之路，尤為基利斯督所行之路。七、先窘難而後福祿，此乃天主定律，無可更改。○若望將軍奉其父西滿命，遴選步兵二萬，間以少數騎兵。夫如德亞軍中，固少騎兵，因天主不准多參馬群。故前在茹答，若納達及西滿營寨中，亦不多見騎兵。及若望率軍過澗水後，勇氣百倍，敵人望風披靡。昔達味逃避其逆子亞勃撒郎時，亦曾過此澗水，是即基利斯督之小影，惟逃避與迎迓則不同耳。

三、澗名釋義。○則特郎譯言黑暗，因其水自黑暗之山谷流出。○故以是名。今吾主之入此澗也，正與吾主所謂「今時為汝曹時，亦為冥獄行權時」之句，適相脗合。蓋以示魔鬼及其徒眾，將當令也。又基利斯督此時已近死期，憂苦叢集，安慰全無，亦如進深山窮谷，黑暗無光之

處。故則特郎，乃黑暗之肖像，魔鬼當令之肖像，吾主愁苦之肖像也。至
淵水之流，表明受難之時間。其流不久，表明受難無幾時，而魔鬼不能
常當令也。

○則特郎淵水，亦有流自才恩納。才恩納者，外教父母，殺子以祭摩落格神之地，故聖經每
稱地獄為才恩納，今仍此稱謂。

伍 至熱色瑪尼村。耶穌偕門徒至一村，名熱色瑪尼。

瑪念陸·三六

同至一莊，名熱色瑪尼。

谷拾肆·三二

耶穌言

畢，偕門徒同出，過則特郎山淵，彼處有園，即與其徒

入之。

若拾捌·一

一，行赴田野。○耶穌之入田園者，有二意焉。田遇荒歉，則農夫稱貸於
人，以償租息。世若荒田，吾人罪債累累，今基利斯督將以其一死，稱貸

吾人清償罪債，故入田園以表示之。又亞當犯罪被逐於田野，田野者卽今之塵世也。基利斯督至熱色瑪尼村，其村亦在田野，遙遙相應。以表其代亞當負罪而被逐於塵世也。

二、村名釋義。○熱色瑪尼。○譯言肥饒者也，蓋係阿里伐油。○出產之所，亦爲吾主汗血所流之地。阿里伐油肥腴滋沃，馨香撲鼻，猶如吾主聖血沃溉人靈，以產馨香之善德也。

○由飯廳至熱色瑪尼村，在阿里伐山之麓，或謂山邊有一洞，名熱色瑪尼，因名是村，未知孰是。○阿里伐子狀如橄欖，出小亞細亞等處。

陸 至阿里伐山之故。

一、是山表喻。○吾主耶穌受難之工，以阿里伐山爲起點。○蓋阿里伐山出產名油，味甘芳而性溫潤，主治瘡而效止痛，適如基利斯督慈善

溫良，而其受難之功，爲醫治吾人靈魂之良藥也。聖經載有撒瑪利亞人，途遇爲盜所傷，而臥於道旁者，躬親傅以油，而裹其瘡。此撒瑪利亞人，乃吾主自喻也。爲盜傷而臥於道旁之人，比喻吾人靈魂也。吾人靈魂染罪，亦如爲盜所傷。今吾主自天降世，傾注寶血，是以阿里伐油傅吾傷而裹之也，故擇是山爲受難之起點。

○苦難在何處，則光榮亦在何處，苦難之起點，在阿里伐山，則將來復活後升天，亦在阿里伐山。

二、是山寓意。○阿里伐表有慈善之意，而山者高峻安鎮之謂也。吾主於此起行其救贖之功，是訓吾人，除勉力功修外，當登阿里伐山，卽倚恃天主無上仁慈，以期得救靈魂。蓋吾儕力弱無能，非天主仁慈輔翊之，不能恒心行善。故必須如基利斯督登阿里伐山，而起行救靈之功。

且吾儕工行，價值無多，非賴天主仁慈，以基利斯督聖血功勞補助之，常生無望。蓋天堂何地，而能以吾儕偏缺不全之微功得之耶。

柒 入山園。至一園，卽與其徒入焉。

若拾捌一

園旁嘗有草棚一座，係聖婦俾辣日亞悔補之所。又一旁，有聖母之墓道。上卽阿里伐山頂，耶穌升天之處。

一、入園待捕。○此園乃茹答斯素所熟識，蓋耶穌每於此行祈禱者也。
○四週圍防，彷彿牢獄，難於脫逸，易於擒執。吾主不擇荒落之處，通達之衢，而反擇此敵人熟悉之地，幽閉之處者，蓋欲靜以待捕耳。亦以表其無辜而甘受苦難耳。吁，良善之主乎，爾見死期在卽，不勝憂鬱恐怖，而難以自持矣。乃能避其死而不之避，固何爲也。○非因愛我情切而不欲辭此苦爵乎。一如羔羊之就宰地，不稍踟躕而前趨乎。

○基利斯督受難前數日，往日路撒稜堂中，訓誨萬民，較前尤數。晚餐後，必往山園中，通夜祈禱。數日之間，皆如此。○聖師云，此夜照常入園祈禱者，使惡人便於覓獲，不必他處找尋，徒費工夫也。

二、入園祈禱。○此園處於山麓，人煙稀少，清靜幽閒，故便於祈禱。耶穌入之，是訓吾儕，於祈禱時，宜擇相當之地，總以能閉心門爲要。聖經亦有訓諭云，人欲祈禱，須擇安靜之所。至於領聖體後，更宜避羣却煩，凝神壹志，置百事於度外，而專心於祈禱。試觀耶穌之表，再聽聖經之訓，吾儕其可忽諸。

三、入園妙義。○昔者魔鬼敗壞人類，肇始於園囿，地堂是也。今日吾主救贖人類，亦始於園囿，山園是也。○兩兩相對，義愈昭彰。昔之園囿爲娛樂之處，今之園囿爲憂苦之所。敗壞人類，固不費力，而救贖人類，却甚艱辛。昔元祖在園，手觸禁樹，今基利斯督在園，手被束縛。昔元祖在

園、仰首摘取禁菓、今基利斯督在園、俯身跪伏於地。元祖在園、恣意劇
啖、適口充腸、基利斯督在園、求免苦爵、汗血迸流。元祖在園、藏頭隱面、
基利斯督在園、挺身迎仇、皆前後反照、事事針對、有深意在也。聖歌伍
一云、我愛者、盍入其園而嘗其菓乎。旋卽應之曰、我妹我配、我
已入我園矣、已採我之沒藥、與我之香料矣。○曰嘗其菓、斯菓維何、
死亡耳、棘刺耳、血汗耳。沒藥、香料者何、痛苦耳、憂悶耳、皆基利斯督在
阿里伐園所嘗而所採者也。昔厄襪在園、但見禁菓之外形、悅目賞心、
○而不知其後效甚惡、其味甚苦也。菓之後效維何、卽基利斯督之死
亡也。菓之餘味維何、卽死亡之慘酷也。基利斯督將受之而嘗之矣。又
世人犯罪、每貪世樂、然樂極生悲、悲卽罪惡之後效也、亦菓之餘味也。
生前受而嘗之者、固不乏人。死後受而嘗之者、更大有人在。夫購此世

樂、價值甚昂、煩難清還、然終當有全償之一日、可不戒哉。噫、罪人乎、爾犯罪作孽、是以極惡之菓、陷基利斯督也。今而後可以已矣。爾若不改、恐不特基利斯督嘗之、爾亦將自嘗之也。爾縱不爲基利斯督計、曷不自爲計耶。今爾貪戀罪惡之樂、而不自省、將來定有一日、強爾吞此罪惡所結之菓。噫、倘在此地獄受罰之人、出而畧述其所嘗之劇苦、誰能聞之、而不戰慄。夫地獄所嘗之苦、非他、卽其罪惡所結之菓也。此菓之大小輕重、亦適與罪惡相均。吾儕信友、當將一切罪惡、深惡而痛絕之、勿再結成惡菓以自嘗也。今使起受罰之輩而問之曰、汝等爲盜、爲殺、爲淫、以及種種罪惡、今所獲之利益何在。彼將應之曰、無有也。惟桎梏、囹圄、刀鎗、杖笞、以及憂苦、煩悶、驚惶、恐怖耳。是卽吾前所期之利益、是卽吾罪惡所結之效果也。聽之哉、吾儕信友乎。夫受罰之人、固不足以

言矣。吾儕尙未及此，回頭即是道岸。况桎梏也，囹圄也，刀鎗也，杖笞也，憂苦也，煩悶也，驚惶也，恐怖也，凡所謂罪惡之菓者，基利斯督獨自一人，代眾嘗之矣。吾儕慎勿再投地獄自嘗之，而令基利斯督徒嘗之於今日也。

①耶穌死後，埋葬及復活，亦在此園中云。②所愛者，謂丈夫，卽基利斯督也。園者，謂聖教會也。妹與配，卽人之靈魂也。沒藥，卽苦難也。菓卽榮主之工，及愛主之情也。香料，種種德行也。又聖會如園囿，乃基利斯督親手所建築，而以血價購置，寶血灌溉者也。③元祖所啖之菓，係何樹之菓。曰，按聖歌八章五節所言，似蘋菓，但其樹，必與他蘋菓樹不同。

第二章 論基利斯督山園憂悶

引言

基利斯督嘗謂其徒曰、若拾陸廿一孕婦分娩、甚覺憂苦、蓋產期已至也。產子後、因喜樂而忘憂苦、蓋增一人於世矣。而今汝曹果有憂苦、但此憂苦將變而爲喜樂也。吾主乎、爾之喻言、爾自徵之矣。爾似此孕婦也。爾受難之始、卽臨盆之時也。在阿里伐園中、憂懼恐怖、無聊厭斃、瞻前顧後、心慌神亂、非臨盆之痛苦乎。昔厄襪受主之罰、謂分娩時、當極痛苦。○今此痛苦、吾主亦自任之矣。夫吾主救贖我、卽生我也。蓋聖寵者、靈魂之生命、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吾儕爲罪所累、已失天主聖寵、是已失生命也。今吾主欲以救贖之功、復我聖寵、非再生我乎。然而生也、亦非苦莫由、試觀其在山園之景況可知矣。古經創世記、記辣格爾、

美而無子。切願生子，歷久不得。乃向其夫雅各伯曰：「亟與吾以子，不然，我且死矣。」參拾一其後果生二子。一係若瑟，一係本雅明。參次子時艱難特甚，痛苦異常，幾瀕於死。故名其子曰倍諾尼，譯言痛苦之子。其父改之曰：本雅明，譯言右手之子。參伍十八○今基利斯督亦切願生吾神子，如辣格爾然，受難卽其臨盆時也。故亦艱難特甚，痛苦異常。試觀其在山園中，時而往禱聖父，時而回顧門徒，卒乃出逐仇敵，似跪立不安，行走不定者然。非若產婦之迫於痛苦而輾轉反側乎。試聽其言曰：「予靈憂甚至死。」參其意，蓋謂我之憂痛，若產婦之臨盆，幾致我於死也。嗚呼，痛哉。其產吾也以神。彼以身死，吾得神生。則謂吾爲倍諾尼，譯言痛苦之子，宜也。然彼產後卽喜，頓忘前苦，故直名吾爲本雅明，譯言右手之子。夫吾人犯罪，已失天主聖寵，審判時，例宜居天主之左。

者也。今基利斯督以其苦難，復吾聖寵，非復生吾於天主之右，而名吾為本雅明乎。嗚呼，其再生之恩也，大矣哉。昔多俾亞訓戒其子云，肆三至

四、爾宜敬爾母，終其天年。爾當記憶爾在胎中時，彼受若何之危險也。
③吾儕信友，亦當如此切記基利斯督於山園中所受之憂苦，而永矢勿諉也。

①厄機犯罪後，天主罰之云，將來臨盆時，當受痛苦。創世記，卷十六，②右手，表示勇敢之意，福樂之意。古人以為子生而母即死，則其子將來必為偉人。如希比奧、亞弗利加及責撒肋如畧等是。按責撒肋之名，原有殺斃之意，或云有長髮之意。至本雅明勇敢如何，觀其族人與他種族人戰鬥即可知矣。本雅明生時，雅各伯年已百有七歲。雅各伯九十一歲時，生若瑟，若瑟價賣之年，本雅明生。③多俾亞平日時遭其妻詬詈，然臨終之時，叮嚀其子孝敬勿衰，且囑死後，同瘞一墓。可見其夫婦之情，始終不減，可作教中夫婦之表。

壹 坐八徒於園外。至一村名熱色瑪尼，謂徒曰，坐茲。
待予之彼禱。谷拾肆三二
耶穌暨門徒追圍，名熱色

瑪尼謂其徒曰，坐茲，待予之彼禱。

瑪念陸三六

一、防八徒之疑惑。○此八徒者，未見耶穌顯現聖容於大博爾山，故較他三徒，尤爲劣弱。若於園中見吾主憂苦煩悶之狀，恐致妄自生疑，失其信仰之誠。以爲吾主灰心失望，見危而退縮，殊非昔日所仰望者。故基利斯督使之遠離己側，免生誤會，而妄加揣測。

二、教八徒以謙忍。○吾主耶穌不令八徒同入幽邃之處，而惟率三徒以從者，亦欲教八徒以習修謙忍之德也。夫天主待遇世人，本一秉大公。但自有上智以爲衡鑑，不能一致雷同。故吾人處世，每有尊卑異位，智愚異稟。所遭境遇，有順逆之不同。所獲恩寵，有大小之各別。然宜各安其位，不可妄生妬忌之心。今基利斯督置八徒於園外，而惟率三徒以從，是教其安順主命，不可因親疏厚薄，而相非議。是八徒者，亦毫無

不平之氣像，安坐園外，實足爲吾人之矜式。基利斯督又謂八徒曰：「爾等亦宜禱，免陷於誘感。」夫誘感以惡念爲最，而好勝之心，亦其一端。由是而驕傲生，妬忌起，忿怒發，而爭端開矣。昔者，宗徒嘗屢相爭長矣。今恐園內園外，一親一疏之故，又起爭端。故吾主再申訓戒曰：「爾輩亦宜禱，免陷於誘感。」

三、憐八徒之劣弱。○劣弱之人，宜加矜恤者也。吾主懼徒臨危胆怯，不能自持。故置於園外，使遠離危地，勿與仇人接觸，蓋矜恤之也。至於勇毅之徒，則率之同赴戰場，充作前鋒，力禦強敵，量材使用，進退咸宜。蓋吾主之使人也，無異聖教於封齋期內之守齋條例，禁止食肉等情。體弱者，每爲弛禁，力強者，不爲寬假，是亦園內園外之區別也。又，聖教於領聖體者，苟臥病在牀，每寬其拜跪之禮，或且免守空心齋。若於壯健

者則必命一一如儀，亦吾主待八徒三徒之不同也。夫聖教與朝廷無異，其立法以繩人也，每以人之氣體而異其治法。人有強弱之不同，故律有寬猛之並濟，誰得而非議之哉。經云：「牛驢不同軌。」申念貳十。是亦強弱不同，寬猛兼濟，不能一律並駕之意也。○

○聖額俄畧會謂，出外宣講，智愚不可作伴，因智者作事靈便，每為愚者掣肘，事不得成。伯拉刀有門徒二人，一名格衰諾克拉得，資質遲鈍，一名亞利斯刀得，穎悟敏捷。乃曰：我欲馬驢並駕，一以韁繩束縛之，一以箠楚鞭策之也。

貳 率三徒進園內。乃率伯多祿及熱勃特二子。瑪念陸三七

乃自率同伯多祿雅各伯若望。谷拾肆三三

一、強者宜令禦敵。○夫德行愈高，則魔攻愈甚。雅各伯若望嘗自誇能飲苦爵，伯多祿嘗謂主曰：「即須與爾同死，亦不背爾。」似皆堅於信德，而強有力者也。故吾主引入山園，以臨危地，使與邪魔一戰。且此三

徒者，與基利斯督尤爲親密，非他徒可比。臨難當不致驚惶無措，遽以自擾。蓋彼三徒，昔在大博爾山，嘗見基利斯督之容儀，光耀如日。今卽見其憂懼恐怖，當不致驟生驚疑，失其向日之信仰。吾主此時，亦若謂之曰：「爾曹昔在山上，目睹我容之光華，耳聞我父之綸音，我與天主同體，爾曹當不我疑矣。今者我心憂鬱，我情恐怖，今昔大殊。爾曹見之，當知我自願貶抑爲懦弱之人也。我蓋人而天主者也，爾曹慎勿惑志於予，其將以此爲我佐證於普世可也。」

二、同樂亦宜同憂。○夫三徒者，旣隨吾主於安樂之日，自亦宜隨吾主於艱難之時。昔受特恩，目睹聖容之光輝，而心以欣愉。今罹患難，險遭仇人之毒手，而命幾云亡，亦所宜也。蓋與吾主同榮福者，可不與之共憂患乎。或先安樂而後患難，或先患難而後安樂，此乃天主御世之常

例。故往往得恩寵愈大者，則其負苦架也亦愈重。聖保祿得天主極大之寵恩，途中親爲訓責，使於罪惡之中，陡然悔改，而入宗徒之列，誠古今來罕有之異數。然基利斯督諭亞納尼亞曰：予將預示之。指保祿也使彼知爲揚溢我名，將如何受苦也。宗致十六夫保祿且如此，若他人更無待言矣。爾或見他人富貴榮華，聰明才智，已則不若，而不免怨恨陡發，妬忌心生。然而天主錫人寵恩，亦必加之以重負，汝若知之，當不若是其嗷嗷矣。夫受恩多者，受苦亦多。將來憂患艱危，必較他人而倍之，且其報謝之責，亦比他人爲重大。故天主恩寵，雖亦可期，然得與不得，承行主旨可也，於人何妬焉。試觀三徒，昔隨基利斯督同登大博爾山，今亦隨基利斯督同入阿里伐山園矣。

①何謂揚溢主名，卽在王帝庶民之前，受苦受辱，以宣講釘架之耶穌也。夫以言宣揚主名，

不若以行宣揚之爲愈，故宗徒傳教，類皆身受苦難，不特口講福音，故效亦奇速。

三、此事尙有餘訓。○吾主於此，亦訓吾人，使知世間憂苦患難，非卽爲吾人之禍害，且每爲天主所賞賜。故其所寵之人，如伯多祿雅各伯若望者，不准其出外遠颺，逍遙自在，而使其入園爲侶，共受憂患。吾儕如遇憂苦患難，不當驚惶怨恨，更當謝主洪恩。蓋今世之憂苦患難，每爲後世快樂榮福之所自來。今世之憂苦患難，其因也。後世之快樂榮福，其果也。非有因，何來果。夫後世之快樂榮福，旣爲天主所賜，則今世之憂苦患難，亦卽爲天主所賜矣。吾儕能不視爲洪恩而感謝之乎。聖經僱傭之喻，謂「傭者，閒立於市，葡萄園主乃召其入園工作。」夫召其工作者，勞之也。然勞之，適以惠之。蓋街市立談，戲嬉浪遊，雖似爲樂事，然時日玩愒，卒無所得，何若勞之，而計工酬值，則衣食無虞，室家有賴。

非惠之乎。今夫農夫治田，犁雨鋤雲，胼手胝足，亦云苦矣。然秋日既至，而滿篝滿車，盈箱盈筐者，非其樂歟。誰謂授以田而勞之者，非惠之耶。又國家有事，命將出師，當其衝鋒陷陣也，固極險危而艱苦。然城既克，敵既殲，輜重累累，凱鼓逢逢，飲至策勳，厚祿高爵，其榮何如也。誰謂非君之惠耶。故聖若望宗徒，放流於巴忒莫，而書默照經其首章自稱云，壹九 〇 予卽汝曹之兄弟若望，與有分於耶穌基利斯督之患難，與其國家及其忍耐者也。夫若望在竄流之地，其憂患可知，乃不萌怨恨，反自鳴得意，蓋知憂患之可貴也。彼不云乎，耶穌基利斯督之國家，建立於患難與忍耐中也。故遭患難而能忍耐者，天國之人也。吾儕若爲基利斯督於患難叢集中，忠勇不退，堅忍以當之，則天國之光榮不遠矣。再者，三徒以表三德，皆祈禱中所不可少之德。伯多祿乃首認吾

主爲天主子者，以表信德。於祈禱中，此德爲最要。蓋非堅信天主與其全能，則心搖志動，何能懇切仰望，而使天主喜悅，俯聽其禱哉。雅各伯有攻克之意，以表克己之德。吾人在祈禱中，不免心紛意馳，而神遊身外。故當以克己之工，竭力自遏，去外誘之媒介，收在己之放心，一志凝神，對越天主，乃得天主垂允其禱。若望爲耶穌愛徒，以表愛德，凡行祈禱者，當具愛德，而在天主寵愛之中，則所求無不獲允。不然，其靈穢濁，天主見而生憎，何能仰邀主眷，俯允所求。

○若望流於巴忒莫島，作默照經，而預言後事。此處謂患難與苦架，乃基利斯督與其信友，所以得國者。蓋基利斯督王於架木，施其政於患難之中，故忍耐亦爲其政治之一。

叁、園中情緒。心始怖怯憂鬱。

瑪念陸·三七
谷拾肆·三三

一、人性表証。○吾主耶穌欲表其實爲真人，與人無異，故示其七情之

感、概與人同，亦與境遇而變遷。昔嘗以苦難之事，昭誥已徒，今事已迫臨，若無恐怖憂懼之情，則人將疑其或別具性質，不與人同。或神形分離，不覺痛苦。如前所言，則非實具人性。如後之說，則救世之功績，不爲可貴，罪惡之重大，亦不昭著。蓋物而賤售，則賤視之。故基利斯督若僅恃其主性之力，彰其德能，而不示人以人性之懦弱，憂懼恐怖，則不顯著其爲天主而亦爲真人，救贖之功，斯亦不足多矣。聖盎博羅削云，「若非由其愛我之情，則所賜甚微也。」又云，「其降生也，乃取真實之肉軀而締結之，非取虛幻之人形而儀像之也。」故基利斯督之憂懼恐怖，亦必與常人無異，先感於內，而後形於外。惟基利斯督雖有此情，不求去避，而惟自節之。蓋去避者，懼當其苦，而求自逸也，不足爲勇。自節者，規以正理，而忍受之也，斯爲可嘉。聖基所云，「論吾主耶穌之實

具人性，其威儀形貌，言語動作，已足証之。然不信其實具人性，而實爲吾人受難者，尙不乏人。吾主若不示其恐怖憂懼之情，於此大難當前之候，不更將滋若人之疑竇乎。蓋有異端頭目瑪尼格及其從者，嘗謂基利斯督無真實軀殼，亦無七情相感，其死而復生等事，俱係幻影云云。若基利斯督不以其畏難憂苦之常情，表著於外，如何塞彼異端悠謬之口。

二、救工程序。○吾主耶穌欲行救贖之工，以補人罪，亦按人犯罪之程序而進。夫犯罪之程序，先由惡念生於心。如聖經所載吾主之言曰，瑪

拾伍十九

由心生惡念，而殺戮，而姦淫，而盜竊，而妄証，而褻聖。○又

雅各伯宗徒云，書壹十四十五人爲慾情所牽，而被其誘。及慾情既孕，則

生罪惡，罪惡既成，則生死亡。○犯罪之程序既如此，基利斯督亦按

此程序行其救贖之工。先以憂懼恐怖，以補吾人心中所懷之邪感惡念，及他種種嗜慾。繼之以徧體鱗傷，以補吾人耳目口鼻手足所犯之罪惡。卒乃釘於十字架，七言而終，以補吾人既稔已盈之罪。夫罪惡既成，則死亡隨之。故吾主受難告終，卽垂首而逝。於以知人之罪惡爲因，基利斯督之苦難爲果。其大小先後輕重，多寡兩兩相權，不差累黍。嗚呼，吾主贖罪之難焉。嗚呼，天主罰罪之嚴焉。

○泉爲水之源，水之所自出。心爲情之源，情之所自發，喜怒哀樂等是也。使其情而爲貪慾也，忿怒也，若出諸口則爲口過，見於事則爲敗行。○慾情之誘感吾人，如厄機之誘感亞當。厄機之誘感亞當，而啖以禁菓也，以愛情感之。慾情之誘感吾人而使犯罪也，亦以不正之愛情動人。又魔鬼欲誘亞當犯罪也，先驅厄機。今其引誘吾人犯罪也，亦先動我慾情。慾情者，蓋吾人之厄機也。又，慾情之誘，譬如熱症。患熱症者，酷嗜冷水，恣意狂飲，不顧其害，以致其病不治。吾人當慾火盛熾時，亦窮娛極樂，不顧天主之命，而爲靈魂之害。至於犯罪，其原因有二：一，乃私慾內原因也。一，乃魔鬼與世俗外原因也。然而魔鬼與世俗，非借私慾爲媒。

亦不能有爲。故私慾者，實罪惡之總原因也。魔鬼與世俗之役使也。人亦謂之毒蛇云。孕字之解，有遺傳之意。按超性學士之論說，凡人犯罪，先覺感觸，繼覺歡樂，終乃贊成，是卽罪矣。夫罪之成，每分三級。一、欲司注意於惡念而贊成之。二、欲司贊成之而堅定不移。三、欲司贊成之，堅定不移，而出於行爲，是皆罪也。褫奪天主聖寵，而使靈魂死亡者也。然死亡則死亡矣，何云產生死亡。曰，亦自有故。蓋罪惡之母，情慾也。其父，自由之欲司也。以情慾之歡感，及欲司之贊成而孕之，是卽罪也。其始胚胎未全，蓋雖贊成而尙未堅決，是爲小罪。其繼胚胎已全，欲司贊成而堅決之，是爲大罪。惟於細事，則仍小罪耳。至罪之孫，是爲外行，殺人，淫人等是也。罪之惡習，爲其曾孫。由惡習而至惡終，是爲玄孫也。由惡終而下地獄，則罪之重玄孫矣。

三、甘苦聖表。○吾主耶穌欲訓吾儕斷絕淫念，及他不正之情，故自山園祈禱，以至釘架而死，無絲毫之安慰，有萬般之憂懼，壓迫其心，幾致於死。聖經載曰：「乃始怖怯憂鬱，其心神之苦，可謂極矣。惟明欲二司，不相顛倒，故從未昏憤耳。夫基利斯督乃真天主子，其德無雙，其能

無比。豈無安慰可得，快樂可享，乃皆棄之，而甘受恐怖，厭敦，憂愁，抑鬱之苦。是訓吾儕於淫逸之念，不正之情，當自檢而擯絕之也。或曰：慾情易熾，邪念橫生，如何而擯絕之？曰：默思四末真訓，及耶穌苦難事跡，以激發畏懼之情，哀痛之念，庶幾可耳。訓道經云，卷三 往赴喜筵，不如往弔喪家也。○

○往喪家，即默想吾主受難也。默想吾主苦難，每可以消滅肉情之嗜好，及貪饕淫樂等惡習。且可以激發勇毅，仁愛，痛悔等情。往喜家，即覺神形諸歡樂之情也。此概無益於人靈，故訓道經言之如此。

四、節情要訓。○聖伯爾納多云，吾主耶穌於此亦欲慰藉神形餒弱之人，使於艱苦困難之中，勿以力不勝任，而過事憂懼。以致灰心失望，而陷於誘惑。然當如吾主之奮勇自勵，屹立不移，并恃其聖心之憂苦，及園中之功蹟，勉而行之可也。再，若欲發上等痛悔，而自覺無痛悔之情，

亦勿徒自懊喪。當恃其山園中所受之苦，而敬領告解聖事，未始不可以下等痛悔，而得上等之恩寵也。

肆 園中言語。我靈憂鬱至死。

瑪念陸三八
谷拾肆三四

一、自言以暴心意。○吾主耶穌心中所受憂苦，及其所抱意願，俱為吾人所當深思，所宜仰效。然非吾主親以言語宣之，則人不知其底蘊。故吾主曰：我靈憂鬱。但其憂鬱何如，固難以言語形容也。故云：至死。夫至死二字，言雖簡而意甚長，可見其憂鬱之深也。吾主為真實之主，言無苟且。今聆其言曰：至死。可知其若非天主全能扶持之，而保存之，早已憂鬱而死矣。至其所以憂鬱之故，蓋因前後左右所包圍者，無非傷心之事耳。憶前施惠於如德亞人也，亦多矣。起其死，療其病，啟迪之，訓誨之，跋涉勤勞，席不暇煖。今乃恩將仇報，共謀弑逆。又思茹德

斯己之徒也，乃以利三十銀錢，負賣恩師。其餘門弟，皆其所愛者，乃臨難相棄，鳥散獸亡。至其本身，將受之種種酷刑，死時之種種慘狀，皆歷歷在其目前，此皆使其憂鬱之緣由也。聖經載吾主憂愁、抑鬱、憂愁者，因門弟之將棄己也。抑鬱者，因奸徒之謀賣己也。又曰，恐怖、厭斃、恐怖者，因死刑之慘酷也。厭斃者，因國人之負恩也。此皆吾主欲使人知之而形之於外者，更以言宣之也。

二、自述憂鬱，以証人性。○凡人於憂鬱之中，每求知己，以訴其苦衷，舒其積悃，藉以減其憂苦，此乃人之常情。吾主耶穌雖爲天主，而亦係真人，何獨不具此情。故亦向門徒而告之曰，吾心憂甚。又吾主於此，亦以訓諭吾儕，凡遇心中憂鬱，不妨告於益友，或且就正於神師，以求寬解。且於修德之途，可得一二指示，於身靈最爲有益。

三、自述憂鬱，以作表式。○夫人固不可自矜功伐，自誇善行。然有可以顯天主之光榮，及有益於人靈者，是亦不當深諱。吾主於園中所受憂苦，既可爲天主之光榮，亦可爲吾人憂苦中之矜式，故以此告其徒輩。如日後保祿宗徒，致高林多書中，貳拾壹廿三以下亦自述其登山涉海，被擊被幽等苦辱，言之甚詳，非以自矜其功，乃欲使人取法而相激勵耳。彼固嘗欲滅聖教，虐殺信友者也。而一經歸化，轉爲奉揚耶穌聖名之人，而屢瀕於死。故細述所歷，以稱揚天主聖恩，而爲我人之表式也。

伍 園中行爲。待於此，與我同醒寤。瑪念陸三八 待於此

而醒寤。谷拾肆三四

一、置徒園中。○吾主欲以其在園中所行諸事，宣告普世，傳於後人，故置三徒於園中，不使遠離。使其一舉一動，一聲一息，皆得見而聞之，爲

將來之的証，以宣傳於普世。且亦不許其蒙頭而睡，乃飭之曰：「醒寤。」
「夫天地之廣大，萬物之眾多，部位之次序，以及形形色色，奇奇妙妙，皆天主造化之工也。吾人居其間，仰觀俯視，當悉心詳察其所以然。苟有心得，即當傳揚於世，共深感戴，讚頌厥德。如宗徒之在山園，悉心默察主之言行，而頌其功德，揚其聖名於普世也。慎勿蒙頭而睡，若不聞不見，不知不覺者然。」

二、禦敵佈置。○吾主耶穌先置八徒於園外，復率三徒入園中，已乃另據一方，如布陣然，以備禦敵也。陣既布定，然後出其所佩之器械，分給眾徒。其器械維何，曰祈禱也，克己也。故謂八徒曰：「坐茲，待予之彼禱。」又曰：「爾等亦宜禱，免陷於誘惑。」謂三徒曰：「待茲，偕予寤醒。」夫所謂寤醒者，克己也。故吾主所授之利器，所以防禦魔鬼，肉身世俗，

三仇之攻擊者。惟此祈禱克己二者耳。隱修安當聖人，久經神戰之士也。亦嘗謂其徒曰：昆弟們，爾其篤信吾言，魔鬼所畏者，善士之祈禱齋克也。

三、充當伴侶。○吾主此時，恐怖殊甚，故以三徒爲侶，冀得其伴，而以自慰。凡人於恐怖之時，每邀他人爲侶，似可得其援助者。吾主亦率徒爲侶，可知其恐怖之甚矣。吁，良善之天主乎，汝何以吾人之罪惡，而使爾聖子窘迫至於此極也。

陸 離徒祈禱。乃前行，離一擲石之地，而跪伏。

路念貳·四一
瑪念陸·三九

谷拾肆·三五

一、離徒祈禱。○吾主耶穌，至園中後，稍離其徒，蓋以便祈禱也。凡人於祈禱中，遇虔誠熱切時，每不禁哭泣哀號，咨嗟嘆惜，若有人在旁，則不

能恣其所欲，盡情暢達。故吾主亦稍離其徒，以便與聖父盡情對越。吾人於祈禱中，如遇熱情勃發，亦當謹避他人耳目。昔古聖若瑟見其兄等哀懇之切，不覺傷心欲泣，乃遽退入內庭，暗自揮淚，蓋不欲其兄見之也。吾主耶穌其心已傷，不特欲泣，且將流汗血也。故亦避宗徒而稍遠之，以盡情哀號於聖父。

二、離徒不遠。○吾主耶穌雖離其徒，亦不甚相遠。蓋恐遠則危機一至，關顧不及耳。夫吾主之於其徒，誠不啻母鷄之於其雛，護之翼之，常虞其被鷹鷂之攫取也。故刻不遠離，倘有急難，可以趨護。經云：「離徒一擲石之地。」夫僅一擲石之隔，則一嗟嘆之聲，可得而聞也。於此可見基利斯督之愛人爲何如矣。吾儕往往背主遠離，不欲其護翼，可不哀哉。

三、此事餘訓。○吾主離徒不遠，使有急難，可以赴援。是亦訓吾人，在誘感艱難之中，當趨赴主前，哀求助佑，如盜賊至而呼隣協助也。總上所言，基利斯督園中憂苦，爲補贖吾心之罪惡也。吾儕能不追憶之，而感謝之乎。至於四旬齋內，亦聖教命吾刻苦之時。若懷遵其命，而苦身克己，則可稍慰基利斯督於園中，亦可同其歡樂於復活之日矣。

第三章 論基利斯督山園祈禱

引言

世有一草焉，其味苦，其性毒，世人嗜之，爭相采食。然一食之下，淚流齒戰，患病終身。且其害傳於子孫，使皆淚流而齒戰焉。夫是草也，固何草乎，卽人之私意耳。是草初生於地堂，亞當見而羨之，采而食之，與禁菓同。遂被逐出地堂，旅此涕泣之谷，受此塵世煩惱，終爲己身之害。因而人性鑿傷，易趨於惡，災荒疾疫，無世無之，是爲子孫之害。日肋米亞先知云，叁壹廿九 父祖食酸葡萄，而子孫之齒驚戰。⊖ 亞利斯篤得來曰，⊖ 食未熟之葡萄者，齒必受傷。旁人觀之者，齒亦爲之驚戰。⊖ 夫元祖在地堂，順從私意，違逆主命，是食未熟之葡萄也。其味之濇澀，彼固已親嘗之矣。而其毒之種於子孫，至今爲厲。試觀肉情妄動，正理呆

弱，覺性強梁，靈權旁落，此皆毒之種於子孫者也，亦所謂子孫之齒驚戰者也。至基利斯督，乃在旁觀其食者也，然亦已覺其齒爲之驚戰矣。故禱於聖父曰：「父，爾能全，倘可免予飲斯爵，第請弗如子願，惟若爾意。」是其驚戰之言也。惟元祖在地堂，專從私意，拂逆主命。今基利斯督在山園，惟從聖父之旨，而摒斥己意，故其求曰：「第請弗如子願，惟若爾意。」是蓋反元祖之所爲，以拔除該草之毒汁，與葡萄之酸味耳。聖伯爾納多向耶穌而言云：「天主所選之忠僕乎，汝何自卑自苦乃爾。曰：非也，吾儕，併吾儕之祖不肖，有以致之耳。主乎，吾順吾私意，以食此酸葡萄，使爾擔憂受苦，齒爲驚戰，吾之過也。」昔之地堂爲逆命之園，毒草酸葡萄所由出，吾儕宜相戒勿入。今之山園，爲順命之園，嘉木名卉之所由生，吾儕急宜趨進也。

○此處謂因父祖之罪，而子孫受罰，是爲如德亞人之常談。蓋如德亞人被擄於巴皮郎後，備受艱難困苦，以爲因其祖宗敬拜金牛之罰。故天主示以子孫之受罰，非僅因祖宗之罪，亦因其自作之孽耳。若子孫爲善，反親之所爲，亦不受罰。親若悔改前愆，亦不罰及子孫。故續之曰：將來各以己罪而死，亦人人自食酸葡萄而齒以驚戰。

壹 禱前預備。彼乃離其徒約擲石之地。

路念貳四一

一、基利斯督離徒情景。○基利斯督嘗自示其恐怖，則其與愛徒分離，當必有爲難之情景。蓋凡受恐怖者，每欲覓伴，相與共處，藉以自慰。而乃離其愛徒，隻身之彼禱，非有爲難之情景乎。經曰：「離其徒約一擲石之地。」是猶稱斷乳之孩提曰：「離母孀矣。」依念捌九 ○願離孀豈孩提所願，出於不得已也。然則吾主之離其徒也，亦猶是耳。

○先知所謂離乳者，乃指克除肉情，而德已修成者言之。若耽於肉慾，專於世務者，則不得謂離乳也。蓋若輩如哺乳之孩提，不能領畧天之道理。天之道理，多逆情之處，譬如粗硬之糧食，非孩提所能咀嚼。如德亞人似孩提也，故基利斯督之訓，概不能領畧。

二、基利斯督被迫離徒。○吾主耶穌素愛其門徒，平日不忍相離，出入與偕。今在其將死之時，正師徒授受之際，亦朋友相需之候，而乃忽然分離，蓋必有強迫之者也。昔達味與若納達相愛甚深，情如膠漆，跬步不離。後因若納達之父王撒烏爾降有諭令，徧索達味，欲得而誅之。若納達告之，並促其遠走。然達味心中，依依不捨，猶不忍彼此相離，卒至不得已時，始與灑淚而別。列壹貳拾四一夫基利斯督之愛其門徒，遠勝於達味之愛若納達，則其時依依不忍相離之態，概可相見。故路加聖史書曰：「離徒約擲石之地，謂離之不遠也。夫以擲石，計算距離之遠近，蓋有以也。石性重而向下，非有外力強迫，不能上升，是喻基利斯督非有強迫之者，不能離其門徒也。然則固誰爲強迫之者？曰：天主聖父之旨耳。吾儕眾人，亦宜師法此表。苟有天主聖旨所在，亦宜棄所親，而

離所愛也，於祈禱爲最宜。

三、基利斯督離徒之訓。○吾主耶穌離其徒，以往禱於聖父，是訓吾儕於失意之時，不當僅求世人之安慰。蓋世人往往不能相慰，而其所以慰人者，或且無益於人也。如肉情之快樂，玩遊之消遣，宴會之徵逐，此皆虛假之慰，不足以爲慰，或且以爲害者也。惟祈求天主，而哀訴衷情於天主臺前，乃得真實之平安，而獲身靈之裨益。故宗徒雅各伯云，

伍十三 爾曹中有憂苦者，祈禱可也。○達尼厄爾陸十 被擄於巴皮

耶，當佗僚無聊時，每啟其牖向日路撒稜聖堂而行祈禱，並不出門閒觀巴皮耶城市之繁華。○以寫心憂。吾儕於憂苦中，亦宜如此，勿向人間解悶，而惟與天主對越也可。至祈禱時，宜拋棄一切世俗之事，使心無所累，而禱以真誠。雖覺世味濃厚，快樂我心，然而愛主情味，當在萬

有之上。如基利斯督離其門徒，而後往禱於聖父，以示其愛徒之情雖切，而其愛主之情，尤勝萬倍也。

○憂苦，指神形二者而言。祈禱時，或得天主之安慰，賜以心曠神怡，或得天主之助佑，使其能忍憂苦，皆祈禱之益也。故雅各伯宗徒命人於憂苦中祈禱天主。○如德亞人遵天主默示，及撒洛滿王之訓諭，凡行祈禱，必面向日路撒稜聖殿。故先知達尼厄爾在飯廳中祈禱，必洞開其窗戶，面向日路撒稜，每日凡三時，卽辰時、午時、申時也。祈禱時，外人俱能望見。今教中人亦於此三時行祈禱者，因辰時，乃天主授每瑟以十誡之時，又爲寵教中聖神降臨之時。午時，乃亞當逆命之時，又爲每瑟懸銅龍於曠野之時，亦將來新教中耶穌釘架之時。申初，乃每瑟於加台斯擊石出水之時，亦爲新教中耶穌肋旁被刺，血水迸流之時。

貳 禱時跪伏。乃屈膝而禱。

路念貳·四一

一、屈膝如囚。○昔者，罪囚受鞫公堂，則屈膝下跪。或罪已斷結，則叩首謝恩，是乃古者獄訟之常例。今基利斯督肩負世人之罪，無異罪囚，故亦屈膝下跪，對聖父而受其訊鞫，聽其判斷。吁嗟，我靈，天主聖子在此

園中，以身代汝演此苦劇，其悽愴悲慘之狀，實使人見而欲泣。汝宜向主哀哭而呼號曰：犯罪是我，作惡是我，汝乃無玷羔羊，何罪之有，而屈膝長跪如此，是我之過也。吁，至親好友之中，誰肯爲我屈膝公堂，代受刑訊若此哉。然而世間無此親友，而我乃得之於天上矣。夫基利斯督，非天上之君王乎。非自天降世，以爲我人之昆弟朋友乎。今在園中，代我屈膝而跪於聖父之前焉，我試觀之，感想何如。

二、屈膝負重。○夫駱駝載物，必屈膝於地，以憑主人將物件裝其背上。迨裝束後，始躍身起立，負重前行。今基利斯督亦屈膝於地，以憑聖父將吾人之罪罰，裝其背上，而負以登山也。其時基利斯督雖心中殷懃恐懼，然仍不畏其難，鼓勇自勵，故俯身長跪，以示甘負其重也。

三、祈禱之表。○吾主耶穌欲訓人於祈禱中，不特宜以心神對越，而外

儀亦當端莊整肅，故俯躬長跽，致其恪恭恪敬之禮於其聖父。夫基利
斯督爲萬世之師，其言爲訓，其行爲法。今其對聖父祈禱，而內盡其誠，
外盡其禮，是立祈禱之表，以爲吾人法守也。吾儕信友，凡爲其弟子者，
於祈禱中，可弗謙恭寅畏，自加策勵乎。

叁 禱時伏地。乃稍前行，跪伏於地。

谷拾肆三五

據說基利斯督祈禱時所跪之石，霎時軟如蜜蠟，印有膝跡，其石至今猶存。且其過淵時，亦
有足跡印於澗石上，凡朝拜聖地者，類能言之。

一、罪重覆壓。○吾主耶穌俯伏於地，似以身負人罪，力不能勝而被壓
者然。夫人罪之重，初非吾人微弱之明悟所能推測。然苟視天主罰罪
之嚴，亦可畧爲想像。以高明之天神，一念之傲，遂自九天而墮冥淵，永
遠烈火，爲其刑具。以特寵之亞當，一菓之嘗，遂逐出地堂而淪塵世。世

世子孫，罹於死亡。罪惡之重，刑罰之嚴，兩相適當。人罪之重大，概可知矣。今基利斯督以一身而負眾人之罪，宜其覆壓於地，而不能起也。達味自恨曰，聖咏卷五我罪溢於我首，如重負然，壓於我上兮。○基利斯督爲天主聖子，固稱無玷羔羊。然以吾人之罪，溢於其首，故亦壓倒於地。試入山園而一觀之，非伏倒於地，宛轉可憐乎。吾人於天神亞當以外，得一罪惡重大之證據矣。

○溢於我首，謂如水之覆沒我首，沉溺之意也。重負，謂罪惡之重而且多，壓抑我也。

二、羞對父面。○聖經載蕩子回頭，至其父前，伏地請罪，以所分之財產，揮霍已盡，鶉衣百結，囚首喪面，顧影自恥，羞對父面，不敢舉目仰視。今基利斯督雖非蕩子，而吾儕將天主所賜聖寵，盡情揮霍，實不肖之尤者。今吾主自天降世，介紹於聖父之前，俾得復修舊好，是以一人之身，

代負眾人之罪。故於聖父之前，謙恭敬畏，伏地求饒，若不勝其羞愧者。然又如太子被擄，失其錦繡華服，惡衣惡食，充當奴隸。一旦幸逃回國，葦路藍縷，形容憔悴，則其見父王之面，定必俯首自慚，而不能仰視。今天主聖子，棄其天國之光榮，爲俘虜於人世，負眾人之罪罰，充奴隸之賤役，故亦悚懼恐惶，羞見父面，而俯伏於地也。

三、祈禱又表。○夫基利斯督者，天主聖子也，尊貴無比。今懇求聖父，而俯伏於地，其自卑自抑也何如。吾儕塵埃糞土，本極卑污微末。反於祈禱之中，漫無恭敬之心，亦無端肅之儀。或心猿意馬，不加束勒。或左顧右盼，大失矜莊，能不對吾主而自愧於心乎。夫祈禱，與天主對越也。恪恭恪敬，猶虞不足。若懈怠其容，倨傲其象，欲天主喜悅，而俯聽吾禱也，不亦難乎。吾儕宜往山園中，一視基利斯督之祈禱，而取法焉。

肆 祈禱之語。我父，倘可免予飲斯爵，請諾。第請勿如

予願，惟若爾意。

瑪念陸三九

苦爵別解○聖日羅尼摩云，苦爵，謂如德亞人釘主之罪罰也。飲之者，見其受罰也。吾主因同宗共祖之誼，不忍見其受罰，故求免之。聖女加大利納瑟納云，有多數人士，不善用救世主功勞，怙惡不悛，將受地獄永刑，基利斯督見而痛之，卽所謂飲苦爵也。故求免之，是卽欲世之人靈得救也。

一、求免苦爵。○吾主耶穌雖爲天主，亦爲真人，故貪生怕死，與人無異。今其祈求聖父免飲苦爵，卽免其痛苦死亡之意，則其有人性之又一証也。惟天主聖父之旨，欲其爲人而死，故執意不從其求。基利斯督亦惟其聖父之旨是視，不敢違拗其命，故又曰：「惟若爾意。」於此可見天主珍重人靈爲何如也。聖父不恤其子，聖子不恤其身，徒爲吾人靈魂故耳。故靈魂之貴，聖父視之，逾其聖子，聖子視之，逾其本身。聖伯多

祿曰、壹壹十八十九汝等非金銀之價所贖，乃基利斯督寶血之價所贖者也。然則吾儕可不寶貴其靈魂乎。至基利斯督臨死而求免其死，蓋因深悉死時之痛苦，而覺肉情之反抗也。職是之故，救世之事，殊爲艱辛，而其救贖之功，因亦巨大。譬如致命聖人，俱具畏情，俱有知覺。臨刑而知懼，赴死而覺痛。故於主前爲立功，得致命之榮冠。於本人爲立德，受常生之賞報。若其冥然無知，頑然不覺，則於功何有，賞焉何從。惟基利斯督不僅具人性，亦具天主性，故或疑其受難時，可藉主性之力，阻其肉身之知覺，然而非也。試觀吾主欲破此疑團，於祈禱前，已示其畏懼恐怖之狀。今於祈禱中，又出其畏死求免之言，可知其知覺痛苦，悉由人性，而主性不稍阻遏。聖良曰、救世主在宗徒前，所言所行者，無非証其確爲天主子，亦爲人之子。夫斯二者，實爲吾人信德之樞

紐、亦爲吾人常生之根本。倘惟信其爲天主子，而不信其爲人之子。或者反是，惟信其爲人之子，而不信其爲天主子。是皆覆滅信德，歧入邪途，而常生從此無望矣。夫基利斯督以一位，而兼二性，視其一身言行，無在不可以証之。今且不必細述其生平言行，但就其在受難時觀之，已足証其主性與人性，兼而有之。試觀其明知山園爲叛徒熟識之所，將於是被執，而往禱焉，非主性之強毅乎。往禱而恐怖憂鬱，非人性之怯弱乎。其禱於聖父曰：「倘可免予飲斯爵，請諾。」此表其人性之意願也。續曰：「第請勿如予願，惟若爾意。」此以表其主性之意願矣。其警告叛徒曰：「爾輩中有負賣我者。」是其預知後事，非藉主性之德能乎。及出迓茹答斯曰：「友，至此爲何？」如不知其所欲爲者，此按人性之本能也。「是予」一言，而士卒悉皆仰倒，示其主性之威力也。前

行遊眾，則行其人性之交際矣。故吾主二性，隨在顯著，卽隨在証其爲天主而人也。

二、節情之表。○夫憂愁、煩悶、恐怖、畏怯等情，乃人所不能免，非卽爲人之罪也。苟節之以正理，輔之以祈禱，令其翕合主旨，不使有所偏倚，則不特無罪，且亦有功。試觀基利斯督非天主而人乎，然亦覺此下分之情。惟其覺之而祈禱於聖父，禱曰：「勿如予願，惟若爾意。」故雖覺拂意，無損其順從主命之德，且以增其救贖之功。譬如病者服藥，固甚覺其苦，情不甘飲，然而無害也。蓋覺其苦而克己服之，則見其神志清醒，而病於是乎告痊。今天上神醫，亦調此苦劑以飲基利斯督。基利斯督亦甚覺其味之苦，然其苦也，是爲吾人之甘飴，卽凡在此聖教而爲其肢體者，獲有利益也。克己服之，救贖之功乃成，而吾儕病不能起者，霍

然以愈矣。吾儕或遇身靈之禍，煩悶傷感，或見禍害將臨，憂懼驚恐，亟宜趨赴主前，以行祈禱。並將諸情諸境，奉獻於主，以求合其聖意，行其聖旨，乃可得身靈之益，而獲巨大之報焉。又若欲前進修途，而肉情拂逆，欲行善工，而怠心忽生，或已入修途，而見異思遷，行善未竣，而徇私中止。此乃下分之覺性，悖逆其上分之靈明也。遇此景况，心志不可淆亂。夫人之覺性，猶水也。水之性，惟向下流。人之覺性，惟趨逸樂。然水性雖向下流，苟得月球之吸力，而生潮汐，亦見其澎湃奔騰，回泝而上，爲生民之利賴。人之覺性，雖趨逸樂，苟以靈明制之，以主旨爲歸，亦可使其趨附上情，服從正理，而爲修德之津梁。故曰：節情爲貴。

三、禱中稱父。○基利斯督於祈禱中，稱天主爲父，是教人於祈禱中，除專心恭敬謙遜外，亦須有怙恃仰望之心，依戀孺慕之情也。夫曰父，是

非若君之尊高不可近，主之嚴厲而不可親也。其曰父也，蓋以主慈祥和藹，與吾人脈脈相關，息息相通者也。故吾人對之，不當作人民奴隸之態，心存畏懼，而當發慈父孝子之感情，切依戀。昔基利斯督嘗教宗徒以祈禱之言曰：「在天吾等父者，云云。」今再授人以祈禱之表式，曰：「父，倘可免予飲斯爵，云云。」惟基利斯督呼主爲父，乃性體之父，吾人呼主爲父，乃愛情之父。父之由來不同，而父之稱呼則一。聖經云，瑪九路拾壹十一「爾曹中誰爲人父，其子乞麪包，而與以石塊者乎。」然則吾儕亦可以無恐矣，求之可也，予取予求，定必如願以償。

四、禱重主旨。○基利斯督雖求聖父免其苦爵，然仍云：「第請勿如子願，惟若爾意。」此以示吾人在祈禱中，雖可自陳己意，然仍當以天主聖意爲重。蓋吾人究不知於吾身靈，何者有益，何者無益，或且有害者。

惟天主權之熟而知之悉，故吾人有所祈求，仍當聽天主聖意處裁，而常向之云，「爾旨承行於地。」或借達味聖王之言云，聖味叁拾十六「我之遭際，惟在爾之手中。」○

○遭際，謂順逆，生死，康健，疾病，太平，爭戰等。此皆天主所處置，而非世權所能左右者也。

五、禱貴恒心。○基利斯督於園中，凡三次祈求聖父，○每次約歷半晷之久。經記吾主回視其徒曰，「弗克同予寤半晷。」是知其祈禱之煩數而久長也。夫祈禱若叩扉然，基利斯督叩其聖父之扉，至再至三，不辭勞悴，跪而伏，伏而呼，終不倦怠。吾儕卑污罪人，若求主而不卽見允，烏能以此而抱怨。若淺求而卽中輟，能不自愧其無恒。

○吾主祈求三次，是爲宗徒，另爲伯多祿，因其將三次背主也。三次祈禱，是訓吾人當爲三時祈禱也。一，爲過去之時期，卽求寬赦前罪。二，爲現在之時期，卽求主救我於凶惡。三，爲將來之時期，卽求主救我脫免危機。

伍 還視三徒。還視三徒，皆甚憂寐。

谷拾肆三七

一、心境之窘。○基利斯督三次回視其徒，往還無定，殊不自安，可知其心境之窘矣。此時基利斯督已領聖父之諭，赴死於架上。故如厄利亞先知，聞葉撒勃爾之警告，而踧踏不安。○蓋昔葉撒勃爾欲殺厄利亞先知，預告而誓之曰：「明日此時，非制汝命如彼輩者，有如神。」先知聞言，懼甚，欲出亡而不知所適，乃躑躅於田野。列叁拾玖一至三○今基利斯督亦奉聖父之諭，令其明日赴死，故在其門徒前來而復往，往而復來，若驚惶失措，舉止靡定者然。

○厄利亞先知，命將巴哈耳神之衛士四百五十名，及他妖人四百名，押赴溪邊戮之。然此皆主后葉撒勃爾所豢養者，故后聞之大怒，誓為邪士妖人等報復。列叁拾捌十九○前者厄利亞不畏王怒，不畏吏虐，不畏百姓之怨恨，不畏邪士之妬忌，今聆一女后之言，而驚惶失措，何也。蓋昔有主助，知無人能與之抗，今無主助，則畏死之情自現。

二、牧民之訓。○吾主耶穌於山園中，往復回顧其徒，是訓凡爲民上而有牧守之職者，當勤顧其所屬，而照拂之也。夫牧不離其羊群，則狼虎無由逞其殘虐。母鷄不離眾雛，則鷹隼無自肆其利爪。是故爲牧守者，不離其所屬，策其怠，指其迷，戒其危，助其困，則其屬下歸之，而不失其所司。且也相習相識之下，牧識其羊，父識其子，主識其僕，乃得指揮如意，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而無柄鑿水火之虞。基利斯督三番往復，警覺其徒，蓋以示牧守之職也。

三、助人之訓。○凡吾信友，不宜專務一己，亦當兼顧他人。夫身靈之需，人所時有，故濟危救困，乃吾人分內之事。或代祈禱以獲上佑，或行佈施以濟形貧，或出善言以解憂鬱，或侍疾病以減痛苦。此皆愛德之工，卽所謂愛人如己，吾人所不可忽者也。試觀基利斯督雖在憂苦患難

之中，仍不忘其徒眾，三顧復之。古聖雅各伯，夢一高梯，自天及地，天神陟降其上。夫人舉心求主，有若上升也。以力助人，可謂下降也。二者並行，則廁於天神之列矣。聖方濟各會志中，載有修士名亞歌西奧者，職司看護病人。一日聖母顯現，幸其室，與之語，樂甚。正酬答殷勤，心神快慰間，亞歌西奧忽聞病者呻吟，急趨視之，問其所需。事後，回見聖母，聖母乃大讚賞之。以其急人之所需，而緩己之所樂也。

陸 警責三徒。還視三徒，皆甚憂寐。乃謂伯多祿曰：西滿眠，弗克同予寤半晷。

谷拾肆三七

一、特責伯多祿之故。○吾主耶穌回視三徒，見其熟眠而警責之。然特向伯多祿而發言曰：「西滿，汝眠乎？」○此蓋因伯多祿將為聖教之元首，作吾主之代收，尤宜勤敏警醒，不容酣睡者也。於此可知，凡為民

上而怠於職守，不勤顧其下屬。於所托之人民，毫不加察。於所司之規誠，不求整頓。一味耽安自逸，得無若宗徒之酣眠耶？吾主必將以此言警責之矣。此時三徒，倦眼矇矓，不知所答。經云：「厥目紅瞽，無言對。」苟在上者失其職守，將來審判一至，天主責之，亦不知其將何言以答之也。

○三徒倦眠，因心中憂悶之故。且時已昏夜，身體疲乏，故而倦眠。譬如嬰孩，哭泣之後，自然疲乏而酣眠。蓋心中憂鬱，則輕清之神氣，抑不上升，而重濁之氣，竄入腦袋，腦筋受濁氣之蒙蔽，則倦而思睡，是爲人睡之由。若納先知過海時，在艙底酣睡，亦憂悶所致也。

二、警責三徒之故。○此時基利斯督寤禱於園中，而三徒熟睡，不與之偕寤。偕禱，故責之曰：「汝曹若是其不克與我寤禱耶？」夫基利斯督師也，伯多祿雅各伯若望，其弟子也，夫步亦步而趨，亦趨，乃弟子事師之道。今基利斯督憂危而不成眠，不眠而禱於聖父，爲三徒者，宜如何

奉其事，而分其憂。乃皆垂頭而睡，不與同寤禱，此其所以責之也。雖然，吾儕信友，亦皆爲基利斯督之弟子，今見其憂愁恐怖，更將伏受死刑，而尙沉溺於罪惡之中，一若安臥於黑甜之鄉，不自覺悟，亦不激發感情，痛悔己罪。恐吾主亦將以警責三徒者，警責吾矣。昔烏利亞勇士也，達味召之歸，令居家暫息。彼泣辭曰：「吾之主帥若亞伯，露宿於野，我乃式飲式食，入我室處，與妻同宿乎。」列貳拾壹十一吾儕亦當師法之，遇飲食則曰：基利斯督吾等主，嚴齋克苦，口渴而飲醋膽，吾乃恣飲劇啖乎。倘覺厭倦，則曰：基利斯督吾等主，寤禱不輟，吾乃懈怠神工乎。怕當苦辱，則曰：基利斯督吾等主，懸於十架，歷三時之久，吾乃不能忍耐，須臾乎。或感邪念，則曰：基利斯督吾等主，茨籐鞭撻，吾乃求娛覓樂乎。夫如此，斯爲耶穌之信徒，亦卽爲耶穌之好友也。

三、警責三徒之又一緣故。○斯時茹答斯及他惡眾，方抖擻精神，目不交睫，相與定謀設計，以捕執耶穌。夫惡人作惡，如彼其勤，而三徒行善，反如此其怠，故吾主責之也。聖伯多祿曰：書立伍八魔若吼獅，週巡以求其所可吞噬者。○聖額俄畧紀述，有名斯德望者，速其僕脫屨，呼以魔名，魔卽隱然鬆其屣帶。可見魔鬼之勤敏，遠勝吾人。吾儕信友，爲敬天主，與救己靈，每怠忽懈弛，若三徒之倦臥酣眠，誠魔鬼之不若也。又彼投効魔鬼之旁門左道，每爲佈其邪說，張其異端，孜孜乞乞，勤勞不息。吾儕職掌聖教，反優游玩忽，猶若三徒之尙在夢中者，不將受吾主之警責乎。羅得祿者，非若茹答斯之行蹤詭秘，乘教長倦眼矇朧，不加提防之際，率其黨徒，混進日爾瑪尼亞，以撒布其邪說者乎。聖經所喻，仇人俟農夫安睡之時，布糝稗於田間。此等仇人，正不少也，爲教長

者，可不戒哉。故吾儕或爲己靈而修德行善，或掌教職而傳道勸人，見此魔鬼及其徒黨之勤敏，亦可以奮勉矣。慎勿作三徒之熟睡，而致吾主之警責也。

○聖經習以獅比基利斯督，而時亦以比魔鬼。比基利斯督，以其勇力也。比魔鬼，以其兇暴也。今伯多祿以獅比魔，因其相似者甚夥。人言獅不寐，卽寐焉，目張不閉，出胎時，目已大張，所生眼皮窄小，不能掩其目瞳。魔鬼謀害人靈，亦張目四顧，常寤不寐。二、獅口闊大，爪牙堅利，性兇惡，不能馴養。魔亦多害人之術，其兇惡之性，專爲人害，並無善意。三、獅聲一吼，能驚百獸，但其實力未必在諸獸之上。魔鬼亦然，虛張聲勢，哄嚇人靈，若與抵抗，未必不能勝之。四、獅因饑迫，則搜物嚼噬。魔恨人靈，則施毒害之。五、獅尾曳地，掃滅其所過之足跡，勿使獵人隨蹤跟追。魔鬼亦然，每隱其惡而著其善，使人不察而入其彀中。六、獅性易怒而多慾，魔鬼易忿而好弄人。七、獅具惡氣，聞之掩鼻，鬚毛蓬鬆，猙獰可畏。魔鬼於現形時，亦每若此，見其形狀，令人生怖。八、獅性怒發，則以尾擊地，繼乃擊其背脊，以鼓其勇。及蓄勢旣足，則搏而傷物。被其傷者，所流之血皆黑，力弱者，不能脫免。魔鬼誘惑吾人，亦先設計，待中其計，則被

其牢籠，情性漸移，而難自脫矣。九、獅性雖惡，然畏車輪之旋轉，雄鷄之肉冠，樂器之歌奏，而於火焰爲尤甚。魔鬼亦然，畏十字聖號，如車輪與鷄冠，畏修道者之歌唱聖詠，而於善靈愛主之熱焰爲尤甚。十、獅舉步有節，不疾不徐，性情倨傲，威風凜凜，見獵人不畏懼，亦不逃避，卽不得已而須迴避，亦安步而走，且行且止，屢回其首，及遇幽邃之處，始疾馳而逃。魔鬼亦然，內具驕情，外示勇敢，人或拒之，不卽委棄，乍去乍來，纏繞不休。然遇堅定之人，亦惟舍之而走耳。十一、獅搏巨獸，鄙棄小畜，但食生物，不食死肉，受傷後復仇愈猛。魔鬼誘惑，亦每擇專務修德之人，有道之士。若誘惑失敗，則再接再厲。至於習慣犯罪，耽於肉慾之人，每不屑誘之矣。

四、警責三徒之三故。○此時三徒將受魔鬼之誘惑，及惡黨之窘迫，而又力弱氣餒，正宜謹飭己身，勉自防衛，求主助佑，俾免挫敗。乃竟垂頭而睡，若不以爲意，故吾主警責之曰：「爾心毅，爾軀綿。」其意若謂，爾曹心志雖堅，欲與我共患難，然肉軀甚弱，畏葸性成，倘誘惑突至，深恐

難以抵禦也。向之欲與我共禦寇敵，而堅忍不屈者，今際此危險，乃垂頭而睡，何耶。寤，禱，免陷於誘惑可也。

第四章 論天神降勉憂鬱愈深汗血流地

基利斯督憂急之故，不獨因己身將受苦難，並因念及將來聖教中，致命諸聖所受之酷刑也。蓋聖教會猶如一身，基利斯督爲其首，其餘諸人爲其肢體，肢體而受苦，爲之首者，能不同覺其苦乎。故聖老楞佐儒斯定云，基利斯督見斯德望爲石所磔，亦若己身受此石擊之痛也。見伯多祿安德肋釘於架上，亦若與之同釘於架上也。見巴爾多祿茂痛受剝膚，亦若身受此剝膚之痛也。見老楞佐焚於鐵牀，其身亦若有此熏炙之痛也。見依納爵斃於獅口，亦若有獅嚼噬其肢體也。總之，凡致命諸聖所受之刑，皆歷歷在其目前，如身受之一般，此亦其汗血迸流之所由也。

引言

昔元祖亞當所受之罰，與今再祖基利斯督所受之罰，兩相比較，似元祖之罰輕而易受，再祖之罰重而難當。蓋元祖犯罪後，主惟罰之曰：「爾將汗流浹面，乃得餬口。」今再祖被罰，不特汗流浹面，且更汗血流地。故路加聖史記曰：「其汗若血滴，流注及地。」夫以勞苦而流汗，尙

屬自然之事，不過熱氣上騰，蒸發其體中流質。以憂鬱而汗血迸流，誠爲罕觀之事，可見其情急無似，而毛孔洞開，於是身內之流質，澆然外洩。但元祖汗流浹面，從事耕作以求食者，欲生活於世上也。吾主汗血流地，固何爲哉。曰：聖教若田地也，主乃稼之穡之，耕之鋤之，又以汗血灌溉之，欲使其生長於天庭耳。勞何如也，苦何如也。元祖之流汗，乃自爲計，再祖之流汗血，爲衆人之利益也。故彼此工之難易，苦之輕重，不可同日而語矣。吾人在此聖教，皆其汗血之所灌溉者也。可不一察其當時情景，而生愛戴之忱乎。

壹 天神降勉，天神乃自天降現，勗勉之。

路念貳·四三

此時降現之天神爲誰，或曰：係加俾額爾，凡關係降生之事，皆其承職奉使。或云：係聖彌額爾總領天神，以其品位較高，似更相宜。

一、天神降勉。○吾主正熱切祈禱之時，天神降現而勗勉之，壯其胆，勵其行，示以受難之益，如主榮之不顯，人靈之拯救，復活之光榮，聲名之揚溢也。等等。經云：「天主顯揚伊，加厥美號，超越諸名號之上。」斐貳九

依撒亞先知云：伍卷十「彼若爲罪而犧牲性命，將見其後葉綿長。」○此皆似天神勗勉吾主之言也。自有此降勉，而基利斯督實具人性顯著矣。自有此降勉，而基利斯督絕無慰藉可知矣。夫天神之性，雖高出於人性，然下於主性，何啻萬倍。若基利斯督僅具主性而無人性，何必受天神之慰勉，未有下屬而慰勉其尊長者。蓋慰勉之者，扶助之也。未有萬能之天主，而須有扶助之者。然而降勉之者何也，蓋昔曠野嚴齋，天神降現，不過進膳而已。進之膳者，爲其服役也，是爲証其有主性。今山園祈禱，天神降現以行慰勉。慰勉之者，扶助之也，是以証其有人性。

二者兼具，是謂基利斯督。此信德之要端也。至基利斯督斯時，絕無慰藉，亦可以天神慰勉而知之。蓋天神之於基利斯督，若奴僕之於主人，孩提之於成人。今以奴僕孩提，而慰勉其主人成人，可知其慰藉無由矣。昔聖父於若爾當河濱，嘗宣諭焉。於大博爾山頂，亦嘗宣諭焉。曰：「茲我愛子，攸樂我心。」其言藹然可聽也。今基利斯督憂鬱殊深，祈禱已久，而乃默無一言以慰之，惟遣天神降勉而已。噫，聖父乎，何薄待聖子乃爾。又天神之德能，乃吾主所與，天神之娛樂，乃吾主所賜。今以其所與所賜者，勉之慰之，非吾主之窘迫已甚乎。譬如奴僕之財，無不因主人之財而有其財，今反轉貸於其主人，則知其主人一貧如洗，別無所有矣。故曰，以天神之慰勉，知基利斯督絕無慰藉也。惟天神慰勉之，固減其憂苦乎。曰，未也。聖裴達曰，天神之降勉，本爲減其憂苦也，然而

憂苦愈增。蓋以天地大君而窘迫如是，劣弱如是，致需天神慰勉，已覺難以為情。況天神之慰勉基利斯督也，非示其苦難之將未減。乃將苦難之情景，反復而詳陳之也。故益增其憂懼恐怖之情。經云：「天神降勉之後，惟厥憂鬱愈深，禱愈長，徧體汗血流地。」聖斐達又曰：「其慰之也，壯其胆而已。其勉之也，勵其行而已。」不獨不減其憂苦，反更增其憂苦。蓋僅以苦難之利益譬解之而勗勵之，豈能因此而減其憂懼恐怖之情也哉。故基利斯督雖求免苦爵，至再至三，而聖父卒未之允，亦未稍減其憂苦，是聖父之欲聖子畢飲其苦爵也。噫。

○此處本指亞巴郎犧牲其子依撒格事，謂因天主而犧牲其子之生命，故天主酬報之，賜其子孫繁衍，而世代悠久。然亦為基利斯督之預言，蓋謂基利斯督代贖人罪，自為犧牲，故天主縣長其後嗣，即賜其所立之教，傳流至於末世，揚其聖名。天神降勉之意，按多瑪斯聖師說，天神來慰問，並非來教導，聊以表明有人性而已。故天神來慰勉，萬萬不好沾着開

導勸解的意思。

二、天神佑助祈禱。○凡人或爲天主而罹憂苦患難，或遭患難而懇切
祈求天主，每有天神侍側而佑助之。試看基利斯督禱於園中，雖未得
減免其苦爵，却來天神之慰勉。又此等事，經載甚多。亞巴郎之婢女亞
加爾，生拾陸○於出亡窘難之際，天神降而訓戒之。亞各伯回遇其兄厄
撒烏，恐懼不前，哀求天主，天神降來捍衛之。生叁貳一至二才代盜憐民被
困，於求主矜恤之間，天神降慰，委以將軍之職，援救民困。士陸十四○厄
利亞懼爲葉撒勃爾殺害，欲逃靡所之，困疲於曠野之間，天神携飲食
來解其飢渴。列叁拾玖○又達尼厄爾禁錮於獅圈，達拾肆○三聖童拋於
火窰，賽叁○伯多祿拘於囹圄，宗拾貳○保祿航海遇險，宗念柒○凡此皆
爲天主而被窘難者也，俱得天神之救護。故或爲天主，而罹憂苦患難，

或遭憂苦患難，而懇切祈求天主者，每有天神侍而佑之。至天神侍佑吾人，其尤顯而頻著者，祈禱時爲最。聖伯爾納多亦嘗言之，而以多俾亞故事爲明證。昔多俾亞行善工而遭日瞽，正憂愁抑鬱，無以自遣，而泣禱於天主前，乃得天神降現，偕其子同往索債。歸後於拜謝間，天神謂之曰：「於爾泣禱之時，予獻爾之祈禱於天主矣。」多拾貳七 ⑧此可知凡人行祈禱，天神必降侍而佑助之也。至救助多俾亞者，乃辣發額爾天神。天神禱文云：「爲天神昔引聖多俾亞之路。」卽此天神也。而其答多俾亞之問，則自稱曰：「亞撒利亞。」此何以故。蓋亞撒利亞，譯言天主之佑助。夫天神之職，固在佑助世人。有如魔鬼專以誘惑世人作惡爲事，天神則反是，專以照顧善人爲主。凡爲天主而受窘難，及受窘難而向之熱切祈禱者，則更得其佑助。故吾人時或祈禱天主，而不見俯

允、不當因此灰心失望、而廢祈禱、蓋必有天神在側、爲吾呈獻此工於天主。將見所求者、雖不蒙允、而所獲者必大於所求。試觀基利斯督求免苦爵、而天神降慰也、不以免爵之言慰藉、而以飲爵之益實陳。夫此飲爵之益、較勝於免爵之益、奚啻萬倍。故天神慰之、雖非如其所求之言、實遠勝於以平安無恙、保衛無恐等語相告也。吾人或疾病而求瘳愈、或飢寒而求飽暖、或困厄而求平安、或無嗣而求子息、所求雖皆合理、然或不得所求、亦不可以是而生怨。蓋天主必以他恩代之、或加其聖寵、或賜之神慰、或成全其德業、而厚其天國之榮賞、所得不踰於所求乎。昔保祿宗徒、嘗求主免其肉情之誘惑、至再至三。吾主謂之曰、
我之寵佑於汝足矣、未允其所求。蓋德之難於成全、由本性之劣弱而來、苟矯劣弱之性而力行之、斯爲可貴之德行矣。故吾主未允其所

求，正所以成全其德也，亦示其所賜踰於所求也。

①亞加爾乃亞巴郎由厄日多國帶歸之侍婢，以事撒拉者。因主婦嚴責，憤而出亡，不知所至，坐而哀哭。天神現示，命其回家，謙己以從主婦之命。②天神顯現，稱才代盎為勇士之冠，并語之云：主與爾偕，乃命其率衆救國。才代盎本智勇兼備，及得天主之命，乃心慰神怡。③當厄利亞倦眠於道旁時，天神呼醒之，而進以飲食，如是者再，乃起，覺力強神慰，跋涉長途，凡四十晝夜，不覺困疲，亦不飢渴。④達尼厄爾在巴皮郎獅圈內，凡七天不得食，天神顯現於亞巴古格先知，命將所造之飯，自如德亞携餉達尼厄爾。惟路途遙遠，非旦夕可至，天神乃撮其頂髮，瞬息卽至。待達尼厄爾食畢，天神復携回之如前。⑤那蒲各鐸諾沙爾王，謂近臣云：入此火窰者，非三人乎，今有四人在內行走，何也？且其一似係天主子，乃命滅火出之。衆趨視之，見三人無恙，毛髮未焦。王乃大聲曰：天主遣天神來救援汝曹也。⑥此天神，或謂卽伯多祿之護守天神，或云聖彌額爾也。因伯多祿為聖教之首領，故有特別天神護守之。⑦保祿在風濤中，得天神安慰，諭勿驚恐，將來必能至責撒肋前聽讞。乃以轉告舟中諸人，謂不必畏懼，儘可飽食以待。其舟果漂至某島，舟雖破壞，而舟中二百七十六人，俱得生全。⑧據聖師云：祈禱、守齋、哀矜，此三者，為諸善工之首。祈禱，所以償還天主之債也。守齋，所以

償本身之債也。哀矜，所以償還他人之債。無守齋哀矜，祈禱亦無甚效。多俾亞埋葬死人，是行哀矜之工也。目瞽而口無怨言，是行克苦之工也，故得天主遣天神慰之。天神本無名稱，惟就事名之。如彌額爾，譯言誰是天主，因其征討逆神時，曾呼曰：誰似天主。加俾額爾，譯言天主之能，因其報聖母懷孕事，告曰：全恃天主，無所不能。辣法額爾，譯言天主藥餌，因其曾醫多俾亞之瞽目而愈之。一千四百九十七年，葡萄亞王若望，熱心公教者，覓獲印度後，遣兩船航海，直達彼岸，名其船曰：辣法額爾，蓋以誌辣法額爾引導旅人者，曾陪同小多俾亞跋涉長途，使其一路平安，得捆載而歸也。

三、喻訓下問。○基利斯督以真天主子，而受天神之勉慰，是以不恥下問訓吾也。吾人往往妄自尊大，己力是恃，不願博訪周諮，用人所長，以補己短。孰知人雖下賤，資卽庸愚，亦每有可補智者之不足，不可一律藐視而抹煞之也。金口若望云：達士昧於當知之事，而愚者反得其詳。諺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又云：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昔每瑟達士也，○會顯無數靈跡，然於庸人所知之事，反昧而不明。其岳丈不學無文者，

則一見便明，而授以處理民事之計。出拾捌廿一廿二夫明達如每瑟，尚有

見不到之處，而就正於人，況其下於每瑟者乎。是故好學好問，乃賢者立身之道，亦吾主所垂之訓也。聖經載若攻三十以下一胎警獲明，即堅認

基利斯督爲真天主。且其言曰：若非天主全能之工，何能使生而警者復明乎。其見甚明，其理甚確，法利塞俄雖稱人師，反不之及，而憤然曰：爾全生於罪孽之中，而欲訓我儕耶。○自尊自大，嗤鄙愚者，宜其真道在前，而不能領略也。基利斯督則不然，以天主之尊，而受天神之慰勉，並不鄙棄，而且謹領之，吾儕可以爲法矣。

○每瑟之岳父，瑪弟盎人也。探知其婿率厄勃拉民逃出厄日多國，即送其女色福拉及其女所生之二子，一名才爾賞，一名厄利厄刀爾者，至帳見每瑟審理民事，自朝至晚，無稍歇。乃謂每瑟云：如此煩瑣，徒費工夫，不如由民選舉數人，爲千總，爲百總，爲十總，凡有細事，憑彼處斷，汝惟專決大事，則可減輕汝之責任，而在主前亦不爲失職。○或謂全字，指身靈二

者而言。因此箕哥拉有輪迴之說，謂罪靈死後，罰與殘廢之肉身締結，如瞽目等是。學士瑪鐸那則謂言其由胎中至今日，惟知犯罪而已。

貳 吾主乃更憂急。惟厥憂鬱愈深，禱愈長。

路念貳四三

基利斯督初次祈禱，不見俯允。再禱如前，心愈熱切，又不見允。三次祈禱，而熱情至於極點，於是汗血迸流，誠可爲吾人祈禱之表式。

一、憂鬱由於身靈相抗。○由天神降勉，而吾主憂急愈增。蓋知苦難將臨，勢不能免。於是身靈二者，如武士相角，身欲避免苦難，靈欲強其忍受，兩相爭持，不能開解，是爲憂急之故。夫靈魂與肉身，互相締結，如處一牢，一欲逃逸，一欲靜待，屢起爭執，煩難一致，又是同轅並輓，不能分離，其苦有不能言者。譬如國民不睦，而生內訌，其殘殺之慘，有非他爭戰所能比者。基利斯督聞天神之言，其靈則甘順主命，願飲苦爵，其身則畏難苟安，欲免苦爵，於是兩相爭敵，如起內訌，其情之苦，達於極點。

故經云、憂鬱、是言其悶瞽之極、有若欲死者然。至基利斯督斯時、身靈相抗之象、誠有如雅各伯與厄撒烏、在母胎中爭先出世者然。生

念伍廿二

○今基利斯督之靈魂肉身、亦如同在一胎而爭先出世、故肉

情對聖父曰、父、爾能全、倘可免予飲斯爵、請諾。理性又出而言曰、

第請弗如予願、惟若爾意。前後如出兩人口吻、可見其身靈相攻相伐之情態。惟基利斯督之靈魂終勝、而肉身終敗也。吾儕身靈相攻之時、亦能使靈魂爭勝其肉身乎。經云、生肆七嗜慾屬爾權下、惟爾制服之。○慎毋使肉身得勝靈魂也可。

○一胎雙子、亦因祈禱而得、時依撒格年已六十歲、二子在胎頗不安靜、雷倍加懼母子不保、祈禱於天主。天主乃示知所懷者乃二子、將以成兩大民族、其性情不同、而俗尚亦異、世為仇敵、惟終當小者服事大者。後雷倍加將長幼二子、更易其序、似以迎合天主預示以小事大之意。至撒落滿登極、其事始畢驗。○此天主向加音之言也、是謂汝有自主之權、私慾

偏情，無異汝之奴隸，汝當抑制之，彼但能勸誘汝，不能強迫汝也。

二、憂鬱由於負恩者眾。○吾主得天神慰勉，而知聖父之意已定，若欲救人，必須授命，死於酷刑。必須毀毛髮，破肌膚，瀝汗血，露筋骨，捐棄一切。如欲得寶物者然，金銀財帛不足抵，必須傾家蕩產以購之。故吾主心中，躊躇焦急，不可名狀。以爲購之而有益乎，固不妨出此。若購之而無益，徒耗此絕大資本，則何以爲情哉。然其愛我之情，勃發難遏，卒傾其所有，滴血不留。何奈多人，傲屣棄之，弁髦視之，致無窮寶貴之靈魂，得而復失，懊喪痛悼，自不能以言語形容矣。故此時基利斯督萬念攢心，如矢集的。憂懼也，恐怖也，厭斃也，懊喪也，焦急也，悉聚方寸之間，其不碎裂而迫於死也，幾希矣。吾人思之，可不憐惜之乎。可不力圖酬報，以稍減其憂鬱乎。天國亦爲我人之寶物也，卽出重價，甘受諸苦以購

之，不亦宜乎。

三、憂鬱由於畏死。○夫人孰不好生而惡死，故當死生相代之間，自具一種驚惶抵抗之情。復活歌中有云，「死也，生也，爭奪相抗。」每見人於死時，雖一息奄奄，神志昏迷，然猶具恐懼驚惶之情，作撐拒抵禦之狀。甚至用力過甚，汗流遍體。今基利斯督體力尙壯，神志亦清，故見死已臨頭，更不免有此情狀。不啻以強壯之夫，拋入獅圈，惶急恐懼，難以言宣。夫基利斯督一無罪垢，死後卽榮享天福，然於死時，猶不免有此畏懼情狀。吾儕負罪森森，無一善狀，若至死時，更將若何惶急而恐懼耶。又基利斯督臨死，有天神侍之而慰勉之。吾儕死時，將誰侍吾側哉。天神乎，魔鬼乎。若生時不守規誡，死時欲聽天神之訓慰，難矣。恐於彼時，卽有天神下降，非慰勉吾，乃痛哭吾也。甚至魔鬼在旁，挪揄戲弄，踴

躍相慶焉。甚矣，吾之不幸也。

叁 吾主園中流汗血。其汗若血滴，流注至地。

路念貳·四四

有謂汗竭而血繼之，此血非純血，乃汗液流出時，被擠而同出者。

一、汗血爲情急之証。○基利斯督預知將來之酷刑，又得天神之降勉，意象更形活潑，一瞻視之，一念及之，覺此爵之難飲也實甚，故憂懼恐怖，以至汗血迸流。馬鐸那記巴黎有一囚犯，其體壯健，素無疾病，聞斬首之案已定，立時汗血交流。亞弟益余尼五述一依斯巴尼亞人，名厄螫奧沙利者，年尙幼，拘於囹圄，及聞定讞斬決，一夕之間，鬢髮俱白，蓋未刑之先，已嘗死刑之苦味矣，遂赦之。可見憂懼之情，能使血液停運，回入心坎，而使毛髮盡白。或摒出身外，而由毛孔流注。基利斯督見死期已至，死時之苦刑，一一在其目前，洞悉無遺。故由憂鬱而恐懼，由

恐懼而驚怖，諸情相激，急切之際，汗乃直流，汗竭而繼之以血。夫基利斯督所見者，暫時之酷刑，而繼之者，永遠之榮光福樂，乃其心中憂急，猶至於此極。吾儕若不戒慎於惡，辜負主恩，則將來死時，眼見地獄永刑，不知若何汗流涔涔也。惜哉，人於此事，慢不經心，不當哀痛泣血乎。

二、汗血爲肉情敗北之象。○吾主耶穌初入園中，覺身靈相抗。及天神降勉，祈禱愈遍，乃汗血交流。其所以汗血交流者，因靈魂所持之正理，已獲全勝，而肉身所持之情欲，已被驅逐也。夫肉身所持之情意，好生耳，惡死耳，於是而生畏懼焉，恐怖焉。靈魂所持之正理，榮主也，救人也。於是愛情生，而順命甘苦之念起矣。此念一起，畏懼恐怖之情，悉被逐出，由是愛情勝而畏情却矣。譬如燃炮，轟然一聲，藥彈盡出，而凡在前之障礙，一掃無遺。基利斯督初因默思種種死時慘酷，如鞭笞，茨冠，戲

誚、侮辱、鐵釘、十架等刑，不覺憂懼恐怖之情生，而心以震撼，於是血歸心坎以護之。迨榮主救人之念崛起，乃將憂懼恐怖之情，逐出心門之外，而心以稍定。於是血得其間，而歸本位。然馳驟之間，毛孔已開，故血流於外矣。故此汗血迸流，乃是靈魂獲勝，肉身敗北之象也。聖若望宗徒曰，若書登肆十八 純愛擯出畏懼之情。⊖ 基利斯督乃具純愛者也。夫愛情猶火也，若火炎炎不可向邇，勢必以種種憂懼之情，標而出之心門之外。聖儒斯定謂此事正應先知預言。蓋聖咏云，念登十五 我心如蠟，鎔化我於腹中。⊖ 基利斯督以愛主愛人之情，鎔化其心中萬念矣。

⊙ 吾人所生畏懼之情，其故甚多。或因失望，或因良心不安，或因疑罪未赦，或因永刑將臨，或因守誠之難，或因艱難之至，凡此皆可以純愛而擯之心門之外。雖然畏懼之情，亦為上智之初階，故大聖亦有之。蓋彼以不能自必升天，故朝乾夕惕，不敢懈怠，此大聖之所以成其德也。惟畏懼之情，僅可作吾儕之引針。夫引針之用，不過度線，線既度，無所用之。吾儕畏

懼之情，不過以生愛德，愛德既生，畏懼亦無所用矣。又畏懼之情有二，其一爲奴隸之畏懼，不畏得罪，惟畏刑責，宜擯棄之。其一爲兒女之畏懼，雖畏刑責，更畏獲罪於其親，此乃可貴，而亦爲聖賢所同具。

三、汗血由於愛主情深。○基利斯督愛其聖父之情，無可比擬。聖父欲其流血，彼乃不待刑役動手，而先自流之。無異蠟樹，汁既充裕，不待剖而先自溢出，其汁之佳，逾於剖而出者。故基利斯督，此時之汗血，似更悅樂聖父之心也。又每有聖人因愛主情深，解衣開懷，以散其熱者。基利斯督不特解衣開懷，甚且脈絡沸騰，而使毛孔盡啟，汗血於以奔流，其心中愛主之情，爲何如也。無異烈火炙玫瑰，而香液外出。巨焰灼頑石，而清水以流也。且經云，「其汗若血滴，流注至地。」曰流注，曰至地，則知其汨汨而出，大流而特流矣。夫果何爲而若此哉，蓋以灌溉新樹之聖教也，亦以滋養吾人之靈魂也。

四、汗血爲人罪重大之象。○基利斯督降生於世，爲救贖人類，是卽將吾人所犯之罪，躬自肩負，而代爲滌除之也。今試觀吾人之罪，旣壓之，倒伏於地，又壓之，汗血迸流，其重大何如哉。夫吾主祈禱之地，名爲熱色瑪尼，譯言榨架也。今於此流汗血，誠有如葡萄晶球，入榨架而壓出佳釀，得以酌而酣暢人靈矣。問誰爲壓之，吾人之罪耳。壓之而使汗血流注至地，則吾人罪之重大可知矣。再觀吾人之罪，穢惡何如。亞當終身汗流浹面，不足洗其一人之罪惡。洪水氾濫天下，不足洗滌當世之愆尤。惟天主聖子無價之寶血，始足以洗滌之，而消除之，可知其穢惡之甚，無物可擬矣。夫罪之重大旣如彼，罪之穢惡又如此，吾儕不知畏避，抑又何也。至基利斯督於汗血迸流之際，已覺痛苦難堪。若非天主全能保持之，早已喪失其生命矣。徒以聖父之義怒未息，未可此時卽

死耳。且聖父不特不允其卽死，更曰視十架，飭其趨赴其上。蓋以木而敗北者，亦須於木而得勝也。至此，則其法制已遵，而其義怒以息。至此，則基利斯督之聖血傾注無遺，而吾人之罪垢滌除盡淨。然而厄日基亞先知云，念肆十二噫，其勤勞已多，而茲積鏽未去也。○是謂基利斯督雖爲人勤勞如此，然仍有多人不自悔改，未能去其罪垢也，可不惜哉。

○此乃先知之言，謂如德亞人，雖遇災害，爲敵所俘，乃仍不自悔，以改其行。亦指基利斯督，雖流盡血汗，而日路撒稜怙惡不悛，使所流之血汗，無甚裨益，卒被諦篤圍攻，城陷而國滅。

第五章 論茹答斯率眾至園

引言

聖咏二十一篇、於吾主之苦難、言之最爲詳盡。聖熱羅尼摩題此聖咏曰晨鹿、蓋以吾主黃夜被執、晨曉卽爲瘵犬所吠所齧耳。聖咏云、念五十七羣犬環繞我兮、是謂惡眾設計以謀我也。至不稱吾主爲鹿、而稱爲鹿者、蓋鹿牝鹿也、其性較弱、以表基利斯督之人性也。蓋吾主受難、惟以人性受之、而與主性無干、故曰鹿也。至如德亞司教、民長、實如狡譎獵戶、欲得是鹿、預設罟獲於野、然後嗾羣犬逐之。茹答斯爲羣犬之冠、嗅力勝於他犬、能知基利斯督足跡所經之處、而跟踵之。基利斯督亦自甘投於罟獲、而不之避、故躡獲亦易。今試觀惡黨之狩獵何如、及基利斯督之待追躡者何如。

壹 末次警醒宗徒。乃復至其徒而語之曰，爾輩寐歇，

定期已至，人子當付於罪人手。

瑪念陸四五

一、此時宗徒情景。○吾主耶穌知茹答斯及其所率之人將至。乃復喚醒宗徒，而語之曰。汝等已睡息矣，定期已至，人子將付於罪人手。其意若謂，我嘗告爾，誘惑將至，患難將臨，宜醒寤而祈禱，以共禦險惡之風波。爾等垂頭而睡，河漢我言。今試觀明火執仗者來矣，人聲鼎沸，爾等尙欲寐耶。夫宗徒在園中，再三被責，而不醒覺，實爲罪人之小影。人當犯罪時，一若深入黑甜之鄉，雖告之以犯罪之醜惡，主怒之可畏，審判之威嚴，地獄之痛苦，竟充耳弗聞，熟寐罔覺。及死期既至，危難臨頭，始覺一生蹉跎，瞻顧徬徨，岐途躑躅，無所適從。欲行善工，而時不我與。欲解罪過，而迫不及待。此時良心受刺，若坐針氈，憂懼之情，非言能

宣。天主亦將謂之曰、汝其寐哉、快心樂事、今何在哉。疾病、死亡、魔鬼、地獄、來逼汝矣、汝尙欲寐耶。格言篇云、亞廿四至廿六蓋我嘗呼爾、爾勿我聽。我嘗伸我手、而無有顧之者。忽我諸謀、輕我譴責。在爾死時、我將笑爾。及爾所懼者臨爾、我將戲誚爾也。○此撒落滿代天主對罪人而言者也。惟偕基利斯督同寤於今日、乃爲福人。死期迫臨、仍安閒自適、蓋已有備而無患也。

○此處指違背天主聖召而言。天主聖召、有內有外。在外者、卽聖經之教訓、明人之宣講、師友之勸導等是。在內者、卽天主寵佑、如明悟之光照、愛欲之感動、靈危之驚覺、修途之歡羨等是。惟聖召不奪人之自由、不過誘勸之耳。從違由人自主。所謂伸手、其意甚富。有援救之意、謂拔之於罪惡黑暗之中、而置之於聖寵光明之地也。有規畫之意、謂示以當行之事、而使其妥救已靈也。有指引之意、謂指其出地獄之路、而上天堂之路也。有禁阻之意、謂戒人於惡也。有指揮之意、謂促人於善也。又、伸手亦有授人之意、如人授物於人、而伸其手、亦

有示愛之意，如人欲抱其子，而伸其手。凡此皆格言篇所駭之意也。至云笑爾戲爾，因在世時，天主警告惡人視爲笑柄。臨終時，惡人煩惱，天主亦將視爲笑柄。天主之戲笑，卽天主之重罰也。非天主戲笑人之痛苦，乃天主罰惡人，見其所施公義，適得其當也。

貳 與徒出迎仇敵，起偕予出迎，付予者已近。

瑪念陸四六

此時基利斯督頓形勇毅，率徒出迎，毫無畏懼，蓋祈禱之效也。

一、出迎以反亞當所爲。○亞當獲罪之後，主呼其名，不出迎迓，而反匿避。羅伯多云，「亞當不回云，我乃在此，是其犯命之後，其身既匿，而其心亦不在主前矣。亦不欲應主召，趨赴其前矣。」又云，「此畏懼之情，實在可惡。不自悔己罪，而僅畏主罰，此亞當之所以尤重其罪也。」基利斯督思所以補之，故挺身出迓，以反其所爲。又以訓吾儕，凡爲教友者，若不幸而罹於罪愆，勿自隱諱，而恥於告解。當自認己罪，以求赦宥，則亦可挽回天主之譴責，而息其怒也。

二、出迎以示勇於赴難。○基利斯督既具人性，亦具天主性，二者並立，時顯其形跡於外。故山園中，既顯其畏懼恐怖之情，復顯其鎮定安閒之態。若不顯其畏懼恐怖之情，則將謂其受難而無痛苦，人性不昭。若不顯其鎮定安閒之態，則將謂其受難由於被逼，主性以晦。夫是二者，俱有碍於救世之功，及吾人之信德者也。故吾主時而如羔羊，畏豺狼之嚙噬，穀竦恐懼。時而如猛獅，爲百獸所驚駭，勇武沉毅。試觀其在山園中，祈禱三次，怖怯憂鬱，甚至汗血迸流，非弱如羔羊乎。再觀其敵至出迎，不稍迴避，惡人雖衆，而了不之畏，非勇如猛獅乎。昔者，吾主嘗爲民所愛戴，而避匿焉，因民欲舉之爲王也。今者，爲仇所搜索，而出迎焉，因惡衆將置之於死地也。夫王則避之，死則迎之。吾主乎，汝何不近人情若此耶。曰，非也，爲救汝靈魂耳。爲救汝靈魂，死不足恤，爲救汝靈魂，

王不足重。吾主乎，汝何愛我之深也。吾主乎，我將何以報汝也。
三、出迎以示預備就死。○吾主見捕者已至，死期將臨，毫不驚懼，出而迎之。蓋已祈禱於聖父，見慰於天神，死已預知，亦已預備，故無所恐懼也。吾人亦有死之一日，然苟籌備於先，不至倉惶於後。苟未先自籌備，一旦死至，詎能從容以相迎乎。譬如禦敵，掘壕築臺，架炮以守之，則敵至無虞，從容以應。若其不然，則一旦敵人猝至，必驚惶無措，棄甲拋戈，奔潰逃匿。故吾儕宜常寤禱以自備，時行善工以自守，則死至無恐，而亦安然以迎之。路加聖經云，拾貳·三七 福哉斯僕，主降臨時，見其醒寤也。○是爲善備死者言也。勇士撒末傷酣睡，其妻乘隙刺其髮，醒後無縛鷄之力，遂爲敵所困。若撒末傷不寐，奸婦何由刺其髮，而被敵乘其後也，是爲不善備死之象。若吾人而能警備，死亦何所畏哉。

○上文謂汝宜束腰持燈。束腰者，謂克除偏私也。持燈者，謂具信德與愛德也。又曰，汝宜似僕之守候其主，自迎娶歸也。是謂宜一心一意，仰望基利斯督，候其駕臨，即備種種功德，以待死日之至。如此則大得天主歡心。如僕爲其主人防守，雖至深夜，亦不睡覺，其主勞之，欸以盛筵。將來天主亦然，賜以天堂永福，親爲慰勞，故云福哉。

叁 茹答斯率眾入園。言未畢，茹答斯十二徒之一，引

兵卒，暨司教使者，皆持燈炬兵器來。

瑪念陸四七

一、眾捕耶穌如盜。○當時往捕耶穌者，據聖經所載，若拾捌三有兵一隊。

○人數既眾，流品亦雜，皆手執利器，高擎火把，如追捕巨盜。夫基利斯督時在殿中講道，常爲病人治疾，其慈祥愷悌之容，夫誰不喜觀。其忠厚溫良之語，夫誰不樂聞。今乃以巨盜視之，明火執杖，夤夜捕之，何也。蓋欲毀其名譽，使人目之爲兇惡無賴耳。噫，惡眾之狠心，有如此哉。吾主謂之曰，爾輩操劍持干，出捕予，如捕賊然。是言我非盜也，我自

甘心赴死，無庸如此興兵動衆，如臨巨敵也。基利斯督其時仍從容鎮靜，不減其昔日在堂瞻禮之氣象。可見其神志凝靜，沉毅不屈，非兵威之所能劫也。聖咏念壹，十三，十七謂：「群犬環繞之，肥犢野牛圍困之。」胥吏及茹答斯，其犬也。兵士，其犢也。司教民長，其牛也。今皆環吾主而圍之矣。聖咏伯拾柒，十二又云：「蜜蜂圍繞我也。」蜜蜂，指茹答斯也。蓋因其言甘如蜂蜜，其心毒若蜂螫也。於此可見惡黨之侮辱耶穌，兇暴異常。至兵士乃羅瑪總王所遣，所以守土者也。乃舍其職，而聽惡黨之指使，以捕吾主，是爲利誘而勢驅耳。可見此等下賤，惟利是圖，惟勢是趨。無情無義，無是無非，但視有利於己者，奉之惟謹，卽爲魔鬼効力而亦不辭。噫，可嘆也。然而此等下賤，世豈少哉。

○一隊者，一營也。或曰，一旅。按羅瑪兵制，三百名爲一營，六百名爲一團。時羅瑪常駐兵於

如德亞以防其反。遇大瞻禮日，都統撥兵至聖殿，任司教首調遣，以維持秩序。故教首得遣其兵，以捕基利斯督。

二、司教過慮。○司教及民長等，意謂基利斯督神通廣大，屢經脫逸，非機警敏捷，耳目眾多，不足以得之，故擬躬親往捕。又恐眾人素聞耶穌訓諭，昔者屢次遣使擒捉，而皆畏蕙却步，莫敢誰何，故欲躬親其事，以壯眾人之胆量。又以基利斯督屢顯靈跡，疑其膂力過人，非赳赳武夫，不足以敵之。故遣兵士衙役等，結隊以往。然而其愚，真不可及，其計可笑，亦可恥也。使基利斯督僅爲人而已也，則此時從者，不過十一門徒耳，執之毋須如此其眾。况其行走於道路，講道於聖殿，日與相遇，豈無可乘之機，而必事於夤夜，使基利斯督不僅爲人而已也，則其能力有非人力之所能敵。彼以一言而使死者復生，豈不能以一言，使生者卽

死，雖衆何所用之。須知基利斯督此時，受難之期已至，正待捕於園中，以肇始救世之功也。以少數之人足矣，何必顧慮，而以干戈相加也。若其時猶未至，雖在日光天之下，殿堂街衢之中，彼嘗飄然長往，脫然而去，莫得而擒之，而謂數百兵士可恃哉。

肆 茹答斯爲惡衆向導。茹答斯十二徒之一，引兵卒。

路念貳·四七

此時茹答斯，不但爲盜賊，且作奸細，而爲惡黨之首，以捕耶穌。茹答斯，一名夷思加利惡得，乃厄拂拉英族人。

一、惡徒負恩。○茹答斯昔爲耶穌宗徒，何等榮寵。今爲惡衆向導，率領一般狐羣狗黨，來捕其師，何等負義辜恩。試觀其率衆前行，手指揮而口告戒，腆然爲虎作倀，而恬不知愧，曾不思數個鐘前，曾爲吾主之上

賓也。夫佳釀作醋，其味尤酸，善者變惡，其行尤下。故凡入修途而忽然下墮者，爲非作歹，必較凡人而倍之。甚至背棄真教，投入異端，倒行逆施，無所不至。衰爾齊者，隱修士也。與回教亞各拉朋比爲奸。羅得祿者，司鐸兼修士也。作聖經之賊，而創辦駁教。凡此皆茹答斯之徒也。二、吾主任徒背己。○茹答斯以十二徒之一，不獨負責賣其師，且爲向導，率眾擒之。吾主不之禁阻，任其所爲。蓋人有自主之權，善惡由其自擇，無所強迫。况茹答斯素性貪婪，存心不正，司會計而時入私囊，嫉善工而假託惜財。吾主時加訓責，不知反躬悔改，以致愈趨愈下，貪很鬻師，而甘爲惡人向導，蓋有漸也。是亦財迷其心耳。吾主之不之禁阻也，藉以昭其無辜，以爲吾人信德之助力。蓋茹答斯乃十二宗徒之一，三載親炙，與主出入相偕，朝夕聆訓。吾主如有遺行，此時必爲訐發，無須惡

衆勞神，憑虛構結，以爲佐証。今乃毫無訐發，訴於惡衆之前，則益知吾主之清白無辜矣。故吾主亦任其所爲，而不之禁阻。

伍 茹答斯告衆接吻。茹答斯授惡衆以暗號，告之曰，

我與接吻者，卽是其人。

瑪念陸四八

一、授以暗號之故。○據傳基利斯督貌似次亞各伯，致命聖人依納爵致聖若望書中，嘗言及之。茹答斯恐惡衆誤認，故授之以暗號。或者羅馬兵卒，素不認識耶穌，時又昏夜，難以辨認，故約以暗號曰：「我與接吻者卽是。」○欲使認明正身，不致誤捕他人也。至接吻之禮，乃當時如德亞通行之禮。凡親友相見則行之，以示相敬相愛之意。故吾主嘗責西滿曰，路柒四五「汝未與我接吻。」○此禮至今歐美諸國，亦習行之。

○茹答斯與耶穌行禮後，兵役等仍站立在後，毫無舉動。蓋耶穌欲示己之被捕，非由叛徒

之獯計，實出於甘心自願。故運用神力，暗止兵衆，使不敢前來。○此處基利斯督，有責備主人西滿之意。蓋既請其赴宴，宜以賓主之禮相見而吻其面。不行是禮，而反責瑪達肋納之吻其足。故吾主云，汝未與我接吻。是言彼吻我足，適以代汝之吻我面也。

二、接吻奧義。○基利斯督將爲人釘死，而與惡徒行接吻禮，適以表天主將與人親睦也。夫朋友相見，則行接吻，以示親睦。今天主亦將與人親睦，言歸於好，故亦以此禮爲之朕兆。此雖非茹答斯命意之所在，而實爲天主上智所默引。故聖歌聖一曰：「其口與我接吻兮。」○卽指此也。吾主嘗以此默示彼利日大，謂茹答斯身材矮小，當行接吻禮時，吾主俯躬而謙就之。今天主與世人親睦，亦須降尊斂威，而猥自枉屈也。

○聖歌接吻云云，有天主默授人以上智之意。聖多瑪聖師謂上智，不獨開人明悟，亦且熾人愛欲，使覺天主之道理，如一種有味之學問，可愛可賞。又曰，接吻者，乃人類與天主互相接近之意，其接近之事跡，最大而最顯者，莫如遣聖子降生，以天主結合人性。遣聖神降臨，以充滿衆人之心，而使行天主之事。

三、茹答斯飾非行詐。○茹答斯欲掩其負賣吾主之事，偏行此親睦相善之禮，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經云：「狼質而羊皮。」其心之險，亦云極矣。吾人犯罪，亦每事掩飾，甚至矯揉造作，以求人譽，是茹答斯之流亞也。又犯罪後，例行告解，乃有行告解而不據實直陳，或直陳而心無悔改，徒以聖事爲循例之禮儀。或以聖事爲熱心之粉黛，敷衍將事，是亦如茹答斯之與吾主接吻也。恐非所以解其罪，而適以增其罪耳。

陸 茹答斯曉衆捕執，我與接吻者卽是，謹捕押送。

谷拾肆·四四

茹答斯計拙。○茹答斯見如德亞人，屢欲執耶穌而不得，或於人叢中飄然長往，或於聖堂內隱然外走，而若輩竟不之見。恐此次亦將如是，則所約之銀錢，或不能妥手可得。故出此一不罷，二不休之計謀，切囑

惡黨，慎防脫走，曰：「捕之，謹謹解送。」然而茹答斯弄巧成拙，夫其所恐者，主若逸走，三十銀錢，不將脫空乎。而不料此作孽錢，竟爲旅客攻地之代價也。再者，茹答斯之叮嚀，亦自爲計耳。恐吾主走失之後，將受主之責罰也。吁，愚哉，茹答斯也。使吾主而脫走，汝可望其赦宥汝罪，不致投環而自盡也。乃竟昏瞶若是，不思自返，反切囑緊縛乃主。主手被縛，尙能伸手施惠於汝乎。汝心之毒，汝心之迷，至於此極，汝罪之罰，豈能幸免乎。喪失汝靈，自貽伊戚，所謂設計陷人者，正所以自陷也。於主何干。至於基利斯督，本甘心受死，繫之亦往，不繫之亦往。慎防之不逸，不慎防之亦不逸，汝毋操心爲也。至吾儕信友，旣獲聖寵之後，亦當繫維耶穌於心中，拳拳服膺，而不之或釋。夫惡人之繫縛耶穌，欲致其死也。吾人之繫維耶穌，欲其住於吾心內也。惡人之繫耶穌以繩索，吾儕

之繫耶穌以愛情。吾儕既得聖寵，而居吾主於吾心焉，亦當慎防之，而勿使走失。聖歌云，卷四「我既覓獲我心所愛者，我將繫之而不釋焉。」
○是爲善靈愛主之語，與茹答斯之語，言同而意不同。

○凡在聖教而有活潑之信德者，所謂覓獲耶穌而繫之者也。蓋必愛之深，乃有不忍釋之之情景。或曰，聖母於堂中尋獲耶穌後，常與之偕，至死不離。聖歌之意，蓋亦指此云。

柒 茹答斯行偽禮之言。前迎耶穌行禮云，亞物臘彼。

瑪念陸·四八

有謂，茹答斯此時先行數步，詐爲自別處來，非與惡黨同行者。

一、亞物之義。○亞物乃如德亞語，譯言恭賀，亦卽請安之意。昔天神來報聖母將生耶穌，亦以此語祝之。夫茹答斯欲執耶穌以交付於罪人手，乃啟口曰，「恭賀。」豈賀之歟，蓋戲之也。可見惡人，心毒如砒，言甘如蜜。雖心懷不良，亦每以善言飭人也。世人往往喜聽譽言，何哉。夫奸

詐之徒，每好譽人於面前，而毀人於背後。忠良之士，則好直言而不諱。吾人與人交際，不可不察也。茹答斯素性狡獪，司會計而別具私囊，嫉善行而托名施捨。今其末次見耶穌，猶假惺惺作恭賀請安之語，殊覺可惡。然吾主全知，已知其將來結果，故晚餐時曰：「禍哉斯人，不如弗生。」今豈不知其此時之用意，而洞燭其奸哉。故直揭其詐曰：「茹答斯汝以接吻付人子耶。」路念貳四八又聖師譯亞物之字句，謂卽厄襪名字倒置之西文也。AVE EVA夫厄襪首嘗命果，爲人類敗壞之所由生。今基利斯督將釘於十架，爲人類救贖之所自始，是卽反厄襪之所爲，而復還其所失之靈命也。然則茹答斯口稱曰：「亞物亦正天主默教之也。」二臘彼之義。○臘彼譯言師也。吾主曰：「汝曹勿稱人爲師，爲人師者，惟一天主而已。」夫基利斯督雖爲真人，亦係天主，則普世之宗師也。

茹答斯既執弟子之禮，稱之爲師，固也。然而當師其言，師其行，趨亦趨，步亦步。而乃與奸黨爲伍，臨以刀劍，如捕盜賊者然，是以仇敵視之也。何師之有。嘗思茹答斯之於吾主，三年親炙，沐其恩，受其教，固儼然師弟也。今乃倒戈相向，率衆捕之。吾主本當斥之曰：非吾徒也。鳴鼓而攻之可也。乃吾主慈善爲懷，一聞茹答斯呼師之語，若利刃之刺心，其傷痛有不可言喻者。於主答復之言可知矣。原茹答斯之所以至此者，因不自克其貪財之心，故愈趨愈下，以至鬻其師耳。嗚呼，貪財之心，可不戒哉。

捌 吾主應茹答斯之語。耶穌謂之曰：友，至此爲何。

瑪念陸·五十

一、呼友以動茹答斯悔過之心。○茹答斯辜恩負義，率衆擒師。吾主迎

而呼之曰、友、
○欲使其憶及昔日之交誼、而動悔過之情也。其意若曰、爾與我共處有年、我固視爾爲友也、爾乃若此乎。聖咏
亦嘗代吾主言於茹答斯、爾爲我同心之人、我之領袖、我之知己、且與我同席者云云、
○爾乃負心若此耶。基利斯督此時此言、冀以動其悔改之心也。然而其心如頑石、堅不可化。蓋已爲貪慾所蔽、魔鬼所據、故雖呼之以友、軟語柔情、漠然無所動於其衷。嗚呼、茹答斯乎、吾主呼汝爲友、汝反以吾主爲仇乎。汝真狼子野心、不可救藥者也。

○基利斯督之言、若曰、茹答斯歟、汝旣爲惡黨之向導、是與我爲仇也、又何必行此接吻之禮、有若與我爲友哉。旣欲與我爲友、則不當率惡衆以來捕予也。○聖咏之言、聖師解之曰、謂指茹答斯而言也。若曰、汝叛逆我耶、汝乃我最親愛之人也、我所視爲心腹者也。常式飲式食、與我同席者也。所謂同食美饌、指聖體而言。茹答斯於飯廳中、嘗與諸宗徒同領聖體。昔瑪爾定屬下、有一修士、屢屢毀誣聖人。聖人大度含容、不與計較、旁人皆抱不平。聖人云、

耶穌基利斯督，猶忍茹答斯之奸詐，予反不能忍勃利細之謗誣乎。勃利細者，卽前言之修士。勃利細聞而悔改，卒爲善士，而接瑪爾定爲主教。

二、呼友、見吾主慈善之德。○茹答斯以禍心而來，行其僞敬之禮，以吾主全知，豈不知其奸詐。以吾主全能，豈不能降以重罰。或降火以焚之，或裂地以坑之，事甚易易。在昔古教時，此等懲創，已不少概見。今乃不然，對其叛徒，而仍藹然可親，呼之曰友，豈非慈善之至乎。是訓吾人，與人交際，總以和愛爲先，卽係惡人，亦不必當衆呵斥也。吾主乎，汝真慈善無比者。以仇爾者而呼之爲友，若爲爾友者，更將如何呼之也。主在世時，尙且如此善遇負賣之徒，今在天國，將如何厚待其忠信之友乎。

第六章 論基利斯督一言眾皆仰倒

引言

吾人若尋繹基利斯督之一生事跡，則見其中多有可爲基利斯督人性之証，亦都有可爲基利斯督主性之據。故其真爲天主，真爲人，已無疑問。上既言之屢矣。惟此係信德要端，探求不厭其詳，故再將其生平事跡，一爲瀏覽之。吾主之生也，經云：「如俗之幼子者同。」然天神降現，告諭牧童，是非尋常幼子也。投宿無寓，而誕臥馬槽，似一窶人子耳。然異星高照，三王來朝，明其爲天上大君矣。抱獻主堂，悉遵教例，以示其與常人無異。然聖西默盎得聖神默示，讚頌其爲救世者，以顯其爲天主也。至於河濱受洗，無異罪人，而赫赫綸音，聖父呼之爲愛子。嚴齋四旬，魔誘三次，無異凡人。而天神進膳，奉侍惟謹，明明天主矣。療病不

用藥餌起死但憑一言。風浪聽其命，立卽平息，菓樹被其咒，頓時枯萎。法利色俄懷恨殊深，欲陷之於差謬，不得衆庶沐恩溥博，稱其盛德不置，皆其爲天主之証也。若夫長途疲乏，坐息井旁，過關則循例納稅，航海則倦而思眠，此其爲人之証也。受難期至，而憂懼恐怖，明具人性。一言是我，而衆皆仰倒，顯有主能。其在架上，左盜譏之，但見其爲人也。右盜揚之，已信其爲天主矣。釘於架上，死與盜同，顯其爲人也。萬物示悲，天昏地震，又明其爲天主矣。故吾主一生，所以示其爲真天主而亦爲真人者，其跡甚多，不勝枚舉。吾儕試悉心考察之，則信德有所依據，而降生之奧義，亦畧知其大概矣。今也，捕者在前，試觀基利斯督將如何出迎之也。

壹 耶穌出迎惡衆。耶穌知諸難將至，乃前往迓衆，曰，

覓誰。

若捨捌四

茹德斯雖約以暗號而行接吻之禮，然惡衆仍瞠目直視，不認識誰爲耶穌。聖基所云，此蓋吾主蒙蔽其目耳。昔日時相覲面，今日又有指授之者，當前不之認識，可見吾主之能力，爲何如矣。

一、出迎以示內心無愧。○凡人心無愧怍，則不畏胥吏之追捕。以其所事，大公無私，皆可質之神人，何畏懼公庭爲哉。今夫基利斯督所言所行，無非爲天主之光榮，及世人之裨益。於古教規例，及羅瑪法令，絕無絲毫抵觸。故坦然出迎，以示無辜，而無所畏避。

二、出迎以使門徒得逸。○吾主嘗謂善牧者，爲羊前導，爲羊失命。此蓋教訓在上者，當保護其下屬，至不得已時，卽赴湯蹈火，亦不自恤。今惡黨衆多，洶湧而至，吾主恐人多手雜，昏夜莫辨，或致誤捕門徒，施以毒

手，故挺身而出，躬自迎之。與惡黨酌答之間，使門徒得乘間而逸。蓋前者以言訓人，今更以身作則，所以表示爲上者，應盡其保護之職也。昔聖多默主教，自甘被刺，而囑勿害其所屬修士，可謂善從耶穌聖訓，而善師其聖表者矣。

○多默係英國更多勃利主教，英王訂新律，不利於聖教，多默竭力抗之，王恨之刺骨，欲得而甘心焉。時有嬖倖之臣，逢君之惡，矯旨到堂，適值晚課時，修士皆在堂誦經，見而懼，閉門拒之。多默前行，啟門謂仇衆云，汝曹所欲捕者在此，慎勿加害於我所屬者，言畢遇害。

三、出迎以示定時已至。○惡衆欲執吾主者屢矣，而志未得逞，因時未至也。蓋吾主榮主救靈之志尙未滿，布道設教之功尙未全，如德亞人之惡孽，猶未貫盈，故吾主暫避他方，未之許也。今諸事已畢，所謂如德亞人之時，卽魔鬼顯能之時，亦卽吾主自定之時已至，故吾主出迓就擒，不復隱匿矣。蓋或隱或現，各有其時。可見吾主之被捕，非由惡人狡

計之所致，實因吾主受難之期已至耳。昔保祿宗徒亦嘗如是，在達瑪索城，匿於筐中，縋城而出。宗政廿五○蓋此時，正宣揚耶穌聖名，傳布聖教正道，授命之時，尙未至也，故暫避其鋒。迨教已傳徧，功業漸進，教化已行，知天主聖意已至，卽捐軀致命，而不復圖遁。宗貳拾伯多祿當赧勞總王搜捕之時，因眾力勸，脫身而逃。迨遇基利斯督顯示於途，謂往羅馬，欲再被釘於架上，乃知授命之時已至，復入城，束身以待。聖濟彼良亦然，始則匿避其身，以激勵信眾。旣則甘冒斧鉞，爲主捐軀，毫無懼怯。此皆行藏有時，效吾主之聖表者也。

○如德亞人謀捕殺保祿，固閉城門，使不得逸，保祿遂乘夜縋城而遁。及後離別厄弗蘇教友時，明言不復相見。蓋知大難將臨，預備捐軀。教友聞之，共相揮淚，哭送登舟，表示永訣。後保祿於宣講福音時，對眾述其回頭信仰基利斯督之歷史，至天主遣之宣傳福音於普世等語時，如德亞人亂聲喊殺，卽被拘去。

貳 惡衆仰倒。惡衆答之曰。耶穌納匝肋諾。耶穌曰。是

予。是予二字。甫出主口。悉皆仰倒。

若拾捌·五至六

一、惡衆仰倒。爲吾主全能之証。○惡衆聞吾主。是予之言。悉皆仰倒。○蓋吾主具有全能。欲若曹覺悟其非。而及早回頭也。主未一舉手。僅發一言。而衆皆仰倒。自古迄今。無此奇事。可知是予二字。有若何能力。出於主口。入於衆耳。猶如迅雷。不及掩耳。要知是予一語。乃全能天主之聖名也。主嘗自謂曰。予是自有也。即謂主爲自有之予。亦即自立之予。萬物因主而立。非主。不能自立。今物不能自立者。對所恃以立者之前。一聞其聲。能不驚倒乎。且天主之言。即天主之行也。萬物一命。卽有。曰天。而天卽有。曰地。而地卽有。今日是予。是謂予卽萬能之主。欲使汝曹傾覆。一言已足。毋須一舉手之勞也。故一言甫出。惡衆應聲

而倒，無一能挺立者。觀其倒也，皆向後仰倒，而非向前伏倒者。可見其倒也，實由吾主迎面一聲之力，而非由他力從後推之而然也。蓋是聲也，誠摧折則德祿大樹之聲也。咏念捌五昔撒末傷以死驢之牙牀，擊斃斐里斯丁一千餘人。士拾伍撒末茄爾持耕田之犁鏵，擊斃斐里斯丁六百餘人。士叁斯二人之膂力過人，可謂罕見，說者謂卽今日耶穌之小影也。然二人之事，究係人力所能，且有器械之助。耶穌之事，則非人力所能，而爲其具有全能之証也。以耶穌而具有全能，足證其爲天主也，無疑。

○此時，茹答斯亦在倒者之中，因與吾主接吻後，卽抽身立在惡黨中，不與宗徒同列，蓋懼吾主之譴責也。其良心已自不安，故不敢與善人偕。○撒末傷因斐里斯丁人殺其妻，及其岳父，誓爲報仇，乃覓斐里斯丁人戮之甚夥。斐里斯丁人怒，與師問罪。如德亞人懼，遣使問與師之故。對云，欲擒撒末傷耳。如德亞人，乃約衆卒，造撒末傷所居之山洞，而謂之曰，吾儕

之來，非爲殺汝，不過因斐里斯丁人來犯，欲縛汝付之，以救國難耳。撒末傷任縛而至斐里斯丁，斐里斯丁人見之喜甚，大聲歡呼。撒末傷盡力一掙，如摧枯拉朽，其縛自解。乃取路旁死驢牙牀，擊斃斐里斯丁人千餘，而徜徉自得，歌謳於途。③撒末茄爾爲如德亞第三士師，在位不過數月。彼於耕田時，敵人適至，手無寸鐵，乃取農器，充當兵器，而擊敗之。

二、惡衆仰倒，証吾主自甘受縛。○吾主欲示已之受縛，非因仇黨人衆而不能抵抗，亦非因仇計周密而不能脫逃，故於就縛之前，行此奇跡，使衆皆僵臥而不能動彈。主若謂之曰：汝曹以人衆爲可恃耶，以狡計爲獲售耶。我實語爾，我非力不能敵，智不能防，我蓋甘心受縛耳。予惟一言，而汝曹已仆，此其証也。○汝曹及汝曹之子孫其識之。蓋夫世人往往弱不敵強，寡不敵衆，因而遇害者有之。或未先事預防，悞中奸計者有之，而基利斯督則不然。經云：「耶穌知諸事將臨，乃出迎迓。」又曰：「是子。」則見其可以敵而不敵，可以防而不防，可以避而不避。非

証其甘心受難，甘心受縛而何。古經謂，有雄獅出自如達後裔，張目而睡，不畏強敵，其卽耶穌此時之預象乎。惟吾主將顯其羔羊之馴良，而先顯此猛獅之勇武，果何爲也。曰，以示其仁慈可愛，而威嚴亦甚可畏也。故劍未出鞘，矢猶在弦，僅發一言，而衆皆披靡，使若見其舉兵相加，更當何如。旣而耶穌命倒者起立，復問覓誰。夫使吾主而不甘受縛，不特於惡衆未至之前，可以翻然而走，卽於惡衆僵臥之時，亦可飄然遠颺，乃與之周旋，與之應答，命其起立，一再自陳。噫，何吾主之慈善若此，甘死若此。至於惡衆相見而不識其人，與語而不知爲誰，故起立後，不卽舉手拘捕，須待吾主再問。然再問之，而再答之如初，不曰覓汝，而曰：「耶穌納匝肋諾。」噫，有目無珠之輩，雖覲面而不識，卽告之而依然憤憤，可見其智之不足恃矣。若當時非義德之日，照臨若曹，雖茹答斯

接吻，授以暗號，司教僕從等燈炬煌煌，終不能辨認耶穌也。依撒亞先知云。伍叁七彼自獻者，果其自願耳。肆陸此之謂也。列王紀肆陸載

西里亞王，遣謀緝捕厄利叟，遇諸途，與之語，且被引至撒瑪利亞境，而猶不知其卽厄利叟也。惟厄利叟以求主顯能，得蒙捕者之目，基利斯督則自以其能蒙如德亞人之目，是後事較前事，尤勝一籌矣。

○是子二字，惡人聞之而驚，善人聞之則慰。故基利斯督亦嘗謂宗徒曰：是子，勿驚，此蓋謂子乃爾之慈父也，好友也，恩師也，善牧也，善人聞之，能不安乎。此處言是子，是謂子乃天地之主宰，操生殺之權能，執萬民之公案，秉賞罰之權衡，今汝作惡，罰將至矣。惡人聞之，能不驚駭。○先知嘗言基利斯督之受苦，如羔羊之就剪，不聞其鳴聲。基利斯督受吐污之辱，鞭笞之刑，茨冠之虐，鐵釘之創，從不一發嗟嘆之聲，抵抗之象，蓋其犧牲已身，出於自願，非由於強迫也。○西里亞王之密計，爲厄利叟所破，啣之刺骨，遣兵捕之。先知求主，矇蔽捕者之目，使者與其語，而不知爲先知也。過達達英城，亦不識爲何城也。卒被引至撒瑪利亞城，先知始求主開明其目，飲之食之，而遣之歸。

三、惡眾仰倒，以預示聖教之鞏固。○當時協謀擒捉耶穌者，如德亞司教、法利色俄黨人、暨羅瑪將卒是也。夫司教者，是表如德亞古教派人。法利色俄代表異端諸人。羅瑪將卒，代表外教諸人。吾主欲示其將來所立之教，堅定不移，凡與之爲敵者，皆將傾頽而不能自存。故於就捕之前，一顯其所具神能，使仇倒却而傾跌。夫如德亞人、異端教徒、及外教眾人，豈非更相迭起，協力以攻我聖教乎。然而古教士民，蕩析離居，邦國傾頽。異端繼起，鼓簧一時，亦不旋踵而述亡聲絕，形影不留。至暴君虐吏，固皆勢盛氣焰，必欲滅聖教而後快，而今安在哉。惟吾聖教屹然獨立，所謂磨而不磷，琢而愈瑩者也。蓋天主所樹者，誰得而傾覆之哉。

四、惡眾仰倒，表示公審判之嚴厲。○夫今日吾主所發者，羔羊之微鳴

耳。而如許甲士壯丁，一聞之下，立即仰倒。他日公審判時，所發者，猛獅之怒吼，惡人聞之，尤當若何驚駭也。聖奧斯定云：「今日被人拏問，將受難釘死之人，已如此可駭，將來一旦爲永生永王審判世人之主，更當若之何，吾儕不可不思也。」

叁 耶穌再問惡衆。乃復問之曰：「覓誰？」彼曰：「耶穌納匝」

肋諾。

若拾捌七

一 耶穌再問惡衆，欲啟其悔改之心。○此時耶穌命衆起立，復問之，以爲若輩覩此靈奇，遭此懲創，當明認其爲誰，可冀悔悟。或如瑪達肋納之見耶穌於復活後，呼之曰：「臘彼，吾師。」或如伯多祿之被問，稱之曰：「汝乃活天主子。」或如多默之見耶穌顯現，驚嘆曰：「吾主，吾天主。」乃不謂如德亞人，頑石性成，執迷不悟，倒而復起，仍執前言，曰：「耶穌納匝肋諾。」

是眞怙惡不悛，愍不畏死者也。故其倒也，悉皆仰倒，而無一伏倒者。聖額俄畧云，伏倒於地者，自訟自認，而泣悔其罪者也。仰倒於地者，盲然不見所止，是卽罪人之像也，不欲自認厥非，並無痛悔之心。至吾主於惡眾，可謂情至義盡。旣仆之，復起之，一再問之，柔聲怡容以對之。蓋無非欲動其悔過之心，開其自新之路耳。乃竟漠然不覺，懲罰不足以驚之，柔情不足以動之，所謂冥頑不靈，兇惡無賴者，莫此惡眾若也。然而吾儕，毋僅責人，而忘責己。蓋吾儕犯罪，亦卽自仆於地也。每因天主聖寵之扶掖，而得痛告己罪，是惡人之仆而復起也。然痛告之後，一遇魔誘，仍前失足，時仆時起，覆轍相循，非亦如惡眾之冥頑而不靈乎。又每見人於病重時，深痛切悔，立志從善。一旦病愈之後，仍然故我，甚至爲非作歹，尤甚於前，是亦如德亞人之倒而復起，不稍改變其口者也。

吾儕慎勿效尤。蓋疾病者，天主之警諭也。天主罰人，每必以漸。故對於惡衆，雖仆之於地，不卽命地裂陷，如昔日之罰達打等輩也。蓋天主之於人，如高技之拳師，與其徒相角，不過稍用手術，仆之而已。初不施以毒手，重加壓逼，任其得閒喘息，漸自覺悟。若其徒驕橫不服，侮慢不已，則必有一日不特仆之，而且斃之也。試觀三四十年後，如德亞土地喪失，都城夷滅，人民離散，爲世所不齒，而地獄之永刑，亦不因此而減免，非天主斃之乎。至於吾人，或遇疫荒兵戈等災害，亦當知是天主之薄責，所以警惕吾人，而使悔改者也。若執迷不悟，一味辜恩負德，則恐天主將出其嚴厲之手段，加於吾儕矣。昔厄日多國王法勞，與天主相持甚久。天主屢降災殃，使其猛省，而知悔改。乃該王反覆無常，彌增厥惡。於是遭天主重罰，與其隨從軍士，同淹於紅海之中，全軍覆沒，靡有子

遺。此亦怙惡不悛之前車也。吾儕可不鑑諸。

二、耶穌再問惡眾，以示寬厚。○夫待人接物，須寬猛兼濟，勿爲己甚。此吾主之貽訓也。試思惡眾欲捕吾主而置之死地，是主之仇敵也。以吾主全能，豈不能降天火以燒之，如昔日之燒捕厄利亞者。列肆壹十○豈不能裂地以坑之，如昔日之坑與亞耶爭祭職者。豈不能遣天神以屠之，如昔日之屠厄日多國首產者。今主罰惡之能力，不減於昔，乃竟不然，惟仆倒之而已。又准彼輩起立而復問之。又曰：是子，以答之。嗚呼，吾主待人何其寬厚也。吾儕如遇橫逆之投，卽其人兇惡無賴，薄責之以開其自新之路可也。重創之以伸我報復之心，則不可。目償目，齒償齒，此世人之通例也。懷愛汝仇，善遇恨汝者，此基利斯督之新律也。

○厄利亞降天火以燒緝己之兵卒者，因若輩口稱厄利亞天主之人，語帶譏笑，有鄙薄天

主之意，故罰之以顯揚天主聖名，非爲己報仇計也。

肆 耶穌禁惡眾捕其徒。已曰是予，倘覓予，斯從予者

勿禁任去。

若拾捌八

且欲保存宗徒性命，爲將來傳聖道計。

一、禁惡眾捕其徒，以防誤會。○耶穌禁止惡眾捕執其徒，不欲其徒於此時偕同致命。蓋世人好怪，每喜附會。若與吾主同捕同死，或將誤認救贖之功，其徒亦與有力焉。且將誤認其徒，同爲救世者。故吾主禁阻之，勿與之同受苦難。此雖似爲過慮，然亦或能有之事。試觀宗徒之時，不已有此等愚夫愚婦之言，而謬爭門戶者乎。故聖保祿宗徒，致書於高林諦教友而警責之曰，壹壹十二爾曹中，有自言我屬保祿，我屬亞玻羅，我屬則法，我屬基利斯督。豈保祿曾爲爾曹釘於十字架者乎。抑

豈爾曹因保祿之名，而領聖洗者乎。○是謂救贖我儕者，惟一基利
斯督，非他人也。無妄分列門戶。依撒亞云，陸叁三我已獨踐於酒醱，列
民中無人與我偕者。○是言我一人，足救眾人，我死之功，其價無量，
以償萬世之罪，綽然有餘，故不必他人同死，以作撮土之加，亦不許他
人同死，以生後世之疑。故吾主謂惡眾曰，如覓子，任彼輩逸去可也。
○其意，卽謂滌罪之犧牲，惟我一人充當，他人不適用也，可任彼逍遙
局外。蓋聖父之旨，業已准定，世人之罪，我獨負之，人罪之罰，我獨當之，
贖罪之價，我獨輸之，與他人無與也。

○當時此等門戶之爭，亦不過於少數人中而已。蓋當時有謂保祿乃普世宗徒，聖德極高，
名譽極隆，我爲其弟子，實有榮譽。或謂亞玻羅聰明出衆，才辯過人，爲其弟子，可以自幸。則
法卽伯多祿之別名，有謂伯多祿乃宗徒之長，聖教之基，我被其訓誨而領洗焉，實足以自
豪。如此相詡相傲，各自推尊，故保祿切責之。按伯多祿從未一至高林諦城，諒亦爲避免教

友之分裂耳。至謂我屬基利斯督，此言固善，但不可輕鄙宗徒，蓋宗徒爲基利斯督之代表也。相傳保祿性沉默，不若亞玻羅之活潑，故有以亞玻羅傲保祿及其他傳教之人者。○基利斯督於古經云，我獨自一人出戰，勝敵而返，身帶血痕，如醉酒者，身染葡萄紫汁，蓋無有人助我者也。夫酒醱之稱，在古經已成諺語，用以表極大之壓力，及殺戮者也。

二、禁惡衆捕其徒，以免危機。○吾主欲遵先知之言，若拾捌九爾付予數人，予罔一遺。○故禁止惡黨拘捕，欲令其徒乘間脫走，以免同罹於難，而蹈背師之危機。蓋此時宗徒，未受聖神降臨，信德未堅，神力不足。若被拘捕，恐皆背主而喪心失望，將步茹答斯之後塵也。試觀伯多祿非剛毅最著，愛主最切者乎。一聞使婢之語，已跼蹐不安。被問再三，而再三否認。至於他徒，可以知矣。若加以桎梏，更將如何。故吾主憐彼劣弱，不許惡黨加以縲紲，相將隕越。此以知誘感之過乎人力者，天主必不許加於吾人也。

○按遺字，卽遺失之意。或問遺失何物，曰性命耳，靈魂耳。你指天主聖父，此乃基利斯督向其聖父之言。付子數人，指十一位宗徒，而茹德斯不與焉。蓋茹德斯竊取銀錢，負賣己師，冒領聖體，通仇作線，早爲魔鬼之奴，地獄之子，非聖父付托於聖子，而欲其保存者也。

三、禁惡眾捕其徒，以顯主宰權能。○吾主雖處患難之中，仍不失其宰制萬物之權，故禁止惡黨勿捕其徒，惡黨卽各自斂手，莫敢如何。誠如經云，若伯叁捌十一主謂海曰，汝止此，勿再前進，卽此息爾波浪焉。今

如德亞人，勢若狂海，浪湧波翻，吾主制伏之，使不得更進，曰，任彼逸去。惡眾聞言，莫之敢撓，一如海浪之順服主令，不敢越雷池一步焉。不然，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蓋彼惡眾，以吾主爲惑世之人，目其徒異端者流，志在絕其根株，正期一網打盡。况伯多祿首先劍傷僕人，彼兇惡輩，詎有犯而不校，任其悠然以逝乎。而徒竟脫然逸去，此非吾主禁阻之功而何。可見主威所屆，莫不脅從，亦可見主之能力，無時不昭，而其

所以被捕者，不用其權，不施其力耳。

四、禁惡眾捕其徒，以示保護信眾。○凡人隨從真主而爲其親信者，必得其格外保護。非其默許，亦無有能加之害者。試觀惡眾汹涌，勢如山崩。然聞吾主一言，手足頓如痿痺。不特當時任門徒脫走，且直至聖神降臨，亦無有侵害之者。故伯多祿坐於蓋法衙內，問之者有人，而捕之者，未見其人也。若望與聖母侍立架旁，爲眾人所注目。問曾有窘迫之者乎？曰：無有也。蓋爲天主所親信者，卽爲天主所呵護。旣爲天主所呵護，卽無往不利焉。昔者，達尼厄爾爲天主所呵護，餓獅噤其饞口。三聖童爲天主所呵護，審火失其本能。洛德一家爲天主所呵護，故火燬淫城，直待其出走之後，始兆焚如。義臘厄爾民爲天主所呵護，紅海之水，直迨該民徒行過盡，而後復合。達打及高來之亂，直迨無辜之人，悉數

出帳，地乃分裂而吞陷之。數拾陸廿四故吾儕常當具依恃天主之堅心，不

當作徬徨自餒之狀態。吾主嘗曰：「汝首之髮，悉經計數。」路拾貳七
瑪拾三十○

又曰：「若非主旨，亦不喪一髮於汝首。」路念壹十八○

○天主保護我人，無微不至，不獨吾人之肢體，即吾人之毛髮，亦在其監護之中，而悉數無遺。髮為首上之裝飾品。耶穌為聖教會之首，諸聖及諸聖之功德，似基利斯督之髮，以裝飾其首者也。故吾主珍之、重之、保護之，如人之護其髮然。○脫落一髮，無關切膚之痛，然天主尚欲保存之，況事有大於落髮者，如疾病死亡等乎。故吾儕宜全心倚恃天主，將一切身靈之事，托付之。據明人言，將來肉身復活，不獨肢體皆全，即鬚眉毛髮，亦不或缺，是乃吾主言外之意云云。

第七章 論伯多祿劍斫摩訶之耳

引言

伯多祿本名西滿，乃如德亞勃撒依達邑人氏。父名若望，捕魚爲業。伯多祿因其兄安德肋，謁見耶穌，耶穌卽收爲門人，易其名曰則法。一日行海面，卽曰：「主，果是爾也，命我涉水以從。」瑪拾肆廿八後又聞耶穌問曰：「爾曹以我爲何許人。」卽先衆人而答曰：「汝乃活天主子。」瑪拾陸十六漁時，見耶穌一命，魚滿其網，卽跪伏其前曰：「請主遠我，勿近我，我乃大罪人。」路伍八受難前晚餐時，吾主知諸徒皆將背己，乃謂之曰：「汝曹今夜皆背予。」伯多祿曰：「雖皆背，我竟弗背。」瑪念陸三五耶穌復活後，顯形於海濱，伯多祿聞若望言曰：「主也。」卽急不能待，披

衣入海從之。若念壹七可見伯多祿愛主之情，深且切矣。故吾主亦特寵之，擢爲宗徒之長，付以代理聖教之權，曰：「汝名伯多祿，石也。我將於此石上，建立我聖教。」瑪拾陸十八又曰：「迨爾後改，堅定爾昆仲可也。」路念貳三三夫以伯多祿之義氣深重，勇於敢爲，侍主之日既久，愛主之情又深。今見惡黨汹汹，如狼如虎，吾主良善，如羊如鴿，又將如何觸發其剛烈之性，而行使其義憤之舉也，請觀於下。

壹 伯多祿揮劍。西滿抽劍以斫教首僕之右耳，其僕

名摩訶。

若拾捌十一
瑪念陸五一

伯多祿之劍，及其繫獄時之鐵練，今藏於羅馬教皇宮中小堂內。

一、伯多祿揮劍之義憤。○伯多祿見惡黨兇暴，欺凌無辜，吾主孤弱，束手待縛，於是本其愛師之情，激其忠義之氣，不待主命，拔劍以砍司教

之僕摩訶，削其右耳。此其忠誠義憤，有足多者。故聖師論及此事，無敢加以指摘，且爲原情畧節，而稱其忠勇。夫見主受辱而挺身以禦者，奴僕應盡之責，忠奸於是乎判焉。無辜被屈而代鳴不平者，亦吾人應有之誼，義勇於是乎昭焉。昔達味聖王列貳拾陸受辱於瑟味依，其僕亞皮撒依欲爲報復。○每瑟見厄日多人，鞭其族人，拔劍殺之。與今伯多祿之事，正相彷彿。聖經俱無貶語。可知或見天主受辱而極力抗禦，或因他人被冤而代謀昭雪，未始非天主所許。若己身受冤，或遭侮辱，果以忍耐爲先，涵容爲要。故伯多祿見耶穌遇難於園中，則攘臂而起，猛如怒獅。他日自己被執於羅瑪，而釘於架上，則俯首順命，馴若綿羊。爲己爲人之不同也。如此。聖基所云，「自己受辱而忍耐處之，誠可嘉也。見主受辱而袖手旁觀，不肖之至矣。」又達味聖王爲他人復仇，則毫不

寬恕。故一聞那打先知之言，謂有富翁奪其貧隣之羊，以供來客，卽勃然大怒曰：「生活之天主在鑒，爲此者，其人當死。」列貳拾貳·五至於本身之仇，則畧不與較。故對亞皮撒依代抱不平者而言曰：「任彼辱罵可也。天主使彼辱罵我達味，誰敢曰：何爲辱罵。」列貳拾陸·十一亦爲己爲人之道不同也。

○瑟味依係前王撒烏爾之親戚，見達味爲逆子所逼而出奔，據途辱罵，種種惡言，不堪入耳。達味以爲乃天主所遣，以罰其罪者，故禁從者報復，任其辱已。○達味犯罪後，不念己罪之重大，及其關係，天主憐之，命那打警告之。那打係天主先知，亦達味好友。達味生撒落滿後，又生一子，名之曰那打，蓋爲記念其好友也。

二、伯多祿揮劍之表象。○伯多祿爲聖教之首，揮劍以砍摩訶之耳，是喻聖教操有神權，以懲教中敗類。摩訶表教中之敗類也。揮劍削去其耳，是喻凡不聽聖會之命者，理當逐出聖會，而棄絕之，如耳之離其身。

者然。吾主嘗云、瑪拾捌·十七凡不聽聖會之命者、應目之爲異教人、卽指此也。且聖教不獨握有神權、有時亦可借重政府之力、以伏異端、而禦強暴、所謂世俗之手臂是也。故基利斯督、於晚餐前、曾謂門徒云、路念貳·三六三八無劍者、宜賣衣買劍。○一門徒答曰、有二劍在此。一吾主曰、足矣。○聖伯爾納多解之曰、二劍者、指神形二權也。若有形之權、非聖教所應用、則吾主當對門徒言曰、一劍已足、無須多劍。今乃不然、則知聖教有時亦可借世俗之形權以自衛也。

○賣衣買劍之言、吾主未嘗明示其意。或者指艱難將至、飭門徒預備之意、然其徒誤以爲有形之劍也、故曰有二劍於此。

三、伯多祿揮劍之神勇。○觀伯多祿拔劍砍僕之右耳、○何其勇哉。原其所以如是者、蓋其時伯多祿心中、衛主念切、愛主情深、不恃己力、不

尙劍利、惟賴主之全能。故一鼓作氣、而手舉刀落、四周之險象、不暇顧也。昔者、達味幼年時、胆敢與巨人螫利亞對敵、不畏其凶悍者、亦惟託賴主之聖名耳。非恃石彈、套繩、棒棍之力也。可見人而依恃天主、則神勇倍增、無稍退避。否則志怯胆寒、畏首畏尾、功業無成矣。夫當時武士之眾多、不能寒伯多祿之胆、而一婢之詰問、立使伯多祿氣餒而背主。同一伯多祿也、前後勇怯、如出兩人、抑又何哉。蓋有恃主之心、與無恃主之心、爲之區別也。故吾儕或見當行之善、或遇當戒之惡、不可僅視己力之懦弱而志先自餒、常當仰仗天主之能力而自鼓勵、則行善自易、戒惡無難矣。蓋天主亦必不虛吾人之所望、故恃其能者、卽出其能以助之、恃其智者、卽出其智以佑之。以伯多祿之孤弱、當眾兵役之強暴、一擊之後、而得徜徉以去、莫敢損其毫髮者、吾主在旁呵護之功也。

不然眾怒難犯，詎有不譁然而起，與之爲難者乎。噫，天主所助者，弱也不弱，天主所保者，虞無所虞，吾儕亦可以深恃主之能力矣。

○據路加聖史語，似伯多祿一劍揮去，未將摩訶之耳，砍落於地，然猶留於耳根也。故曰，耶穌觸其耳而愈之，不曰拾其耳。至劍，或謂非兵士所佩之劍，乃宰夫宰割之刀。

貳 摩訶失耳。 (經語見前)

一、摩訶失耳之原因。○聖基所謂伯多祿揮劍時，○意在中摩訶之頭顱，非僅欲去其右耳也。乃一發不中，而僅削其右耳，非偶然也。由基利斯督暗爲遮護之耳。夫使摩訶而爲伯多祿所殺，則吾主之仇人，有所藉口矣。以爲縱徒殺人，將大控特控於有司署內，不患無辭矣。吾主不特一生毫無罪狀，且欲使人無罪可加，故暗制伯多祿之手，而使其劍鋒畧畧向右一偏，不致砍中腦袋，僅削去右耳。並將其所傷之右耳，捫

而愈之，卽傷人之問題，亦不成矣。此以訓人，凡事關於禁律者，不特當避其實跡，亦當遠其嫌疑也。於此可知，凡遇不得已之時，出武力以自衛，固非所禁，但當避重就輕，以能自保爲限。過此，則非性律所許。故茲基利斯督，但許伯多祿砍僕之耳以自衛，而不許其喪僕之命以逞兇。

○或謂，伯多祿誤會耶穌席間買劍之語，故有心佩此一劍，以爲保護耶穌之械器。

二、摩訶失耳之表喻。○如德亞人，不聽先知預言，以信降生奧跡。不聆吾主聖訓，以求天國真道。而惟祖傳之虛禮是規，奸人之誑言是聽。有耳而不適其用，用耳而反以自害，則何須乎有兩耳哉，削去其一可也。○再羅瑪國律，凡逆子不聽父母之訓戒，而與匪類朋比爲奸，有司捕之，處以刵刑。初犯削其一耳，再犯又削其一耳，又不悛改，則施以纒刑。今如德亞人，不聽吾主聖訓，是逆子也，已削其一耳。迨諦篤率兵攻破

都城，則再削其一耳也。末則厄利奧亞弟盎，夷其地而逐其民，生則竄流異地，死則投陷永獄，是施以縲刑也。今日摩訶失一右耳，不過初罰之象耳。繼之者，將更烈於此也。奈如德亞人，始終不悟何。又據吾主之言，他日世界窮盡之前，如德亞人將歸聖教，聽從福音，則其所削去之右耳，又將復合，此吾主所以愈摩訶之右耳乎。然今則非其時也，但見其墨守每瑟古律，盲從一己私智，於默西亞之真跡，及福音之真訓，猶未領悟絲毫，蓋惟有一左耳也。聖盎博羅削云，彼但勤敏世務而已。聖基所云，公斯當定總王出諭，凡如德亞人之謀叛者，則之，亦以其爲不聽主訓而刑之若此乎。

○名士奧利才納，稱如德亞人，惟以左耳聽聖經，因解釋聖經，悉按私人意見，不照聖神默啟也。

三、摩訶去耳之餘訓。○凡人厭聽善言，而樂聞人之毀言謗語，浮辭淫曲，如保祿宗徒與諦慕德書所云者，肆三皆自去其右耳者也。吾儕慎勿爲若人可也。至於譽之則喜，規之則怒，聞人功德而嫉忌，講人過惡而傾聽，是皆小人之餘習，惡黨中之摩訶也。第有其左耳，而無右耳者也。且爲士師者，惟聽一面之辭，或袒護富豪，而於貧窮者之籲號，置若罔聞，是以金銀之劍，削去其右耳者也。吾儕皆當深戒之。

叁 耶穌止劍。耶穌謂伯多祿曰：休，人以劍傷，以劍被傷。父錫予斯爵，爾無欲予飲乎。蓋知予能祈父，立命

八萬餘天神來拯，經所以言曷驗。

若拾捌：十一 路念貳：五一
瑪念陸：五二、五四

一、吾主止劍之言。○吾主見伯多祿已劍傷捕者之耳，亟止之曰：休，止此。其意若謂住手，勿再擊。遏汝怒氣，勿爲已甚。任彼前來，勿事拒

捕。又任摩訶前來，我將愈其耳傷也。至其所以禁止伯多祿之妄動，而命其收劍者，其故如下。曰：人以劍傷，以劍被傷，乃天主之法律也。創世紀^{玖六}有云：「流人血者，人亦流其血。」^①出谷紀^{念壹十二}亦云：「擊斃人者，處死之。」^②其意蓋禁平民不可私相報復。惟國家復仇正法，正當之行，不在此例。夫伯多祿雖已簡為教皇，究未有治國之權，不能擅自殺人。如德亞人，弒逆之罪，律果當誅，然須待有權者行之也。他日羅瑪遣兵，夷其地而誅其民，亦將其民釘於架上，以致架不敷釘，且將其族鬻於他邦，此即以其道還治其身，報復循環，不爽毫釐。今則非其時也，故吾主不欲伯多祿以私人而代行士師之權，故急止之。又曰：「汝盍知我能祈父，立命八萬餘天神來拯。」^③其意蓋謂，我不欲自衛耳。如欲自衛，並欲保護爾曹，不須爾劍，可立召天神來救。^④如昔

遣天神救護厄利叟者然。列傳陸⑤又曰、若然、何以應驗經語。是言
經載救世之事、詳而且盡、我欲告成其事、不能不如此。卒曰、父錫予
斯爵、爾無欲予飲乎。是言、父命在先、敢不聽從、汝勿阻我飲此苦爵
也。然則吾主之命伯多祿收劍、其故不出此四者。曰、示禁私相報復也、
示甘願受死也、欲應先知預言也、欲尊聖父之命令也。有此四故、伯多
祿之劍、不得不收。蓋以器械禦敵、非所以阻惡黨之強力也、實遏吾主
行聖父之聖旨耳。阻惡黨之強力可、遏行聖父之旨不可。伯多祿欲遏
行聖父之旨、宜乎被斥於吾主、曰休、止此。想見當時吾主、聲色俱厲、幾
如昔日稱之爲沙殫者然。瑪拾陸廿三沙殫者何、譯言魔鬼也。夫以愛徒而
稱之爲沙殫、無他、爲阻遏其行聖父之旨也。然則聖父之聖旨何在、曰、
救贖人靈、光榮聖父。然則阻遏之者、能不斥之如沙殫哉。

○殺人者死，古今各國，同此律例。○毆人，傷人，因以致斃者，亦當處死，不論何人，律應抵償。
③聖基所謂，一天神足斃十八萬兵馬而有餘，今區區不過數百人之譜，何必十二師之多。蓋此時宗徒心慌志亂，吾主欲壯其胆，故甚言之。至云十二師，按羅馬兵制，一師有步兵六千，馬兵七百二十，故十二師共八萬零六百四十名也。④是處訓人在危難之中，求天神救護，獲益之多，勝於自衛。⑤厄利叟求天主開其僕之目，使見在山兵馬，如火如荼，護衛先知，其數多於敵人，僕人心定。或謂，當時並無如許天神，不過因天神作用，將天上紅雲，幻作火車火馬之形，以示之耳。

二、吾主止劍之訓。○伯多祿恃劍傷人，吾主謂，人以劍傷，以劍被傷。○吾主之意，即謂傷人者，將受天主嚴判也。其判之嚴，無異利劍，可以傷人身，亦可以傷人心。故默照經云，壹十六雙鋒之劍，自主口出。○又，吾主止劍之示意，凡受冤受辱者，不必急急自求昭雪也。蓋苟爲天主而受辱，是辱我者，辱及天主也，彼將代爲報復。且其報復之手段，倍

加嚴厲。使吾主而固欲報復也，易如反掌。故曰：「能立遣八萬餘天神來拯。」今就事而言，如德亞人不已受天主嚴厲之報復乎。竄流異地，祖國淪亡，生爲異域之人，死與魔鬼爲伍。當時伯多祿揮劍抵禦，能傷幾人哉。其後羅瑪發兵征討，竟致覆家亡國。天主定有報復之時，惟遲速有殊耳。吾儕不必急急也。故吾人但當爲天主而忍恥受辱，餘事由天主處置可也。聖保祿曰：「爾曹毋自捍衛。」經云：復仇由我，我將報復之。羅拾貳十九 又，吾主止劍一語，以明世間患難，每爲天主所賜，或亦爲其所許，總爲吾人之益也。有如良醫，開一方苦劑，祇欲其藥到病除耳。故不必驚惶，力求排脫。夫人孰不欲安樂而惡患難乎，然此乃俗人之偏見，未明天主聖意者也。要知患難之來，皆由天主聖意，雖欲排脫，亦屬徒然，第自取煩惱耳。不若忍耐之，以得永遠福報，豈不更美乎。吾

主曰、父所與我之爵、我弗之飲耶。謂父與我此爵者、利益甚大。汝今阻我飲者、卽阻我得此大利益也。惡乎可。聖依納爵於致命前、致書於其徒云、倘獅不噬我、我將強之。若其不前、我將自赴之。其中有何益處、我自知之。小子勿怪。夫基利斯督曾斥伯多祿爲沙殫、因欲阻其受難也。依納爵聖人、則慮餓獅之不肯爲害、自欲趨之、非無以也。蓋患難可以立功、世苦可以補過。欲隨吾主而成聖者、要知所取矣。昔達味出亡時、瑟味依出言不遜、橫施辱罵。從僕亞皮撒依欲殺之、達味止之曰、聽之、彼以主命來者也。主或鑒我之困苦、將賜福於我、以償今之忍辱也。列貳拾陸 智哉聖王、後天主果復其位。然則世間困苦患難、不特可以立功補過、亦每爲造福之朕兆也。

○聖盎博羅削謂、此處所云雙鋒之劍、乃指天地終窮時、教友堅忍之德、以抗假基利斯督

者也。亦有解經者，謂指講道者之言語，直刺人心，使人悔改，有如利劍也。據上文所述，却指公審判時，基利斯督責罰惡人之言矣。至曰雙鋒，蓋吾主之言，所以責罰惡人者，亦以賞報善人也。夫劍，乃君王士師所佩，所以表其保民殺敵之職也。劍之名，按拉丁文，取自格拉台斯，格拉台斯者，殺戮之意也。殺敵，所以保民，故君王士師佩之。①自衛，即復仇之意。若被欺侮，當憑天主公義處治，不應私自報復，此保祿書中之意也。然亦可控訴於官，以求審理。蓋官乃國家代表，國家生殺之權，由天主所付，故可代為報復。嘗有異端教人，謂國家無與師抗敵，征服叛徒之權云云，是謬說也。昔亞巴郎進厄日多國時，妻被劫去，天主代為報復，嚴施以罰。國王立即釋放其妻，且加惠焉。苟亞巴郎自為報復，必不能若是之有效也。②達味忍辱受侮，一舉而三德備焉。謙德、義德、智德，是也。以罵者為天主所遣而順服之，謙也。以親子尚欲謀逆，而况仇人乎，義也。以安受侮辱，而期主憐憫，智也。

肆 耶穌愈耳。乃捫厥耳愈之。

路念貳·五一

一、愈耳以平眾怒。○此時如德亞人，見伯多祿劍傷從僕，勢甚汹汹，將大張其辭，以控吾主，縱徒傷人等罪。故吾主欲平其怒，乃捫摩訶之耳。

而愈之。此處教訓吾儕，凡事不可激怒於人，致傷和氣。人當盛怒之時，宜抽其薪，遏其焰，而設法解之。苟其怒火由我而發，我自解之可也。苟其怒火非由我而生，忍耐之可也。切勿薪上添油，與彼較短論長。蓋以火濟火，蓬勃而無已時。以怒息怒，相殘而無止境。吾主嘗曰：瑪伍四十有欲奪爾裡衣者，更以外衣與之。○是亦犯而不校，勸人以忍耐息怒之意也。

○外衣貴於裏衣，欲奪裏衣，並加以外衣與之，以示不爭。路加聖史顛倒書之，其旨一也。聖五傷方濟各被其父逼辭家產，了無難色，且將所衣之外褂，亦脫而與之，其以此踐聖經之言乎。

二、愈耳以示全能。○吾主欲示已爲全能天主，救世真主，故輕捫摩訶之殘耳，一霎時間，完好如初。此豈丹方藥餌之所致，亦豈扁倉技術之所能，蓋惟全能天主之妙用，救世真主之奇恩耳。然而前出一言，悉皆

仰倒，今復舉手一捫，傷耳立愈，見此奇跡，庶幾其覺悟乎。孰知其終不悟也。不特惡眾見之，毫不動心，卽摩訶身受其惠者，亦未聞其愈後，如昔癩者之隨從吾主，而稱揚其聖德也。○可見當時如德亞人，生心頑硬，鐵石性成，雖十百聖跡，亦不能動之也。噫，天主欲啟迪人心，每不憚百出其仁術。而世人偏多方拒之，堅閉心門，不納主寵，可慨也矣。

○一說，摩訶受此奇恩，卽認識耶穌爲救世主，而信奉之。於是不但肉身得此痊可，卽靈魂之傷，亦獲醫治。據耶穌會士特邦得，默想書第四分，二十四題云，該僕見此靈跡，神目頓開，知耶穌實係全能救世之天主，卽離羣歸家，痛悔前非。又第三分，二十五題，引多瑪斯聖師云，基利斯督往往醫治身病，兼醫靈病，如起死回生，瞽者明，癩者淨，等靈跡，愈後莫不悔過遷善，信從救世主者，此司教首之從僕亦然。

三、愈耳以訓愛仇。○夫惡眾持燈炬兵器來，如捕盜賊，而基利斯督則溫語相迎，和顏款接，不以仇敵視之，而以好友待之。躬自愈僕之耳，以

冀感動眾心。可見吾主始終愛人，欲變仇爲友也。至摩訶比眾兇橫，獨自當先，故彼獨自一人，首先受創。然而吾主不特不欲懲創之，反取其傷耳而完好之。逆來順受，仇將恩報，吾主之聖表，不亦可法乎。嗟爾信友，汝於仇人若何，恕之乎，抑恨之乎。釋怨乎，抑報復乎。嗚呼，慎勿以惡報惡，曰：彼傷予，予亦傷彼。此乃推刃之道，教友不可以爲訓。亦勿曰：甯我負人，毋人負我。此乃異端，及教外凶人之口吻，而非吾主之新命也。吾主曰：若人披爾右頰，以左頰俟之。奪爾裡衣者，與之以外衣。若謂凡薄待汝者，宜厚遇之，反彼所爲，以全愛德。

第八章 論基利斯督被執於園中

引言

昔如德亞人與斐里斯丁人交戰敗北，昇結約之櫃以從。再戰又北，聖櫃遂爲所奪，三軍沮喪，四處奔潰。使者奔遞凶耗，○行至西落，裂衣蒙灰，報告聖櫃被劫。合城震驚，同聲號哭。時教首厄利坐於殿前，聞耗大驚，自座翻跌，折頸而死。列壹肆其媳適孕，將屆產期，聞驚胎動，卽產一子，名之曰依加薄，譯言光榮何在。以天主之聖櫃被奪，卽視爲義臘厄爾之光榮被奪也。夫結約之櫃，係堅木製成，內外鑲以兼金，爲基利斯督人性之小影也。蓋基利斯督之人性，純粹精美，清潔無瑕，加以天主聖寵圓滿全備，猶如物之飾以兼金者也。故聖額俄畧及聖濟利祿俱以結約之櫃比之。今基利斯督在山園中被執，是吾儕之活櫃被劫也。夫

義臘厄爾民以木櫃被劫，卽視爲光榮被奪，而哭泣哀號。今吾儕活櫃被劫，不特光榮被奪，亦卽生命被奪也。宜如何椎心泣血哉。吾主曰：「我爲道路、真實、與生命。」若拾肆六夫生命被劫，尙有何物存留者乎。生命被奪而不悲，尙有何事可悲者乎。我且齋心，作使者之奔告，看汝輩聞之者何如也。

○據傳，報信者係濟斯之子撒烏爾也。陣中殺死厄利二子者，卽敵人整利亞也。後被達味殺斃。時厄利年已九十有八，適坐在聖殿帳前，聞聖櫃被劫，驚仆於地而死。聖師中有謂其靈魂亦下地獄，然非確論，多關之。

壹 基利斯督責眾。此時耶穌謂眾曰：爾輩操劍持干，出捕予，如捕賊然。予日日於爾輩前，講教聖殿，而不擒執。斯時定屬爾輩時，並屬魔顯能時。瑪念陸五五五六

一、耶穌責眾之理由。○耶穌愈摩訶右耳之後，反身向惡眾而責之，欲其返躬自省，覺悟己非也。德訓篇拾玖十三云，規責爾友，毋任其味然曰，予未作此，此吾主責眾之故歟。○夫如德亞人既經倒地之懲創，目覩愈耳之靈跡，宜亦知基利斯督非常人，而不敢加以非禮矣。乃竟罰不足以儆之，恩不足以動之，起而得立，依然手舞足蹈，進逼基利斯督而拘捕之。故吾主責之，謂其冥頑不靈，不知恩義也。至吾主在園中，從者不過數人，手無寸鐵，若欲捕之，遣一當衙役，或發三數兵士足矣。而乃糾眾持械，短戟長鎗，如臨大敵，如將遠征，張皇如此，愚昧可知。故吾主責之，謂其爲庸人自擾也。又基利斯督之爲人，光明正大，日日行於道路，屢屢在堂談道，如有可加之罪，何不捕之於大眾廣座之間，光天化日之下，而乃深山躡跡，黃夜掩人。蓋自知其所行無道，不爲眾許，

恐干眾怒也。故吾主責之，謂其知法犯法，自昧天良也。再如德亞人之所以百計圖謀，必欲弑吾主者，雖由其平日之積忿，亦由於邪魔之慫恿。故吾主曰：「斯時定屬爾輩時，并屬魔顯能時。」夫光明之主，則謀殺之，冥獄之魁，則默從之，順逆不審，是非莫辨，不知是何居心。故吾主責之，爲其棄明投暗，而自暴自棄也。夫如德亞人之冥頑不靈，則責之，辜恩負義，則責之，昧良作惡，則責之，棄主從魔，則責之，吾儕自思，其亦有一於此乎，毋爲吾主所責也。

○規諫，乃朋友應盡之誼，所以阻止惡行，免于主怒，及他人之傳染也。若見友人犯罪而不諫阻，不特有負友誼，且亦難辭其咎。惟規友須秘密，勿傷感情。所謂友者，同類者皆是。凡爲人皆得謂之友。

二、耶穌責眾之態度。○觀吾主之責惡眾，態度從容，不慌不忙。夫惡眾大隊，來勢洶湧，欲得之而甘心焉。庸人遇之，必悚懼恐惶，將奴顏卑辭，

奉承之不暇，何敢直斥其非。乃基利斯督則依然如故，雖在擾攘之中，而安閑恬靜，不失其常度，一言一行，發皆中節。隱責茹答斯之偽禮，諭令伯多祿收劍，手愈已傷之僕耳，並飭縱放其門徒，今又向之直陳其辭，不稍畏懼。當此之時，惡眾莫敢擅動。直迨其末云，「此時定屬爾輩時，」方敢舉手捕執。此時基利斯督亦將其全能之劍，藏置鞘中，不復自衛矣。嗚呼，行藏各有其時，生死各得其所。原其所以如此者，因其愛父情深，欲承父旨也。愛人念切，欲救人靈也，故不覺死之可畏耳。聖若望書云，若望書十八「愛情逐出畏情。」聖保祿曰，高登拾卷七「愛則耐受一切。」又基利斯督預知死而復活，不過三天，所受之苦有限，所享之福無窮，有所希冀，卽無所畏懼。故身臨絕地，死在目前，而怡然泰然。吾主嘗曰，「汝毋畏彼，彼能殺爾身，不能戕爾靈。」昔者以言訓人，今乃以

身作則。

三、耶穌責眾之語意。○吾主責惡眾之言，與論茹答斯（不如勿生）之語，用意相同，蓋隱然示以將來之永罰也。其曰：（今屬爾輩時，并屬魔顯能時，）即謂今日汝曹為政，由汝曹驕橫暴亂，恣所欲為，但不可謂鷹隼困於燕雀，終無得志之時也。他日我自為政，亦將憑我執法施行，以繩汝曹，汝曹戒之。奈如德亞人不悟何。

貳 耶穌被執。 兵士千總，與如德亞長吏，同擒耶穌。

若捨棚·十二

被執情景。○此時惡眾一聲吶喝，蜂擁而前，將基利斯督圍而捕之。其情其景，不堪設想。昔達味聖王於聖咏二十一篇，及百十七篇，亦嘗言之，所謂（多憤環攻，肥牛圍繞，如獅張口而吼，眾犬環吠，羣蜂聚攢

等語。⊙皆指惡眾窘迫吾主之情形也。夫曰多犢，其叫囂隳突可知。曰肥牛，其强悍蠻觸可知。曰吼獅，其咆哮喧譁可知。曰眾犬，其殘忍齶惡可知。曰羣蜂，其圍繞螫毒可知。惟此時宗徒在逃，無人目擊其事，故聖史不能詳載。想見當時惡眾之兇橫，無異猛獅獐犬，以索套其頸，以繩紮其手。手按之，足踐之，棍擊之，槍擬之，竭其餓虎飢鷹之態，出其暴孤凌弱之情，勢所必然，不言可知。蓋惡眾屢爲吾主斥責，挾恨已深，求洩其忿也久矣。一旦得逞其志，猶肯稍留人情，而不竭其所能以事報復乎。故聖會於聖主日內，念日課經後，拍擊經本，聲震殿宇，以表哀痛之情，而嘆羔羊之被羣狼攫噬也。噫，造物者之手，被執於受造者之手，何顛倒若此也。以主之全能，而不卽於此時消滅此兇惡無賴之徒，何謙忍若此哉。昔_{列貳六}奧撒見聖櫃搖撼，勢將傾覆，舉手扶之，立卽斃命。

③ 今惡眾舉手執此活櫃，非扶之也，乃褻之也，而反不之斃耶。

○繫縛耶穌，含有三意。一、因元祖舉手採食禁果，犯主誡命，故基利斯督欲自縛其手，以補厥愆。一、亞巴郎繫縛其子依撒格手，以祭獻天主，乃基利斯督之預像也。今成實蹟。一、惡黨所以縛耶穌者，除仇恨而外，欲報一言仆地及摩訶斫耳之恥辱也。④多犢，比無法律之頑民。肥牛，比有勢有財之司教。獅吼，比若曹喧呼，釘之釘之。羣蜂，言其仇之衆多也。⑤聖櫃前供役，乃肋未族人之職。斐里斯丁人不知此律，故雖撫摩抵觸，天主不加罰。奧撒以爲外教人，尙可撫摩抵觸，而況本國人，故見櫃將傾倒，伸手扶之。天主卽罰之，頓時倒斃於櫃旁。後達味命人肩之而行，不復置於車箱，駕牛馱之以行矣。

叁 耶穌被縛。
(經語見前)

一、被縛之楚。○嘗見罪囚被摯，押赴法場，每因痛楚不堪，哀求刑役，畧鬆其縛。今惡眾視吾主爲冤仇，一旦幸而得手，則其縛之也，詎存絲毫哀憐之情。必將索鍊，盡力繫維，緊緊綁縛，層層纏繞，牢不可脫，細繩入其肉，粗鍊傷其膚，而不顧也。况茹答斯有語在先，切囑若曹，急捕押送。

惡眾又慮吾主或神通廣大，不能就執，或膂力過人，易於掙脫。故必先事預防，縛之尤加謹慎，而不稍鬆懈可知也。噫，吾主此時之痛楚爲何如也。

二、被縛之辱。○夫良民無辜受縛，已是不堪之辱，蓋身體自由，對於人之勢位，大有影響。昔羅瑪文士濟載祿云，束縛羅瑪士民者，大逆也。聖伯爾納多謂，有某王者，身被箭傷，醫者治之，謂其不可擅動，動則命危。旁人欲縛之，先請於王。答云，王者不受縛。其言固然。蓋王者以權服人者也，豈能受縛而服於人。今也，基利斯督爲天地大君，創設物理，以束縛受生之物。建定性律，以束縛有靈之人。今反爲惡黨所縛，索鏈交加，身手牽制，大恥奇辱，莫此爲甚。

三、被縛之故。○聖伯爾納多曰，吾主之受縛，欲爲吾人解縛也。夫吾人

犯罪，是爲邪魔所征服，而受其束縛者也。格言篇伍廿二云，「罪人繫於厥罪之索鏈。」是謂罪人爲私慾所拘，魔鬼所操縱也。○今基利斯督憐憫吾人，欲代爲釋此罪縛，解此倒懸，乃自投於縛以爲質。故縛吾主者，非惡人之手，乃其愛人之情也。非惡人之索鏈，乃吾人之罪惡也。日肋米亞先知云，哀歌肆二十「吾口之神，主上基利斯督，被執於吾等之罪惡兮。」○謂其爲吾人之罪而被拘牽也。設非吾人之罪累之，愛人之念牽之，則亦如古之撒末傷，久已自解其縛矣。撒末傷，終以戀愛其婦，削髮以成擒。士拾陸○基利斯督亦爲愛吾人靈，放棄其全能而就縛於惡眾。我故曰，縛吾主者，非惡人之毒手，乃其愛人之深情也。非惡人之索鏈，乃吾人之罪惡也。

○罪惡之習，如索鏈，牽制人靈，難於排脫。淫惡爲尤甚，一經習染，至老難改。魔鬼牽之，操縱

自如，欲人顛仆，不勞多力。又諸罪互相貫穿，如有綫索相聯，故亦曰，索鍊。譬如饕連淫，淫連妬，妬連殺等是。魔鬼制服世人，有兩件利器，攻神靈以驕傲，攻肉身以淫慾。且罪人如馬，魔如騎卒，執此罪韁，無不左右如意。①此處，先知日肋米亞本爲色代濟亞王被擄而言，然亦指基利斯督。色代濟亞爲如德亞之末王，達味之裔。②達利拉係一娼婦，居於沙肋格澗上。撒末傷依之，並無親友同居，故爲所算。聖師輩嘆曰，勇力莫如撒末，傷德行莫如達味，睿慧莫如撒落滿，皆困於婦女之手。亞當亦爲其婦而犯罪，然則婦女可不畏哉。

四、兩手被縛之故。○元祖犯命，手摘禁菓，故基利斯督行救贖之工，手加鏢拷，所謂對症下藥者也。諭訓吾儕，慎自約束，嚴守諸誠，藉克己之工，自縛於聽命之德，勿因事小而輕之，勿謂罪微而忽之。蓋一罪有一罪之關係，一罪有一罪之代價。以元祖之手摘禁菓，須吾主兩手受縛爲代價。若吾人之縱情恣慾，吾主更將何以抵償之。將以吾人紮手縛足，投於外冥，永羈幽獄也，可不戒哉。

肆 門徒逃竄。時徒皆奔。

瑪念陸五六
谷拾肆五十

一、門徒逃竄之故。○眾徒見吾主被擒，相率而逃，棄之不顧。○經云，瑪念陸三一我擊牧者，羣羊悉散。至是其言皆驗。夫眾徒之所以相率而逃者，以見吾主被擒，失其所恃，而心志慌亂，不敢復留耳。可見吾主之於其徒，互相維繫。主在，則眾志成城，團爲一體。主去，則眾皆奔潰，流水落花。致命聖人斐理斯遇捕者至，匿於兩壁之間，卽有蜘蛛結網，當其戶口。捕者過之，以爲空屋也，不疑有人匿焉，遂得免。出而語人曰：若基利斯督與我偕，蛛網於我爲堅壁。若基利斯督不與我偕，堅壁於我爲蛛網。今伯多祿與他徒之境遇亦然。基利斯督與之偕，則其心堅，無異金石。基利斯督不與之偕，則其膽小，不啻鼷鼠。嗚呼，吾主之於其徒眾，有如將帥之於兵士也。吾人在世，亦如在憂苦園中，雖無惡黨之

窘迫，却有魔鬼之纏擾。吾主乎，汝毋離我，而使吾心驚也。汝毋去吾，而使吾逃奔也。

○宗徒逃後，惟若望與伯多祿復折回，從耶穌後。此次宗徒逃竄，有罪乎，無罪乎。或曰：無罪。爲其爲避背主之機，亦吾主所許云。或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因其不倚恃主佑也。至宗徒在日路撒稜，無家可歸，亦無親友可投，故逃出後，仍回晚餐處。主人一一收留，且加優待焉。

二、門徒逃竄之又一故。○夫宗徒輩從主有年，聞道已久。平日詡詡自許，大言不慚，謂雖偕吾主赴湯蹈火，亦無所懼。蓋伯多祿嘗曰：「雖眾皆背汝，我則不背。」卽與爾同死，我不背爾。其餘諸徒，言亦相若。雅各伯與其弟若望曾言：「能飲基利斯督之苦爵。」多默曰：「吾儕偕與之赴死。」壯哉言乎，非庸懦怯弱者也。今也何如。一見來者人眾，心已惴惴，及見吾主被擒，爭相逃命。何前日之應答，如彼其誇也。今日之行爲，若此其鄙也。蓋未有天主聖寵助之耳。未有天主聖寵之助，則雖有

雄心壯志，無濟於事。況爲主致命，更非吾人本性之力所能者乎。不然，何以聖神降臨之後，同是宗徒，今昔殊異。對眾講道，則侃侃如也。斥責仇眾，則行行如也。受鞠公庭，則言論滔滔。押赴市朝，則容色怡怡。是故有天主聖寵之助，則轉弱爲強。無天主聖寵之助，則變強爲弱。達味聖咏曰：余致八爾面背我，我卽昏亂。○謂主不助我，我卽不知所爲也。

○面背，解謂停止特別保護也。昏亂，解謂遭逢患難也。

三、此事餘訓。○此事，可見世間人心，向背無定，世間人力，薄弱難恃。試觀宗徒平時，受主恩深，愛主情切，指心拍胸而山誓海盟，矢共患難。然見吾主一遇患難，卽相將棄之而逃。昔之所謂剛毅莫屈者，忽變而爲懦弱之庸夫，曾無有奮不顧身，相隨至死者。宗徒之於吾主，尙且如此，而況他人乎。世所謂交情戚誼，有勢有力者，汝毋深恃之，概多冰山也。

昔色代濟亞王、

列肆·念伍

○戰敗而遁，士卒奔潰，隻身陷敵，無一從衛。夫

色代濟亞王者也，平時服其官，食其祿者，不知凡幾，宜有所恃矣。乃倉卒遇變，莫爲之救，莫或之顧。可知人力之有限，而人心之不足恃也。然則吾儕之倚望，惟當歸向天主。彼乃忠信之主，全能之主，不棄吾於患難之中，能救吾於兇惡之際，可作生前之保障，可爲死候之奧援。若夫浮雲之人情，冰山之勢力，何足以恃之哉。臨終之時，若輩肯來相助乎，能分任汝之痛苦乎，能延長汝之壽命乎。是故倚人而不倚天主者，愚人。爲人而得罪天主者，尤愚之至者也。

○色代濟亞王之結局，日肋米亞先知及厄才基亞先知，俱有讖語。其一，言王將被擒至巴皮郎。其一，言王將不得見巴皮郎城。二先知之言，似相矛盾，而王亦不以爲意。後與那蒲各鐸諾沙爾戰敗北，反奔日路撒稜城，遂被困，糧盡，棄城而走，中途被擒。敵將其子戮於其前，後乃抉王之兩目，押入巴皮郎城。於是兩先知之言皆驗。

伍 少年脫險。一少年從耶穌後，露身而披一白禪，眾

執之，少年棄禪，赤身而遁。

谷拾肆：五一、五二

一、此時險象。○四聖史中，惟瑪爾谷獨載此少年事。此少年爲誰，未詳也。或謂熱色瑪尼村人，聞人聲鼎沸，披禪而出探者，或曰，卽若望宗徒，未知孰是。然可想見如德亞人之兇橫，不分好歹，不問情由，見人卽捕。然則此時宗徒，若無吾主之諭，飭縱於前，吾主之佑，暗助於後，必無一人幸免可知也。

二、少年不智。○此少年於人多擾攘之間，月色朦朧之下，出臨險地，殊爲不智。經云，德叁廿七愛險者，死於險。○少年之不爲所執，一間耳。然少年初雖不智，履險臨危，及覺其非，而脫身遠遁，棄白禪於不顧，計亦有得，所謂情急智生者也。以訓吾人，如遇犯罪之近機，覺有害於靈

魂者、當立去其機而遠離之。寧捨生致命、毋爲魔鬼所執。其機維何、肉情之妄動、世俗之牽引、財物之嗜好等等、皆是也。試觀少年、不惜其禪、以保其身。吾人在不得已時、亦宜棄置一切世間事物、以保己靈、是所謂智如蛇也。經文有云、寧願失天下萬福、盡罹天下萬苦、不願稍獲罪於主。是爲智者之言。經云、瑪拾陸廿六若得普世、而失己靈、何益於人。是爲戒不智者而言也。蓋靈魂較諸世有、更爲珍貴耳。

○此謂凡人自恃己力、不避罪機、必死於罪。○普世、猶言普世之富貴榮華、奢侈逸樂也。失去暫時之物、猶可復得、且死後終必捨去。失落靈魂、而下地獄、則其苦永遠、不得脫離。且靈魂惟一、無物可以代補代償。

三、聖教末日之象。○少年窺於園中、卽被惡眾疑爲從徒、幾被擒執。可見此時、凡爲基利斯督之從者、皆有性命之危。末日假基利斯督出世、與其黨人橫行普世、凡爲信友、皆將被執、或迫逼反教、或慘遭殺戮、今

此園中景象，卽此末日之小影也。聖經云，瑪念肆，十六。維時，凡居如德亞者，宜遯山林。乘屋者，勿下收穫。在郊者，勿歸取衣。○蓋謂末日之至，人當以救靈爲先務，勿被世俗牽累，勿爲物欲蒙蔽。蓋人有逝世之期，物有分離之日。雖遲速有時，而終歸烏有。宜如少年，赤身而遁，但保其本身而已，身外之物不顧焉。至教友於臨終之日，亦須如此，但切心於救己靈魂，勿戀愛夫身外之物。若一旦身靈不能並保，則捨身而顧靈魂可也。

○如德亞屋頂，前已言之，甚平坦，可以行走，可以睡臥，可以設席，故有乘屋之言。當時災害突如其來，若欲搬取物件，定將遇害。故各自逃生，有迫不及待之勢。其言乘屋勿下者，不暇由梯拾級而下，須跳下，或縋下也。

第九章 論耶穌被解送於亞納及在蓋法衙內所受披

頰之辱

引言

古教結約之櫃，爲基利斯督小影，前已言之。惟一爲木櫃，一爲活櫃，貴賤有別也。今試觀二櫃之景像何如。古教結約之櫃，一受侮辱，立顯神威。故斐里斯丁人置之於達憐^{dalmanutha}。①廟中，神像卽仆倒櫃前，身首異處。亞乍^{azana}底人漫不加敬，田中產生害鼠，城內屍橫遍地。②熱德^{thaddaeus}依人昇之，遊行徧歷諸城，死者枕藉。倍脫撒米^{betanai}達人探視木櫃內容，斃者無數。③噫，何木櫃之尊嚴若此哉。今再試觀乎活櫃。如德亞人執之於山園之中，而惡人之手，運動如故也。解之於司教衙內，而惡人之身，無恙如故也。引之於司教案前，司教首昂踞高坐，如匝加利亞先知所云，

拾壹十七

吁、司教乎、神像乎、^④儼然達憊也、而竟不倒於地。不特此也、甚致衙役胥吏、披其頰、吐其面、蒙其首、傷其身、而皆安然無恙也。噫、何活櫃之平易若此也。豈活櫃之尊、反不如木櫃耶。何遭受輕褻、而不畧顯神威耶。曰、基利斯督全能之手、已受拘執、不能降罰耳。然則孰爲拘執其手者、曰、吾人也、吾人之罪惡也、罪惡卽拘執其身、手之縲綬。日肋米亞哀歌云、^{肆廿}吾主基利斯督、被執於吾之罪惡兮。夫全能之手、旣被拘執、焉得舒展其降罰之能力哉。况基利斯督降來人世、非以降殃、乃以降祥。非以示威、乃以示愛。然則其受人之輕褻者、尤顯其慈愛無涯矣。今試觀如德亞人、拘此活櫃之後、如何輕褻之。

①達憊、譯言魚也。其像上截人身、由腹以下爲魚身。或謂其面目如一婦女、非也。自聖櫃入廟後、厥像自仆破裂。②天主罰亞乍底人、多數猝死。更發現一種醜陋不堪之症、城鄉內外、大小男女、官吏百姓、都染之。又有田鼠之患、致園田所植之果穀、俱爲嚙盡。③此櫃、古者視

爲天主御座。斐里斯丁人，不知尊敬，將櫃蓋櫃衣悉行卸除，致內藏聖物，如誠石、瑪納等件，俱露於外。倍脫撒米達人見櫃，來探視其內藏諸件，果否缺少，抑或添置別項俗物。夫探視內藏，爲律所禁，犯之者，處以極刑。天主故立斃之。凡五萬餘人云。④此處謂，嗟爾司教，非牧司也。乃似泥塑木雕之神像，但有外形，而無神氣者也。又此處亦指將來假基利斯督，人將敬之如神也。

壹 耶穌被解。乃先解送於亞納，因其爲值年教首蓋

法之岳丈。

若拾捌十三

一、吾主途中困辱。○吾主自園中祈禱，汗血迸流後，身已疲憊。今又銀鐺加身，手足拘牽，且月夜昏暗，山路崎嶇，臨深履險，舉趾多艱。而惡人促之，不容緩步，數番跌仆，倒拽過澗，其顛連困頓，概可想見。又惡黨性本兇殘，仇主切齒，一朝得手，豈不恣意凌虐。笑之、罵之、推之、曳之、或掌擊之、或足踐之，一路所加苦辱，誠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况吾主於前日，

道經此路也，歡迎者千萬人，歌頌其爲達味之子救世者矣。猶是路也，今則爲惡衆拘之而行，如囚徒兇犯者然，撫今懷昔，能不慨然。故除身受之苦而外，又加心內悲傷。吾人試躡其後而觀察之，能不泣下沾襟耶。

二、解送亞納。○惡衆執耶穌後，先解至亞納署。○夫亞納非教首也，而必先送於彼者，諒因亞納平日仇恨吾主最深，故使其先得一見爲快。又亞納係值年教首蓋法之妻父，故惡衆媚之，欲得其歡心也。夫惡黨今日以吾主獻媚於亞納，一如其後比辣多以吾主獻勤於黑落德，一似以吾主一身爲彼此酬應之佳品，轉輾饋送，侮孰甚焉。不特此也，惡衆自擒獲吾主後，相偕歡慶，拘牽吾主忽而至此，忽焉至彼，以爲娛樂。如獵戶之獲禽後，遊行通衢，招搖過市，以顯其技之精強，使非吾主卑

以自牧，誰能堪此。至吾主於亞納署中，受何苦辱，聖史未載，不得其詳。觀若望聖史所載，教首問傳道授徒等事，似在亞納署中，然明記訊問者係教首，則不在亞納署中，而在蓋法署也明矣。蓋教首惟一，當時值年教首爲蓋法，非亞納，故審問等事，當在蓋法署中。①

①此路至蓋法署，必經亞納府第，故先入，且乘便邀其同至議院，以議此事。②蓋法爲當年教首，依律羅瑪總統，有更易教首之權，每年舉行一次。比辣多雖有此權，自耶穌出行宣講始，三年中未嘗更調，故蓋法仍爲當年司教首。

貳 署中訊供。教首問耶穌從徒若何，傳教若何。耶穌

答曰：予時明講於世，恒示人於聖殿，眾集之所，私地無出片言。奚爲詢予，詢聞予訓，渠知予出辭。

若拾捌
十九廿一

一、吾主供辭之意。○吾主答教首之間，謂已。明言於世，恒於總會聖

堂中施教，私地未嘗出言。蓋以示人，每遇光榮天主之機會，或負傳道之重任，宜如彼在殿堂公會及凡人羣眾集之所，直言宣講。卽聞者之中，多有仇教之人，亦當侃侃而談，勿畏怯緘默。蓋天主之言，公言也。聖教之道，大道也。毋畏仇人之駁詰，毋畏不信者之非難。毋若異教之徒，藏頭隱面，暗中施佈，不敢公然明講，蓋懼他人駁斥之也。吾主云：「私地，予未出片言。」蓋主未嘗在私地，或在僻處，宣傳聖道。苟有所言，卽飭宗徒明講於世。蓋主嘗云，瑪拾廿七汝曹耳所聞者，宣之屋頂可也。蓋謂須以公諸世也。

二、吾主不直答教首之故。○吾主不直答教首之訊問，而曰：「奚爲詢予，詢聞予訓，渠知予出辭。」此何以故，蓋教首之問，非誠心求道，不過欲餌其言，以爲誣陷之端耳。夫非誠心聞道者，固不可輕與言道，蓋天

主之道，雖當公之於世，然亦須遇有真心求道之人，方可與之開講。若夫驕倨之輩，怙惡之儔，與之談道，恐反唇詆毀，徒受其侮辱耳。德訓篇云，卷貳六爾不見聽，慎勿浪言。吾主亦嘗曰，瑪基六勿投珠寶於豕前，豕惟踐之耳。○今教首之詢問，其詐灼然可見。蓋彼而未知其道，何故捕之，而加以縲紲。今之所以桎梏之而歸案者，非爲其傳道乎，非謂其傳道惑人乎。是誠明知其道矣，明知其道，而視爲異端之惑人矣，又何問爲。明知之，深嫉之，而復多問，非詐而何。夫吾主所傳之道，固已家喻戶曉。年十二而與者，年博學之士，談道於聖殿。及長，坐論於殿堂，宣講於公會，遊行於城市鄉鎮。誠實善良，無不聞聲而趨附。聾瞽跛痿，無不追蹤以歡呼。蓋法乎，汝尙未聞其道耶。夫太陽當午，視而不見者，瞽也。巨雷震耳，聽而不聞者，聾也。吾主，太陽也，其道，雷震也。三年傳教，

汝尙不知其爲何人，不聞所傳爲何道，汝真爲瞽者聾者。故吾主不答，蓋知汝不能聞而不能見也。且吾主之道，悉係克私絕慾之聖訓，若曹聞之，恐將掩耳而走耳。蓋吾主嘗曰：「非變汝爲若孩，不得入天國。」又曰：「天國之尊者，須於此爲至小者。」又曰：「富者而入天國，如駱駝之穿針孔。」又曰：「如欲從我者，須負己之十字架。」又曰：「鬻汝所有，以來從我。」又曰：「若不棄其父、其母、其子、其產，以爲予名者，不克爲予弟子。」此豈名利之徒、淫逸之輩，所樂聞哉。蓋法乎，汝不將聞而却走乎。

○珍寶，指真實道理，及聖事等。豕，比怙惡不悛，與兇惡無賴之人。足踐，表輕視之意，或譏之以言語，或辱之以撻擊。但聖斯德望及聖保祿等，在衆人前斥責如德亞人，果知無益於若輩，而爲旁聽者大有裨益，使知所趨避，信從真道。天主之光榮在焉，不可謂置珍寶於豕前。

三、吾主不直答教首他故。○吾主不直答蓋法之問，而飭其問聞道之

人曰：「詢聞予訓，渠知予出辭。」凡人自爲証，不如他人証之爲愈也。吾主之道，聞者甚眾，俱可爲之証，固不必吾主自爲証也。且吾主嘗言曰：「我自爲証，我証非真。」若伍三一故吾主此時不欲自明其傳道若何，而使其問聞道之人。又凡人自爲表白，跡近於誇，而且難於見信。格言篇愈集二云：「當任他人讚爾，爾口慎勿自讚。」一訓人當自韜晦也。至蓋法問：「授徒若何？」吾主未置一辭。蓋當時宗徒心胆俱裂，背師而逃，未能見危授命，於忠勇未免有虧。然亦不欲直言貶之，損其名譽。此蓋訓人，苟其人無善可稱，亦宜曲隱其惡，萬不可以其不快予意，肆口詆毀。譬如圖繪人形，於當隱諱處，文以飾之，或障以黑影，使人不見其醜態，斯爲善於丹青者矣。

○讚語，當出他人之口。他人者，非汝親友，非汝家人，乃外人，與汝不相識之人。若出諸仇人

之口更爲可貴。因其必非媚汝，又非顧友誼，實由其真知確見，而出之於口也。是故人不宜自讚，惟當力行可讚之事。力行可讚之事，而不存邀譽之心。索克拉斯德曰：乳香所以奉於神道，讚美所以奉於善人。德經讚美，德亦隨之長矣。聖巴西畧云：讚美生競進，競進生德行，德行生福樂，是爲善人所向望之終向。

叁 耶穌被掌。言竟，侍一僕掌耶穌面曰：應教首如是。

若拾捌廿二

一、掌頰之意。○一侍者，聞吾主答教首之言，卽掌擊其面。○諒該僕以吾主之言，爲越禮，爲失敬，故掌擊之。是時也，求容獻媚之情，現於辭色，不察是非曲直，惟在上之頤指是視。所謂逢君之惡，長君之過者，莫此爲甚矣。聖濟利祿謂：該役見其同黨派往擒執基利斯督者，往往驚退却走，不敢舉手擒捕。彼以爲胆怯，故欲賈其勇於眾人之前，掌擊吾主，以示果敢。或者此役，亦曾聽耶穌聖訓者。故聞吾主言，詢聞予訓之

一語以爲隱然指彼，故惡而掌之，以雪其恨。總之，或以取媚，或以賈勇，或以雪恨，皆小人醜態，何足道哉。至掌擊情形，必甚兇猛。故若望聖史，特詳載其一事，而基利斯督亦回視而詰責之。聖伯爾納多謂：此等衙役，皆服堅革之手套，故一擊之猛，能使面頰紅腫云。

○此掌頰之辱，若望聖史載爲亞納署中事，似與別聖史所載不同。但其載教首問曰：及應教首如是云云，則知事在蓋法署中，非在亞納屋中也。按若望聖史所書事，似有倒置之處。按事論次，二十四節，當在十四節之後。

二、掌擊之辱。○夫掌頰，爲世上最大之恥辱。故一掌之後，未有不頰赤面紅者。况吾主受掌於奴隸之手乎，其辱之甚，蔑以加矣。經云，

高壹肆。

^{十三}予爲衆人之棄餘，是謂被賤役所輕侮者也。又，吾主之受掌擊也，前後左右，環視者，數百輩，教首也，學士也，長老也，兵卒也，胥吏也，無一不注視吾主一人。而吾主對衆受辱，則尤爲情所難堪者矣。夫以闖

茸奴隸之人，而掌擊天地大君，以受造者，而擊造物者，罪惡彌天，無可言喻。其手，非主所造之手乎。卽以其所造之手，反擊造其手者之面，天下違理乖常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是以聖基所細審其事，不禁大呼曰：以天地主宰，而面被掌擊，天乎地乎，爾不震駭而惶恐乎。吁！上天諸品天神乎，何竟袖手旁觀，而不爲吾主報復耶。聖厄弗冷云：我見至善之主，被人掌頰，而如此忍耐，吾始思之，不覺戰慄。再思之，不勝傷痛。今言之，猶覺兩脇震撼也。

三、吾主受披頰之故。○夫吾人犯罪，固宜受種種恥辱者也。今吾主旣代負人罪，聖父之意，亦欲其代受種種恥辱，披頰之恥，恥孰甚焉。又元祖犯命，不肯直認其過，而反託故推辭。亞當對天主曰：「爾所與我之妻啖我也。」厄襪曰：「蛇哄我也。」各求脫卸，俱不任咎。律有明條，凡

不肯招認者，披其頰，勒令招認。故吾主之受披頰之辱，爲補贖元祖犯罪而不肯直認之咎也。古羅瑪國律，凡主人釋放其奴，先披其頰，以示還其自主之權。今吾主代眾人受此披頰之辱，殆遵放奴之例，以示將救拔吾人於魔鬼之奴役，以登於天主義子之位置乎。再者，吾主於是更欲立忍耐之表，以爲吾人矜式也。夫披頰之辱，辱之大者也。常人遇之，未有不勃然怒，奮然起，思所以報復者。乃吾主受之，泰然自若，並不疾視此隸人，其忍耐爲何如耶。故諸聖師默思至此，未有不驚訝慨歎者。蓋無靈之物，亦每知報復。象受虐待，挾怨思逞，犬遭撻擊，獰惡可憎。今以造物之主，而受披頰於受造之人，並不一爲報復，豈非異事。嘗見天主爲人報復，每不稍寬縱。欲捕先知厄利亞之兵士，天火燒之。戲侮先知厄利叟之幼童，野熊斃之。輕蔑每瑟之奸黨，裂地陷之。日羅博盎

欲執先知，其手立痿。

列叁拾叁

人有披多默宗徒之頰者，其手立斷，犬啣

示眾。嗚呼，何吾主之急於爲人復仇，而怠於爲己雪恥耶。吾主嘗訓人

曰，瑪伍三九若人掌爾右頰，復與之左頰可也。今竟以身先之，而爲

吾人矜式。並訓吾人目前之辱，果當忍受，而將來之辱，亦宜預計。蓋吾儕塵埃糞土，又犯種種罪過，分宜受人輕賤，而稍補己非。乃若勃然變色，不肯受一毫之挫，睚眦必報，細怨必復，將如何克肖至聖之主，而爲其弟子乎。今主教行堅振時，用手拍臉，是亦訓人當效基利斯督爲信德，而安心忍辱也。

肆 耶穌答侍僕之言。耶穌應之曰，予言如有未善，汝

証厥未善，如善，奚爲傷予。

若拾捌廿三

一、耶穌責侍者，以解其誤會。○耶穌於受難之時，自持緘默，不輕出言。

故惡衆多所誣控，默不之辯。黑落德多方盤詰，亦默然不答。今因侍者一掌，乃婉約其辭以申辯之，此何以故。蓋侍者掌擊吾主，以吾主爲出言不遜，有意凌犯教首也。故不能不辯，以示該僕之誤會。蓋吾主平日教人，嘗以尊重司教，反覆叮嚀，謂其行雖不可效法，而其言則當遵守也。故癩者十人，同來求愈，主命其奔告司教，亦隆崇司教之意也。今雖被執，未嘗改其前行。而此侍者，掌擊之，以吾主爲悖驚凌上。突受此誣讒，亦无妄之極矣，故不得不詰責之。又吾主受苦受難，無非爲人之罪惡，而本身自無纖微之過失。今謂其出言不遜，施此一掌，是有意歸咎於其本身也，烏乎可。故又不得不申明之。此吾主詰責侍僕之又一故也。

二、耶穌責侍僕者，以示公庭法度。○夫公庭法律，必先判決有罪，然後

施刑。今吾主雖在公堂，尙未定案，僕役何得逞兇，違法傷人。故責之，以示公門中人，尤宜以法爲重，不可倚勢凌人。辨德經拾玖十三云：「請規責爾友，毋任其不知，而曰予未作此。或已行矣，使勿復行可也。」此吾主責侍者之意也。又公庭爲執行法律之處，何等森嚴。教首爲執行法律之人，何等尊威。乃竟任其僕役，不待研訊，取供判決等法律手續，而擅加非刑。故吾主責之，以隱示教首之失職也。

三、吾主責侍者之和緩。○夫此隸役之待吾主，如何兇暴。公庭之上，橫加非禮，眾人之前，肆行侮辱。然吾主始終心平氣和，祇恐無言以對，人反將疑其不甘受辱，意懷怨恨也。故從容異語，謂之曰：「予言如有未善，汝証厥未善。如善，奚爲傷予。」審其言詞，不亢不卑，無蓄怨之意，忿懣之氣，惟欲伸公理，昭無辜耳。又吾主言中，寓有願受規過之意。故曰：

予言如有未善，汝證厥未善。噫，何吾主之責人也，言不傷情，而辭得其正。聖奧斯定云，尙有更真實，更良善，更公平之言，較吾主之斯言者乎。若天主聖子，受賤役掌擊後，用厄利亞先知之言曰：「命天降火焚汝，及汝從眾。」又何不可。而祇言曰：「奚爲傷予。」真良善至極，溫厚之至矣。今使有君王受辱受傷，而曰：予有不善，願偕汝赴審，以証厥未善，天下將謂此君王之良善爲何如哉。今基利斯督爲天地之大君王也，乃竟如此良善，令人不可思議。吁，吾主，吾之活櫃乎，吾稱謝爾之慈善，遠勝於古之木櫃。若爾顯汝尊嚴不可犯，如古之木櫃者，吾罪之污，何自滌，魔奴之籍，何自脫，諸德之表，何自取。今爾慈善如此，忍耐如此，吾之罪污得滌矣，吾之奴籍得脫矣，吾之德表有所取法矣。吾靈乎，汝遇恥辱如披頰者，卽非罪有應得，亦勿以此抱恨。聖伯多祿云，書壹貳

廿 苟爲善而受辱，在天主前實爲榮寵之事。○ 觀基利斯督爲天主聖子，受披頰之辱而不報，吾人爲其弟子者，能不謹謹師法，以克肖之乎。故汝勿謂彼擊我，我亦擊彼，彼我相擊，於理何傷。此乃外教人未從基利斯督者之言也。吾儕信友，不可有此口吻。聖基督福祿對刑役之披其頰者曰：予若非爲基利斯督之徒，早已還擊汝矣。吾儕亦宜如此。蓋爲基利斯督之門弟，不可與外教人同一見識也。聖咏肆五曰：爾曹不可因忿憶而獲罪。○ 聖保祿與厄弗蘇書云：肆廿七 慎勿與魔鬼以間隙。○ 蓋忿憶，與魔鬼以間隙者也。○

○ 卽聖經所謂爲義而被窘難之意，與爲惡而受刑者，大相懸殊。聖伯多祿勸人師法基利斯督，以辱爲榮也。○ 人覺有怒情發生，此乃性情敗壞之效果，宜壓制之。○ 勿積忿，積忿則醞釀魔誘而入於心矣。蓋魔鬼見人受侮，則聳其復仇，以爲義理所當然也。於是始也，彼此呪詛，繼也，互相鬥毆，卒至傷身喪命，結不解之仇。此乃以一朝之忿，授間隙於魔鬼，而憑其

所欲爲矣。聖安瑟爾莫云、人之心門有二、愛與憎也。緊閉此二門、則仇魔不易入矣。

第十章 論蓋法署內之媒孽

引言

昔列卷念壹有那博忒者，善士也。○有葡萄園一所，緊接撒瑪利亞王亞加勒之宮。王欲取之，以擴充其苑囿，許易以別墅，或以價購。那博忒不可云，君王其憐我，毋使我失祖遺之產也。王聞而不悅，寢食俱廢。其后葉撒勃爾詢知其故，乃矯君命，傳集城中紳耆，宣言齋戒，而陰宴那博忒，坐以首席，賄囑二匪，控以瀆主慢王之罪。乃於眾中拖出城外，磔之以石。予謂是乃惡眾聚議誣陷耶穌之預像也。亞加勒譯言父兄，乃魔鬼之肖像。蓋魔鬼嘗欲自尊為天主，故可戲稱其為天主聖父之兄。那博忒譯言語言，乃基利斯督之肖像。蓋天主聖子，實為聖父之內言，物爾朋是也。葡萄園以表聖教會，為天主聖父之產業，以遺與其聖

子者。故經云、咏貳八我以萬民與爾、爲爾嗣產。○至葡萄園、緊接亞加勒之宮者、乃世上聖教會與冥獄比隣之象。魔鬼爲冥獄之君長、屢謀奪取聖教會、以爲己有、是卽欲陷世人盡入地獄也。夫聖會乃基利斯督之嗣產、豈肯任其奪取。故當魔鬼指示一切世物、語吾主曰、瑪肆九倘爾屈膝拜我、斯皆與爾。一吾主斥之曰、沙殫去。是卽謂世界非爾所有、吾將立吾聖教會於其中也。夫吾主旣欲立聖教會於世、而培植之、不遺餘力。魔鬼見而怒甚、乃慫恿講經所。講經所、一如惡婦葉撒勃爾、傳集紳衿耆老、謀所以陷耶穌、誣控以褻侮天主之罪、而處以死刑。然則古教講經所、旣似魔鬼之惡婦、今試觀其如何悍潑、如何陰險、以媒孽吾主之罪案也可。

○那博忒、聖盎博羅削曾稱之爲聖人。按祖遺之產、除非十分急迫、不得出售、此乃卅未書

所定之律。那博忒確守此律，不畏王者之勢，至死不移，可謂忠於古律矣。故多以聖人稱之。
②此乃聖父向聖子之言，謂汝既爲我子，吾將以普世萬民付汝，以成一教會，而汝王之永爲爾產也。

壹 教署夜會。 〇時講經者，司教者等，一城老長者，俱已

聚厥堂。

谷拾肆·五三
瑪念陸·五七

一、惡黨急遽集訊，志在必殺。〇蓋法與其議院，既得耶穌後，不待天明，卽登座集訊。〇何其躁急若此哉。蓋此時乃冥獄之君長爲政，蓋法輩皆其下屬，自畏明光之照臨，而愛午夜之昏暗，所以乘夜集訊也。又日間人眾嘈雜，旁聽必多，見此不公不義之案獄，必爲眾口所非訾。故急集訊，擬乘夜構成冤獄，以逞其必殺之心。夫惡人作惡，懼爲人知，每避明光之照臨，而就黑暗以自掩，其亦蓋法輩之流歟。亞未增那曰：〇

室有燈光，毒虫撲之。蓋法輩毒虫也，吾主眞光也，何怪吾主一入署中，而蓋法輩急欲撲之，不待天明也。教皇若望第三，謂其夜訊之急如此，草率定讞。蓋恐遷延時日，又無確証，遇有非難者，例難處決。昔如德亞民族，出厄日多國時，束裝持杖，炙羔立食，行色匆匆，迫不及待。蓋恐遲延則虐王反悔，不准出境也。今惡眾集訊，匆匆如此，亦恐遲則有人代爲平反，不能遂其弑主之逆謀耳。

○惡黨逆料比辣多循羅瑪法律，須有証據，方能判決罪囚。故紛紛聚議，鍛鍊厥事，周內於法。

二、惡眾怙怙集訊，志在速殺。○惡黨深仇吾主，不特志在必殺，亦且志在速殺，使早瀝其血，早致其命，以快己心。故急不能緩，乘夜集訊。智德經云，貳十五吾儕厭見之矣。○此言，盡破當時惡黨之心理。因厭見

故、不避瞻禮慶期、不辭昏夜勞倦、不察證據有無、不求供辭合否、但求速殺之而已。且據瑪竇聖史所載、解送之前、司教經生耆老輩、皆集於蓋法署內、是其存心弑主、案已前定。此時訊問取供判決等事、不過以示形式而已。天下蔑理違法之事、無過於此。天下冤抑誣控之獄、亦莫大於此。加西奧鐸羅云、凡銳意於復仇者、心不得其正。濟載祿云、盛怒而罰人、多不得其當。教首輩蓋皆銳意於復仇、而在盛怒之下者也。

○其意若謂、吾儕不獨厭聞其訓斥、亦且厭見其木人、無異眼中之釘、速行拔去、心始為快。惡黨厭見吾主之故甚多。一因吾主不與黨同、言行與之相背。二因惡黨屢被吾主斥責、無處容身。三因吾主自稱為天主子、惡黨視爲僭竊。四因吾主所講道理、聖於每瑟、將加於每瑟法律之上。五因惡黨隱衷、每爲吾主所揭破。六因吾主之德容道貌、每觸惡黨之眼簾、使不能正視、蓋珠玉當前、自覺形穢。七因吾主直言不諱、始終不之逢迎。

貳 教署訪告。撒責者首。及會集者眾。皆推究希獲妄証。陷以死刑。然証證者出百般。竟無實據。

瑪念陸五九六十

先知達尼厄爾有言云。拾叁。五。悖逆由老長者出。與此適相針對。經載蘇撒納有老長二人。誣以失節之罪。先知達尼厄爾代為辯白。乃發此言。

一、蓋法訪告之故。○夫惡眾之處。心積慮。固在謀殺耶穌。初不問其有罪無罪也。今得之。不即釘之架上。而必開公會焉。聚議員焉。訪原告焉。抑又何也。蓋惡人作惡。必不欲自顯其惡。以自損其名譽。故必借法律公義等。以為掩蓋之具。今惡眾欲殺吾主。固以報私怨也。然此豈可以對眾表白哉。故必開公會焉。聚議員焉。訪原告焉。以掩蓋其報復私仇之形跡。譬如刺客。胸懷利劍。必取敝衣蔽之。待時機一至。然後出而行刺。司教輩亦以公庭議會人証等。為其敝衣也。又此時如德亞人。已失

國權、凡民刑等事，必須請命於羅瑪命官比辣多方得處決。今欲處死耶穌，亦須取決於比辣多。若非有一二罪名，何能使比辣多受理判決。故先於署中羅織一二疑似之罪件，以備呈控。再基利斯督素爲人民所尊敬，視爲大聖先知，天主所遣者。今欲殺之，非設法誣以極惡大愆，則死而無辜，人將以爲道殉義之美名加之矣。惡人欲其身名兩敗，故相聚於庭，鍛鍊而周納之於法網，以爲其實有應得之罪也。此皆蓋法署內，開審訊供，取証之故也。然而何益哉。蓋雖有控者，全無証據，且辭多矛盾，情節不符。甚至蓋法視之，亦不足以爲文，致當別求傾陷之端。二、教首訪告之益。○教署訪告，無罪可証，可見基利斯督實爲完人，無絲毫之瑕疵，得以吹求。夫使基利斯督而稍有遺行也，以教首之勢，紳耆之衆，則勾稽之下，詎竟不得一二罪証。乃皆浮言蜚語，前後不符。徒

見心勞日拙，無理取鬧耳。於是吾儕後人，益信吾主爲至聖。其死也，有所爲。所爲非他，贖吾儕之罪惡耳。

叁 二証人控辭。〇卒二証出曰：是人昔云予敢毀敗天

主殿，又能三日間自新再造，斯言吾輩親聞。

瑪念陸六一

二証人控辭之謬。〇吾主果曾有毀殿。〇之言，然指其本身而言，非指日路撒稜之殿也。吾主之言謂：予身爲天主之神宮神殿，雖爲汝曹所殺，所毀，予將於三日間復活而重興之。今乃謂其欲毀日路撒稜聖殿，逆臆妄解，其謬一。又述人之言，須周詳準確，不可任意添改，致失其真。吾主嘗曰：〇汝曹毀此殿，〇未曰予敢毀天主殿。曰〇重興之，〇未曰，〇別建他殿，非手造者云云。谷拾肆五八今二証人捏弄妄控，其謬二。再吾主所言，卽似指日路撒稜聖殿而言。但揆情度景，不能無疑。要當先

詢其出言之本意，果何所指而云然。蓋主自言之，而主自解之，乃更詳切。今二證人逕直爲之強解，其謬三。夫此二証人，以吾主借喻之事，爲的確之事。以吾主比擬之辭，爲直指之辭。而且改頭換面，以事周內。眞可謂含血噴人，先污其口也。故瑪爾谷聖史云，拾肆·五六 若輩之證據，不相脗合。聖咏云，陸叁·四 彼礪其舌如劍，張其弓弩，以影射無辜。此謂惡黨之心計也。又云，七 彼搜求惡行，而卒興盡於搜求之中。蓋謂其心計之徒勞也。其結果則云，八·九 兒童之矢，適自傷也，而彼舌已疲，反以自害也。謂其所言，皆露破綻，不能傷人，反以自傷而已耳。

○若望聖經二章十九節，原文如下。汝曹毀此殿，我將於三日中復興之。○謂惡黨攻擊吾主，其始不用手足，乃用唇舌，其鋒利，如劍與箭。以劍近攻，指公堂會議，衙內誣控，蜚言指証等是。以箭遠攻，加遣人暗伺密謀，設計勾通，茹答斯等是。專尋門路，以傾陷之，奈窮思極想。

徒勞無功，不得要領而止。③兒童之矢，銖鈞不能傷人，反自傷身，喻惡衆之誑証無據，不足以傷基利斯督，反足以自示其無理取鬧，而得誣陷正人之罪。

肆 教首起立詰問。教首起立問曰，爾被面訐重多於

此，爾無一言以白。

瑪念陸·六一

一、教首起立之故。○此時教首蓋法正在推究罪案，自宜沉默靜聽，細竅兩造情辭，以廉得其真相，方爲得體。乃忽然起立於人叢中，有若不能自安於位者，固何爲也。聖熱羅尼莫云，教首此時勃然大怒，不能再忍矣，故離座而致問。蓋見控吾主者，雖不一其人，所控者，雖不一其事。而基利斯督則默不之辨，置若罔聞，似不屑與校者，是簡之也，焉能不勃然大怒，起立親問哉。又被告不自辯護，則法庭規定，尙未照遵，不能定案。所控之件，又皆浮而不切，虛而不實，不能致其死命。蓋教首深冀

吾主一啟口，或有失言，可以乘機罪之。今見默不一言，是無隙可乘也，故不耐煩而起立親問。此皆教首起立之故也。

二、教首起立之宜。○天主聖子，將來審判萬民者，今乃直立於案前。而蓋法何人，依然高坐堂皇，不加敬禮。冥冥中似不能容之，故使其起立，作迎迓之狀態。是雖非蓋法起立之本意，然暗中若有迫之者。昔瓦耶定總王接見瑪爾定主教，倨坐無禮，座間忽起火焰，王卽驚而離座。夫天主於其忠僕，尙不許受人傲慢。況於其聖子，造物之真主，而能使塵埃糞土，如蓋法者，久安於座位以對之耶，故使其不期然而自離其座。又昔者，亞立山德府主教，聖亞納大削，被人誣控，立於公庭待質。有異端教鉅子歐才皮者，坐而鞠訊。巴達網主教，見而大憤，呼歐才皮名而責之曰，歐才皮汝何人斯，而昂坐如判官。亞立山德府主教何罪，而反

站立如罪囚耶。吾儕見耶穌站立階下，而蓋法安坐堂上，悖禮甚矣，能不驚呼乎。然而天主亦豈能容之耶，故暗使其起立而離座。

伍 耶穌不答。耶穌默然不答。

谷拾肆·六一
瑪念陸·六三

不答教首之故。○教首起而詰問，吾主仍不一言。夫蓋法署中，所控証據全無，又事皆瑣屑，無關法律。乃教首不爲痛駁，反以詰問，殊失教首聽訟之職分。故吾主不答。聖咏云，叁肆·十一 惡証者，起而詰責我以未知之事。曰，未知者，以其事未嘗爲之，亦未嘗念及者也。此主之所以不答也。又吾主深知教首起問之用意，非以求事之真相，以判曲直。乃欲伺其言之錯失，以加之罪。如聖熱羅尼莫云，彼將以吾主應對之詞，爲其應得之罪。故吾主不答，不欲授以陷害之機也。譬如惡犬吠人，人若駐足而與之抗，則吠尤甚。淡然置之，則聲自息。吾主不答，亦以待惡。

犬之道待之也。是故吾儕或受謗言，欲求息謗，莫如緘口，不與多辨。則謗吾者，雖極曉曉，久亦自覺沒趣，而謗言自息。所謂禦強以弱，禦暴以忍是也。達味聖王云，咏卷捌三二惡人在前，我守我口而緘默，以自卑下，亦此意也。○

○達味被瑟味依辱罵，堅持不答，惟求主矜憐，寬赦己罪。

陸教首再問。教首語之曰，予誓汝以生活之天主，請語吾儕，汝為基利斯督天主子乎。瑪念陸六三教首復問而語之曰，汝乃基利斯督可頌者天主之子乎。

谷拾肆六一

蓋法設誓之言若曰，予司教首，在世為天主代表，今以天主名問汝，汝果為天主子，當明告吾儕，毋稍游移也。蓋吾儕嘗聞汝以天主為父，而汝似為天主子也。夫天主子一語，為惡黨所不堪者，亦吾主受死之關鍵，而為吾人復生之樞紐也。蓋法問之，可謂切中肯綮。

一、教首再問之故。○蓋法見基利斯督，雖被再三考問，不置一辭。以爲如此，則無從加罪。於是心不耐煩，再訊問之，而誓以天主之名。以爲如此，則不能不答。答，則必有可摭之言，以入其罪。嗚呼，蓋法之用心有如是哉。

二、教首問辭之狡。○蓋法欲吾主啟口，乃直揭曰：「汝爲基利斯督天主子乎？」是問也，殊有心計。蓋彼以爲如此一問，使耶穌而曰是，則如德亞人，皆將譁然而起，判以謀逆及褻聖之罪。○蓋如德亞人所期之默西亞而稱基利斯督者，乃一王者也，顯者也。今以編戶之氓，木匠之子，而自承爲王，爲救世主，必爲眾所吐棄。使耶穌而答曰非，則眾亦將睥睨之，判以狂妄欺人之罪。蓋其平日固以默西亞天主子自稱者也。是則耶穌無論如何，或然或否，必蹈一罪矣。嗚呼，教首之心計惡甚，而

其設問之辭亦狡甚。然而蓋法乎，汝苟不問，吾儕後人之欲問者眾矣。因汝一問，而吾儕後人不須更問矣。故汝之間，於汝爲造孽，而於吾儕爲賜福也。今試觀基利斯督真實之主，而爲天主聖名所迫，將何辭以答蓋法之間焉。

○按當時如德亞人意中之基利斯督，乃一國王軍統，以其威力，救脫本國百姓於羅馬權下，以成獨立之國也。

柒 耶穌答問。耶穌謂之曰，爾言是我。然我又與爾說，

異日將見人子坐天主右，乘雲降來。

瑪念陸六四
谷拾肆六二

一、耶穌直認己爲天主子。○耶穌被教首如此一問，卽直認爲天主子而不諱。○蓋此乃信德關鍵，有關普世人靈應對之間，不能含糊，不可游移。夫自元祖犯罪而後，准定聖子降生，救贖人罪。凡欲救靈，必因救

世主功。欲得救世主功，必堅信其爲天主子。此乃永定不易之道理，爲再造世界之基礎。故使吾主被問而不明確直認，則世人信德無所依據。而不信之者，亦可委咎於基利斯督，謂未嘗確鑿明認也。故吾主雖知言出而死卽隨之，亦不得不明白曉暢，而直認曰：「爾言是我。」猶曰：我卽是救世主也。一片疑團，頓時揭破。天國真光，直照於地。俾如德亞人及普世諸人，在公審判時，無所推諉，而吾儕知所依歸矣。又教首之間，要以天主聖名爲誓。基利斯督爲敬天主聖名起見，故不得不直言以對，亦以敬其聖父也。吾儕如遇事有關於天主聖名，及聖教之榮譽者，亦當直言不諱。卽須犧牲財產性命，亦勿顧恤。試觀吾教致命諸聖，在暴君虐吏前，莫不皆然，毫無畏怯，直認其爲教友也。

○昔日未嘗明言其爲天主子，惟以行事隱示之而已。蓋若以言語示人，人將謂其自誇，不

之信從。今因天主聖名，迫令自明，故其言若此，不復隱諱矣。

二、耶穌詳述己爲天主子。○吾主被教首一問，不特直認己爲天主子，且亦詳述天主子之權位。曰：汝曹將見人子，坐於全能天主右。○其意蓋謂汝曹見予目前境遇，比於庸夫下賤，無世間尊位，卽謂非天主子。然予實語爾曹，天主子非以建世國而據世位者，蓋別有其國，別有其位在也。汝曹將見人子，赫赫威嚴，坐於全能天主右，而光榮同於聖父。卽達味聖咏云：伯零致一主語吾主曰：爾坐予右，待予置汝仇於汝足下。是聖父與聖子之言也。至其述天主子之權，則曰：人子將乘雲降來。此卽謂世界窮盡時，將降來人世，審判生死者。達尼厄爾先知曰：第十三有一似人子者，駕天雲而下降。亦指降世審判之天主也。可見天主子之降來，先後不同。一以贖人，一以判世。先則卑

以自牧，後乃威尊無匹。又吾主之言，亦似警告如德亞人，無以己爲無能，而橫加弑逆。蓋謂今日立於汝等案前，馴如羔羊者，將於末日，從天降世，審判萬民，一如怒獅，猛不可當也。噫，蓋法歟，眾司教歟，汝曹戒之。然而如德亞人，但具肉眼，未啟神目。雖如此詳告以天主子之高位，天主子之權能，茫然不知，仍未懈其弑主之逆謀也。又此吾主教人，凡爲彼而啣冤受辱，籲號無告者，慎毋失望灰心。蓋彼非無權無位者也。末日一至，彼將大顯權能。凡在世含冤受屈者，彼將代爲伸理。凡在世行兇逞惡者，彼將盡情報復。善惡莫能混淆，曲直定必分明。又訓吾儕在困難之中，毋忘榮光之日。反是，在榮光之中，必須預防困難之至。今世之榮辱，固不足喜戚。④後世之災祥，當預爲趨避。今世愈自卑下，後日愈得顯耀。故基利斯督，昔在大博爾山，榮顯聖容之時，則談論將來之

苦難。今在蓋法署內，受諸凌辱之際，則提及末日之光榮。是不以今世之遭際爲喜戚，而以後世之境遇爲重要者也。辨德經云，拾壹廿七。在榮光之日，勿忘苦難之時。在苦難之中，當念榮光之日。吾儕其聽之。

○吾主若謂汝曹不公不義判子，以子爲僞先知，僞基利斯督。將來必有一日，汝曹見子非僞者也。乃真基利斯督而爲汝曹之判官，將判汝所作之惡孽。○天主謂聖父也。吾主謂默西亞也。稱默西亞爲吾主，不獨達味一人，普世衆人同稱之。基利斯督嘗以此語詰問如德亞學士，皆不知所答。聖父設此語，約在三時。一在無始之始，一在降生之日，一在復活升天，而酬以天國榮冕之候，是卽坐於右之意。○達尼厄爾時，基利斯督尙未降生，何來似人子一語。答曰：此時天主於寶座前，現審判萬民之狀，而聖子借人形以顯示，非真有人之形質也。○如古聖若瑟，初幽於囹圄，羞辱實甚。迨出獄以後，榮耀非凡。暫時之榮辱，反覆無常。

捌 教首裂衣。教首聆言，嗔甚，裂裳曰：此人今出深辱

天主辭，寧須更問証人者。辱天主辭，爾輩明聞，判當

如何。

瑪念陸·六五·六六

一、蓋法裂衣之故。○按如德亞國俗，聞人褻辱天主之言，則裂衣以示傷痛。○此外禮也，所以示內心之尊敬天主。今蓋法行此外禮，有無尊敬天主之心，不得而知。然其所以激怒眾心，使共殺耶穌，則無疑也。故其言曰：「汝曹親聞侮辱天主辭，爾等以爲何如？」○是欲議員共同加罪於耶穌也。若曰：「何不與我共殺之乎？」噫，吾主之言，真實無妄也。汝以爲侮辱天主耶。蓋法乎，使汝等先祖先知，未言其來歷，汝以爲侮辱天主可也。使其降生後，未嘗一示其爲天主子之證據，汝以爲侮辱天主又可也。而乃瞽者明，聾者聽，跛者行，癩者淨，病者立愈，死者復生。眾人曰：「天主降榮，下福於達味之子，天主居極高，自彼庇廕，自彼光榮其國。」汝乃以其自稱天主子而爲侮辱天主耶，汝真侮辱天主者矣。

○教首服式，如今之長白衣，從頭套下，中有線縫締結處。教首裂之，僅由線縫處分開，在衣之上截，至腰間為止。若裂下截，則不雅觀。因如德亞風俗，內無小衣也。○此處蓋法自爲原告，失其聽訟之身分矣。

二、教首裂衣表象。○聖熱羅尼莫云，司祭之外衣裂碎，卽表示司祭之光榮及其品位將失落也。蓋此後天主不享其祭，而斯服等於無用，厥衣之裂，預爲之兆矣。昔撒烏爾於急遽間，拉破撒慕厄爾司祭之外衣。撒慕厄爾謂之曰，列壹拾伍廿七廿八 ○此後天主將裂義臘厄爾國，亦如此衣。○今教首自裂其衣，天主亦若謂之曰，此後司祭之職位破裂，亦如此衣。又律，肋念壹十 ○司祭不能自裂其制服。今教首忘此律禁，而自裂其衣，可見其媚嫉耶穌之罪，加人一等。亦可見其自棄職司，不置意於獻祭矣。

○撒慕厄爾先知將辭撒烏爾而去，撒烏爾情急，拉其敝衣，用力過猛，裂之。先知謂之曰，汝

國將從此分裂如此衣，後果駭。達味繼之爲王，凡七年，僅王於如達一支。其餘諸支，仍服從撒烏爾之子依斯薄色脫。迨依斯薄色脫死，達味乃統一之。⊖律司教首，須以油付抹頭頂，而其手亦須祝聖。衣制服，戴禮冠。其服勿得裂，其冠不得免。此每瑟所定之律也。

三、教首裂衣示敗。○據裴達聖師之言，謂教首之衣破裂，而基利斯督之衣完好，表古教戰敗，而新教戰勝也。今觀如德亞人之從古教者，散處異邦，服從外族權下。非國亡家破，四分五裂，如蓋法之制服乎。而吾新教之人，律有統序，上下相維，日見昌盛，似吾主之裏衣也。所謂上下組織，無結無縫者也。忍辱者勝，暴戾者敗，蓋法敗矣。

玖 眾人決辭。僉曰：決可死。

瑪念陸六六
谷拾肆六四

眾人唯諾。○眾聞教首之言，同然一辭曰：決可死。夫吾主之言，何嘗有可死之罪。如許人中，豈無一明達之人。乃皆承旨盲從，而無一持

正不阿者。可見在上之言行，感動下屬，無異風尚草偃，如影如響。善則不止一人，惡亦隨從者眾。爲民上者，可不自檢哉。古人有言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可見眾庶之情，流水行雲，但憑風轉，自無定向。僉謂決可死者，豈耶穌真有可死之罪哉。一犬吠影，眾犬吠聲耳。嗚呼，如德亞議員。嗚呼，世人之好惡。

第十一章 論基利斯督在蓋法署所受之辱

引言

昔有詩人，○造作詭語，詼諧諷世。謂有獵戶亞戴盜者，被諦亞納作弄神通，變形爲鹿。其所隨之犬，見而追噬之。亞戴盜呼曰：我乃汝之主人。亞戴盜也。犬聞而不顧，噬之益猛，因其所見者鹿也，非主人也。此事雖曰不經，然可作基利斯督今日之譬喻。夫基利斯督，以天主聖子，爲愛人之故，降世爲人。掩其至尊之高位，現其至卑之形軀。故如德亞人見之，以爲常人也。窶人子也，輕褻而侮慢之，而不知其卽吾之真主也。聖咏念壹十七云：羣犬環圍我，非虛語也。然亞戴盜之犬，無靈之畜，不足責也。如德亞人，固有靈者也。吾主之言語動作，表示其異於常人，實爲其真主者，亦數數覩矣。如德亞人，乃如是其輕褻而侮慢之，尤亞戴

盜犬之不若也。試觀諸有靈之犬，如何噬其主人。

○奧味第烏斯變性篇三卷。

壹 唾汚聖面。或唾厥面。谷拾肆六五 瑪念陸六七

一、唾面之情狀。○人決可死之言，一出諸議員之口，惡眾立將耶穌拽至一骯髒之隅。多數軍牢隸卒，如狼似虎，各出心機，爭相凌虐。先以唾沫噴射其面，密如雨點。主之聖容，頓變似癩瘋病者，污濁不堪，腥穢難聞。人或見之，當作十日惡，而吾主受之若素，不稍閃避。誠如依撒亞之預言云，伍拾六人辱罵我，唾汚我面，不稍偏避。主亦徵引此言，拾捌三二預告宗徒曰，人子將受侮受撻，並受唾面。○若伯叁拾十亦云，人唾我面，毫無畏怯。○

○受難之事，耶穌言之屢屢矣。今復諄諄示諭，俾宗徒勿屆時驚惶，以致搖動信德。○按若

伯上下文所言云，向者，愚戇之人，不敢顯露於我目前，今竟吐污我面矣，洵可惡也。吾本有能力以仆倒彼輩，但爲天主束縛，不得自由，故不能驅逐之，而阻遏之。

二、唾面之恥辱。○民戶記拾貳十四有云，拾貳十四父唾子面，爲最大之凌辱。

○然則以卑微奴僕，唾污主面，其辱爲何如哉。噫，主之聖容，非藹然可親者乎，非爲天朝諸神諸聖所敬仰者乎。達味聖王咏柒玖四向天主曰，

「請示爾容，吾儕將獲救也。」溯吾主在世時，憂患之人，病困之子，負

魔之儔，悔改之徒，及他諸人，莫不渴思瞻仰其聖容，而領神慰。彼利日

大聖傳有云，「吾儕盍共往視瑪利亞之子乎。」若望聖經載拾貳廿一

異邦人謁斐理伯曰，「吾等願一見耶穌。」昔在大博爾山顯容時，

「其容光耀如日。」瑪拾柒二今被惡黨如此褻瀆，致穢涎壘積，面無人

色。噫，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吾主受之若素。

○父吐兒面之後，又須迴避數日，不能即見父面。如每瑟之姊，妬忌每瑟，天主罰患癩病。既而由亞郎求每瑟轉求天主療治之。天主乃曰：需待七天，即以此爲例。○外人目耶穌爲盛德之人，或大先知，故欲面見耶穌，以聆教益。但耶穌係如德亞人。按該國習尚，不喜與外人接洽，故先請斐理伯介紹，轉達求見之意思。斐理伯之爲人，必善於交際者。

三、人之無良。○聖經記載吾主，亦嘗以其唾沫，療痊夫聾瞽瘡疾者矣。以之點睛，則瞽者復明。以之點舌，則暗者能言。以之點耳，則聾者得聞。其以此唾沫，而施惠於如民也無算。今此兇惡無賴之輩，恩將仇報，以此穢涎唾污其面，天良何在。然而吾人有效其尤者，罪又甚焉。每犯一大罪，即噴穢涎於天主聖子之面容也。又由毒心而口出惡言者，非猶唾沫之由臟腑排出，唾污聖面乎。然而吾主忍受我罪之辱，較當日之唾污聖面，尤其難堪，尤難僕數。噫，罪人之無良也，過於如民。

貳 掩障聖目。或捫厥目，而掩其面。

路念貳，六四
谷拾肆，六五

元祖犯罪，先以目視果。見美麗悅目，乃以口嘗之，是爲罪引。故基利斯督受此捫目之辱，以補之。奧斯定云，人以五官百肢犯罪，吾主亦以五官百肢受苦以贖之。

惡黨欺主自欺。○古聖祖籲求顯示主容，屢現其瞻仰之情，極爲懇切。如達味聖王云，「請主面示爾容，我將得生。何背轉爾容耶，何遺忘我之貧困耶。」每瑟聖人曰，出叁叁·十三「倘我有寵於爾臺前，請示爾容。」今惡眾反欲蒙蔽主容，抑何故歟。古經載每瑟傳諭民眾時，以巾蒙首。因其額有光角射出，見者頭昏目眩，不能悉心靜聽主諭故也。出叁肆·三五夫耶穌乃聖父之榮光，經載若壹·十四「我已覲厥榮光，儼然若聖父真子。」然惡黨之蒙蔽其面，亦爲欲靜聽主訓乎。曰，非也。聖基所云，主容雖藹然可親，亦儼然可畏。覲其面者，覺必有警惕於中，而不敢恣意妄行。所以惡黨先掩障聖目，意欲令其目無所睹，可以逞所欲爲也。如古

經若伯云、

念貳十四

彼匿於雲端、不干涉我之事矣。

又如二老者謂

蘇撒納曰、果園門已閉矣、無人窺見我儕矣。

達拾叁廿

然而惡黨乎、

汝切欲迴避吾主之鑒臨、出此矇目之狡計、以爲任何肆虐逞兇、彼不之見也。嗟爾惡輩、以一二尺之布條、僅能掩障救世主之形目耳、焉能掩其神目耶、焉能掩天主之全知耶。是自掩其目也、是自欺也、愚哉惡眾。今罪人亦然、犯罪時亦若以天主爲不見不聞、可以放胆作惡。豈不信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耶。格言篇拾伍三云、主之聖目、鑒視善人惡人。在世、無論爲善爲惡、皆在上主鑒察之中。欲效惡眾之掩障主目、不亦愚之尤哉。

叁 披擊聖首。披頰多掌、或握拳擊之。

谷拾肆六五
瑪念陸六七

一、披擊之情狀。○惡眾既捫吾主之目、於是拳掌交加、或披其頰、或撻

其嘴、或擊其鼻、或拽其耳、或搥其肩背、或搥其身手、種種糟蹋情形、不可畢述。致吾主皮膚青紫、面頰紅腫、痛苦難以言狀。彼以基利斯督自認爲天主子、爲犯褻聖之罪矣、故以如此凌虐、加諸其身、以爲悅樂天主之心者也。殊不知彼輩不認其爲天主聖子、反加以百般凌辱、真乃褻聖之大罪也。或問、基利斯督嘗言、人有掌爾右頰、當復與以左頰。今其言、吾主果躬行實踐乎。曰、據依撒亞伍拾六云、我身交付於毆我者云云。定必實踐、且或過之、而無不及。觀此時基利斯督默無一言、不復詰問何故搥我辱我、惟一任若曹爲所欲爲。其意若謂汝曹可任意搥擊我也。我已立志、甘心忍受此侮辱、以救贖汝曹也。先知依撒亞之言、畢驗矣。

二、所寓教訓。○夫吾主受此拳擊掌披之苦辱、俱有寓意焉。人犯重罪、

卽轉向受造之物，違背造物之主也。擴而充之，夫違背造物之主者，卽撻擊吾主面頰也。轉向受造之物者，卽撻擊吾主肩背也。貪吝鄙嗇，徒事搜括，不知救濟貧困者，皆握拳以撻吾主也。驕泰奢侈，錦衣玉食，揮金如土者，皆伸掌以擣吾主也。嗚呼吾主，求爾伸汝全能之手，撫摩此擣汝者之心，使知悔過自新，而自撻其胸，如布彼加諾之拊胸認罪，求主垂憐。

肆 戲侮之言。曰：測披汝者誰。武卒僕役等，相與欺侮

戲誚。谷拾肆，六五
瑪念陸，六八

惡黨若謂基利斯督曰：汝既自以爲先知，今特請汝猜之，以掌擊汝者爲誰，以拳擊汝者爲誰，以吐吐汝者爲誰。孰爲第一，孰爲第二，孰爲第三，請汝次第猜之。

一、戲侮情形。○惡黨譏刺耶穌，戲誚耶穌，以耶穌爲僞先知也，假基利

斯督也。故且擊且問云，基利斯督乎，何人掌汝，汝試猜之。汝既自稱爲默西亞，自認爲天主子，豈不知擱汝首，披汝頰者爲誰。可詳言之，我曹將信汝爲救世主也。聖史路加云，念貳六五此外辱主之言尙多。聖史但總括一句，未詳言耳。然吾儕可以默會當日之情形，惡眾之狠心，唇舌之毒氛，如由地獄中放出一羣毒蛇猛獸，爭相嚙噬，爭相謗讟。其中有稱之爲撒瑪利亞人者，或謂之附魔者。或誣之酒囊飯袋，與布彼加諾爲朋比者。或詈其不守瞻禮之日者。煽惑民心，擾亂國家者。又謂其具有邪術者，犯褻聖之罪者。種種侮慢之語，褻瀆之言，不一而足，盡情噴射於基利斯督一身。誠如日肋米亞云，哀叁三十彼乃飽嘗侮辱者。二、戲侮之言。○他且勿論，茲就夫惡黨向基利斯督詰問曰，請試猜披汝者爲誰一語，其褻聖已何如也。若依該國俗例，基利斯督早當爲之

裂衣矣。蓋全知天主，鑒察善人惡人，洞悉善事惡事，格拾伍三何需

目睹而始知哉。嗟嗟，爾曹惡眾，不憶夫民之尊視基利斯督，若先知大聖乎。不憶夫顯諸靈蹟而後，汝曹曾祝讚上主，眷顧我民而出此大先知乎。不憶夫撒瑪利亞婦，嘗招呼眾人曰，來視此人，我所行秘密之事，彼俱能言之乎。○夫吾主既能顯諸靈蹟，洩諸隱秘，豈不能洞徹爾曹所爲。卽爾曹所思所願，無不瞭如指掌，又何煩猜測爲哉。欲以侮主，適自侮耳。

○若望聖經四章載，耶穌道經撒瑪利亞中途力乏，端坐西加井旁。有一婦來汲水，耶穌向之索飲，婦拒而不與。耶穌語之曰，子有常生活水，飲之，永不復渴。婦卽向耶穌索飲，耶穌飭彼偕其夫來。彼回云，我無夫。耶穌曰，然，爾已有夫五人，今此非爾之眞夫也。婦驚曰，觀汝實先知也。乃入城，告衆曰，今有人，能指出我素行密事，得毋爲默西亞乎。

伍 結論上文。

一、審斷不公。○耶穌一答之後，遽加侮辱。以爲實犯褻聖之罪，○厥罪當死。案已判決，不再審問矣。異哉，天下萬邦，有如此辦理獄訟者乎？有如此草率判案者乎？不信其言，當考其行。基利斯督之自認爲天主子，果否僭稱，抑係實在。苟其所行之事，非受造者所能行，則其爲天主子也無疑。第觀其昔日所顯之靈蹟，可作考證。如一言，而能使瞽者明，聾者聽，暗者言，癩者淨，死者復生等。此非天主全能，莫能爲也。其必爲天主聖子也明矣。使昔日之種種靈蹟，或已忘懷，或尙疑慮。則是夜在山園中圍捕之時，彼甫出一言，衆皆仰倒，亦豈人力所能爲耶。諒此惡人中，身受之者，頗不乏人，何竟愒然忘之耶。夫惡衆旣不信吾主之言，又不察吾主之行，意欲何爲，惟欲逞其私志，以洩其夙忿而已。噫，豈能有公平之審斷哉。

○蓋法及議院諸人，既判決基利斯督犯褻聖之罪後，皆就寢安歇。但飭奴隸看守，直待天明，約歷三時之久。耶穌目不交睫，惟受衙役等虐待而已。

二、橫逆不法。○惡眾懷恨吾主，達於極點，竟公然披其頰，唾其面，捫其目，拔其鬚，種種橫逆不法，悉加於基利斯督一身。雖殺犯臨刑，尙無如此凌虐，而況於無辜者乎，而況於施惠之恩主乎。無辜而受辱如此，是贖刑枉法也。恩主而虐待如是，是味良逆理，辜恩負義也。今以至聖之主，大恩之主，受辱如此，虐待如是，誰不髮指眦裂，誰不痛心疾首乎。吁，不敬不孝，一至於此。昔智王有云，格叅拾十七人或有以目侮父者，山淵之鴉啄之，鷹雛食之。○嗟爾惡輩，豈不知基利斯督非庸人乎。豈不聞其嘉言，見其懿行乎。非曾稱其爲達味之子，因主名而來者乎。豈不知其爲天主聖子，乃天地大君大父乎。彼爲何人，蓋亦思之熟，知之審

矣。乃明知之而故違之，不但不愛戴恭敬，反加之以百般凌虐，何也。蓋若曹之兩目，若曹之寸心，已被羣魔所啄食，而皆爲盲目之人，味良之人矣，尙何言哉。

○逆子欺父者，或以唇舌，或以面目，所現譏誚狀態亦多矣。茲獨言其目者，以目爲諸情感之總匯。如睥睨睚眦等情，皆以目爲之。言山澗之鴉者，以鴉體燥性熱，喜居水濱，以便飲啄。凡逆子罰受架刑者，懸架之後，羣鴉翔集，將啄其肉，先啄其目，蓋以目味較美也。或以畏目之注視，先啄去之，使不得見，而後可恣意啄食其肉也。觀鴉與驢牛爭鬥時，先以兩翼滿挾塵埃，以撲瞎獸之兩目，此乃其慣技也。又言鷹雛者，按亞利斯篤得來云，鷹有六種，內有一種，嗅力極大，海外之屍氣，亦能嗅得。且專食死獸之肉，故逆子死於架上，鷹雛亦翔食之。

三、胆大妄爲。○耶穌旣顯無數靈蹟，或爲施恩，或爲懲戒。惡輩常耳染目睹，無可或疑。乃毫不畏懼，竟敢披其頰，唾其面，捫其目，作諸般戲侮，實屬胆大妄爲。昔者有波落尼人，在匈加利王前，胆敢自餓獅口內，攬

取食物，互相搏擊。人謂其孟浪太甚，不被此獅吞噬者幾希。今惡輩竟敢撻擊全能之天主，其孟浪猖狂，尤非與獅相搏者可比。縱不知其爲天主，豈不知其爲行靈蹟之奇人乎。頃在山園中，僅出一語，悉皆仰倒。今敢如是之瀆冒尊威，真孟浪至極，罪不容誅矣。惡黨乎，汝勿以基利斯督一味含忍，任汝所爲，而莫之畏也。昔匈加利王高爾味見彼波落尼人，氣粗胆壯，野蠻成性，卽行黜退，禁勿入朝。基利斯督今日雖一味含忍，不加懲創，終有迸逐若輩，投畀幽冥之一日也。蓋至審判時，彼將顯其爲普世萬民之士師，賞善罰惡之主宰焉。古之撒末傷勇士也，暫任眾人捆縛。旣而掙脫之，乘勢報復，斃敵無算。達味聖王也，遇瑟味依詬詈之，置不聞問。人但見其善良也，然而其報復之兇猛，亦莫可比擬。如以鐵輪輾亞摩尼達身等事，故列王傳或念卷八比之爲嚙木蟲。撫

摩之、柔軟無比。起而觸擊，則堅利無匹。○基利斯督有類於此，今其在苦難之中，一任如德亞人拳掌交加，不之譴責，而惟含容巽順。一旦定期既至，則嚴厲威猛，莫之或禦。此期或在今世，或在後日。奧利才訥云，彼輩日後將受魔鬼披頰，因彼輩爭披主頰也，是爲後世之報復。試觀目下，普世萬民，皆恥羞之，厭惡之，不以同等視之，因彼輩唾污主面也，是卽爲今世之報復。

○嚼木虫，比喻達味與好友相交，則慈愛無匹，若此虫之柔軟，與敵人抗，則勇悍無比，若此虫之堅利。

四、種種訓誡。○一、訓世人當尊重救世功德也。吾主所受諸般苦辱，聖史所以述之特詳者，欲令人尊重救世主之無限功德，刻骨銘心，而沒世不忘也。苟有人焉，代汝受撻受挫，雖一掌之擊，必將此辱再三陳示，

刺刺不休。今基利斯督代受如是之苦辱，不當常置於心目中，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乎。二、訓吾儕當忍受他人凌辱也。夫聖史之詳述吾主苦難，不以爲羞者，因基利斯督受之，不以爲辱耳。而基利斯督之所以忍苦如飴，受辱如榮者，固不特欲爲我罪之補贖，更欲作我人之師表，令我是則是倣也。昔嘗面命耳提，以言垂訓，如遇披頰，毀名，譏刺，戲謔等事，當如何忍受，真心寬恕。今乃躬行實踐，以身作則。如被卒役之拳掌交加，不稍閃避。司教之謗誣多端，默不之辨。以全能之主，僅出一言，能使惡眾悉皆仰倒。若欲投之地獄，何難之有，亦惟一命而已。乃竟甘受一切苦難，諸般凌辱。不但不與之校，不作復仇之舉，反向聖父爲彼求救。蓋不計其人之如何行兇，但憐其人之不識所爲，不問其行兇者何人，惟憶己之受苦爲誰。故言於聖父曰：「吁，父，寬宥彼罪，彼實弗識所

爲。若謂彼輩以神經昏亂，故如此待我也，祈父寬恕之。吾儕爲基利斯督之弟子者，可不勉隨師表乎。三、誠吾人勿妄用自主之權也。吾主受諸般苦辱，能阻而不阻，可道而不道，任若輩肆意橫行者，蓋因其造成人類，畀以自主之權耳。爲善爲惡，悉聽自擇，不欲加以束縛，如牛馬然。非然者，爲惡無罪，爲善無功，將何以行賞罰哉。今若曹橫行不法，肆無忌憚者，妄用其自主之權也。將必受天主之嚴罰，不過遲速有時耳，可不畏哉。四、誠吾人勿效法若輩凌辱耶穌也。冒領聖事者，卽唾污主之聖面也。犯罪作惡者，卽污辱主之肖像也。欺凌他人者，卽褻瀆主之義子也。是皆步惡黨之後塵者也。况今人侮辱天主，不獨一日如此，且日日如此。不獨少數之人如此，且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天涯以迄於地角，莫不如此。是尤駕乎惡黨而上之矣。又凡放恣於惡者，以天主爲

聾若聵，不能降祥降殃，是譏其爲僞先知者也。其或爲肉慾所蔽，作奸犯科，每覓幽暗之處，以爲無目鑒視，無手指斥，可以胡行亂爲。竟不思天主鑒臨在上，無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是之人，亦無異掩障基利斯督之聖目也，可不儆歟。

第十二章 論伯多祿三次背主

引言

蘇哀當記羅瑪議政諸臣，謀弑其王責撒肋儒理時，議員中有名加西亞者，首先舉刃刺王。王不之異，因其有積怨也。乘機報復，乃理勢所然。後瑪爾谷勃羅德繼之，王卽驚詫曰：吾兒瑪爾谷，汝亦若此耶。蓋勃羅德乃王素所親信，而養爲義子者也。今基利斯督猶羅瑪王責撒肋也。如德亞人謀弑耶穌，猶議政大員也。茹答斯率眾擒王，僞行接吻禮，是首先舉刃者也。茹之背判，久已知悉，故主不以爲異，亦不甚以此傷心。若伯多祿，則親信之徒也。然亦背逆吾主，至再至三。此乃足以重傷吾主之聖心矣。故吾主回目視之。一若謂之曰：吾兒伯多祿，爾亦如此耶。夫此時吾主之所遇，達味咏捌柒十九已預爲言之曰：爾使我友我親，及

我所識之人，遠離我於患難之中兮。○曰友，指茹德斯。曰親，指伯多祿。曰所識之人，指其餘宗徒，蓋皆棄主而逃矣。今觀伯多祿如何背主。

○獨飲苦爵，而莫與之偕飲，其苦又何如。

壹 伯多祿遠隨耶穌。伯多祿及他徒，遠跡隨耶穌。

路念貳·五四

宗徒皆已逃亡。惟伯多祿及若望，逃而復回，追隨於後。

伯多祿遠隨耶穌之故。○一、原伯多祿所以尾隨吾主之故，蓋欲踐其前言耳。彼以爲棄主而遁，未免食言，人而如此，卑鄙殊甚，故勉強隨之。此處訓人，既定善志，當自策勵，以求進行。然而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殊爲可嘆耳。

伯多祿遠隨耶穌之又一故。○伯多祿尾隨耶穌，由其素愛基利斯督，

不忍舍之之故。但經云、遠隨、是其雖愛吾主、而已存畏懼之心矣。蓋此時伯多祿心中、畏與愛兩情相伐。畏心逼其棄主而逃、愛情迫其隨主而行。故雖隨之而遠其跡、心旌已搖、意存勉強矣。

貳 伯多祿入署。又有他徒、與掌教者熟識、得隨耶穌、

同入墀門、且引伯多祿相與同入。

若拾捌：十五、十六

伯多祿意存觀望、故入署以觀事之終結。若惡黨判決耶穌以死、則將逃亡。若惡黨省釋耶穌、則擬再從之。聖師有以熟識掌教者、爲若望宗徒、然亦無定論。

一、聖經不詳他徒之名。○按聖史所載、與伯多祿同入署者、更有一徒、然不記其姓氏。此蓋訓人、凡無關緊要之事、聖經往往不之詳載、故不必細究。又凡事關信德、都由天主默牖者、亦不必探求、因必無差誤也。蓋一則知之無益、一則每爲吾人明悟所不及知、果非他種學問所可

擬也。昔厄日多有負物而掩以布帷者，人詢其所肩何物，彼應之曰：爲不欲人知，故特掩之。此可爲無端好事者訓。

二、伯多祿入署之非。○夫他徒之引伯多祿入教首署，○初無歹意，然究非所宜。蓋此時伯多祿心志已弱，引其入署，是投之於罪機，反不若置之於門外爲愈也。嘗見世有父兄，恃其富厚，爲其子弟納粟捐官，以入政界，欲爲宗族交遊光寵。然而往往以是敗其子弟。蓋官寮腐敗，古今一轍。驕奢淫佚，相習成風。非有堅強不拔之志，一入其中，必致沾染。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爲父兄者，不可不察也。

○據傳，擒捉耶穌，係亞納司發起，與茹答斯訂三十銀錢之約，亦在其府署中。此時錢已交付茹答斯，未入其屋。蓋法署中，此時甚形忙碌，亦未與茹答斯接洽，故伯多祿敢入其署。不然，懼茹答斯攻詰，不敢入矣。

叁 伯多祿被屈。

伯多祿被屈於二婢之故。○聖盎博羅削云，婦女犯誡，得罪天主，亦當由吾主受難之功，以爲救贖。計吾主於受難之際，鎚之鍛之，以成其救世之功者，品類不一。君長也，庶民也，司教也，凡夫也，親友也，仇敵也，本國也，外教也，家主也，奴僕也，幼童也，長老也，無一不備，惟尙缺一女流。於是聖經載此二婢，以見品類之全，然後可謂基利斯督受辱於眾人，以爲眾人之救贖。又，伯多祿嘗妄恃己力，誇於主前曰：「雖眾皆背爾，我必不背。」其傲如何。今使枉屈於奴婢之前。○正所以抑其傲也。如昔奧老拂爾納，三軍之帥也，志高氣揚，而喪於儒弟脫弱女之手。儒拾叁

○螫利亞巨人也，單身挑戰，旁若無人，而喪於達味幼童之手。列壹拾柒

○法勞王也，亦困於蚊蠅。出柒

○夫以弱勝強，以小敵大，以賤抑貴，天主所以抑制傲人者，類皆如此。

○此婢何以得識伯多祿為耶穌之徒。曰：既為守門之婢，凡出入之人，自必彼所習見。今伯多祿不類衙署中人，又面帶憂懼之色，故彼見之而疑。或者此婢嘗見伯多祿，偕耶穌遊行街市，往來殿堂，故識之，亦未可知。○儒弟脫往倍多利城，夫死守寡，已三年零六月。夫名瑪納色，遺下財產極豐。儒弟脫謹守閫帷，克己苦身，敬畏天主，人無間言。時滿第人來圍倍多利城，儒弟脫矯裝偽降，敵帥與老拂爾納，涎其色麗，入其殼中，以元帥而喪其元。○碩人螯利亞，見達味手無寸鐵，欺其弱小，將所戴之盔，掀在頭頂，不知達味素精於拋石之技，百發百中。於是奮其平生之力，以繩發石，適中其額，深入腦門，向前而仆。達味卽抽其劍，梟其首。○因厄日多國人，勒令厄勃來民，淘泥燒磚，天主卽以灰土為復仇之具。蓋此等蚊蠅，乃每瑟以杖擊灰所變，有毒汁，能腐敗食物，傳染疫症。後亞加洛尼帶人，恭敬蠅神，名倍爾才蒲白者，恐流源於此聖跡乎。

肆 伯多祿初次背主。守門婢視之曰：爾為斯人徒否。

曰：否，我不識斯人。伯多祿不認曰：我未

曉，亦不知爾云何。

瑪念陸七十
谷拾肆六八

伯多祿陷罪之故一。○伯多祿陷罪之故甚多。一、因其在山園中，朦朧睡去，未能熱心祈禱。昔如德亞人與亞瑪來格人交戰，每瑟聖人，兩手高舉，爲之祈禱，則勝。兩手下垂，不爲祈禱，則敗。吾主於山園中，命宗徒祈禱，免陷於誘感，亦猶是也。然伯多祿席地酣睡，置吾主面諭於不顧，是兩手下睡也。故臨陣氣餒，畏死貪生而憚於授命矣。嘗記吾主於園中，諄諄誥戒伯多祿曰：「西滿爾睡耶，不能醒一時耶。醒而禱，毋墜於誘感。心神固健，身則弱焉。」谷拾肆三七蓋吾主預知其畏死之情，不免以此而背己，故飭其寤禱，以防衛之。夫立志不肯，固屬可嘉。然徒立志向，而不思患預防，亦難有效。防衛之道，固以醒禱之工爲最妙。惜乎伯多祿忽不遵行，故致陷罪。古經記：「守門者，簸糠後，晝寢。敵乃乘隙而入，刺其主人。」列貳肆○聖額俄畧云：「不防守心門，存善去惡，而反倦臥者，

亦卽闢邪魔殺靈之門也。伯多祿毋乃類是。

○被刺者，係撒烏爾王之子，名依斯薄色脫。刺客係兩兵官，蓋欲見德於達味耳。然爲達味所誅，以戒不忠於所事者。

伯多祿陷罪之故二。○因其追隨耶穌，隔離太遠，不若前日之貼近主側也。聖盎博羅削云，遠隨則近於離背，心志已餒矣。若其貼近基利斯督，何至若是之畏縮。且近火者熱，吾主乃義德之太陽，其熱爲何如。苟與之接近，何至受寒而須烤火。經記伯多祿雜於僕隸之中，同坐烤火。○可見其身已寒，而不知其心更寒也。

○如德亞地處緯線三十二三度間，氣候本和，彷彿江浙兩省。但時在春分，餘寒未退，且在半夜，庭中又無覆蔽，故燃火以備衆人圍烘。

伯多祿陷罪之故三。○由於妄恃己力。彼嘗云，雖衆皆背汝，我必不背。藐視同輩，自以爲高出於衆人也。又云，雖當與爾偕亡，亦不爾

背、大言炎炎、傲氣逼人。夫自高必受黜、故吾主許其陷於大罪、所以黜其傲也。

伯多祿陷罪之故四。○由其不聽忠告。吾主曾預示其將背主、然伯多祿不以爲意、將吾主之言、視作耳邊之風。試觀其初聞鷄鳴之聲、曾不一回憶吾主前語、藉以自警。今世之人、若得天主默牖、以及善友規勸、而漠然於懷、不以之銘刻於心者、亦將如伯多祿、被誘而失敗也。

伯多祿陷罪之故五。○由其自投罪機。試觀其闖入掌教之庭、雜於奴隸之間、同坐烘火。夫衙署何地乎、非好行不義、習爲萬惡之淵藪乎。試觀三王來朝、入黑落德宮廷、而異星以隱。此宮廷非卽若翰聖人斷頭之起點所乎。今伯多祿自投於蓋法署中、所見所聞、無非訕毀之言、暴戾之事。於是信德漸弱、而果敢全消。卒至誓不認主曰、我非斯人之

徒也。夫伯多祿與宗徒同居時，首先認主曰：「爾乃基利斯督活天主子。」今在衙署，雜於不肖徒中，乃堅不認主曰：「我不識斯人。」猶是徒也。今昔懸殊，亦維視其所與之人，所處之地爲何如耳。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吾儕於交友接洽之間，可不慎歟。

伍 伯多祿再三陷罪。他婢見之曰：斯人果從耶穌。伯

多祿矢誓曰：我實不識斯人。

瑪念陸七一

伯多祿背主，果失去寵愛，然信德尙在。試觀其後，卽慘哭苦泣，非有信德，何能若此。伯多祿矢誓之言，想係尙我認識此人，必遭天誅地滅等語。伯多祿背逆吾主，較諸兵役鞭撻，掌擊吐污吾主，更爲難堪。蓋兵役鞭撻掌擊而吐污也，不過傷其身，伯多祿則傷其心矣。故吾主回顧之，若謂伯多祿曰：汝謂不識斯人耶。斯人，非召汝列入宗徒之位者乎，非付汝天門之鑰者乎，非令汝步行海面而不溺者乎，非汝曾見其在山上顯容者乎，奈何而曰不識也。

一、再犯易於初犯。○伯多祿一次陷罪後，至再至三而巳，猶自製一

罪鍊，以縛其靈。蓋一犯之後，其胆漸粗，神力尤弱，不難於再犯而三犯。故其末次背主，必較易於再次。再次背主，亦較易於初次。若屢詢之，亦將屢背主，斷然可必也。聖奧斯定云，感謝天主，三問之後，不復問矣。若轉輾詰問，則其出背主之辭，亦將轉輾不息。譬如自梯下墜者，必自上級至下級，愈下而愈速，犯罪亦然。昔天主降監造罷百爾塔者曰：「若曹既興此舉，直至功成之日，其願不衰，吾其下降亂其言語。」○伯多祿幸吾主回顧之耳。不然，犯罪正無已也。

○當時諾厄子孫，分爲五十五家，俱言厄勃來語。迨造塔時，言語混亂，此家與彼家不同，然非每人不同也。其時塔高已四千步，半爲大風吹倒，爰停止工作，不僅因言語之混亂也。

二、愈犯愈重。○伯多祿三次背主，雖皆重罪，然次第增進。蓋其初次犯罪，不過背主而已。繼而加以誓辭，卒乃繫以詛語，則其惡不堪矣。夫人

之犯罪往往如此，由小而大，由輕而重，若秤錘壓秤，常向下墜。如昔天主降殃於厄日多國，蚊蚋之後，繼以蒼蠅，蒼蠅蓋較大於蚊蚋者也。○
出劫 故若人犯偷盜，必始於鼠竊狗偷，漸至打家劫舍，終乃奪地爭城。其餘諸罪，無不如此。

○此乃第三第四靈跡。尚有擲杖變蛇，命水成血，河中出蛙等，十番靈跡，以罰厄日多人。其罰先從厄日多國，實納奧斯京城起，漸散布於徧國。但厄勃來民所居之地名才生者，無此災害。卽同一井水，厄日多人汲之，乃血也。而厄勃來人汲之，仍係清水。至十番靈跡，乃以表懲罰犯十誡者，又為後日新教遭逢十大艱難小影。

三、伯多祿再三陷罪之故。○伯多祿初次背主後，獨自出墀，繼而復入。復遇他人詰問如初，再出背主之辭。是其不自警惕，而安於罪機，不知遠避，故有此再三之顛仆也。日肋米亞先知呼曰，伍壹六 請由巴皮郎逃遁，各自救命可也。聖伯爾納多解之，又從而引伸之曰，欲貞潔

自修者、慎勿耽於逸樂、而自蹈於淫蕩之危機。欲謙遜自下者、慎勿溺於富貴、而自陷於驕奢之罪惡。欲孝愛天主者、慎勿牽情俗務、自失其愛主之熱心。欲真實無妄者、慎勿花言巧語、自墜於失信之過失。欲習修仁愛者、慎勿自投於傷風敗俗之塵場。蓋卽請由巴皮郎逃遁、各自救命之意也。夫吾儕旣經臨深履薄而傾陷矣、慎毋再效伯多祿之出而復入也。

○先知之言曰、嗟爾如德亞人、嗟爾外邦人士、速由巴皮郎城逃遁、以救汝命。因伯爾西國兵將入城、城將滅亡、人亦將死於敵人之手。

陸 伯多祿三次陷罪之故。爾果是斯人徒、爾音明露誠是。衙內一僕、卽伯多祿斫耳者之舅、謂伯多祿曰、或我不見汝偕彼於圍。伯多祿又發矢曰、我實不識

斯人。

若拾捌廿六
瑪念陸七三

納匝肋邑名也。耶穌所居。是邑隸加利肋亞省。凡宗徒概係該省之人。語音與京都人士頗有不同。故曰爾音明露誠是。且該省之人。每為如德亞人所輕。蓋無先知出者。當時如德亞人。稱納匝肋諸。即視為異教之首領云。

伯多祿廁於匪類，蹈此罪機，為時愈久，誘惑愈大，心志愈怯，而陷罪愈深。故瑪竇經謂：「伯多祿始詛且誓，謂不識此人。」凡人罹於罪機，當即決然舍去，不然將屢蹶而不振矣。又凡邪淫等念，當立即逐出心門。若留戀於心，愈久則其勢益熾，而犯罪益重，改悔益難。至天主所以任令伯多祿三次陷罪，不加阻止者，其故甚多，試列於後。

一、懲其驕傲也。○伯多祿妄恃己力，自投罪機，不自戒慎，自以為無患也。且其嘗三次自恃己力，故犯三次背主之罪。觀其於答主之辭，初則曰：「雖皆背爾，我必不背。」繼而曰：「我已整備與汝同入囹圄。」終

乃曰、〇卽須借汝致命、亦不背汝。〇無非自矜自伐、妄恃己力之辭。聖奧斯定云、〇傲者傾覆、則獲益良多、蓋日後不敢妄自尊大矣。〇夫伯多祿前次妄自尊大、不信主言、以爲必不背主。今乃再三陷罪、始知己力之不足恃。於是自知其過、痛哭己罪、一折其驕矜之氣、而終身卑以自牧矣。達味聖咏 捌貳十七 云、〇主、請以恥辱滿其容、則將尋覓爾名兮。〇亦是受壓抑而獲益良多之意也。

〇卽謂、使滿臉受辱而自慚、然後呼籲爾名、歸附於爾、變仇爲友、反奴爲子、而不求己榮、惟求爾名之榮矣。

二、示須聖寵也。〇聖奧斯定云、〇斯事能使世人得知、凡事須賴天主聖寵扶助、專恃己力、則毫無能爲。〇蓋伯多祿稱爲聖教之磐石、曾受天主聖父之默牖、而知基利斯督具天主之性、曾對眾明認曰、〇汝爲

活天主子。如是之人，猶且三次背叛，陷於極重極大之罪，何況他人乎。可不常求天主聖寵護佑，而戰戰兢兢，嚴防一切乎。聖奧斯定云：「見在上者陷於罪過，在下者不可私喜，而宜自惕。」此之謂也。

三、示宜恕人也。○伯多祿將爲聖教元首，先爲耶穌亡羊，是使其知人性劣弱，猶夫我也，則不敢苛責於人矣。夫犯罪之信友，無異聖會之亡羊，若其改過自新，無異亡羊之歸棧。爲聖教之長者，宜如何慈憫而容納之。伯多祿先爲亡羊，後爲教長，是欲使其以己度人，心存惻怵，而以慈愛御下也。聖額俄畧云：「主之慈仁，將居人上者，先指示其本來面目，而後登之於高位。」旨哉言乎。

四、增其謙愛也。○伯多祿將爲聖教之首，宗徒之長，榮寵亦云已極。然非謙愛出眾，何能膺此殊榮。故吾主任其一再陷罪，將欲舉之，乃先抑

之。一則令其知己卑劣，常存謙下之心。一則令其獲赦之後，心中感激愈深，愛主之情亦愈切。故吾主復活後三詢之曰：「汝愛我逾於若曹乎？」夫赦多者愛多，吾主之意，謂汝獲赦既多於他人，愛我亦當多於他人也。

五、以安慰悔改之人也。○夫基利斯督之於伯多祿，不但赦其背逆之罪，亦且寵以殊榮，立為聖教之首，代己治理教會。故人無論若何犯罪，不可失望，悔改之可也。經有云，厄拾捌·廿一·廿二「惡人若肯悔改己罪，我不復追憶其所行之惡。」○試觀基利斯督復活後，不惟不加譴責於伯多祿，反以復活之喜音，使先報知之。經云，谷拾陸·七「試觀葬所，往告伯多祿與他徒云云。」

○是即謂，罪人若因得罪至善之天主，而真心悔改，則神形獲益，並得常生，不復追憶云云。

卽不復如仇敵之報其怨，而如醫生之治其病，慈父之督其子也。又如士師之於犯法之人，雖不加以極刑，亦須判令補償，或在今世，或在身後，煉獄是也。

六、以示聖神之神力也。○夫天主聖神，具有奇妙神力，能轉弱爲強，變愚魯爲賢智。試觀伯多祿在聖神降臨前，爲何如人，在降臨後，又爲何如人。降臨前，聞門婢一言，卽驚惶無措，陷落於背主之罪。降臨後，雖遇虐吏暴君，囹圄縲綬，當之若素，不畏強禦，立於司教首前，轉輾於亞納司，蓋法司，約汗亞立山等署中。訊鞫之時，侃侃而談，嚴禁其宣傳耶穌之名，則曰：「徇爾曹私意爲義乎，抑徇天主聖意爲義乎。凡耳所聞，目所見，不得不宣布之，遵主命也。」可見其剛勇不屈，前後如出兩人。夫欲示天主聖神之神力，必先示伯多祿以自身之餒弱，此亦吾主准其陷罪之故也。

七、堅伯多祿信心也。○聖基所云、於是事無大小、伯多祿一聽吾主教令、篤信無疑。雖覺於己不合、亦不敢自用其意。蓋自此次陷罪後、深知吾主之言、無有不驗者也。

此事餘訓。○今人之效伯多祿背主者頗眾。一、凡既進聖教而復背棄信德者。如總王如理亞諾、既受洗禮、乃以犧牲之血浴其身、以爲滌去其所受領洗之印號。二、凡由正教而漸入異端者。聖濟彼良曰、無論何人、無論其爲何人、不在基利斯督之真教者、不得謂之基利斯當也。又云、凡不有聖教會爲母者、亦不以天主爲父也。三、凡與異教人周旋、懼爲識破、而過於掩其教友之形跡者。如逢嚴齋而違禁食肉、或被詢及是否教友而不敢認承者。聖奧斯定云、不惟否認基利斯督爲犯背棄之罪、卽既爲信友、而默然不敢承認其爲信友者、亦犯背棄

之罪也。四、凡不循信德之光以度生者，亦背棄耶穌也。如聖保祿宗徒云、（註五十六）自謂識認天主，然察其行實，非認識天主者。○聖熱羅尼莫解之曰、（註五十七）基利斯督係天主上智，人而自愚，背上智矣。基利斯督係天主公義，人而行詐，背公義矣。基利斯督係真實之主，人而飾非，背真實矣。基利斯督自具聖善諸德，人而德醜行穢，習惡犯誡，背其聖善諸德矣。是皆效伯多祿背主者也。夫既效伯多祿背主而陷罪矣，宜亦效伯多祿回頭悔改。今試觀伯多祿悔改如何。

○聖熱羅尼莫云，犯罪即是背逆天主也。雖非出之於口，却示之以行。

第十三章 伯多祿悔過

引言

嘗見史籍所載，於國家盛衰之際，必有禎祥妖孽，爲之預兆。如慶雲現，彗星出等是。雖皆附會之辭，不足爲証。然如伯多祿者，代表吾主爲聖教首牧，品位極尊，其一切舉動，宜有徵象。余歷觀聖經於其犯罪之事，除吾主預言外，又有步海一事，似可作爲先兆。瑪拾肆經載，伯多祿嘗恃主能，徒步涉海，趨赴主前。及見風浪大作，心中驚駭，身遂下陷，行將滅頂，乃大聲呼救，主卽伸手援之出水。奧斐拉嘗以此事，與陷罪之事相較，謂前後正相髣髴，一爲先兆，一爲後徵。前則伯多祿云，主令我步水就汝。後乃曰，我勿背汝，相若也。昔以風浪，心生疑懼，致陷於海水中。後以被詰，貪生怕死，致陷於背主之罪惡中，亦相若也。昔以吾主伸手提

之，乃能出險，今以吾主回目視之，乃得悔改，又相若也。故曰：一為先兆，一為後徵。

○伯多祿因見風浪，輒生畏心，畏生疑，疑則致陷於危機矣。爰向主呼救，援之出水，如小鳥尙未能飛，出巢落地，厥母啣之，置於巢內。

壹 伯多祿悔改之動機。言未已，鷄即鳴。

路念貳六十

人犯罪後，受良心激刺，即鷄鳴也。鐸德宣講，勸人悔改，亦鷄鳴也。兩番鷄鳴，非連啼兩聲，其間當隔有一二時辰。第一番當在半夜，俗所謂頭通鷄啼也。第二番鷄啼，當在天明前，俗所謂二通鷄啼也。聖盎博羅削云，伯多祿之差失，適為義人之訓戒。伯多祿之搖撼，亦為義人之鎮石，及我曹之金湯。

一、鷄鳴之驗。○經紀鷄鳴事，以見基利斯督之前言與後事正相脗合，而累黍不差。然則其他所言，如善惡之報，及地獄之刑等，亦必有應驗之一日。罪人毋以罰未及身，以為無妨，蓋必有鷄鳴之一日，敗露爾所

作之密事也。昔有殺聖門拉第者，以爲事甚機密，無人覺察，可以湮滅。而不知其後爲烏鵲所報，天鵝所告，事遂洩漏。故爲惡必有敗露之日，不在生前，必在死後。

二、鷄鳴之機。○伯多祿以鷄鳴動其悔改之情，是雞之鳴，乃其悔改之機，作其當頭棒喝也。此時之喔喔者，若謂伯多祿曰：汝尙在夢中耶，可以醒矣。夫人於犯罪之時，如在夢中，昏迷不醒，而鷄也司晨，每呼醒人於睡夢之中，所謂雄鷄一聲，天下白是也。然則以鷄鳴而使伯多祿悔悟，正是取譬訓諭。傳載聖厄必發之徒，名加利奴者，位居六品，秉性吝嗇貪鄙。會與有品級者數人，同往赴宴，厄必發亦與焉。忽聞烏鵲噪聲，加利奴問師曰：此主何吉凶？厄必發應之曰：謂加利奴六品將死也。其言果應。誦飯前經甫畢，加利奴倏嬰風痰之病，侍者扶之歸家，詰朝而

死。聖亞大納削入亞立山得利亞城，有烏鴉忽啼。厄肋濟諸外教人，戲詢主教，烏鴉何言，意蓋譏之也。主教曰：言明日也。蓋明日週年慶禮，將停止不行，使爾曹心滋不悅也。果然，明日因總皇諭禁，停止慶禮。蠢然之物，每有代天主宣意者。

三、鷄鳴之喻。○聖額俄畧謂司晨之鷄，可喻講道之人。故教堂之頂，每置鷄像，其像概由銅鐵等質製成，迎風獨立。此以示講道之人，當如司晨之鷄，大聲疾呼，以喚醒世迷也。然而聞其聲者，實繁有徒。誰能如聖伯多祿一聞鷄鳴，卽記憶吾主之言，而慘哭苦泣，自認己罪，離開犯罪之機，而終身以行補贖哉。汝欲知鷄鳴之情態乎，其始也，展其兩翅，自相搏擊，是喻講道之人，宜先自責，然後責人。故聖保祿云，高登·致·廿七 尅苦予軀，強其服從正令。蓋恐教訓他人，而自見棄於天主也。繼乃引

吭長鳴，是表講道者，既入講所，當大聲疾呼，激刺聽者之天良，使猛然覺悟也。昔有弑父者，聞玄鳥呢喃之聲，若爲暴其罪案，緣情虛而搗其巢。可見犯罪之人，良心易受激刺。卒也，聲漸微而卽縮，以表寵佑之默。牖人心，始終不一。如鷄之啼聲，始則悠而長，終乃微而縮。故凡違逆寵佑者，是自絕於天主也。蓋天主以寵佑動人，一而再，再而三。初時力猛，感人亦易。繼而其力漸減，而人亦較難於警覺矣。

貳 主眷背徒。主回顧伯多祿。

路念貳六一

其時審畢，已決死案。司教等，欲安歇少許，遂將耶穌牽出至廊廡，交付衙役看管，故主得以回顧伯多祿，以目示意。

一、回顧示意。○此時吾主回顧伯多祿，一若謂之曰，我昔語汝，今夜鷄鳴二番前，爾却背予三番。今鷄既鳴矣，汝不聞乎，其速悔改可也。

二、回顧之效。○此時吾主外以聖目射其面，內以聖寵動其心，故能一觸卽發，翻然悔改也。聖奧斯定云，「欲獲天主恩宥，必需痛悔己罪。然痛悔之先，需有聖寵動其心。痛悔之際，亦需聖寵助其行。」可見改惡從善，須賴天主寵佑，人能自恃其力哉。試觀伯多祿背主之後，雖聞鷄鳴兩番，而卒不能自新，必須基利斯督回顧以目，始慘哭苦泣。○故聖盎博羅削云，伯多祿初番背主而不哭，因主未之顧也。二番背主而仍不哭，蓋主猶未之顧也。迨夫三番背主之後，吾主回目視之，乃慘哭苦泣。吁，吾主耶穌，請爾回目，憐視吾眾，俾流吾熱淚，以滌除吾罪也。此處亦可見凡講道勸人者，須先求天主聖寵，啟發人心。不然，雖舌底翻蓮，而人心頑梗，依然鐵石也。如擊磐然，但聞其鏗鏘之聲而已。試觀署中之鷄，已一再喔喔乎。然而伯多祿聞如未聞也，必待吾主回目顧之，而

始泣然出涕焉。夫講道之人，不過署中之鷄耳。非有天主寵照先之，徒事嘵嘵而於人無益。又若照鏡然，天主聖寵，鏡也。講道者，設鏡者也。不以鏡面向人，雖設而無用。以鏡面向人，則癍疵立現，而妍醜自見。吾主回目視伯多祿，蓋以鏡面向之也。故自鑒其醜形，而洗以熱淚。

○伯多祿第一番背主，約在子時，遂即走出庭外，假作吸納清氣，內實懼復被該婢逼認爲耶穌之徒也。約歷半晷之久，復入丹墀，圍爐坐烘。又被他婢指認爲耶穌之徒，伯多祿二次誓不認識。又隔半晷之久，衙役輩，木俱站在公堂門外，專心探聽司教等審訊，而不留心於伯多祿。及退下，圍坐爐旁烘火，中有人注視伯多祿，謂其爲耶穌徒弟。伯多祿乃大詛大咒，以爲不識斯人，是爲其第三次背主。於是鷄再鳴，是在天明之前，俗所謂二通鷄啼者也。

三、回顧之情。○此時伯多祿處境跼蹐，神志昏迷，瑟縮恐懼，心冷如冰，不復如前之生氣勃勃矣。今得吾主回視，若接太陽之光。○頓覺雲消霧散，堅冰盡釋。奇哉，吾主之慈善也。此時身被拘攣，手不能提携之，如

昔日之於步海將溺之時。語不能警覺之。如在山園祈禱之際。惟日尙可自由。以覓其亡羊也。據傳有鳥。能以目治疾者。苟其目視病黃瘡者。其病必瘳。若反其目而不顧。其人必亡。此而可信。亦可以喻吾主聖目之回視罪人矣。聖會咏云。『倘爾回顧。汚跡消除。泣以釋罪。』蓋有以也。

○聖熱羅尼莫云。耶穌之目。如普世眞光。所以照臨下土者也。伯多祿既被其射擊。安能久在暗冥之中。而不返悔哉。

叁 伯多祿出署。『伯多祿憶耶穌語曰。鷄鳴前。爾背我

者三。遂出。泣甚哀。』
瑪念陸·七五

一、伯多祿出署之故。○伯多祿出署之故。不外乎三。一因羞忿交集。不堪復覲主面。故出而避之。如僮僕自覺不肖。急欲匿避其主人之面。昔

元祖獲罪於主，羞見主面，而自藏匿，伯多祿有類於是。二、因欲覓隱僻之所，以便放聲大哭，痛悔己罪也。如依撒亞云，念貳四 請遠離我，容我哀哭。三、至其所往之處，諒必係深山窮谷。三、因其自覺劣弱，不堪再被人詰，故遠離之，以免再陷於罪。凡真心悔罪者，定必遠離罪機，如伯多祿也可。

○聖師言罪人之淚，天神之醴。淚不求赦，而有赦罪之功效。

二、伯多祿悔罪。○伯多祿自受吾主回顧，心中如被刺擊，自恨自悔，不禁淚如雨注。夫淚爲心痛之証，心痛而至於流淚，其口雖不言，其心確暗自認過矣。故聖盎博羅削解之曰，淚乃自認己罪之証，至是而不復存畏羞之情矣。且淚有補贖之效，故此時伯多祿不特痛悔其罪，亦卽補贖其罪。聖盎博羅削又云，淚不求宥而自得宥。謂及時痛

哭流淚，無垢不滌，無穢不洗，未有不受天主矜憐而寬宥者也。是洗罪滌惡，淚力居多。昔如德亞人，不從依撒亞念貳十三先知痛哭哀號之諭，依然酗酒食肉，戲嬉笑樂，故致城爲邱墟，民爲俘馘。若其流淚哭泣，如尼尼物城，何至國滅人亡，竄流異地。基利斯督預見日路撒稜行將滅亡，爲之流淚痛哭，曰：爾若知之云云者，意欲人民與之偕哭，以挽回天主義怒也。然該民不肯及時痛哭已罪，卒至滅亡。伯多祿能流淚痛哭，仍爲吾主愛徒。今在封齋期內，天主亦高聲呼飭吾人，痛悔前非，平息主怒，以淚洗滌罪愆，是真免災避禍之妙法。若竟效如德亞人，不肯流淚痛哭，恐終爲天主所棄，遭其義怒也。淚其可少也哉。

三、伯多祿之淚。○竊考伯多祿之淚，一、哀淚也，純由於哀痛而來，並無半點文飾。故經云：「泣甚哀。」言其心傷之甚也。二、伯多祿之淚，急淚

也。蓋基利斯督一回顧問，立即自悔，奔出署門，求相當之地而痛哭，曾無須臾稽延。如良馬然，一蹶即起，起而馳騁，較前更慎。故伯多祿之勇於悔改，甚可風也。且由是而加慎，卒成大聖，爲聖教之基礎。三、伯多祿之淚，熱淚也。由熱愛主情而來，非因懼責而畏罰也。故經云，伯多祿憶耶穌語曰，「鷄鳴前，爾背我者三，遂出哭泣甚哀。」夫耶穌之言，並無威赫懲罰之意也。不過謂汝雖愛我，將來仍有離棄之時耳。伯多祿一憶此語，頓觸其昔日愛主之情，如孺子之離其母，不覺呱呱而欲泣矣。故其泣也，非由他故，純由於愛主之情。世人亦有哭泣流淚者，或因喪失世物，或因不耐世苦，此何益哉，徒自毀耳。苟因失主之寵，或由愛主之情，而流其熱淚，庶幾其爲聖人之徒矣。四、伯多祿之淚，常淚也。聖格肋孟多謂，伯多祿每聞鷄鳴，必跪地慘哭，追念前非，甚致面有淚痕，深

如溝、日常紅腫、形如血、以至終身云。○吾儕罪惡深重、遠逾於伯多祿、吾主乎、汝亦回目憐視、賜吾此淚、借伯多祿痛哭吾罪也。

○額俄畧那西盎云、伯多祿爲補贖此罪、終身食苦荷蘭豆以度生。

第十四章 論天明復訛及茹答斯自縊

引言

前此所論，皆前宵之事，卽瞻禮六之前宵也。今已天明，爲瞻禮六焉。是日也，爲邪魔禁錮之日，人類救贖之日，開天門閉地獄之日，世人歷久期望之日，是日之重大爲何如哉。千載上，亞巴郎及諸聖祖，所渴欲見者，是日也。三十三年，基利斯督所渴望臨者，是日也。如德亞人，所久久窺伺而渴待至者，亦是日也。然所渴雖同，而所以渴，則不同也。亞巴郎與諸聖祖之所以渴者，欲己靈與其子孫得救贖也。基利斯督之所以渴者，欲天主光榮，得以補償，世人靈魂，得以救贖也。如德亞人之所以渴者，欲飲其義血，以洩夙恨也。今試進觀是日之所爲。

壹 天明復訛。天旣黎明，老長者及撒責首，再集共議

殺耶穌。

路念貳六六

聖良云，東方未明，日已西沉，此正若曹之聖堂與祭臺，圮廢之候，律法與先知取消之候，國家與祭職覆亡之候，慶期變為喪期之候，議員足數共有七十名，內有基利斯督從徒，當時不敢在場，遠引以避禍，亦有被蓋法等遣往他方，毋使出席抗議，即有少數在場者，欲為基利斯督辯護，然因人聲嘈雜，不能發言而止。

一、復訊表面。○惡黨復訊表面上，因夜間聽訟，不在場之議員尙多，不足規定之數，恐招非議，故再集議。又，審問僅有一次，未免草率。故再開會議，以示鄭重。狡哉，惡黨之謀害吾主也，慎密周詳，使不能脫逸。如獵戶捉兔，密布其網，團團圍住，凡有可以逃生之路，先為堵塞。夫惡人為惡，盡其心計，不憚煩瑣。吾人為善，亦能如此乎，恐不及若曹為惡之踴躍也。

二、復訊真旨。○天明，眾人集會復議，非為求罪案之成立，乃以備解送

比拉多也。蓋罪案已於宵間判決，定爲死罪矣。今所商者，當如何鍛練而周納之，不致被比拉多駁斥耳。

貳 復核口供。爾倘爲救世主者，可明語我。

路念貳·六六

齊出口曰：若然，爾則爲天主子。

路念貳·七十

一、問辭所由。○惡黨雖不肯承認吾主爲救世者，然見其平日所顯靈跡，聞其所宣聖道，所發警言，未免心生駭疑。此時天良感觸，故不禁再問之曰：「汝果爲基利斯督否？」然若曹被私慾重蔽，幾微之天良，必不足以敵之。

二、問辭用意。○惡黨之用意，欲試探耶穌，果否堅執前言，抑游移翻供。故問辭與前畧同，卽爾是否基利斯督爲天主子也。若曹以爲苟其答言是也，卽可訟之於官署，死罪立決。惟吾主所應之辭，與前稍有出入。

不甚分明。故復促之云。若然，爾則爲天主子矣。以此反詰，使其答言，分明切當，無可隱遁。嗚呼，惡人之用心。

叁 耶穌答辭。耶穌應云。若語，爾輩弗信。若問，爾輩弗

對弗釋。來日，爾曹親目將視人子，安坐天主右。路念

六七·六八·六九

爾言是我。

路念貳七十

答辭用意。○吾主耶穌爲天主子，顯有証據，先知預言，所行靈跡，道破隱情於未露，先言後事於未然，是也。惡黨既不之信，今而曰，汝果基利斯督否。此問非出誠心，以求真知灼見也。乃詐僞之間，欲得其一語，以致之死地耳。吾主知其然也，以爲忠告善道，不足以動若輩之心。或者，死後審判之威嚴，庶幾稍減其兇焰，使之不敢枉殺無辜者乎。故曰，日後爾曹親目將視人子，坐天主右。其言與前稍有不同，所以委曲

其詞者，欲警惕惡黨於罪戾中也。孰意惡黨之瘋狂，無可救藥。縱迅雷及頂，不能使其心驚。反再迫主曰：「若然，爾則爲天主子矣。」於是耶穌應之曰：「爾言是也。」若謂我果未忘前宵之言也。頃所言者，欲使爾曹預知此事之厲害，毋後悔於將來也。嗚呼，吾主於艱難困苦之中，不忘爲惡黨求脫禍災，何其多情耶。

肆 眾人干証。眾云，奚必他証，証今出厥口，吾等親聞。

路念貳·七一

一、眾人干証。○茲所謂眾人者，卽長老、經生、司祭長也。若曹嘗被吾主斥責，皆有夙仇。則其推石下井，不足爲異，故其干証，並無何等價值，於律亦無干証之資格。今其言曰：「吾儕聞之矣。」似樂爲干証，懼不得爲干証者然。一種怨毒復仇之意，流露於口吻間，甚可惡也。

二、干証鹵莽。○夫吾主之言，不過謂我乃基利斯督天主子，是言也，豈有可殺之罪哉。律宜引據條文，勾稽事實，平心息氣，互相考求。然後訟之於官，控其可死罪案。今乃概不之間，貿然曰：「我儕聞之矣。」以一言而可以殺人耶。古今無此酷虐之法律。爲之証人者，盍再思諸。豈有以一二語，卽可了案。豈在一二時刻，可以定刑。乃竟急起緊縛耶穌，送交般雀比拉多都院。蓋彼輩胸有成見，蓄有必殺之勢。

伍 茹答斯悔悟。茹答斯見主既決死案，厭惡已非。

瑪念柒三

悔悟之故。○茹答斯見主判決，將受極刑，不覺心動而自悔。其故或因其賣主時，此等關係，非其所逆料。彼以爲吾主形端表正，豈可吹求，縱然拘去，何能加以罪名。又，以爲吾主具有全能，何難如昔日之隱身以

遁、何妨取其價值、充我囊橐。今見事已不然、賣師之錢、將作義血之價、不覺良心觸發、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未可知也。往往事在目前、良心易於感觸。事在將來、目無所見、漠然置之、不甚關懷。今茹答斯、以不禁其貪慾、致賣其主、而致死其主。所謂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之於初乎。若迨事到臨頭、方覺其禍害、而引過自責、則遲矣晚矣。觀茹答斯雖自認己非、而心深懊悔、究亦徒勞而無益。蓋其懊悔、並無超性之觀念、純由本性之感觸也。故不思天主仁慈、而向之求救、徒懊惱自喪、而頓尋短見。不然、伯多祿三番背主、仍不失爲宗徒之長、何茹答斯賣主、而永墮地獄哉。又茹答斯悔悟、不趨赴主前認過、反奔至惡黨前認差、是其悔悟而無益之故歟。

陸 茹答斯還銀。茹答斯將三十銀錢、還撒責首、及老

長者曰：我大犯罪人，付無辜之義血。

瑪念珠三·四

以基利斯督爲買賣品，凌賤已極。土耳其人買奴，不過剝其自由之權。如德亞人買主，則在制其死命，野蠻何如。饑饉之年，每有賣男鬻女，以求生者，未聞在平時而有之也。況子賣其父，奴賣其主，弟賣其師哉。今茹答斯悍然爲之，如德亞人欣然受之，非咄咄怪事乎。

一、茹答斯証主無辜。○茹答斯還銀，顯然自責其非，且高呼其師爲無辜。可見基利斯督之言坊行表，無纖過之可責。不然，其徒與之共處有年，何不舉其一二遺行，以自文其取財之無道哉。又，茹答斯之自責，亦卽責惡黨之以不義殺人，而惟賄賂是行也。故吾主之無辜，惡徒且証之矣。

二、茹答斯擲還銀錢。○茹答斯深悔於心，而且欲改其行，故將所有之銀，還之於司祭長。聖盎博羅削云：「凡以賄賂從事者，却其賄賂，立卽解約。」今觀茹答斯痛告己罪，擲還價銀，廢棄交易，且默責司教之不

義、毫無畏懼。可知其悔罪、頗得其道、未始不可與爲善、隔離天國、亦不甚相遠也。惜乎、其有未盡善者在焉、其不恃天主仁慈、不求赦宥、而遽尋短見、是自絕於天主也、是犯失望之罪。

柒 惡徒被拒。若輩答曰、爾自圖之、爾罪與我何與。

瑪念柒·四

茹答斯先往蓋法署、將三十銀錢退還司教、司教不肯收受。因受之、當釋放基利斯督、兩相廢約。今必欲殺耶穌、故嚴拒之。茹答斯不得已、乃奔往殿中、擲其銀錢、出而自縊。

一、惡人存心頑硬。○茹答斯還銀認過、而惡黨答曰、爾自圖之、何干於我。如此應答、可見惡黨剛愎味良、已存必殺之心。夫銀也誰給之、其過也誰釀成之、非若曹耶。而可誘答曰、何干我事乎。且茹答斯素與吾主出入相從、其一切言行、豈不知悉。今忽還銀認過、証主無辜、

證見之確鑿，莫此若矣。詎若輩惡聞其言，拒而不納，雖茹答斯呼冤喊屈，而若輩裝聾作啞，曾不之一聞，畧爲注意。蓋其謀弒耶穌，作爲前題，胸中已有成竹，無論義與不義，皆非所問。雖迅雷當頭，亦無所畏，而况茹答斯之哀聲乎。聖基所云：「此間嘗有真光照臨，透射厥心，然彼輩佯爲不見，自障厥目。」蓋茹答斯之言，卽惡黨之真光也，奈其目已瞽何。

二、茹答斯被遺棄。○茹答斯於賣主之前，果鬼鬼祟祟，與惡黨秘密往來，異常親密。惡黨亦優禮相待，視爲夥友。今乃事過境遷，惡黨卽遺棄之。雖見其爲良心所逼，情辭迫切，宛轉可憐，曾無一言慰解之。反以冷語譏刺之，曰：「爾自圖之，於我何干。」可見與惡人交好，終無善果。始也，慕其顯貴而附麗之。終也，被其欺侮而以閉門羹待之。雖茹答斯自

作自受，然亦有天主之聖意，以果報因而罰之也。在士師紀九章，昔西幾米人，倡迎立亞皮未來格爲王，逢承其惡，後國家反被其勦滅。○又亞納巴肋那，結寵於英王恩利格，戕其親夫，終被王所殺。出乎爾者反乎爾，或前或後，是皆爲茹答斯被惡黨欺侮之現形也。

○亞皮末肋格，係才勞罷亞耳庶出之子，其母爲西庚人。西庚人被亞皮末肋格煽惑，立之爲王，殺其弟兄七十人，於一石壇上。惟若亞當一人脫逃，預言將來互相殘殺之報。其後西庚人果不堪亞皮末肋格之虐戾而叛之。亞皮末肋格率其黨屠之。卒被一婦自塔上墮石，擊破其腦，將死，令從者刎之，以免死於弱女子之誚也。

捌 茹答斯委銀於殿。茹答斯委錢聖殿內疾出。

瑪念塔五

一、茹答斯之忿懣。○茹答斯愛財如命，不惜賣其恩師。今見事體重大，厭憎殊甚，又被惡黨白眼相加，於是衷火焚燒，見銀如見仇，委而棄之。先旣愛之，後復憎之，人心之愛憎無常也，往往如此。

二、茹答斯之意見。○茹答斯因受良心激刺，覺此不義之財，一若爲其刑具，深惡而痛嫉之。故於臨死之前委棄之，擬以稍慰其天良。凡取不義之財者，往往如此。死期一至，疚其良心者，此也。加其痛苦者，此也。世人於取財之間，可不慎歟。格言篇云，念十七人甘食謊詞之麵包者，口中必多砂粒。○

○謊詞有虛僞之意，按字句之意，謂外形似麵包，內實充盈砂子石屑，入口似有味，嚼之則傷齒也。此喻不義之財，始得之若甚快樂，然終究情虛，不能自安。若被人告發，判歸原主，則爽然若失。卽不然，良心亦難自掩，於死時尤甚。總意謂有錢財，世福，而生驕傲，慳吝，迷色，貪饕等惡習，始覺快樂，終覺有損無益。或受天主懲罰，或被旁人陷害，或覺良心激刺，或自惡習生發疾病，是卽有味於麵包之外形，而咀嚼其砂粒也。

三、此事與上智關係。○凡事必有天主上智安排。茹答斯不付此錢於他人之手，亦不擲於兵役之前，而乃投於聖殿，擲於司教之前，一則使

司教等留心此錢之關係，一則使此錢不致無名耗沒，而必用得其當。爲如德亞人樹一記過之碑，爲基利斯督留一旌義之坊。

玖 惡徒自縊。茹答斯投錢後，退而自縊。

瑪念塔五

茹答斯縊死於樹上，相傳其樹係無花果樹。自縊之罪，較諸價賣基利斯督之罪更大，而更傷吾主聖心，此聖熱羅尼莫之言也。蓋逃遁、背叛、價賣，於基利斯督固難忍受。然喪失靈魂，則吾主最爲痛心，而最難承當。譬如房屋失慎，其家主所最注意者，救出其兒女，其餘物件，不甚在心。若焚斃一子，家主之痛悼更甚於焚燬全家什物。

一、惡徒失望。○茹答斯投錢後，心中大失所望。見吾主已受判死之極刑，推其源，皆由三十銀錢之故，乃自覺罪大惡極，不容於世。加以良心之激刺，若刑役之鞭撻，不堪忍受。又有魔鬼之慫恿，促其自決。昔爲利令智昏，今則畏令智昏矣。不回思天主仁慈，而求寬赦之，乃自尋短見，陷於魔之狡計。蓋人犯罪之初，魔鬼往往誘其輕忽細行，及至心粗胆

壯，則誘其犯較大之罪。迨犯罪後，魔乃張大其事，使其失望。至是，其靈陷於末路矣。

二、惡徒自忿。○茹答斯被司教等冷語峻絕，心中大忿，是亦使其速亡之故。彼若遇有明智之士，以愷悌之懷，作溫柔之語，譬解而而慰喻之，未必不可壯其已灰之念。何奈遇人不淑，以峻顏冷語對答之也。故凡爲神師者，對於劣弱之罪人，切宜戒慎於言語聲色間也。毋以冷水澆人，而使餘燼熄滅。毋以堅壁禦人，而使生路全無。惡黨對茹答斯之言，真如絢一索組，以加其頸也。奧色先知云，伍一爾曹如設網罟，於託付爾保護之人，〇蓋爲若曹言之也。

○嗟爾司教，職爲保民，今反爲罔民耶。

三、此事教訓。○茹答斯屢受吾主訓斥，終不稍自悛改，卒至涉惡愈深，

而被天主所棄。不特爲天主所棄，亦且自怨自艾，不欲覩顏在世，苟延殘喘，卒至投繯自縊。於此可見，凡輕忽天主聖寵者，與天主愈離愈遠，卒且厭己憎己，而求自滅，比比然也。又基利斯督之無辜，茹答斯以一死證之，縱不能阻惡黨滔天之逆焰，然爲吾後人作一度之露布，使無纖毫留疑。故其死也，於己果無裨益，於吾後人實爲一信德之護符，此殆天主許其自縊之故歟。再，貪財者，於此可取鑒焉。聖保祿言曰：莫壹陸九、圖富者，將陷於誘惑，落於魔網。○聖良云：茹答斯爲貪祿嗜貨，而罹於魔網。蓋魔鬼弋人，如弋禽鳥，先以微利餌之。茹答斯先由小竊，繼賣恩師，卒乃自盡，埋其靈魂於火獄中，是爲貪財之結果。貪財者，可不鑒諸。聖基所云：貪財之人，其聽之而熟思之，茹答斯由貪財而賣主，而犯罪，而失靈，而喪身。故貪財者，不但害人，而且自害。生前

不能享其財，徒費心計。死時不忍捨其財，必自煎熬。死後轉爲地獄之柴薪，永遠哀呼負負，惜哉。於此又可見，天主罰罪，適得其當。茹答斯口親主面，以作暗號，今見其口開舌吐，斷其口中之氣矣。茹答斯與司教密約，唧唧噥噥，其言出自喉間。今則以繩自扼其喉，自絕其求主赦宥之聲也。茹答斯負賣天地之主宰，今見其懸於空中，上不接天，下不及地矣。嗚呼，何其死狀之適稱其罪也。

○宗徒之言，非指任何富有錢財，及留心經計之人也。不過指罔利之徒，貪欲無厭者。蓋富而善用其財，未必不可以光榮天主，救濟他人，而轉以成聖成賢。惟財最足陷人於誘惑，因財愈增，則貪心愈重。於是惟利是圖，義與不義不顧矣。此乃宗徒所指。魔網，解謂一專嗜錢財，失落信德是也。二解謂魔鬼也。蓋魔嘗以之試探救世者。三解謂懲罰也。四驕傲是也。五錢財爲人之桎梏，而不能自由。六由錢財發生無益之理想，並起有害之願欲。

拾 司教等計議處置遺銀。據撒責首曰，斯銀血價，弗

可投於公櫬。

瑪念集六

一、司教顛倒。○司教等以爲血價，不可收入庫內而計議之。聖熱羅尼莫云：「此真囫圇吞駱駝，而細嚼蟣虱者也。」以血價納庫爲不敬，何以無故殺人，何以殺之在巴斯卦大禮日，且所殺者，卽至尊之天主，不敬孰甚。但司教等，狃於大惡，而謹於小節。故吾主生前，不時責之爲僞善之徒，外似羔羊，而內實豺狼者也。以血價入聖庫，果爲不敬。然灑義人之血，不敬之尤者也，何不一縮其瀘血之手乎。

二、古教禮規。○古制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作祭禮。洵來盜竊之物，窮人度日之資，皆不得入庫，而爲聖殿之用。茹答斯鬻師之資，按例亦不得入庫。於司教固示謹慎於小節，而於天主上智之安排，乃所以尊重古教之律也。蓋此時古律，尙未取消，故天主不願享此，而暗阻之入庫。辨

德經云、叁肆廿三 以窮人之物、充作祭獻天主之禮者、若殺子於其父之前、○

○窮人所有者、乃養生度日之資本、奪之以獻天主、是戕其生也、故曰若殺之。天主爲人之大父、特爲窮人之父、故曰若殺其子於父之前。

拾壹 惡黨處置遺銀。爰議購陶人田、置爲旅人葬地、於

是此田名亞瑟而大瑪、譯言血地、至今仍之。瑪念柒、七八

一、惡黨矯飾。○惡黨將茹答斯委棄之銀、置一陶地、爲旅人之墓。其意欲隱惡而揚善、以爲此銀、若收入自用、則人將謂其貪鄙、不如移作善舉、而有急公好義之名。且欲藉此善舉、使人歸附於己、兼以湮滅基利斯督之踪跡。然而天主上智正別有用意、與若輩適成反比例。於是而基利斯督之名譽、永垂不朽。於是而如德亞之惡孽、萬世昭章。日肋米

亞先知曰、彼取三十銀錢、乃被估者之價、卽義臘爾子所估者、用之於陶人之田。又瑪竇經云、此田名亞瑟而大瑪、譯言血地、至今仍之。

○買地以爲旅人墓、亦以示基利斯督之血價、無益於如德亞人、而有裨於外教人也。其地在西婉山南、聖后赫肋納、命築牆圍之。其地長七十二尺、闊五十尺、上作環洞七、信友之屍葬此者、由孔垂下。厥土性質甚奇、二十四小時內、能使皮肉爛盡、且易地不易厥性。聖后曾將此土、用大船多艘、載至羅瑪、堆積於瓦諦岡山附近、現稱聖塲者是。亦能在二十四小時內、完全銷毀屍體、使獨存枯骨、惟准逆旅之人、葬於此云。

二、此事餘議。○此事除上所云外、更有奧義存焉。以吾主血價、購陶人之田、是指基利斯督以己寶血之價、建立吾聖教也。天主如一陶人、凡在聖教者、皆受其陶鑄、而爲種種有用之器皿者也。卽培植吾人之靈性、灌溉吾人之心田也。又購之而爲旅人之墓、是表將來入此聖教者、

多外方之人。且示凡在聖教者，當自視若旅人。蓋生則寄，死則歸，此世本同傳舍，轉瞬卽逝。爲教友而能窺破此情，庶不致營營於世利，逐逐乎名場，而安於所遇，樂順主命，如旅人之寄葬於此墓矣。聖基所云，「福哉此墓，諸天神及諸世人，暨神人之主，皆歡樂之。」是指聖教而言也。

第十五章 論耶穌被解公堂

引言

至今吾儕以心以神，偕基利斯督同行也，爲時已久，歷程已多。然而尙未已也，前途猶賒，且此後之行程，更崎嶇而難行。蓋吾主已押解官衙，交付於外教人比拉多之手矣。昔之擬以死刑者，今將判決而實行之。於此吾儕回溯往事，如見古聖若瑟，創叁捌被其兄所鬻，交於厄日多賈人之手。○又似見撒末傷，被其妻達利拉所負，付於斐利斯丁殘虐之敵。士拾陸一齣哀情慘劇，演之而誰不動心。往矣哉，其偕基利斯督同入比拉多衙署可也。往矣哉，其一窺此事之究竟也。若可哀則哀之，若可哭則哭之。凡與基利斯督共患難者，乃與之共榮福。然則其可中道而止步耶。

○昔若瑟爲諸兄所妬，售於瑪弟，蓋人，價僅二十銀錢，今基利斯督則三十銀錢。蓋若瑟尙在髫齡，而基利斯督則已在壯年，故價有不同。但若瑟賣作奴僕，而基利斯督則賣以釘死，受辱尤甚。○達利拉係斐利斯丁女，通款於敵，充作奸細，探得撒末傷勇力，在其髮際，遂醉以藥酒，邀薙髮匠，將其頭上七髻，悉行剃去。敵至，撒末傷無力抵禦，遂被擒去。

壹 耶穌被解。翌晨，撒青首及老長者，合謀害耶穌，將

置之死地，遂繫之押解般雀比拉多。

瑪念集·一二

如德亞人，每議定人死罪，卽縛送士師請判。昔撒末傷被其妻縛而送於斐利斯丁人，今基利斯督被講經者所縛，送於比拉多，正亦相似。比拉多衙署以後改建，房屋內建一室，四週各有五米達之廣闊，屋頂似半球形式，稱名茨冠之堂。

一、隨解人眾。○按諸聖史所記，似耶穌被解時，隨者甚眾。且若望宗徒明言，眾曳耶穌出蓋法署，至比拉多衙署，凡與議諸人，如司教撒賁首，老長者，學士等皆與焉。夫解犯至上官，大概不過遣一員，持一封書，加

派一二警兵足矣，何必小題大做，大隊隨行。蓋司教等，恐百姓冤之，途中要劫也。又因茹答斯有謹防之語，故不敢不慎，而寸步不離。且可挾洶洶之勢，脅比拉多，使不敢爲之平反，威嚇餘眾，使不敢爲之辨護。聖咏云，拾叁三 彼傾注人血，足何捷也。○日肋米亞云，肆廿二 愚笨之子，明於爲惡，而拙於爲善。○是皆爲若輩言之也。

○此言惡人害人，不獨以言，且以行，蓋不肯稍懈也。○罪人及陋俗之人，但見世上虛假之物，不識天上永遠之事，明於作惡，而暗於修德。無異貓鷹，在黑夜則厥目尖利，在白日則反似瞽者。惡人亦然於俗務目極尖利，於常生目極昏黑。

二、解送外教官員。○當時如德亞國，已被羅瑪征服，失其自主之權，故不能擅自殺人，罪人須經羅瑪法官按律判決。比拉多係外教人，爲羅瑪總皇派任總督，治理如德亞國者也。○故有生殺予奪之權。惟有數種罪名，可依如德亞舊律，處以磔石之刑者，仍聽如民援引適用。故比

拉多云、依本國律、爾輩自處之。然惡黨不欲引用本國法律、而必欲比拉多處以羅瑪法律、蓋欲自避殺人之過、而嫁禍於比拉多也。以爲比拉多判決而殺之、則殺之者法也、非私意也。則其報復私仇之旨、可以掩飾、基利斯督之罪名、可以彰著。且本國律所許者、不過磔石之刑而已、欲加更酷更辱、如釘架之刑者、非引羅瑪法律不可。故謀定而送耶穌於比拉多。可見惡黨之用意兇狠、設此惡毒之計。然而天主、正以此事、顯示其聖意、已移向於外人、將佈其福音於他邦、以建立聖教、而不復以如德亞人爲主民矣。昔古聖若瑟被兄鬻於厄日多、而厄日多人得免饑饉、而含哺鼓腹。其兄反爲饑迫、幾爲餓殍、是卽此事之預像也。

○此時來京都瞻禮者、人山人海、惡黨欲在大衆前、毀敗基利斯督名譽、故迫不及待。但瞻

禮日、理當潔身、以奉祭品、不便廁身於命案、自爲指揮。故欲假手外教官吏、以示與己無干、此亦其縛送於比拉多之故也。

貳 惡黨站立公堂外。司教等不入公堂、毋使見浼、可

食巴斯卦。

若拾捌廿八

一、不入公堂之故。○如德亞人以外教人之居處爲不潔之地、入將浼焉、翌日、又是巴斯卦慶期、○是故押送耶穌於比拉多、而自退出衙外。此係如德亞之流俗遺風、非古教之禁律。司教等於此項瑣屑之事、拳奉行、不稍寬假。而於重大罪惡、反甘冒不韙以爲之。是如虎狼之食人、而欲作麟趾之不踐生物也。夫以外教之宅第爲不潔而遠之、弟兄之義血、豈卽爲清潔而可沾染之乎。何以高聲呼曰、此人之血、吾輩任之耶。比拉多之衙署、不過外教人之居處、何能污其身。基利斯督

之血，乃無辜人之義血也。流之而能潔其靈，以食巴斯卦乎？是藉以文飾其過耳。若輩之肺肝，顯然可見。聖奧斯定嘆曰：嗟嗟，其兩目失明，喪心病狂之人乎。祇見外教人之居處，爲不潔而去之，而未見其靈爲罪惡所污，其身爲腥血所染也。夫如德亞人以外教人之宅第爲不潔而遠避之，今普世之人，以如德亞爲奸惡而輕賤之，是亦其果報歟。

○巴斯卦羊羔，昨晚通國人民，已皆食徧。但此禮慶期，律行七日。所食羊羔，乃經奉獻於主前者，惟身家清白者，方能食之，此卽惡黨不入公堂之緣由也。

叁 判官出問。比拉多出問曰：爾輩訟何辭於斯人。

若拾捌·廿九

一、出問之故。○如德亞爲羅瑪屬國，其士民卽屬於比拉多權下，故比拉多有坐堂傳案之權。但因恐與如德亞教律有關，故雖見若輩態度，

桀傲暴慢，乃仍大度包容，下堂出詢。可見外教人，亦知謙己下人，體恤人情，吾儕信友，宜如何虛衷接物，遵守愛人如己之誠哉。至比拉多於收押之前，必先問明眾人，亦自有故。蓋此乃羅瑪法律規定，不可少之手續。如揮斯多云，凡獄訟之事，須有原告在場，被告者，亦當與以自衛之權，辨明所控虛實。廉得其情，然後判決其罪，而刑罰之。若未證明其罪案，不得妄下判語。若案有疑義，而被告又未辨訴者，更不能判決其罪也。○又，比拉多素聞耶穌非凡人，明知其被控也，由其仇人之忌嫉，故不敢冒昧從事，遽行收押。

○昔有某甲，控乙爲盜，而無真憑實據。乙不認，丙爲士師，遂釋之。甲大聲呼云，犯案而不認，即可釋乎哉。丙云，無辜而被控，即可罰乎哉。是故訟獄，被告所處地位，每優於原告。如爭戰然，守城易，攻城難。原告必需種種証據，而被告則一言不認，已足矣。

二、判官出問之辭。○比拉多出問之辭，甚屬平常，乃判官應有之語，曰，

爾輩訟何辭於斯人。蓋士師聽訟，必須先知所控者爲何事，是否違律。苟違律焉，然後廉得其情而判決之。苟不知其何事，何罪，而受理收押，奪人身體之自由，是乃野蠻之行爲，而非法律之所准。當時羅瑪尙稱文明，故比拉多不欲收受，而必先問明所控，然而已觸怒眾人矣。

肆 眾人頂撞。如德亞人答云，斯人若不辜，必不付汝。

若拾捌·三十

一、惡眾頂撞無理。○惡黨聞比拉多之間辭，蠻言頂撞曰：「斯人若不辜，必不付汝。」此言恃眾傲慢，嘖嘖逼人之語也。夫問官有審理之權，法律有應完之手續，無論若何罪案，必先經起訴、辨訴、審查、人証口供等，而後可以判決定案。今如德亞人自謂口含天憲，已卽爲法，欲比拉多一切不問，而卽定基利斯督死罪。其驕橫自是，恃眾威脅之象，有使

人不堪者。嘗謂近世誓反教首羅得路，實與惡黨相似。自謂其口卽基
利斯督之口，其言卽天主聖神之言，不許他人詰之，辨之，而惟聽從之。
故曰：信道須堅，犯罪欲勇。人間此與聖經之旨不合，與先聖之言有悖，
奈何。彼曰：我之聖經，覺是此意，先聖之言，未必是也。彼欲逞其私意，自
恃一己之智，捏造謬說，蠱惑普世之人。無異如德亞人，但以威脅，不講
情理者也。

二、惡黨頂撞之故。○惡眾出言頂撞，驕橫自是，固屬目無法官，亦因其
自覺情虛也。蓋知拘控耶穌，究因私怨。昨宵議判，悉本惡感，而確證全
無。若被細究，必皆敗露。中心惴惴，不能自持。故挾眾人之勢，作下馬之
威，使比拉多不敢細詰，亦其一故也。昔羅得路自知理屈，不敢到公會
議中，呈明意見。雖再三徵召，避匿不見，卒不與會，蓋自知其不能自直

於會議中也。

伍 比拉多對眾之言。比拉多曰，依本國律，爾輩處斷。

若拾捌三一

二 比拉多義憤。○比拉多爲此言者，實由於義憤也。因不甘被脅於如德亞人之聲勢，處斷耶穌，而承彼意旨。然欲據情審理，按法判決，以遵羅瑪例也。

二 比拉多畏情。○比拉多爲此言者，亦由於畏情而來也。蓋知此案棘手，欲徇民情，則違公理，欲徇公理，則拂民意。於是進退維谷，計求自脫，惟卸責於如德亞人，使自行處斷。故曰，依本國律，爾輩處斷可也。然而比拉多誤矣，士師聽訟，當按法律，必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不當視其案之棘手與否，以人命爲草芥，亦不當茹柔吐剛，自失其主權。

若果力有不逮，莫知適從，則與其殺一不辜，而昧厥天良，以保祿位，毋寧棄其祿位，而免蹈不義之行，溺職之咎。有司而如此，乃不失爲善人矣。

陸 如德亞人答判官之言。《如德亞人應之曰，吾等無可殺人。》（主嘗謂當交付於外教人，受辱受笞受釘云云。）斯言於是應矣。《若拾捌·三一·三二》

耶穌預示宗徒，已將釘死於架上，以堅其信德也，昔已再三言之。

此時如德亞已屬羅瑪管轄，殺人之權業已失去。故比拉多雖准彼自行處治耶穌，而如德亞人仍不受命，曰：《吾等無可殺人。》且如德亞人之意，欲定耶穌以謀叛之罪。按羅瑪律，叛逆之罪，當受架刑，故如德亞人欲耶穌受治於羅瑪官吏也。然而其後，擊斃聖斯德望，其權何從

而有曰：此乃亂民之暴行，非法律也。其後司教首，名亞納斯者，被羅瑪總統革職爲民，因其出令處死雅各伯宗徒也。

柒 惡眾訟辭。爰訟之曰：是煽惑本國人民，又禁納稅

於責撒肋，又自稱爲基利斯督國王。

路念叁二

一、訟辭之意。○如德亞人被比拉多逼勒，乃不得已，按律起訴，捏此三欺，謂耶穌妖言惑眾，謂耶穌抗稅，謂耶穌謀王篡位。然吾主遊行各地，無非教人敬主愛人，悔過遷善，以登天國，豈妖言之可比。至於抗稅，尤屬捕風捉影。蓋吾主嘗明言：「責撒肋之物，歸還責撒肋。」且以身作則，於過關卡時，偕伯多祿同投稅銀，聖經記之甚詳。然則惡黨所控第一第二兩欺，實不值問官一笑，置之度外可也。惟第三欺，語頗狡獪，蓋吾主嘗自認爲基利斯督默西亞，似有謀王篡位，稱孤道寡，冀居大位

之嫌。惟吾主所謂默西亞者，非世上之王，乃天上之君耳。將坐於天主之右者也。惡黨何得摭其片語，妄參私意，以入其罪哉。

捌 比拉多入公堂。比拉多復引耶穌入公堂。若拾捌
三三

比拉多入公堂之故。○比拉多聞惡黨控辭，乃復入公堂，其故蓋欲聽吾主訴辭也。有司聽訟，果宜如此，不能聽一面之辭，即可定案也。既聞原告之控辭，理當詳訊被告之訴辭。昔亞歷山大王，聽原告之辭，塞其一耳，以備聽被告之辭。比拉多於此，猶未失職。又此時人眾嘈雜，庭前喧嚷不堪，訴言幾不能辨。故比拉多引耶穌退入公堂，以便細加讞訊也。此時吾主耶穌立於問官之前，受其考問，俟其發落。噫，耶穌何人，比拉多何人。一主，一僕，一是造物主，一是受造者。尊卑之間，相去奚啻天壤。今僕踞高坐，主立案前，顛倒錯落，至於此極。吾儕對此，能毋有感於

心乎。

第十六章 比拉多審問基利斯督

引言

列王傳載肆貳拾厄才基亞王，抱病將終，求主增其壽齡，主允准其求，乃顯靈跡爲証，卽令日影於亞加士日晷上，倒退十度。事聞於巴皮郎王，特遣使臣往見厄才基亞王，詢以此事。○厄才基亞，爲世人之肖似。蓋世人負罪森森，其靈魂固如抱病而垂死者也。基利斯督係天主聖子，爲義德之日，因矜憐世人，欲療厥疾，亦自倒退十度。故卑以自牧，下於九品天神之位次，屬於微賤世人之權下。本爲世人來解罪縛，而今自受其縛。神人目覩其聖容，卽得榮福，而今聖容反被掩障吐污。本爲眾人之師，眾人之父，今反受鞫於其弟若子。本爲審判萬民之士師，今反受罪人之判斷。其造動植之物，無不畀以蔽體之物，護身之具。如枝葉，

皮壳、羽毛、齒角等是。而於己體，則袒裼裸裎焉。其餘之物，皆飲之食之，而於己則受飢餓焉，燥渴焉。本爲天地之主宰，今反等視於奴隸矣。本有撻責惡人之權能，今反受鞭撻於惡人矣。本冠榮光之冕旒，今被以茨冠籬首矣。本賜人以生命者，今反死於惡人之手矣。其謙遜自卑，至於此極，非倒退十度者乎。其餘姑置勿論，請先察其受審判時何如。

○天主允增十五年壽齡，以日影倒退十度爲證據。此事詳記在依撒亞篇中，第三十八及三十九章。或問僅日影變動乎，抑天象悉從而變動乎。曰：從後說者爲多數。或問曰：然則僅日路撒稜日晷有此變象乎，抑他方亦然也。曰：別處亦然。不然，巴皮郎王何爲遣使來詢其事。或問倒退之情景若何，驟然而退乎，抑漸漸而退也。多數人謂漸漸而退者。聖弟阿尼削述波斯國歷史，曾記此奇事，謂空中現有三日形，一居中，一向前行，一向後退，繼而復併向前行。

壹 比拉多問辭。汝果如德亞王否。

若拾捌·三三

按如德亞人之意，如德亞王者，卽默西亞之代名詞，所謂基利斯督是也。

比拉多但問是否爲王之故。○惡黨控耶穌有三款，比拉多僅訊其一，蓋是爲最要之款也。餘皆與案無關，且明知其憑空捏造，虛僞無據，不必考問也。比拉多雖非賢令，確有此等氣度，可見他人之瑕疵，不可吹求，事若無關於己，更不可妄事鈎稽，以致徒費心計，而且干人名譽也。

貳 耶穌反問。爾自發斯問，或預聞於人。

若拾捌三四

一、耶穌反問之故。○吾主於答問之前，先發此問，欲比拉多一再詢之，然後以正言應之。且以驗其問也，是否出於戲侮譏誚之意。蓋官之語氣，似有戲誚之狀態。一若曰，若汝卑微之人，欲爲國王，非患神經病者乎。故吾主反問之，以觀其問之來歷。倘比拉多問所當問，以盡其職，然後嚴詞以對，以昭鄭重。且使旁聽諸人，知其底蘊，而堅信其爲救世主。

爲萬王之王也。保祿宗徒云、莫亞陸十二「善哉此問、蓋我教之樞紐、全繫於茲。」
○倘比拉多之間、非爲盡其士師之職、而惟出於戲侮之情、則基利斯督不屑答之、蓋無裨於信德、而徒費唇舌而已。

○因此一問、得基利斯督直認其爲默西亞、是卽信德之關鍵。

二、吾主反問之又一故。○吾主欲啟迪比拉多、善用其固有之聰明果斷、知所趨避。勿枉徇人意、以是爲非、以曲爲直、陷於不義不公之罪戾。故曰、「爾自出此言乎、抑他人告之也。」其意若謂、爾詢此事、由爾一人之見乎、抑以他人之言、而以我爲國王乎。汝若聆他人之言、而心有所怵惕、而欲虛心受教於予、如渴之求飲、則爾爲真福人哉。我將加惠於爾、飲爾以上智之活水也。然而惜哉、基利斯督雖發斯問以曉之、又加寵佑以感之、比拉多終漠然無所動於其衷、不知真福爲何物、亦不

求常生之大事。故其問也，畧盡官家辦案之例，何嘗願受教於基利斯督門下哉。如德亞古教，本與外教，道異趨殊，無異風馬牛兩不相及。故其發斯問也，因聞控告之言，事關重大，是否叛逆，須當澈究。或刑或釋，於己宦途有關，故考問之耳。他非所計也。可知在上之人，極難與言真道。磔傲性成，往往有益於身心之事，恥於下問。自以爲民之長上，卽是民之代表，國事之外，無他事視爲重大者。故於常生救靈之事，慢不經心，不屑問，亦不欲問也。如法利塞俄輩，一聞瞽者曰：豈爾真欲爲其門弟乎。卽反唇相稽曰：爾爲其門弟云云。○從耶穌爲門弟，以爲可恥之事，其尙肯受教於耶穌乎。故來聽講者，概非爲受教而來，實欲披瑕抉疵，抨擊其所講之道耳。比拉多何以異於是。

○一日，耶穌在路上，見一胎瞽者，以唾和泥傅於其目，謂之曰：去洗於西祿厄池。瞽者往洗，

目明而回。其後衆曳瞽者見法利叟俄。按耶穌和泥治目。適值瞻禮日。法利叟俄問瞽者。如何獲明。對曰。置泥於我目。洗之即明。法利叟俄中有曰。此人不守瞻禮日。不自天主來者。復問瞽者曰。子言愈爾目者爲何如人。曰。先知也。如德亞人復召其人入。先謂之曰。當歸榮於天主。我知彼爲罪人。對曰。其爲罪人與否。我不知。所知者。子本瞽目。今已明矣。曰。彼曾何爲。如何愈汝目。曰。已告汝聞之矣。何又欲聞乎。豈欲爲其徒耶。如德亞人罾之曰。汝乃爲其徒。我則爲每瑟之徒。我知天主嘗與每瑟語。而此則不知其由來。其人對曰。彼愈我目。而汝不知其由來。斯真可異。我知天主不允罪人。惟崇奉天主。而行其旨者。允之。若此人不自天主來。必無所能。如德亞人應曰。汝全生在罪中。反欲教訓我等耶。遂逐出之。若玖。

叁 比拉多再問。或以我爲斯國人乎。爾同地人。暨掌教者。付爾於我。爾自說素行如何。

若拾捌三五

比拉多再問之意。○比拉多再問之言。若曰。爾教本與我無相干涉。但我爲士師。有稽查之責。爾直言爾之素行。果何如哉。嗟爾比拉多。爾果欲考其實跡耶。基利斯督不難以一言驚倒汝也。卽辨德經念肆所云。

予出自最上者之口，○首生於諸受造者之前，予在天飭令升發常明之光，予以迷霧掩蔽全地，予坐於最上之御座，在雲柱之間，爲萬民百姓之首領，以德能踐踏諸尊高者，及謙卑者之心，云云。嗟爾比拉多！爾聆此言，得毋如霹靂一聲，震驚爾耳，不將悚懼恐惶乎。但基利斯督謙卑自牧，緘口無言，不以此語答應官問。是訓吾儕，不可自詡己長，誇於人前。然當謙卑自牧，謹口慎舌，自示無能，則不失其德，而尤爲天主所賞識。

○口之爲言，解釋天主命令，凡諸受造，天主一命卽有。又解釋天主明智，猶靈魂之有明悟，如首之有口。又厥口，解謂內言物爾朋，乃天主第二位也。萬物受造之前，先有明智裁度列序，如建屋然，先造樣槁等事。是爲明智之讚語，言其出處極貴顯，因由天主出，且出於無始無終。因此明智，在造世之前，天主造常明不滅之光。在造世四日，又增日月星辰之光。迷霧有黑暗之意，因混沌未開，地不雅觀，特以霧露蒙蔽之。如嬰孩赤身而生，乃以襁褓包裹之。

天堂爲御座。亦因明智創造。天主性體。本係無所不在。但天堂乃天主發顯光榮之所。天神聖人享福之處。然而御座。解謂諸天亦可。如依撒亞云。天爲座位。地爲腳踏。在聖經上。往往言天主之威嚴在雲間。其故一。因朶雲常在高處。離地甚遠。適合天主尊威。二。因朶雲障蔽天主威儀。及其榮光。三。因在雲間施展一切能力。如從雲間發出雷電風雨等事。震警世人。潤澤田地。四。追憶昔日雲間火柱引路。且降瑪納充作四十年之糧食。至福地乃止。再御座。又解謂審判萬民之公堂。賞善罰惡之區所。首領。卽指明智。到處爲首座。無論尊貴卑賤。皆服從此明智。

肆 耶穌再答。耶穌答曰。予國非爲今世國。若是。予臣予民。俱出力。使不被付於若人。予國允非在茲。

若拾

捌三六

耶穌答辭之意。○耶穌之言。卽云。予國允非在茲。蓋明言己之爲王。非今世之王。因其國非今世之國也。今世之國。惟建立於下土。而有彼疆此界。畛域之分。今其國。旣非爲今世之國。故無尺土之封。一卒之

衛。不然，亦將出入警蹕，前擁後護，而具煊赫之儀仗，詎能爲若輩所擒。故吾主之言，明示如德亞人誣控之可笑，比拉多之虛驚，亦甚無謂也。又吾主不曰，無國。而曰，吾國不在斯世。是言其果有國也，惟與世國不同。其國爲天國，爲神國也。是卽在世之聖教，在上之天堂也。是國也，不恃鎗炮兵力，惟賴超性神工，修德行道得之。其國之祿位爵賞，非轉瞬卽空，乃永遠享受者。○然而其爲何國，基利斯督此時尙未明言，而比拉多亦不暇探求，故擱置之，不加深究。苟有人焉，能知其國，而急切求之，眞福人哉。

○基利斯督依人性而論，有二國焉，神形是也。神國卽聖教會，有教律教規，七件聖事等等，且立伯多祿爲其代表。至於形國，卽爲普世總皇，操有黜陟國王之權，但未見諸實行，並可稱如德亞國王，因其爲達味之裔，在受難前，基利斯督進都城時，百姓擎枝歡迎，卽其証據。

伍 比拉多三問。比拉多曰，則爾信國王。

若拾捌三七

比拉多三問之故。○比拉多聞吾主之言，似已會悟，知其隱然自認爲王矣。但辭猶未醒，恐其事後，遊移其說，故再提問一句，使其直認爲王，毋以他辭捧托。在比拉多不過求一罪証，以定死案。然而善哉！此問所以開釋古今疑團者，此也。所以引導古今信仰者，此也。是問也，實有裨益於超性之生命者也。然而誰得此問之益哉？惟後世之人耳。於比拉多無益也。彼如獵犬然，跟蹤獸跡，嗅而逐之，不過爲主人之利耳。今其所問亦然，雖由是而得吾主真實之語，不之信認，於己無益也。於如德亞人亦無益也。惟吾儕後世之人，獲益良多。因得識耶穌，真爲天地大君，萬王之王，由是而得享永福也。世之謀財侷利者，比比然也。或持籌握算，宵旰勤勞，或胼手胝足，千辛萬苦，亦惟爲他人作牛馬耳。聖經云：路拾貳二十。愚狂者乎，爾所備之物，將爲誰有。○

○聖史記載，某富翁田產極多，收穫亦豐，乃嫌倉房太狹，欲擴充之，以便滿貯果穀。自以爲吃着不盡，式飲式食，儘穀享多年太平之福。不知天主已遣天神，卽在是夜，收其靈魂，趨赴主前聽審。其積蓄之產業，落於誰手，歸其後嗣乎，抑歸於外人乎，尙未可知。愚哉，其生平之經營，非徒勞而何。

陸耶穌三答。曰，爾白說予爲王，予降成人，因爲真實

証，真實人聽納予言。

若捨棚三七

爾自說予爲王，此等語氣乃該國之士譚，一如華語云，汝言是也。又真實人聽納予言，是指誠心求道之人也。旣得真道，則拳拳服膺，雖喪失財產性命，勿之或棄，非如哲學等輩，第尙辯駁而已也。若夫司教等輩，乃虛妄人也，慎勿爲彼所欺騙，可也。

一、耶穌自認爲王。○曰，爾已言之矣，我果爲王也。此非吾主自誇，實出於不得已也。因一再逼問，不得不將實事吐露，然亦不過寥寥數語，未曾鋪張一詞。是訓吾儕，凡關於本身榮耀之事，如爵秩、貨財、門第之類，

不宜謀謀自炫。不得已而須答人之問，數語了之，並出以謙卑遜順之態，斯亦無害於德。

二、耶穌陳述素行。○耶穌曰，我所以降生入世，爲証真道，此以答比拉多所問，爾究行何事之一語。蓋吾主降世，爲訓人以真實道理也，是卽其素行之事。○有名若瑟者，係如德亞史官，嘗記基利斯督事云，「耶穌者，係方正之賢士，顯行靈跡之奇人，循循善誘之良師。」此言亦可明吾主之素行矣，亦足以塞如德亞人之讒口矣。但該國人士，喜浮華，不事真實，屢被吾主斥責，爲此懷恨於心，久欲洩憤，種種捏言誣控，於是乎起矣。蓋不喜真實者，吾主之素行，卽若輩之罪緣也。

○所以真實一語，指示宣講福音之真實，含有三意。一、教人認識真神惟一，外教所敬者，俱係僞神。二、教人認識天主第一位聖子降生救世。三、常生真福，不在世間之富貴逸樂，乃在天堂面見天主。

三、吾主有意授訓。○吾主自認爲王，陳述素行外，又曰：「眞實人必聽我言。」是欲啟迪比拉多之問，授以眞實道理，以拯救其靈也。可見吾主隨在播種。雖礮地、瘠田、路旁、石隙，不能滋生之處，亦不之顧，而亦不惜其美種也。

柒 比拉多結問。 眞實者何，既問，再出。

若拾捌·三八

眞實者何，比拉多以爲基利斯督，亦係哲學家，講究學問者，故有此問。有多數聖師代答云：眞實者，卽辨明宗教之邪正，棄其邪而歸於正，認識獨一天主，宰制萬有，世間榮華富貴，無異泡幻，死後面見天主，方爲眞福，等等。若以眞實緘默而不講，卽是埋藏黃金於地下也。

比拉多求道不終。○此時比拉多聞吾主之言，心中如有所感，惜其求道不終，無心靜聽，既問卽出，迫不待應，是以未得眞實之妙解。誠如購買珍寶者，但論其價值，不察物之貴美，價未論定，又復掉頭不顧而去。又如「丈夫對鏡，遂照遂去，不復記其形貌若何。」亞登二四 ○蓋丈夫

之窺鏡，與婦女不同。婦女之窺鏡，上下左右，細心鑒察。見有不端正者，整齊之。見有不雅觀者，修飾之。丈夫則不然，偶一對鏡，卽顧而之他，無暇自返。又如山中豺狼，攫獲田間野獸，張惶四顧，卒致忘其所攫之物，依然枵腹而去。世人於常生之道，信德之端，亦時有考問者，但不肯細心研究。卽細心研究矣，又不肯躬行實踐，或淺嘗而中輟，是以不得深入真實之堂奧，而獲救靈之實益也。比拉多之所爲，亦若是。雖有真實之主在其前，真實之言貫其耳，遂聞遂忘，與丈夫之照鏡，有何異哉。真實之考問，於彼何益。

○窺鏡本非丈夫之事。聖包利諾及真福裴拉門有友請許寫照，將其生平事跡，書於照後，以爲紀念。四云：面容有今昔之殊，若論昔日之貌，面容醜陋，藏之不暇，何繪之有。若論今之面容，尙未修整，未便圖畫。鏡爲反照之器，天主規誡，卽靈魂之鏡也。耶穌言行，及聖人行實，亦我人之鏡也。不復記其形貌，卽表示看聖書者，聽道理者，看畢聽畢，遂尚務世事，將所看

所聽者，置之腦後。且窺鏡者，僅識事之浮面而已，莫究事之實在也。聖保祿云，今世見主性，如窺鏡然，畧識其大概，死後則面見天主之性體矣。故丈夫窺鏡，卽敷衍之意。

捌 比拉多證吾主無罪。比拉多謂眾曰，詳察斯人，果

無可罰辜。路念叁·四

比拉多証主無辜。○耶穌無辜被控，却自判官口中說出，則其被釘受死，由於仇人誣控，已成千古鐵案，無復可疑。計証吾主無辜者，凡四。一、茹答斯。二、比拉多。三、比拉多之妻。四、百夫長。此時比拉多對眾明言，耶穌無辜，是足見其心直胆壯，且卽所以深責如德亞人之無理取鬧也。此時比拉多公平正直，實屬可嘉。倘能始終如一，不愧爲強幹之獄吏，公明之士師，然而惜哉，其不克終也。

玖 惡黨要挾。眾嗷嗷不絕，亂呼曰，擾亂眾心，縱橫其

教於如德亞國，其毒始於加理肋亞地，廣延至茲。

路念叁，五

惡眾恃勢。○惡眾見比拉多按律辦案，而所控又虛，恐將不遂所謀，乃恃眾譁嚷，冀以威力脅之。凡好勝之人，不能以理折人，則出以威力，甚至聚眾喧呼，如如德亞人者是也。又好訟之徒，往往以意文織，甚至嘉言懿行，毫無罪跡可尋者，亦架詞妄湊，納於罪案。瑪爾谷聖史拾伍三稱如德亞人呈控多端，但不載所控者何事。聖史不載，而該國之史，竟亦無所記述。若有可罪之處，何不記之以傳於後世，可見其皆流言蜚語，無足以記述也。且以耶穌之傳教為流毒，其餘概可知矣。蓋傳道美事也，流毒害人之事也，以美事為害人之事，語無倫次，是非顛倒，莫此為甚矣。夫復何言哉。

拾 耶穌不答。爾不聞訟汝者眾，竟弗置對。耶穌仍不

答，官大異。

谷拾伍四·五

基利斯督緘默不答，因吾人指神發誓，咒天罵地，虛來謊去，花言巧語，淫聲邪說，口舌之罪，戾森森，故欲以緘默補之也。

一、耶穌不答比拉多所問。○吾主不答比拉多所問之故，有四。一、因主自甘授命，不欲多言剖辨也。二、惡黨所控，顯係捏誣，不之置辨，較應對為更妙也。三、原祖犯命，設詞以對，諉咎於蛇，吾人作慝，亦每多巧言文飾。故吾主默不置辨，卽是對症下藥，矯正吾儕之差謬也。四、此時惡人存心殺主，是非曲直，已不之顧，辨亦無益。故吾主不復對答，任所欲為而已。

二、官異耶穌不答。○耶穌不答，官甚詫異。蓋事關生死，一髮千鈞，乃竟

淡然處之，漠然置之，不自辨白，非可怪之事乎。又惡黨所控，皆屬虛妄，不難片言折之，立見冰消。如此輕而易舉之事，竟不之爲，能不使比拉多更爲詫異乎。然而吾教中不少如此奇特之事。昔日有居亞州城之信友，願爲主捐軀。時奧拉畧安當爲士師，外教人也，問彼等是否信友。俱直認不諱，並無一言求免死者，官甚詫異。判決後，乃大聲嗟嘆曰：「哀哉，爾曹欲覓死所，有懸崖絕壁，可以自盡也。有繩索衣帶，可以自經也，何必來此討死耶。」噫，吾教中自不少如此奇跡，蓋由天主默牖而來，雖似反乎人情之常，而莫不視死如歸，惟恐獨後。比拉多與安當，旣非吾教之人，安足以知此，故其奇之也固宜。

第十七章 論耶穌解往黑落德

引言

經載、若樹·五六主謂本國人云、○爾祖亞巴郎切願見我之日、見之甚權。蓋亞巴郎在生時、切願見主、天主乃賜以神目、得見吾主降世之事、中心喜悅。又年高西默盎、路貳·二五素願見主、後果見之於聖殿、喜甚而歌曰、命僕安謝世兮、目睹救世者兮。匝陔、路拾玖升樹俯囑、欲識誰為耶穌。及見之、甚快、延至其家、欸以盛饌、乃蒙吾主許以常生。外邦人欲見耶穌、在入見時、即聞天主聖父之綸音云、○若拾貳·二八予已顯揚爾、又將顯揚爾也。於以知吾主為眾人所樂見者矣、亦為眾人見之而獲益者矣。黑落德夙聞耶穌之名、久思一見、適今比拉多令解往其前、可謂償所素願、因而甚權。然而其權無益也、其故何居、請觀於後。

○亞巴郎見主乃喜，解釋不一。或謂亞巴郎在靈薄獄，得有天神來報聖子降生之事。又有西默盎亞納匝加利亞若翰等，必以親見之事告之也。或謂聖祖距離耶穌約二千年，其在靈薄中，望眼欲穿，其堅信切望熱愛諸德超衆。天主欲安慰之，（蓋視字之意，有目睹親見之意，不獨知之而已也。）乃提舉其神目，使其目睹救世之主，如天神聖人之在天見主，又如世人之當時親見一般，焉得不心悅神樂哉。煉獄靈魂，尙得天神來慰，牧童尙有天神報告，况靈薄古聖祖乎。故視字猶有安享之意，獲有之意。○外邦人有來如德亞瞻禮者，欲謁見耶穌，請斐理伯宗徒介紹，忽聞空中有聲云云。當時衆人聞之，議論紛紛，有謂是雷聲，有謂是天神與耶穌談話云。

壹 耶穌被解於黑落德。比拉多問其爲加甲肋亞人否，乃知屬黑落德權，送往黑落德。

路念卷六·七

比拉多解送耶穌之故。○比拉多因見此案棘手，殊難辦理，欲循公義，則拂輿情，欲順輿情，則乖公義，爰思一計，以卸其責。乃解送耶穌於黑落德，藉以賣一人情，又可置身局外，且爲基利斯督或可開一生路，以

爲此誠一舉數得之妙法也。夫人於獄訟之事，凡曲直未明，而於其起首，或結尾，顯見有違公理之處，自當旁徵博採，緩緩從事，勿率意銳進，獨斷獨行。且若事關他人，尤不容越俎代謀，憑當道者，理處可也。比拉多以耶穌既爲加理勒亞人，有黑落德爲之當道，應負理處之責任。故毅然決然，解送耶穌於黑落德，以爲得計。然而黑落德爲何如人乎？彼果能秉公以理處乎？吁，救世之主，爾豈不知之。爾之前驅若翰，曾受虐害者，卽此人也。爾何不默阻比拉多之解送耶。今汝往彼，能得其優待耶。何竟毫不之阻，而慨然往焉耶。此無他，蓋基利斯督之愛吾情深，欲受一切苦辱，直至吸盡苦爵而後已。故無論誰爲士師，解送何處，異教人乎，司教首乎，寬惠者乎，兇猛者乎，皆置之於不問不顧，一惟平心樂受，任人處治。猶之綉毬玩物，任人拋擲，欲上欲下，忽左忽右，或東或西，

絕無抵抗。凡吾同人，或受他人連累，或被長上威逼，而遭困難，處於可憐之境，其亦師法吾主之忍耐良善也可。

貳 黑落德接受耶穌。黑落德夙聞耶穌奇異諸蹟，得

見權甚，望吾主當面行異。

路念叁八

黑落德喜見吾主之故。○夫基利斯督，爲真實，爲道路，爲生命，爲萬善萬美之泉源，爲諸慰諸樂之緣引，固誰見耶穌而不喜樂哉。彼嘗默牖聖女彼利日大云，「當我在世時，凡有憂苦之人，每相謂曰，盍往見瑪利亞之子乎，」蓋見則喜且慰矣。然黑落德之喜，豈以此哉。彼係淫暴之王，無道之君，心甚昏昧，志極卑鄙，安知真實道路，安望常生性命。彼之喜見吾主，不過欲親覩吾主之奇行，以取快耳。昔總皇羅道味哥第_四，與奧王弗利代利格戰，奧敗，王被執。總皇謂之曰，「吾舅，吾欲見汝

久矣。今黑落德欲見吾主，正相彷彿。又厄日多國王，令巫覡變蛇作要，以爲娛樂。今黑落德以夙聞耶穌奇異諸蹟，滿冀其在眾人前作弄法術，面試一二，以快耳目，是等吾主於巫覡也。辱及神能，罪莫大焉。吾主豈肯徇惡王之僻嗜哉。主嘗誨人曰：勿以珍寶投於豕前，恐爲其踐踏也。夫黑落德殺聖人若翰，妻已弟婦，荒淫無度，是人而豕者也。基利斯督豈肯置珍寶於其前乎。基利斯督雖若園中之鮮花美果，萬類千種，可以任人採取，而豕也，不知芳艷鮮潔，惟穢物是嗜，濯淖污泥之中，以爲娛樂，何嘗知名花佳果之可貴哉。苟黑落德真心喜悅吾主，而欲求實益也，則早當恭請基利斯督，駕臨已署，或往訪求見，如尼各德，莫及外邦人士等之所爲，何至解送前來，而始歡迎之乎。可知其平日，非夜郎自大，不屑見主，亦必內心積疚，懼見主面也。蓋彼奪其弟媳

爲己妻，自知不德。嘗受若翰之斥責，不惟不聽，又從而殺之。倘見耶穌而被質問，將何言以對。故渠本不欲見也。勢所必然。今以權限問題，人情問題，藉此一見，以睹主之奇蹟，亦係快心之事。故喜出望外。噫，若是之人也，不求靈性之實益，但逞肉情之嗜欲者，耶穌鄙棄之，而不屑與之交談。故雖見猶如不見，蓋無益於見也。今世之人，聆人宣講真道，置若罔聞，惟諛諧是聽者，皆是類也。

叁 耶穌不答。爰舉多問，主惟默無一言。路念叁·九

耶穌不答之故。○耶穌不答黑落德王之間，其故有三。一，因其所問，皆虛浮之事，而出於遊戲之意也。格念陸·四勿順癡狂而應答之，恐汝亦倫於癡狂也。⊖二，因當時並無一人可與言者，在庭之文武胥役，旁立之惡人仇黨，座上之昏君污吏，俱非受教之人。或以貪財附勢，一

味人云亦云，與之言，無異下嘉種於道旁，被飛鳥啄食，路人踐踏耳。或以兇頑成性，耽於習惡，與之言，無異下嘉種於石田，不能伸芽茁長，徒費籽粒耳。或以驕奢淫佚，名利薰心，與之言，無異下嘉種於叢棘，發育未能，枯萎立待。是既無膏腴之佳壤，何怪乎主之不播嘉種也。三、因吾主之出一言，行一事，迴非爲釣名沽譽，眩世炫俗，而惟爲光榮天主，拯救人靈耳。今黑落德所欲聞而欲見者，惟在悅目賞心，快其肉慾而已。未得有信仰吾主，改過自新之一念。雖耳提面命，或發靈蹟以示之，亦無裨於彼。故吾主終未嘗出一言，舉一行於其前也。聖額我畧云，寧使傲者藐視吾儕，不願使不信者以空言譽我。卽此意也。而况黑落德嘗殘殺若翰矣。若翰爲耶穌之先聲，呼於曠野者。今聲旣滅矣，言何從出，吾主誠不欲有言，以懲其無道殺人之罪。

○癡人之言，無非狂妄。汝若順之，明眼人視汝，亦以汝爲癡狂矣。大言不慚者，宜矚之，抑之，勿使聽者爲其所愚。但當相機度勢而行之，不可觸其性，而撓其鋒，因有損無益也。又癡狂人，明悟昏迷，關以正理則不受，出以談諧，則每易入焉。

肆 基利斯督被控於黑落德。撒書首等，眾皆亂証，閩

閩喧天。路念卷十

惡眾兇殘。○撒書首等，恐吾主在黑落德前，或發一言，或行一異，中悅王心，而被開釋，爲此狂譟亂呼，閩閩喧天，惡聲不絕於耳。如獵人逐獸然，縱犬追之，張網圍之，使獸無逃生之路。今如德亞人亦然，其殘忍兇惡，可謂極矣。主今任其所爲，待其惡貫滿盈，而後加之以嚴罰，降之以災殃，不稍寬貸。默照經有云，念卷十一 害人者，姑任其害人，自污者，且聽其自污，蓋將有以報之也。○試觀日後諦篤率師圍日路撒稜時，

一如今日彼等所爲，縱兵城下，環而攻之，使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噫，今日彼等阻止黑落德，勿以耶穌爲癡愚而縱之。恫喝比拉多，勿以耶穌爲無辜而釋之。正所以造成將來被圍之禍，自作將來受困之孽也。主嘗預言曰，路拾玖四三敵將圍困爾，〰其必有驗也。〇至惡眾雖刺刺不休，控告吾主，而吾主毫不啟齒，一爲辯護，亦自有其故。蓋吾主之聖言善行，久已在人耳目，昭如日星。其無辜而被冤誣，無罪而遭窘難，亦彰明較著。是毀之卽所以譽之，罪之卽所以獎之，不必再自剖白矣。是亦以訓吾人，於冤抑受誣之際，以忍耐敵之，必操勝券。苟非不得已，不必費辭也。聖保祿宗徒有言曰，羅拾貳廿一慎勿爲惡所克，而以善克惡可也。〰〇

〇默照經本義，謂善人行善，惡人作惡，俱無底止。凡艱難聖教之仇敵，劇刑萬狀，恣所欲爲，

而善人爲義被難，堅忍不屈，功德日增。謂自污者，卽貪饕淫佚之人，日趨於下，不知自反。善人修德，亦克苦己身，不稍自逸。二者各臻極點，至死方休，而受賞受罰，亦各得其宜。大小輕重，悉按其所造之因而收其果。①聖經原文，將有日焉，敵來築壘環攻，以困爾，傾爾於地，及在爾之子民，不留一石於他石，緣爾不識寵眷日也。②惡，謂兇惡，解凌辱也。主使凌辱者，仇魔也。彼欲擾亂人心，使不安寧，慎勿從之，耐性處之可耳。凌辱汝者，欲使汝覺痛苦而抱怨也。苟汝逆來順受，彼必因所欲不遂，反抱悲觀，是汝卽克勝之矣。脾胃脆弱者，粗糲食物，難以消化。器量狹小者，睚眦之怨，必計報復。慷慨之人則不然，故濟載錄頌責撒肋云，汝無所忘懷，惟人之凌辱耳。但多默貌祿有云，世人往往將恩德鑄於灰上，將侮辱刻於石上。以善克惡者，謂人侮辱我，我以德報之，則得勝矣。人以惡感加我，我以愛情輸去，則告捷矣。人咒罵我，我祝頌之，我則見優矣。從此可反仇爲友，改惡使善也。

伍 黑落德發回耶穌於比拉多。黑落德暨護衛士卒，

僉欺藐，又衣以白衣，還送於比拉多。

路念卷十一

一、耶穌受侮。○基利斯督默無一言，不答所問，衆皆以爲藐視國君，並

目爲癩癩之人，於是各思爲君報復，恣意妄行，相與擲揄而侮弄之。然而黑落德乎，汝今欺藐吾主，不久汝將爲總皇加於五斯所欺藐，將汝竄流他方也。哀哉。或云，眾人戲弄吾主之故，因吾主不行靈異，又不發一語，故爲激之，使之一舉手，而一啟口也。然而基利斯督，全知天主，早已成竹在胸，堅忍緘默。縱有轟天火炮，切膚鋒鏑，詎能爲所動而變其初志哉。

二、衣以白衣之故。○黑落德聞惡眾所控，以爲如此之人，而欲爲王，必係癩狂癡迷者，故以王者之衣衣之，以爲戲侮。夫白衣爲顯者之衣，○在羅瑪亦爲候補人員之禮服也。以上智天主，而受如此戲侮，則吾人或因不肯同流合污，而被人目爲癩狂，視爲不近人情者，亦可以自慰矣。至吾主甘受此白衣之侮辱，亦有妙意寓焉。蓋白衣爲純潔無瑕之

表記，惡眾於無意之中，與吾主以形清神潔之表證，故吾主受之，而甘心焉。且基利斯督爲天國之儲君，聖父之真子，將以受難而建立殊功，榮登天國，爲萬世萬民之帝王，衣以白衣，固所宜也。今吾儕領洗時，亦有衣白衣之禮節，蓋亦爲潔淨之表記，以示領洗後，原本諸罪，全已消除，靈魂潔白光明矣。又示領洗後皆爲基利斯督之弟子，當師法其謙忍，甘受侮辱，而不辭焉。故白衣爲吉服，昔者領洗後七日內，常服此白衣，以示爲天國之貴胄也。經云，訓致八無論何時，汝衣常宜潔白。○又元祖犯命後，不但被逐而出地堂，且被褫去靈魂之華服。華服者，卽天主聖寵也。今基利斯督衣此白衣，是明示將以復還吾儕靈魂上聖寵之華服也。

○例有三等人衣此白衣，一爲王者，一爲候補官吏，一爲優孟及癡人。○衣服，當按各人地

位，勿奢華，勿垢污。古時衣尚白色，以人猶樸實，染色之事，未甚發明，且人見白色，更覺怡情。故西國於喜慶筵席間，俱衣白色之服，飾白色之彩，光耀奪目。

三、黑落德解回耶穌之故。○黑落德有目無珠，真主在前，爲時已久，而不能認識，反視爲癡顛，任意侮弄，仍解回於比拉多，真狂瞽之人也。如此一往一還，既無裨於此，亦無益於彼，徒以吾主爲二人酬酢之品，且各視爲厭物，互相擯却。昔撒落滿○以二十邑之地，贈與希拉王，以報其德，而希拉王反滋不悅，因名其地曰迦蒲爾，列叁玖以其不識是地爲肥饒而可貴也。經云，瑪拾壹廿五將隱秘於明智之人，而顯示夫卑微者。○誠哉是言。試觀匝咳一見基利斯督，喜而延之入室，盛筵款待，而其靈獲益良多。今黑落德則不然，其見吾主，始則以爲可狎而玩之，繼則以爲可憎而棄之。蓋以其志驕氣傲，耽樂荒淫，已被上主棄絕矣。推其

所以解回之心，因不欲開釋吾主，又無可加以刑罰，莫可如何，乃仍卸責於比拉多，正與比拉多臭味相同，是二人真一邱之貉耳。昔撒烏耳欲殺達味，懼干害賢之名，乃假手於斐理斯丁人，以爲非我殺之，敵人殺之也，達味之血，與我無涉。列壹拾捌今黑落德與比拉多，同具此意。乃如之人在聖經上，稱爲狐狸，嗟爾狐狸，狡計百出，欲以欺人，適自欺耳。汝以爲如此行爲，可於主之義血無與歟，抑知汝實爲主血之罪人也。

○割地與外邦，爲如德亞國律所禁，撒落滿非給與其地之主權，惟讓與該地之租稅，以抵債款，至清償而止。但希拉王見之，以爲地瘠民貧，欲收其利，須先經營，且須時甚久，故不願也。該王曾供聖殿一切木料，又百二十金元寶。○明智，指加法爾那翁人，卽講經學士，司教及發利色俄等輩，因其傲氣逼人，自以爲聰明睿知，睥睨基利斯督之謙卑，不屑聆其教誨。卑微，指宗徒等及諸良民，人皆視爲窶人子，爲鄉愚，爲劣夫，然爲天主所特選之人也。○撒

烏爾諭達味云，若斃敵百名，妻以長女梅洛勃，後背約，配以次女彌谷爾。撒烏爾在位三十八年，其第十年，達味擊斃巨人螯利亞，以後屢遭撒烏耳之毒害，不能安身。是亦天主聖意，欲玉成其德，以降大任也。如亞各伯之於厄撒烏，又每瑟之於法勞王等，凡為天主所選者，往往受人磋磨，增益其所不能。

陸 比拉多與黑落德和好。是日黑落德暨比拉多彼

此和好，夙仇兩釋。

路念叁十二

一、和好之故。○二人者，向有宿仇，怨結不解。今比拉多以吾主為屬於黑落德權下，不敢擅自判斷，飭令解赴黑落德，聽其處置，外觀若為尊重其權，其實不過卸己之責，以避其難耳。然而黑落德以此德之，遂相通好焉。昔厄撒烏仇恨其弟亞各伯，屢欲殺之，亞各伯乃避居他邦，以避其鋒。歷年既久，欲歸本鄉，乃先卑辭厚幣，以奉其兄，於是兄愛弟敬，言歸於好。今比拉多與黑落德彼此修好，有類於是。然此二人也，心存

阿比，是比而不周之小人，豈可廁於君子之列哉。世有異端左道，往往爲欲殘害聖教，亦彼此和好，相與聯絡者，其亦步比拉多與黑落德之後塵歟。

二、此事之喻。○古經預言，基利斯督爲三角磐石，連合縱橫二面垣墉者也。如德亞人與異教人，至今有如兩垣，尙未聯合，基利斯督將聯合之，以築成至一至聖之教會，蓋於此事兆之矣。蓋比拉多異教人也，黑落德奉如德亞教者也。此二人者，今已和合，卽表日後各教，將同化於一教，同歸於一棧，而同奉惟一真主也。再如德亞與異教人，在基利斯督受難時，尙忘其宿仇，言歸於好。吾儕信友，爲基利斯督之弟子者，不更當憶吾主之所以受此苦難，盡爲仇人。言念及此，可存宿怨於懷，猶思報復乎。友乎，倘爾與人有隙，迅卽寬恕之，言歸於好可也。又世間異

教、各立門戶、各不相能、互相攻訐、及至與吾主所建之聖教爲仇、則同惡相濟、一致進行。博學士亞里斯篤得來嘗謂、烏與狐、各不相容。然見亞戴盎小鳥、寄棲於棘叢中者、卽彼此併力搏擊。今黑落德與比拉多、亦烏狐之類也。基利斯督如亞戴盎小鳥、首冠棘茨、若寄棲於棘叢中者一般、二仇協力以害之。吾儕信友、觀於此情此景、能不憐吾主之所遇乎、能不甘心偕主爲義而被窘難乎。

第十八章 論基利斯督與巴拉巴之比較

引言

古經載助拾陸天主曾諭令如德亞民，一年中，司祭首須入至聖所一次。以犧牲之血，爲己身，爲國民，作贖罪之祭。其祭品，例備牡山羊二頭，先置於堂幕前，由司祭首爲之拈鬮，孰爲當祭，鬮定以當祭者宰之，不當祭者縱之，是卽救世主之預像也。經云，厄致十一十二基利斯督爲吾人之司祭首，自傾聖血，以入聖域，首啟天門。今屆贖罪之祭期，亦備有二牡羊，以作祭品。一卽基利斯督，一乃巴拉巴是也。或謂基利斯督，豈可以牡山羊比喻，然而無妨也。奧利才納裴達熱羅尼莫僉謂此喻，極爲適當。蓋基利斯督本係除免世罪羔羊，自願貶抑，作爲罪犯，誠如牡山羊之毛叢腥穢。今以巴拉巴與基利斯督相比，真似爲二羊投鬮。

於幕前也。巴拉巴乃吾儕罪人之代表，基利斯督受死，而巴拉巴得縱以生，正示吾儕因基利斯督之死，而得罪之赦也。今試觀二羊之吉凶如何。

○古教教首，每年入至聖所一次，乃寵教之小影也。基利斯督係聖教之首領，升入天國，侍座聖父之側，為吾人之中保。至聖所，乃天堂之小影。入此聖所，每年一次，暫時也。基利斯督一入天國，永遠不移。基利斯督生時，即為教宗，無待入天國始為宗座也。古教宗座之職，除祝聖司祭外，惟每年入至聖所一次。而基利斯督，一則為新律之教首，二在架上為古今普世萬民祭獻滌罪，三立定七件聖事，並祭儀、新律、司鐸等因。

壹 比拉多對眾宣言。比拉多集撒責首、理事士民眾，謂之曰：汝輩解送斯人於我，謂有犯教亂眾之辜。爾今所訟伊罪，當汝面訊鞫，弗克獲一。且黑落德一然難加可死刑。我茲殆罰，罰竟乃釋。

路念卷十三至十六

比拉多言之矛盾。○比拉多召集紳民，及司祭長，向之宣言，斯何爲哉。以是折獄，可謂智者乎，愚者乎，義乎，不義乎。推其意，以爲如此多數人中，必有公正者，可與之申明基利斯督之無辜，而開釋之，似近乎智者也。然既明知基利斯督之無辜，當立即釋放，今乃曰：「我茲殆罰，罰竟乃釋。」是誠何言哉。豈無辜而當責罰之耶，則又似下愚矣。且比拉多見黑落德於基利斯督，並不加刑，仍還送於己，即明知基利斯督之被控，純由眾人妬忌，並無絲毫罪狀，故百計圖維，思有以釋之，似比拉多之義行也。然於誣告之罪，理當反坐，今何漫不據律而行，反欲將無辜者責罰之，不公不義，莫此爲甚。總之比拉多言語行事，自相矛盾，在此案也。非不知情，非不知義，特欲殉人情而乖其良心，是以首鼠兩端，主張莫定耳。蓋異教人概無堅貞之德，一遇激烈之反抗，即自傾陷，不能

起立。夫比拉多本有釋放吾主之權，觀其欲釋吾主之情，似亦天良未泯。但因畏蕙懦弱，致有權等於無權，天良竟成不良。是猶身佩利劍，藏於鞘中，不敢掣而一試，是有劍等於無劍矣。辨德經云，卷六勿求爲士師，恐或有畏懼權勢之情面也。惟有德以制惡者斯可耳。○至如德亞人投控基利斯督於各署，意欲承審諸員，宣佈基利斯督之罪狀，以定大辟之刑。不料轉輾反覆，無有決其死案，反多証其無辜，而基利斯督之爲義人，更大白於眾。可見世之自作聰明者，每爲天主上智所節制。其所設檻穽以陷人，適以自害，所謂弄巧反拙者是也。

○士師不獨有智識公義，且需有權能，勇毅諸德，始可以消除惡孽，壓制亂黨，不徇情面。斐達言，律法之能力幾何，視君王之從違，及行使之能力幾何。額俄畧言，有保護律法之責者，當除去畏懼之心。又云，樹葉之聲，驚走狡兔，實事之影，恐嚇愚懦之人。伯拉刀言，士師有若天主之代表，所以當法天主之義勇。

貳 巴斯卦瞻禮之赦例。是日適當巴斯卦瞻禮，依國

例，隨民願，釋一獄犯。

瑪念第 十五

瞻禮緣起，及其寓意。○如德亞人之有巴斯卦瞻禮，爲追憶天主昔日由厄日多國救出於陶瓦之奴役，及戕殺新生嬰孩之虐令是也。維時天神盡殺厄日多通國之長子，惟如德亞人之門塗羊血者得免焉。是亦可喻元祖犯命以後，人類爲魔鬼之奴隸，後因基利斯督天主羔羊之血，乃得自由以脫魔役。又天主聖父亦以耶穌聖血，寬赦人罪，免其永死也。每年遇此瞻禮慶日，如德亞例，須縱一罪囚，以示記念主恩。此亦可訓吾儕於大瞻禮日，宜效法主表，寬赦人罪。經云：「凡辱我面，毀我名，肆害我，陰謀我者，悉以真心寬恕。」是也。試觀基利斯督在世之時，每於瞻禮日期，施惠加恩，愈人身靈疾病者矣。再吾儕遇大瞻禮日，

又當痛告己罪，以自釋靈魂之拘禁。辨德經云，
叁拾廿四 憐愛爾靈，以
悅主心。○能如是不枉過此大瞻禮矣。

○憐愛爾靈，乃能悅樂天主聖意。故放恣於惡者，卽仇恨其靈，自致愛苦耳。

叁 比拉多以劇盜與基利斯督相比較。當時獄中有

一稔惡無類，名巴拉巴者，宿盜也。近日又興亂殺人。

比拉多謂眾曰，今有巴拉巴，有耶穌，卽所稱基利斯

督者，二者爾欲釋誰。

瑪念集十六十七

一、比拉多之用意。○巴拉巴劇盜也，越貨殺人，擾亂治安。○比拉多以爲如此巨惡大愆，與耶穌基利斯督相提並論，定釋基利斯督，無有或疑。縱如德亞人忌嫉耶穌，其恨決不至深於劇盜，故使二人並立眾前，使之選擇，以冀耶穌得釋。噫，比拉多亦煞費苦心矣。然如是之判案，

若此之調度，宜乎否耶。以兇惡無賴之強徒，與純潔無瑕之耶穌，兩相比較，即使耶穌得釋，已大辱至聖之主矣。蓋生命雖保，而名節已敗矣。試觀比拉多，一味畏首畏尾，懼于眾怒，好徇私情，以致漸陷於不義，棄法律而不顧。始也，見耶穌無辜，而不敢釋放。既而送耶穌於黑落德，欲委過於他人。今又將基利斯督與盜賊相比，損其名譽。卒至鞭笞基利斯督，付於惡人之手，而任其戕害。為官守者，法權在握，所以保護善良者也，而固如是哉。蓋其不能毅然決然，秉公持義，一味容情過慮，致陷於弑主之罪也。吾儕信友，凡關係天主誠命之事，當堅決死守，不稍游移，毋學比拉多之漸弛而沉淪也可。經云：「莫畏人，惟畏主。」

○比拉多覺察若曹之言語行為，顯有妬忌基利斯督之意。且平日亦或聞耶穌之嘉言懿行，及屢次斥責該司教等之過惡。○巴拉巴之名，譯言父之子，其父為誰，亞當是也。亞當為普世罪人之父，世人皆為亞當之子，基利斯督替巴拉巴死，是代人贖罪之意也。

二、天主聖意。○以極惡大愆之巴拉巴，因基利斯督而得釋，此事亦有天主聖意在也。蓋吾儕世人，自元祖犯命，欲奪主榮，世世子孫，皆染其惡性，頑梗不化，在天主前，皆如盜賊，常與天主爲敵，理當永死於地獄。今以耶穌基利斯督之暫死，而得免永死，釋歸本鄉，豈非與巴拉巴之得釋同然乎哉。又比拉多乃天主公義之肖像，巴拉巴卽吾儕罪人之小影，依天主公義，人果當死，今之得慶生還，而入天國者，乃吾主降生救贖代死之功也。巴拉巴與吾主，立於比拉多前，卽吾人與耶穌基利斯督立於天主聖父前之表像也。天主聖父，亦將開釋其一，而處死其一矣。

三、問辭之寓意。○比拉多對眾稱呼耶穌以基利斯督之名號，欲將己意隱示於眾，若謂耶穌卽汝輩之天主，所許於先祖之默西亞也，何可

殺害，蓋欲使眾人人生縱之也。又以基利斯督之名號，揭發撒責首，及紳耆之隱衷，謂其僅以媚嫉基利斯督之名號，及國王之尊稱，而解送於官衙耳。故瑪竇聖史繼之云，「蓋知其因妬而解送來者也。」念柒十八

肆 眾民被愆狂呼。撒責首及老長者之眾，勸民請放

巴拉巴，問耶穌死罪。因皆大呼曰：殺此釋彼。瑪念柒二十廿一

司教等派其屬下走狗，運動百姓，謂巴拉巴雖係大盜，於國家無甚關係，耶穌乃謀王奪位，勢將擾亂國家，大有害處云云。

一、民長之兇惡。○此時耆老與司祭長，如昔伯利尼所述之毒蛇，頭有斑駁點綴，若帝王之冕旒，一聲暗鳴，眾蛇退走。以氣噴射，叢林枯死。巫覡詛之，不能驅除。彼等亦然，儼然為四民之冠，實為四民之害。一聲呼喝，如噴其毒氣，民皆披靡，無不脅從，如叢林之枯萎一般。然而如德亞

民何如是之不識好歹，惟彼輩是從，蓋以上峯之於下屬，如烈風之於小草，驅之爲善易，驅之爲惡則更易，猶之引水就下也。况又加以盛怒，逼之以威勢，比拉多且畏其兇焰，不敢抵抗，而况於小民乎。又黨同伐異，乃世之常，以基利斯督素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此民之所以易被慫恿，請釋巴拉巴而求殺耶穌之由來歟。於此可見人情如水，趨向無常，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當耶穌顯行靈蹟，加惠於民時，嘗稱之爲達味之子，而欲戴之爲王，一轉移間，竟貶之於劇盜之下矣。是究非天主之人，而無信德之神目，不識好歹也。如昔之達利拉，初果親順撒末傷，究因非其族類，終至陷害其夫，暗付於斐利斯丁人。

二此處訓言。○世人之愚妄者，一經利誘勢逼，欲媚好於其上，不顧是非，不分善惡，此唱彼和，同然一辭，世之臧否，及其輿論，可憑信乎哉。聖

奧斯定云、噫哉、如德亞人也。哀哉、瘋狂之病也。不欲釋此、反欲釋彼。彼爲誰、巴拉巴也。此爲誰、耶穌也。耶穌乃起死回生之大恩主、巴拉巴乃殺人越貨之劇盜。今乃欲釋劇盜、而殺恩主、若曰、與其釋不辜、寧釋兇犯、與其殺兇犯、寧殺不辜。瘋狂之事、無以踰此。噫、殺此釋彼之言、誠有是哉。然而吾儕試深思而熟計之、此中自有奧義、不必徒爲驚異。夫以巴拉巴一盜、較千萬夥盜、在天主臺前、果孰重而孰輕、誰爲當釋、誰爲當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亞當欲奪天主之榮、是盜魁也。厥嗣、皆盜夥也。基利斯督以衆盜之罪、集於一身、而自負之、自較巴拉巴之罪爲重矣。是則如德亞人之呼殺此釋彼、不亦宜乎。正所以示吾儕罪惡之衆多深重耳、慎毋徒責惡衆也。吾儕犯罪之時、非舍棄真實之天主、而以世上虛假之娛樂、加於其上乎、是亦如惡衆之呼殺此釋彼也。

然則天下正不少若是之顛狂者。厄日基亞先知有言曰。拾叁十九 爲
大麥數握，爲麵餅數枚，而褻瀆我於我民之前乎。○是卽謂以極賤
之物，背棄天主，將己靈售於魔鬼，以受永火之刑。夫基利斯督以己寶
血重價，贖吾靈於魔手，而吾猶屢自作賤，售於魔鬼，不亦僨乎。日肋米
亞先知云。貳十二二十三 於此九天其驚駭兮。○天門其蕭條兮，因其捨棄
我活水之泉源，而自掘溝澮，溝澮其不能蓄水兮。○夫活水之泉，卽
耶穌基利斯督，以其七件聖事，常施恩膏於普世萬民也。溝澮，爲世上
虛僞之事物。是故，爾若忿如德亞人之釋放巴拉巴，爾亦當返躬自問，
曾否以微物而背棄天主乎。若固有之，將忿己之不暇，罔忿如德亞人。
○有假先知者，以夢嚙謊語，充當聖神預言，欺騙百姓，以作餽口計。天主斥責之曰，爲一掬
麥，一塊餅，假造預言，賤售若此，以常生之靈魂，賤售於魔鬼之手，不獨害己之靈魂，而且害

人之靈魂，是乃辱我太甚也。○該民之惡孽滔天，天乎，盍降大雨爲之痛哭乎，盍發雷電爲之震驚乎，盍裂破五衷發洩汝之憤忿乎。○溝澮，解謂污濁毒臭之池塘，且係漏水之地，不久卽涸，表明泥塑木雕之佛菩薩，非爲神明，亦無權能以救人助人者也。

伍 監司復問，及眾之喧呶。官意欲釋耶穌，次問眾曰，

爾輩之王，當如之何。眾再大聲曰，當釘當殺。比拉多

曰，我果不見釘殺之辜。眾愈高聲大呼釘殺。瑪念柒廿二廿三

一、監司復問之故。○比拉多始終欲釋耶穌，聞眾人欲釋巴拉巴，嗒然若喪，復問曰，然則何以處置耶穌基利斯督，蓋仍有意弗殺之也。惟其優柔寡斷，已爲眾所包圍，雖有此心，已成弩末，况問於殺氣正沖，狂熱如癡，咆哮如雷之蠻眾，有何益哉。凡人於誘惑之來亦然，其始不能毅然却之，其終則神力益弱，不能驅逐矣。

二、惡眾喧呶。○時民眾爲耆老與司祭長鼓煽，如癡若狂，勢甚洶洶，聞官之詰問，連呼釘之釘之。然彼嘗曰：「天主降榮下福於達味之子。」又曰：「彼所行盡善。」今昔之言，何相刺謬。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曾幾何時，先後懸殊，至於如是。可見人心叵測，古今同慨。謂人可恃耶，爲不可恃耶。主嘗藉先知日肋米亞之口云，拾貳八○「我之嗣子，變爲林中之獅，咆哮逆我，我恚之。」夫吾主在世時，游行如德亞各地，施恩加惠，不可勝紀，是以嗣子待民眾也。今若輩待吾主如此，豈非若先知所言，怒獅之咆哮，吼聲若雷，張牙舞爪，欲加害於其父乎。然而害其父，不過殺其身，而其自害則大矣，將受地獄永刑也。至其釘殺之呼聲如何，實無異於獅吼。○令人聞而驚恐，以比拉多職居判官，位當監司，雖明知基利斯督實係無辜，亦不敢救護，以至殉民所欲而後已。斯時也，民眾

皆爲耆老與司祭長鼓煽，頓發熱狂，但知恃眾喧嚷，不可理喻，而判官監司之言，衰如充耳。推其釘之釘之之言，若曰：不必問其人之善惡，不必論其事之曲直，更不必審其理之是否，吾儕但欲汝殺之而已。噫，何其狂悖若此也。然而世人犯罪，每亦如是，雖明知干犯主命，辜負主恩，於理不合，於良心亦覺不安，然皆棄而不顧，憤憤焉，昏昏焉，一惟逞其慾情，發一時之狂熱，罹永苦之獄刑，其卽如德亞惡眾之流亞歟。求天主矜憐我，勿使我至於此極。

○先知若代天主云，如德亞人初時，柔順聽命，後與外教人接洽，變其初志，叛逆我，且虐待先知，及困乏之人，猶如餓獅，見物卽毀，張牙舞爪，撕爛殆盡。蓋其出褻瀆天主之言，負恩至極，予深爲痛恨，而棄絕之，使其被擄至巴皮郎，遭彼蹂躪終不悟。卒以高聲大呼釘殺耶穌，真如猛獅之咆哮，宜其亡國敗家，盡絕於天主也。○聖咏二十一篇云，向予大張其口，若獅之大發吼聲，將吞噬我也。

第十九章 論吾主繫受鞭笞

引言

瑪加白書壹壹載有奇異之戰術，諳諦奧谷王，親統大軍來攻，軀雄象三十二頭作先鋒，兵士取葡萄汁潑於象前，以激其怒，使之直衝敵陣。蓋象性見血必怒，見葡萄汁色紅，以為血也而怒之。吾人在世，亦若攻戰然。保祿宗徒云，弗陸十二非敵血肉之寇仇，乃禦幽暗之君長。○今亦將潑葡萄汁於吾前，使一鼓作氣，勇往直前。此葡萄之汁，即基利斯督受鞭笞而淋漓之鮮血也，較諸鎗刀繩索鐵鍊等刑具，尤為慘目。保祿云，勃拾貳三四請追憶其親受惡人橫逆之投，使爾曹勿致灰心而敗興。汝曹為抵制罪惡，尙未至流血之地焉。○至吾主之受鞭笞，其間可以着想者有三，一褫衣，二繫柱，三撻擊。三者各有其不同之點。褫

衣，恥辱也。繫柱，痛楚也。撻擊，則兼此二者。

○血肉，謂世人具肉體及血液者，魔鬼為世之君長，惟在冥冥空氣中，無血肉可見，乃我人極兇惡之仇敵，且有極大之能力，專為謀害我人。○橫逆，指種種侮辱，以至釘死架上，目為盜魁。當時宗徒勉勵新教友，謂今雖為信德，遭逢困難，但當竭力忍受，勿稍退步，而或反悔。蓋汝曹至今，雖已喪失財產，受譏受侮，尙未至喪失性命也。

壹 耶穌被禡衣。官卒將耶穌入公堂，集眾武卒，解其

衣裳，繫之石柱鞭笞之。

谷拾伍十五

一、禡衣之辱。○夫赤身裸體，正人君子無不引以為恥，況至聖如吾主者乎。昔亞當厄襪在地堂，生叁犯罪後，無衣蔽體，甚覺畏羞，而以無花果樹葉，編為衣裳以自蔽。且深藏樹後，聞天主呼喚，不敢出見，自言羞見主面云。○夫星辰障天，草木蔽地，鳥有羽，獸有毛，其他魚鱗虫豸，莫不披鱗帶甲，以蔽其身。今肇造萬物之主，而竟無以自蔽，恥孰甚焉。許

多聖女在致命時，天主特顯聖蹟，掩護厥身，如聖女依搦斯等是也。今吾主基利斯督反無所掩蔽，孑然立於眾人之前。眾人謂誰，卽兵士也，胥役也，仇敵也，皆受造於基利斯督者也。以童貞無玷之身，露於該眾之前，其愧赧爲何如耶。亞當爲元祖，耶穌爲再祖，元祖無衣無褐，猶有避匿之處，再祖衣被人褫，竟一無隱藏之所。然吾主豈不能盲該眾之目，使彼熟視而無覩乎。乃不欲自衛，一味忍辱含羞，是蓋爲吾人立表也，使吾人於困辱之間，有所慰藉也。昔倍脫撒米達人，惟因窺視結約之櫃，立即斃命。今吾主爲結約之活櫃，任令惡眾瞻視，不加纖毫之罰。聖咏念壹十八云：「彼注目以覩我兮，」蓋謂此辱也。

○厄機先食禁果，尙未覺裸身之醜態，迨亞當吞食之後，卽覺醜陋可恥，遂隱伏樹葉中，愧而不出。或問何日犯此禁令，或云造成人類，在上午九時，犯禁在此日午後三時。或云在翌日瞻禮七，有云在第八日，又有云四十日後，故耶穌守四十日嚴齋。且有云第三十四年，故

救世主在世三十三歲。然而第一說最爲公論。

二、吾主受褫衣之故。○吾主受褫衣之辱，其故有二。一、因亞當犯罪後，人靈皆似赤體無衣。蓋人一犯罪惡，卽失去天主聖寵，聖寵爲靈魂之衣，所以章飾靈魂，使之華美，而見悅於天主者也。一失去之，則在天主前醜惡可憎，故吾主受褫衣之辱以表示之。又亞當犯罪後，羞見天主，非爲靈魂之無衣也，但爲肉身之無衣耳。非恥己之罪惡也，實畏主之譴責耳。然靈魂之無衣，失落天主聖寵，更爲可恥。故基利斯督受此褫衣之辱，以示肉身之無衣，尙可忍耐，而靈魂之無衣，羞愧無地矣。噫，恥之於人大矣哉。奈何今世之人爲非作歹，不自恥其聖寵之失落，及行告解，反恥自認其罪過，是亞當之徒也，非以自救，實以自殺。猶之患病者，恥爲醫者所知，不以實告，何能占勿藥有喜。二、因人類犯罪，習染已

深、今吾主降生、將以更新再造、使人類復返在地堂之舊狀、勉爲無罪之完人、故去其衣、如亞當未犯罪之時也。

三、衣之來歷。○元祖犯罪後、私慾大動、乃知羞愧、故天主以衣衣之。未犯罪之前、本無衣裳、既犯罪之後、始制衣服、是衣爲犯罪之表記、猶鐐銬爲囚犯之刑具也。然則人之於衣、當追憶所犯之罪惡、及慾情之醜陋、而生愧赧之心。今也不然、有盛裝炫服、以事誇耀於人前者、是何心哉。抑知服之不衷、禍將及焉、豈非求榮反辱耶。元祖在地堂、未犯主命以前、無衣蔽體、藐不知愧、以其天真猶未壞也。今吾主受此褫衣之辱、殆欲訓人歸真返璞、回復其固有之天真歟。昔有四十位兵士、甘願爲主捨生、不拜邪神、獄官判入冰池凍死。隸卒欲先去其衣、聖人等齊聲呼曰、勿褫衣、第除舊人足矣。舊人者、指其肉軀也。謂人之肉軀、多染慾

情、污穢如破舊之衣，當脫除也。隸卒不聽，仍褫其衣，乃同聲曰：主，感謝爾恩，我之罪惡，借此軀殼一同捐除，若褫衣然。昔從蛇誘而著此衣，今因基利斯督之謙忍，得脫此衣，何樂如之。於是天神各奉一冕旒冠之。故惟聖人知衣之來歷，亦惟聖人知衣之爲用。

貳 耶穌被繫於石柱。

（經語見前）

一、被縛情狀。○按羅瑪常例，○被笞刑者，兩手必繫於石柱。故聖保祿受鞭笞時，亦曾被縛於石柱，繫以革帶。想吾主聖手被惡人揪縛，繫於石柱時，如何痛苦。蓋彼輩屢見吾主顯奇行異，慮其神通廣大，或爾逃脫，故於綁縛之時，尤加審慎，而不稍寬鬆，是以吾主所受之痛苦，更非尋常被縛者可比。吾主被縛後，兩手拘攣，無異犯法之奴隸，將宰之牲畜，然亦思耶穌爲造物主，苟非自願，孰能拘攣之，而禁阻其自由舉動。

哉。聖若伯云、◎念陸七八彼懸大地於空中、束水於雲間、可見其能矣。今乃兩手爲人繫紮、而此繫紮者之手、皆爲其所造、不亦異乎。夫以其所造之手、繫縛其造者之手、是以仇報恩也。情理何在。昔有力士撒末傷、士拾伍初被本國之人網縛之、以送於斐理斯丁。及至彼疆、撒末傷一振其臂、若拉枯摧朽、所縛盡脫、乃取道旁驢顛骨、◎毆斃斐理斯丁一千餘人。今基利斯督之全能、撒末傷何可與擬、豈不能自解其縛、乃甘心受此奇辱、何哉、蓋欲釋吾人之罪繯耳。吾人犯罪、卽自縛其靈、失落天主義子之自由、而爲魔奴、加以縲縲、將拽入地獄也。故吾主甘願自投於縲縲、以解衆人之罪縛、如撒末傷以千鈞之膂力、自投於繩索、以救國民於敵人之壓迫也。惟斐理斯丁人未能加害於撒末傷、而轉以自害。基利斯督則始終任惡人所爲、以至於死、毫不抵禦、可見其愛人

勝於愛己，寧損己以利人也。古聖若瑟生肆貳爲厄日多國宰相時，昆弟同來乞糴。若瑟於昆弟中，拘禁其一。四餘則放之歸。吾儕罪人，本當投入地獄，羈繫於永火中，賴我昆弟之一，卽耶穌基利斯督，代受羈繫於石柱，而吾儕得放之歸，歸於何處，天國是也。可知吾儕所犯之罪，卽所以繫基利斯督之繩索與革帶也。故縛耶穌者，非如德亞人，乃吾儕之罪惡也。亦非吾儕之罪惡，實吾主愛我之情自縛之耳。苟非吾主愛我情深，而欲脫我於地獄永火也，惡人雖多且狠，何能爲哉。

○處決之死囚，已入奴隸之列，當受鞭笞之刑。故羅馬例，總統出行，有肩斧棍前導者，用刑時，先以棍擊囚身，後以斧砍其首。基利斯督受鞭撻之刑，厥惟一次，在判決死案之前。石柱極低，距地僅有三手掌之高，使胸背俱可受撻。尙有畧高於人身者，乃伯保兩位宗徒被綁縛而受鞭之柱也。或謂耶穌在蓋法署中，夜間被惡人綁縛者，卽於此柱。其柱似界石之類，黑質白紋，高僅一米達之七分，其底之直徑，亦有一米達之四分，頂有環圈之形跡，今供在

聖女伯拉格色弟堂內。鞭笞之所，在堂外，隔一通道，卽在此處。又建一堂，名鞭笞之堂。○若伯意云，天主不需助力，自有全能，觀其在空中，無所砥柱，能穩定此大地，雲間之水亦然，大哉厥工，誰不驚奇。③骨猶新鮮，尙有脂水流出。西里亞驢頭之骨極堅，且有天主特別保存，又因勇士之神力，故不折斷，且從該骨中流出清水以解渴。④或問昆仲十人，何獨拘西默，蓋爲質。答云，因彼爲行二年長於他人，且於謀害若瑟最爲激烈。暫爲監禁，迨弟兄動身後，卽令釋出，款待頗優。

二、此事餘訓。○基利斯督旣鍾愛吾人而被繫於石柱，從茲吾人當真信堅望熱愛而繫於其足下。古聖亞各伯生肆玖十一祝福其子如達云，繫其駒於葡萄林中，亦維其驢於葡萄枝下，以酒滌其領帶，以葡萄汁澣其敝衣。○解者曰，葡萄林，卽聖教會。駒，表異教之民，因宗徒傳教之功，繫之於聖教會者。驢，表如德亞人，因吾主親宣聖道，以維於聖教中者。凡在聖教之人，基利斯督悉以己之聖血，洗滌其靈魂之罪污，是

卽以酒與葡萄汁滌領帶，澣敝衣之謂也。蓋此聖血爲贖罪之價值，爲滌靈之清泉。吾人在此聖教會中，旣得吾主耶穌以己之聖血，濯淨罪染，誰也不甘心蜷伏於其足下哉。況以至尊天主，爲愛吾罪人之故，繫於石柱，受此劇苦，吾人可不爲之忍受種種苦難，以愛還愛乎。故辨德經云，陸廿五請置爾足於脚鐐，投爾頸於項圈。

○按字義，如達圍分之區，膏腴肥沃，葡萄之繁碩，當使駒載驢馱，有酒如澗，可以洗滌衣服，繫維二字，另有馱載之義。○項圈脚鐐，皆刑具也。原義，論智德之引人爲善，謂人之靜動言爲，感情嗜慾，必須範圍於智德。頸項，解謂明悟愛欲感情也，以圈套住之。足，解謂舉止行動也，以鐐拘束之。鐐也，圈也，卽智德之範圍也。借此二具，比智德束縛人之肉情，勿令沉溺於偏私，若犬馬之受該械束縛者然。

叁 耶穌受鞭笞之刑。

（經語見前）

一、鞭笞之苦辱。○羅瑪律，惟奴才可施鞭笞之刑，今以此刑加於耶穌，

是等吾主於奴才之列，其辱也爲何如。又惡人鞭答吾主，異常兇猛，痛楚難言。宣聖咏集卷十四云：「吾終日受答。」是言其爲時甚久，如終日在鞭答之中也。又壹貳捌三云：「罪人動作於吾背，如鐵匠之鎚，施擊於鐵鑲之上。」聖日羅尼莫譯而解之，謂其受鞭答之數不可勝計。○如農夫之耕鋤，○次第而進，無尺寸之土，不着耒耜，主身亦然，無尺寸之膚不受鞭答也。况比拉多本意，欲以現吾主慘狀，激發如德亞人矜憫之情，而平息其怒氣也。故必使吾主遍體鱗傷，血肉橫飛，始足以動其惻隱之心。况鞭答之役，悉係羅瑪壯丁，心狠手辣，而鞭答之數，官未喝定，凡大辟之徒，可任意施之，每有斃於箠楚之下者。今比拉多既欲鑿如德亞人之狠心，則鞭答之數，豈有定限，故見所繫之石柱，血痕斑駁，至今尙存羅瑪。嗟吾罪人，本當受如此鞭撻，如達味聖王云。

咏叁壹十

「罪人該受多笞。」③今吾主若慈母然，不忍吾儕小子之被笞，以身障護，而代吾受之，愛情何其深也。律書云，申念伍二「鞭笞之數，視罪孽之多寡。」今吾主以一身負古今普世眾人之罪，罪而擢髮難數，可知吾主所受鞭笞之數，亦宜多矣。

①瑪達肋納巴齊云，鞭撻基利斯督者，有三十雙人之多，輪流動手。彼利日大云，主之瘡痕，有五千四百七十五處，其中以受鞭笞之瘡痕為最多。鞭主之器械有三，一為荆條，二係繩索，一端置有鐵刺。三係鐵鍊。惡人在世作樂，善人在世受苦，如我常在困苦之中，乃代表柔弱者之言。②又由如德亞語譯謂如牛駕犁耕田，終日往來不休。③罪人怙惡不悛，定有重罰，生前死後皆所不免。生前畏懼不安，天良激刺等情。死後下墮地獄，苦不可言。

二、吾主甘受鞭笞之故。○以造物之主，榮光之王，比於罪囚，而為受造者所鞭撻，何為也哉。且天主嘗向善人曰，咏致拾十「鞭撻不近爾幕。」①夫天主，尚不許善人受笞，何於己身而反許近之。宗徒大事錄 念貳廿五

載、聖保祿宗徒傳教時、被囚下獄、百夫長欲答之。保祿抗言曰、羅瑪人未定議前、爾可撻我乎。⊙百夫長懼、不敢答、命解其縛。若基利斯督此時亦抗言曰、我乃天上之主、聖父之子、汝曹能鞭撻我乎。竊意惡人雖眾且兇、必如山園中聞「是我」一言、悉將僵仆、尙有人能動手乎。然而吾主不欲爲是、蓋知天主聖父之諭旨、欲其爲吾人代受此刑、故俯首無辭、而甘心受之。先知依撒亞云、伍拾五六「主、天主、啟迪我聰而我

不違逆、我不後退、以我之身付於撻擊我者、以我之頰付於拔我鬚者。」

⊙謂吾主受聖父之旨、爲救贖人類、無論何種苦辱、不之辭也。顧天主聖父、何故以如是苦辱、命其聖子備嘗之哉、蓋無非欲以警惕吾罪人耳。夫聖子本來無罪、徒以具有罪人之形像、而受聖父如是之重罰、吾儕卑污奴僕、自犯多多罪過、更當受若何之嚴罰哉。嘗見君王有答

奴僕於太子之前，以警太子之過者，未聞笞太子於奴僕之前，以警奴僕者。又技術之士欲馴獸性，有鞭家豹以懼獅，未聞鞭獅以懼家豹者。今天主聖父則不然，責其聖子以警惕吾罪僕，無異鞭獅於家豹之前，可見其尊威之不可犯，而罪罰之莫能逃也。吾儕猶不知引爲警懼，仍敢放恣於惡，將來罰必逮夫身，慎之慎之。故人欲知罪惡之可憎，罪罰之可懼，請一視基利斯督之慘受笞責可矣。始也，我見其遍體紅腫矣。繼也，我見其鮮血淋漓矣。終也，我見其皮脫肉爛筋現骨露矣。依撒亞預言曰，伍卷四 吾曹疑其身患癩病者，四 蓋謂其身無完膚也。先知又云，依伍卷五 彼以吾之愆尤而受傷矣。從可知鞭笞吾主者，刑役也，所以使吾主受此劇刑者，吾人之罪惡也，然則吾儕尙敢犯罪以重傷之乎。主云，依伍卷五 罪人終日褻瀆吾名。夫褻瀆主名，猶加主以鞭笞也。

可不慎歟。又吾主受鞭笞之故，欲樹諸德之表，俾吾儕則效之也。吾儕時或被人輕侮，受人凌辱，而覺羞愧無地乎，當思天主聖子，亦嘗被人謔浪笑敖矣，其恥孰若，而其忍奚如，吾乃罪人，更何有不可忍之辱，不堪受之侮乎。況今世爲天主受人侮辱，後世將受天主之榮賞，如此着想，自能轉羞爲喜，轉辱爲榮矣。汝或受人使令，而覺順命之難乎，茲有順命之表在，以天主聖子而爲賤役所束縛，所撻擊，左之右之，任其所欲，莫之或違，吾儕下賤罪人，而對於長上，能不奉令承教乎。汝或欲寡過，而覺克己之難乎，茲有克苦之表在，以無辜之基利斯督，而在酷刑之中，心平氣和，任惡人盡情鞭撻，並未有歔噓嗟歎之聲。達味聖咏代其言云，參肆十五 鞭笞集以攻我，而我不之知也。⑤ 聖經又以綿羊受剪 比之，謂其任人所爲，默無一言，吾儕有何不可受之痛苦哉。

且吾主在受鞭笞時，察其衷情，仍怡然坦然，身上之痛苦，不減其心中之神樂。聖歌云，伍一採我沒藥暨我香料。六謂其於受難之中，有所希冀，而忍苦如飴也。譬之農夫於稼穡之艱難，終日勤勞，手胼足胝，雖汗出如漿，亦不畏其苦，且欣喜異甚，爲其有所希冀也。故依撒亞云，玖三彼在爾前之喜樂，如在收穫之時。七觀基利斯督在鞭笞中，其身若置於鐵鑊鐵鎚之間，上下夾擊，至於皮肉分離，血流如注，彼惟鞠躬忍受，中心夷懌者，爲欲採其所預選之香料與沒藥，卽人之靈魂是也。吾儕苟於困苦艱難之中，亦以己靈之得救，與天福之得報爲目的，則亦何苦不可以受哉。汝苟艱於習行愛仇乎，茲有愛仇之美德在，可爲金鑒。普世罪人，皆主仇也，主惟愛仇情深，忍受如許鞭撻，然則吾儕之於仇人，可不寬恕之而加之惠乎。聖奧斯定云，八請觀遍體鱗傷，血

流如注，悉係爾之價值，爾之債券，爾可細審其傷痕有幾何，諦視其血滴有幾何，卽知爾靈之價值幾何，爾罪之債累幾何矣云云。然則可不警惕我之非，則效主之德表哉。

○鞭撻解有災患之意，善人心向天堂，雖遭患難，不覺困苦，反以爲快。○保祿此言，斥有司犯法，因保祿入籍於羅馬故也。羅馬士人律禁笞刑，而欲笞之一也。未經判決，先欲行刑，二也。保祿非不欲爲主受苦，但恐人有悞會信仰基利斯督者，應受此刑，於聖教名譽，大有干係，故出此言以申明之。且欲覺悟都司，勿行味良之事，勿趨附權勢，欺抑小民，獲罪於天主。○依撒亞章參見十一節，及二十節。啟迪我聰，卽默牖之意。指當時天主命每瑟往救在厄日多之百姓，乃以畏懼法勞王之威嚴，及百姓之頑鋼，再三推辭。然基利斯督則不然，無論事之艱難困苦，毅然行之，怡然受之，自生至終，無所違逆，故在架上曰終。○吾曹指如德亞人，當時天主往往以癩病罰人，如每瑟之姊，及奧齊亞王等，或因驕傲，或因怨尤，或因叛逆諸罪。如德亞人以耶穌有罪而亦應受罰如是也。耶穌身比癩病，亦有相似之處。一、癩者，身有毒癩，不堪注視，耶穌受鞭笞後，滿體瘡痍。二、癩人之衣裂破，耶穌之衣亦被兵士分裂。三、

癩人禿頭，耶穌亦禿而加以茨箍。四、癩人之身醜陋，耶穌自云，我猶虫豸矣，非人也。如若伯
癩瘡遍體，相貌大變，其友幾不認識。五、癩病往往爲罰驕傲之罪，耶穌代受其罰，欲將其謙
遜醫治我也。六、癩者不准居住城內，耶穌亦負架出城，其親友遙望而已。⑤若曰，爲何我
遭此撻擊，人何以虐待我，窘迫我，其故我不知也。⑥沒藥之汁，芬芳撲鼻，可補腦筋，置之筵
席，可悅賓客。然其味苦，喻困苦艱辛之義，人若以愛主之故，歡欣忍受，最爲恰合主心，則變
如蜂窩中，藏有蜂蜜，甜味無窮。⑦如德亞人及外邦人，信從耶穌或宗徒而反正者，莫不踴
躍歡樂，卽耶穌與諸宗徒亦與之同樂，如農人秋時之獲豐收也。至外教人無信德者，無此
歡樂。

第二十章 論惡眾以僞王戲侮吾主

引言

古經士玖有眾木立王之喻。○寓有奧義存焉。一日若亞當對民眾設喻曰：眾木欲立一王，推阿里伐樹。阿里伐不受，推無花果樹。無花果亦不受，推葡萄樹。葡萄又不受，乃推棘樹。棘樹曰：若果欲立我爲王者，皆來憇我蔭下云云。此喻洵非虛設，蓋棘樹誠有爲王之時也。王於何日，卽被織爲圈，冠於基利斯督聖首之時也。觀棘樹雖爲樹中之賤者，然自冠於基利斯督之後，與鞭笞釘鎗十架，至今同爲人所尊敬。夫基利斯督將爲如德亞人及外邦人之王，而惡眾編棘爲冠以加其首，雖屬戲弄，實爲之先兆也。

○若亞當係日羅巴亞耳之幼子，其兄七十人，俱被兄亞皮未來格殺死，惟彼一人逃出，登

山高呼西根民諄告之、而設此妙喻、爲日後厄索波及弗特羅等喻言之祖。以樹喻人、阿里伐、無花果、葡萄樹、皆喻人之有才德名望者、可以爲君治民、乃敝屣天下、專務精修、而以棘樹比虐王暴君。蓋時若亞當預告西根人民、將來必受亞皮未來格之毒害、越三年果然。因惡黨加茨冠於耶穌之首、充當冕旒、是爲君王之預兆。但此冠以棘樹之枝圈成者、與棘樹頗有關係、故借以爲喻。至於暴虐二字、非所論於基利斯督也。

惡衆戲主。官胥將耶穌曳入公堂、集衆解其衣、披以紅袍、織棘圈戴之、首上、使右手持蘆葦、而戲之曰、亞物、如德亞王後吐其面、以蘆搗其首。

谷拾伍、十六至十九、

一、戲侮情形。○羅瑪總皇之服物采章、顯著於外者、有四。曰紅袍、○冕旒、權杖、及受人叩拜是也。今兵役卽以此四者、戲侮吾主、披以敝壞之絳服、以爲王者宜穿錦袍也。其色似王者之袞裳、其質乃乞丐之藍縷。故瑪爾谷若望二聖史僉書曰、絳衣、因其顏色與袞裳無甚懸殊。

也。冠以棘茨編成之圈，以爲王者宜加冕旒也。又置蘆葦於其掌中，以作王者之權杖。於是相率跪拜而口稱之曰，請如德亞王安。此皆以爲吾主癡想爲王，故從而王之，互相取笑。卒乃以此蘆葦，擊其首，壓其箍，復吐其面，掌其頰，以增其辱。噫，吾主所受之辱，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至其戲侮之事，皆有寓意。衣以敝袍，示其貧也。冠以棘茨，示其癡也。授以蘆葦，示其弱也。又從而僞拜之，示其可輕可賤也。此時兵卒因魔鬼之慫恿，如德亞人之鼓吹，比拉多之縱容，毫無人道，逞所欲爲。然於基利斯督之王位，果無傷也，決不因惡眾之戲侮，而遂損失其尊嚴。試觀架額所題，非如德亞王乎，是表其至死爲王也。今普世信友，非稱之爲乃生乃王，迄無窮世之王乎，是惡人之戲弄，適成其先兆也。基利斯督受此戲侮時，一惟默然忍之，其抵抗之術，卽以甘心忍耐爲利器，一若

吐面打嘴爲光寵，訕笑詆毀爲榮譽。故依撒亞云，伍拾六·七以我之身，付於撻我者。以我之頰，付於拔鬚者。凡辱我吐我者，我面不迴避焉。蓋佑我者天主也。我心無忤，我面如石，不以爲恥也。③

①羅瑪總皇之袍用赤色，示其當爲民流血也。今樞機主教被選後，教皇亦授以絳色大衣，訓其在急難之中，亦當爲基利斯督，爲聖教流血也。其色兩次染成，先以海紅花，後以紅葉，故鮮紅不退。羅瑪初立國時，第二國王名努瑪邦比畧，始用此衣，緊身窄袖，較責撒肋之袍畧短。又羅瑪兵士，俱穿紅衣。古時斐洲兵士，亦穿紅衣，出戰以其色與血同，若受傷流血沾衣，不甚顯著，卽不生畏怯，仍能勇往直前。今基利斯督所穿之紅袍，卽兵士之敝衣，基利斯督衣之，示以聖血戰勝普世也。②主執蘆葦，又有寓意焉。吾主執此蘆葦，比如執筆管，書如德亞人褻聖之罪也。又聖盎博羅削云，人性軟弱如蘆葦，吾主執之，振其劣弱也。以蘆葦擊其首，示主之神能附於蘆葦，使人能立志，勿爲魔俗動搖。③佑我者天主，因天主加增神力，如忍耐恒心等，於是以苦爲樂，反辱爲榮，承行主旨，恬不知恥矣。且愛主情深，甘受諸般苦辱，猶海礁岩石然，波浪環攻，屹立不動。又如金鋼石，以鐵鎚擊之，鎚鈍而石無損。

二、此事訓言。○吾主受此侮辱，含有許多聖訓，列下。

壹○吾儕於此，可以想見吾主爲勇士也。夫勇士必善於攻守，故敝袍披身，如軍士之衣戎服。茨箍冠首，如軍士之戴金盔。手執蘆葦，○如軍士之持刀劍。聖亞大納削云，蘆葦可斃蛇虺，蛇虺爲魔鬼之像，今爲吾主所斃矣。至於頰被掌擊，如軍士之上陣戰鬥，而肉薄以爭也。聖經云，若拾貳·三一斯世之主，將被逐出於世外，謂魔鬼之將被征服也。然則吾主之所恃戰術與利器，以征服魔鬼者，其術甚新，其器更奇。何也，卽受苦至死，死釘十字架，以此殺敵，何敵不摧，以此禦仇，何仇不却。信友乎，此吾儕之神兵妙法也，宜拜而受之於基利斯督。

○魔鬼毒蛇也，授基利斯督以蘆葦，是倒授太阿矣，蓋由是而制服羣魔，斬斷厥首也。此蘆葦係蕩蘆，其式樣按皇帝所執之權杖製成，有兩手掌之長，一拇指之粗，無節，週圍密纏細毛，柔軟如絨，不數日後，渙散如蘆花。

貳○吾儕於此，可以想見吾主之得勝歸天也。夫將軍於凱旋之日，必乘軒車而衣錦繡，手執得勝枝，口唱凱旋歌，前呼後擁，歡聲雷動，雖有雜劇戲言，亦所不禁。此羅瑪之常例也。今基利斯督身披紅袍，鮮血淋漓，錦繡之衣也。手執蘆葦，得勝之枝也。茨籬冠首，金盃之榮也。而茨冠，又爲罪惡之表記。罪惡者，刺傷靈魂之兇器也。時眾人戲笑，以僞禮拜之，是猶凱旋歌頌中之雜以詼諧也。於是吾主克勝矣，邪魔敗北矣，吾儕不妨於哭其釘死之前，先慶其得勝之榮光。

叁○吾儕於此，可見基利斯督之國，非世上之國，乃天上之國，而神國也。其建國也，非基於安富尊榮，及世上一切可朽之物，乃基於貧賤，裸裎，棘茨，鞭撻，及忍受一切痛苦艱難也。故基利斯督嘗諭人曰：「神貧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又云：「涕泣者乃真福，嗜義如飢渴

者、乃真福。云云、皆其國基也、其與世國、截然不同。其後答比拉多云、予國非爲今世國、可見其國、允匪在茲。夫吾主雖爲天國之王、亦無時不加惠於人世。溯其傳教時、撫其衣裾者、沉疴立愈。聆其教誨者、咸知悔改。被其手撫者、癩瘋得淨。沾其口液者、盲瞽卽明。瞻其慈容者、心曠神怡。今觀若輩報德何如、乃披以赭衣、箍以茨冠、授以蘆杖、或掌其頰、或唾其面。種種受恩之人、無以爲報、侮辱以爲報、天良喪盡、道德全泯、此其所以爲如德亞人乎。但以基利斯督之國、非在斯世、故其所受報於衆者、非世之尊榮、乃世之侮辱耳。

○聖史瑪竇五章、主訓曰、神貧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良善者乃真福、爲其將得安所。涕泣者乃真福、爲其將受安慰。嗜義如飢渴者乃真福、爲其將得飽飫。哀矜者乃真福、爲其將蒙哀矜。心淨者乃真福、爲其將得見天主。和睦者乃真福、爲其將稱天主子。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是卽真福八端也。又云、倘爾爲予被咒辱殘害誣妄、乃真福

者，受之可喜悅，至天國時必獲重報。

肆○吾儕於此，可知天國之道路矣。身衣赭衣，示謙遜也。頭戴茨冠，示耐苦也。手執蘆葦，示神貧也。面被唾污，示忍辱也。頰被掌擊，示愛仇也。凡此，皆入天國之道路也。如欲偕基利斯督同王於天國，當行此道路，修此德行。願此德行，非快樂肉情之事，猶此道路，非坦夷康莊之途，乃荆棘縱橫，崎嶇之山路也。若不由斯道，不修斯德，不克入天國。是以聖日羅尼莫有云，「吾兄，汝何嬌養若此，既欲偕世俗快樂於今世，而又欲偕基利斯督快樂於天庭，其可得乎。」

伍○吾儕於此，可悟人類犯罪後之情景矣。蓋基利斯督爲救贖人類，而藉取罪人之形體，以動人之觀感，今試觀其景象如何。紅袍披身，是表人類犯罪後之醜惡也。元祖在地堂，其靈魂滿備天主聖寵，如衣純

潔無瑕之白衣。迨犯罪後，靈染污穢，如衣血污之赭衣矣。依撒亞先知云，亞十八爾罪如赤色之大衣，然將轉而潔白如雪也。○可見赭衣爲罪污之象也。頭戴茨冠，是表犯罪後所降之災殃也。創世記云，卷十七
十八緣爾之逆行，大地不穀，滋生荆棘。○可知天主所降災殃之一端矣。手執蘆葦，是表人類犯罪後，靈魂之劣弱也。遇誘惑，不能堅拒，如陂澤之蘆葦，隨風披靡。猶之厄襪，惟因蛇出微聲，心志遂卽動搖，盲從其誘，亞當又被其妻畧爲牽引，亦卽順從其心志，柔弱無異蘆葦矣。至於吾主之被惡人僞拜如王，擊其首，唾其面，掌其頰，是表元祖犯罪後，萬物方人之命也。從此猛獸噬人，毒蟲螫人，雨暘不時，饑饉洊臻，種種困苦，皆如吾主在比拉多署內，萬苦攢聚一身者然。且夫吾主受此諸般凌辱，施此者，果當時之惡人，而與惡黨協同凌辱吾主者，今世之罪

人也。惟兵士所施之凌辱，在有形之舉動，可得而見也。而吾人所加之凌辱，乃無形之罪惡，不可得而見也。一戕主身，一傷主心，是則異同耳。且吾儕犯罪，污穢己靈，正以污穢天主。蓋靈魂乃天主之肖像，故犯罪，卽以絳色敝袍，衣基利斯督也。耽於逸樂，溺於財貨，沉湎於世囂俗尚，卽以茨菴冠基利斯督也。立志不堅，悔而復犯，轉輾於罪惡，卽以蘆葦擊吾主也。心紛志亂，祈禱無誠，卽僞拜基利斯督也。窘辱忠良，戲侮馴柔，殘害聖賢，是卽披吾主之頰，吐吾主之面，而褻瀆吾主名譽也。若夫艷裝麗服，冶容誨淫，心神濁污，倚勢陵人等種種敗行，皆是披吾主以紅袍，冠吾主以棘茨，授吾主以蘆葦也。

○古時淫婦，衣大紅衣爲裝飾，指日路撒稜也。如廿一節云，昔者此城，輸誠於天主，如妻之輸誠於丈夫，爲士師者皆公正聽訟，按律折獄，今則敗法亂政，如正妻變爲淫婦，與正夫離異，私妮他人矣。雖然，犯此彌天大罪，靈已染污，色紅如血，倘能悔改，前非仍能潔白如雪也。

可知紅衣非榮耀之衣，乃蒙羞恥而現血色之意也。⊖棘茨亦天然地產，但在地堂不生此害物，五穀百果皆自結實，不費人力，而在地堂外則反是，亦原罪之罰也。

陸○吾儕於此，可以比擬吾王在天之光榮也。身之暉耀，皎於日月，以光爲衣。如聖咏壹○卷二云：「衣光若袍。」⊖今衣紅袍，爲其兆矣。位高萬有，如冠在首，今戴茨冠，肇其基矣。宰制萬物，無不如旨，今執蘆葦，昭其權矣。天朝神聖，恭向敬拜，認爲至尊，今受此僞禮，已表其跡矣。且又表示諸聖，將偕基利斯督共王於天國，其光榮悉由基利斯督之苦難而來。蓋因吾主身衣絳袍，諸聖乃得肉軀復活後之榮光也。因其頭戴茨冠，諸聖乃得冕旒之顯耀也。因其手執蘆葦，諸聖乃得永王之權位也。

⊖居何職分，穿何服式，如教皇有教皇之服式，帝王有帝王之服式，天主之服式卽其榮光是也。具有全能全知，化成萬有，永永讚頌其德，如衣蔽體。

榮○吾儕於此，可窺世國之虛假也。袞袍章身，一如吾主之服絳衣，有何榮耀。反加百務紛投，心煩慮亂，日夜焦勞，腦筋爲之絞裂，一如吾主冠戴棘茨，有何樂趣。且有屬下方命，莫能制服，有權等於無權，如吾主手執蘆葦，一無勢力。又有外雖拜跪如禮，內實仇恨厭憎，如吾主受此僞拜，有何尊敬。世之爲民上者，所得不過如此，非虛假而何。

捌○吾主於此，示其謙忍之德，以號召我人師法也。夫軍士之於甲盾，必先以鎗刺之，以刀斫之，不折不損，然後知其堅勁而可用，用以禦敵，無敵不摧矣。今基利斯督立謙忍之德亦然，百折千磨，不屈不撓。觀此時，棘茨箍其首，穢涎唾其面，拳掌擊其頰，既不聞一嗟嘆之聲音，又不見一自衛之行動，其德之堅勁，誠若甲盾之牢而不破，以之禦邪魔，敵世俗，自無往而不利焉。夫榮光之王，一無罪影之可尋，特爲吾罪人而

受如是之苦辱，今吾罪人所受之困難，與吾主兩相比較，奚啻天壤。噫，主已爲我而忍受如許之苦楚，我不該爲主畧受細微之逆境乎。然而非具謙忍之德，不爲功，故吾主立表遺我，如授我以堅不可破之甲盾。吾儕服此甲，持此盾，何患乎魔俗肉身三仇之強敵哉。章首棘樹之喻，謂棘語眾樹曰，若欲擁戴我爲王，請來憩息於吾蔭下。今吾主亦曰，誰欲從我，須負我十架，而戴我棘冠。如求世榮而喜戴冕旒者，非我徒也。昔有一軍隊，衣制服，戴峨冠，殊壯觀瞻。其中一武士，手執其冠而不戴，人問之，答曰，基利斯督首戴茨冠，而受人侮辱，我何人斯，敢戴此峨冠，而邀人尊重乎。戴爾多良特記其事以美之。基利斯督嘗顯示於聖女加大利納，瑟納持金冠茨箍二者，憑其擇取。加大利納取茨箍自冠於首。主大悅，深嘉獎之。又有各代弗利特蒲利益者，攻取日路撒稜後，立

國於此，爲第一君王，因見基利斯督首戴茨冠，遂終身不戴王冕。今厄尼邦達圖像中，有首戴茨冠者，卽此王也。法王羅道味哥爲記念基利斯督戴茨冠之苦辱，禁止宮中婦女，每於瞻禮六日，不得插戴金銀，而飾以玫瑰。依撒伯爾聖后在苦像前，行神工時，必卸其后冠后服，以爲在耶穌苦像前，此等服式，極不相宜故也。上文又言棘樹謂衆樹曰，倘不甘居我蔭下，我將發火盡焚利巴納山，高大之則特耶樹。故凡傲然自高，靡然自逸，不肯戴吾主之茨冠，負吾主之苦架者，末日必聞吾主之聲曰：「惡者，離我往永火中去。」此卽棘樹發火以燒之喻也。

第二十一節 論比拉多引基利斯督出示民衆

引言

出谷記第三章，載天主教在叢棘烈焰中，顯現於每瑟。○每瑟見烈火炎，而荆棘不焚。○大奇之，曰：吾欲趨前視此大觀，何以荆棘不焚也。今此奇蹟，復現於世矣。蓋聖保祿云，勃拾貳廿九我等天主，乃焚燒之火也。○今其首戴茨冠，出示於衆，若登舞臺，恥辱何如，痛苦何如，乃不聞其咨嗟怨嘆之聲，非火之不焚荆棘，乃荆棘之不燬於火也。吾儕可效每瑟聖人奇此大觀而往探視焉。聖神嘗諭曰，歌卷十一西婉諸女，請出視撒落滿王，蓋厥母冠之以冕旒矣。○母以冕旒冠其子，欲其爲王也。今古教之講經所，以棘箍冠基利斯督之首，充當冕旒，欲王之乎，蓋苦之也，謂之後母可也，盍往觀乎。

○每瑟四十年在厄日多國宮廷，既而逃出，爲岳父牧羊。四十年後，承行主旨，率領厄勃肋民，逃出厄日多國，又是四十年。○棘叢中發火，非由枝葉生出，乃由四週空氣焚燃，而荆棘在火中不着，如三聖童在火窖中一般。○生活之天主，非外教人所敬之菩薩，泥塑木雕之偶像。凡不之敬奉者，必受烈炎之嚴罰，可不畏哉。又天主顯形，常借火焰，經載殊多，如火座、火輪、火河、目如火炎，足如火燃，聖神降臨，借用火舌形，天主宣諭於西乃山，在火焰中，良以火性最烈，最淨，最純，最明，最捷，能透銷百物也。其不借人形或禽獸諸形者，恐如德亞人偏信邪神，或將顯現之物，製像繪圖以敬禮之也。○古者婚禮，父母將花冠冠於新人頭上，以表純潔無瑕，未染淫穢者。此冠或以鮮花綠葉，珍珠寶石製成，無異皇者之冕旒。

壹 比拉多引吾主至庭前。比拉多携耶穌出，謂眾曰，
今吾携此人出示爾眾，欲爾眾觀之，我實不知其辜。

若拾玖·五六

比拉多引耶穌出示之故。○比拉多引吾主出庭前，其故不外下列數端。一、以示吾主之慘狀，使如德亞人見之而動其惻隱之心，不復堅求

釘死也。二、以示基利斯督無可死之罪，無從判決，故引至庭前，一若語眾曰，即有微嫌，今已如此懲創，亦足償汝願矣。三、以解釋其謀王之不足懼，謂基利斯督身已如此毀傷，慘無人形，縱其自稱爲王，已無王之勢力，誰與爲謀，尙能號召徒眾，擾害國家乎。故控其篡謀，已不成問題矣。四、比拉多見耶穌如此謙忍受辱，心甚驚異，默許其爲義德之人，故引以示眾，使人見其慈祥謙忍，或能軟化若曹之硬心，而不加追逼也。如右盜與百夫長，見基利斯督釘在架上，安忍苦辱，而知爲義德之人，頓生悔悟。昔天主准許魔鬼屢試古聖若伯，毀其家產，傷其體膚，欲搖動其忍耐之德。而聖人不怨不尤，仍讚頌天主，不改常度，乃知其非常人矣。比拉多亦然，見吾主甘受如是苦辱，毫無怨怒之言，暴戾之色，知其必非常人，而爲義人也，故率以示眾，冀動若曹之天良，勿爲已甚。孰

意如德亞人，心如頑石，堅定於惡，恩不能感之，德不能化之，慘狀又不能動之，不但右盜之不若，亦蠢物之不如，一似特具夫魔鬼之劣性，專於虐害者也。

貳 基利斯督出庭前。

出庭時之景象。○耶穌此時首戴棘圈，○身披紅袍，手執蘆葦，隨從比拉多步至庭外，向眾端立，毫無畏怯，亦無慙色，蓋有教訓存焉。聖經云，瑪伍四一人或強爾走千步，則偕之再行二千，○今基利斯督實踐其所訓矣。溯吾主自山園至官署，受苦不少，行路已多，亦強步數千矣。今復偕比拉多步出庭外，直至加爾瓦畧山巔而止，雖一路壓跌難行，終不半途而輟，其恒心爲何如哉。吾儕習修一德，乍行乍止，或見異而思遷，或知難而思退，卒不能登峯造極，如基利斯督之止於加爾瓦畧山頂，

能不反躬以自愧乎。又吾主於此事教訓吾人，凡爲天主而行所當行者，不當有羞惡之心，畏葸之態，當猛然銳進，必達其目的而後已。聖伯多祿云，書立肆十五十六汝曹慎勿以殺人偷盜辱罵貪財而被窘難。苟自認爲基利斯當而被窘難，則勿以爲羞，因此基利斯當信友之名而被窘難者，可爲天主光榮也。⊖ 是以致命諸聖，當其受苦受辱之時，不惟處之泰然，且欣然受之，自慶厚蒙幸福，不啻加官進爵，而登王位者然。亞加大進監時，榮幸至極，喜形於面。多默貌祿於致命日，身服華衣，如赴喜筵。宗徒大事錄伍四一載宗徒由法庭退出，欣幸而去，蓋得爲基利斯督而受審判也。又有精修如西默盎沙祿、亞各伯諾、西物利亞等，皆爲效法基利斯督之謙卑，故爲佯狂避世，喜笑不常，人或目之爲癡癡而戲侮之，輕賤之，彼受之若素，以爲榮幸。是皆基利斯督真實弟子，

能以其侮辱、光榮主之聖名者也。至基利斯督身現種種慘狀，端立於衆人之前者，亦欲以警惕吾人也。其意若謂，我實無辜，猶如青枝，爾等犯罪，無異枯木，今青枝能開花結果者，尙受如此砍伐，爾等枯木已成炊料者，則將若何遭遇也。吾輩見其慘狀而聞其警語，不將愧悔無地乎。又吾儕可緬想吾主立於庭前之態度，若一幅慈愛畫圖，懸於目前。試諦視此圖，血污滿面，傷痕遍體，其慘苦之狀，不能逼視，當思其所以如是者，無非爲救吾於困苦之中，而登吾於天國之衽席也。能不激發吾天良，一伸吾愛戴之情乎。

○茨冠，有謂以蒺藜草圈成者，厥草生於海濱砂地，有棘刺，長及寸許，作此棘圈，乃刑役之惡弄，非比拉多之主意。彼利日大受聖母默啟云，茨冠在聖子釘架之後，復置於首額，緊箍之，血流如注，由髮際流至面頰，鬚項耳目俱被血污填塞，至眼睫亦爲之粘結，須竭力睜開，方見母在架傍侍立。今者有神品之修士，頂髮剪剃一圈，僅留四週，作圓形，亦表戴茨冠之

意也。○致命之稱謂，不獨在受刑，而在爲何而受刑也。若爲基督而受刑，爲義也，爲真實之理由也，何恥之有。理由云者，非若形性幾何等之理由，謂爲信德之道也。

叁 比拉多對眾之言。比拉多對眾曰，人乃在茲。若拾玖五

人乃在茲一語，比拉多在圈門上言之。衙署頭門，建有穹圓門三座。中門最大，面向西首，由此圈門直達比拉多衙署。案座建築在花石版礮之上，名稱利刀斯忒老刀斯，大事卽在此處審訊，由高處發出批語。

比拉多之語意。○時比拉多又向眾曰，人乃在茲。其意若謂，汝曹解送於吾者，今已受責如此。請視此人，已如此模樣，當不更有所求於我矣。試觀此人，不復有生人之氣象矣，尙能爲王耶。其言正與達味對撒烏耳之言相彷彿，曰，列王念肆十五義臘厄爾之王，爾窘誰耶，爾迫誰耶，是窘一死犬，迫一蟣虱也。○又比拉多請視此人，一言有賤視之意。如人於衣服之旣破者，曰，試視此衣。酒醴之旣敗者，曰，試視此

酒。今日、試視此人、者、其亦賤之之意乎。昔有安特祿尼格者、東方之皇也、人欲弑之。彼謂之曰、蘆葦既破、何復毀爲。推比拉多之意、亦若謂衆曰、此人殘毀如此、已是九死一生、何復戕爲。夫曰、人、蓋非木石金鐵所製成、而不知痛癢者也。是人也、非與汝同類者乎、非與汝曹同宗同祖同邦之人乎。今渠受如此之毀傷、猶不足以動汝曹桑梓之誼、哀憐之情、而仍欲處之死乎、於心何忍。此皆比拉多之言外意也。古聖亞各伯生念陸有子十二、其中名若瑟者、特鍾愛之、異於他子、故諸兄妬而欲殺之。惟有如達者、欲保其命、謂諸兄若弟曰、彼係我儕之親弟、我儕之同胞骨肉也、請勿下此毒手。比拉多之言、亦同此意。又比拉多斯言、似由天主默示而來者。若謂此人非他、再祖也、救主也、古祖與先知所預言之默西亞也、天主聖三之第二位聖子降生爲人者也。是人

也。乃遭疾病與窘難之人所仰賴者也。聖經若五五六七載有患癱瘓者，歷三十八年之久，候於池旁。③冀有人扶之下水，以得病痊。然迄未有人扶之者。吾儕人類，自元祖犯罪後，數千年來，未有人救助者，轉輾於罪累中，深且久矣。夫罪惡爲靈病，爲死症，較身病尤爲劇烈。普世之人，傳染殆徧，亘古至今，莫爲醫治。今天主借比拉多之口，告我人曰：「人乃在茲。」試觀此人可以扶汝下水，以潔汝靈而愈汝病矣，勿復謂無人救助也。觀其徧體流血，無異湧泉，積水成池，汝曹可下此血池，以滌除罪垢，潔淨汝靈，以獲常生性命於無窮也。今之鐸德乃基利斯督之代表，亦卽此人也。其能以洗解二池，滌人罪，潔人靈，惟所恃者亦基利斯督所流聖血之功德耳。又比拉多此時似爲吾人代表，呈獻基利斯督於聖父者然。昔古聖亞各伯諸子生叁柒謂其父曰：「請視此衣，非爾子若

瑟之衣乎。父細視其衣，見鮮血淋漓，號哭曰：惡獸噬我子矣。不歸罪於其兄，反恨蠢獸之齧噬其子。我人之罪惡，即兇獸也。嚙噬聖子，以至皮破肉爛，已無生人形矣。吾意聖父在天，見其聖子如此情狀，亦將哀號曰：世罪害我子矣。雖然，若瑟諸兄以血衣呈示，是誑其父，以免其責也。吾儕亦以基利斯督之鱗傷，如若瑟之血衣，呈獻於天主聖父，非爲文過實求免責，而聖父視聖子之功，慨然免罰焉。再吾儕聞比拉多對衆之言曰：人乃在茲。見基利斯督如此慘狀，可向天主聖父而問曰：何故撻爾聖子如此之嚴厲。其必回云：惟爲汝曹之罪惡耳。然則吾人之罪惡，即聖子受苦辱之原因。吾人對此，當返躬自問，將何以善後。古經記厄肆卷十天主預示先知厄才基亞云：爾其彰示此殿，④於義臘厄爾家族之前，令彼自羞其惡。高納畧解之曰：基利斯督之肉軀，即

天主之聖殿也。夫義臘厄爾民背棄天主，不知自愧，故天主罰之，不歆其祭，甚至摧毀其聖殿，夷爲平地。今基利斯督即天主之活殿，已爲人之罪惡所摧毀，可知吾儕之罪惡，在天主前，何等可惡，能不自羞自慚，而痛心慘悔乎。且比拉多引吾主至庭外示眾，其意欲解阻如德亞人之毒心，令其就此罷休，勿復追逼。吾儕見之，可不自解毒心，自阻惡行，而不復窘迫之乎。

①犬與蟻虱，物之最鄙陋，最劣弱無用者，何逼迫乃爾，與如此微賤之物相爭競，於爲王者，極不相稱。②如達乃亞各伯之第四子，出賣若瑟，爲其主謀，是卽負賣耶穌茹答斯之小影也。雖然，名同事同，而心則不同。彼欲援救若瑟，勿遭昆弟毒手，而惡徒茹答斯竟以貪財而不顧耶穌死活也。③池爲魚池，可養魚，亦可游泳，在聖殿之旁，爲洗滌犧牲之用。周圍有廊廡五，爲病窮者之棲流所。凡病者居此，待水沸騰時，就浴之。屆時有天神下降，攪動池水，最先入池者，病得瘳愈。但人不能預知水動之時，大約在降臨瞻禮時期，每年僅一次。此池爲領洗告解聖事之小影，不拘何罪，多可赦宥，惟世人能得之，天神無此特恩。④將此重建之

殿圖其式樣計其尺寸出示若曹長短大小令其親手丈量使若曹見此殿之高大發生羞愧之心因若曹之惡孽敗壞如此廣大華美之聖殿也。

肆 惡眾之狂譁。掌教等人更大聲喧譁曰釘之釘之。

若念玖六

惡眾殘忍。○比拉多欲以吾主慘狀動人生憐勿為已甚。然而比拉多乎爾乃徒勞無益枉費心機耳。此等惡類毫無心肝殘忍性成實無異於狂犬見人已傷殘仍狂吠不休。先知預言咏念亞十七多犬圍攻我者蓋謂此也。此等人又如古經自登陸所記之戰象。○見人鮮血而兇悍益甚。是以雖見吾主身負重傷奄奄一息不但無憐惜之情反益肆其狂暴之態視吾主如草芥不以同類之人目之矣。又如達味預言咏念亞七云。我乃蟲非人也。○如德亞人直視吾主如一渺小之蟲豸耳。

同類云乎哉。而司祭長老等，尤爲羣惡之俚，恐民衆聞比拉多之言，或被所感動，乃率先喧呼釘之，以聲脅之，使不得不隨聲附和。故比拉多之言未竟，而鼓噪之聲已起。夫民之傾向，本無異於水性之浮動，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故一聞司祭長老等呼釘之聲，亦不顧是非曲直，同聲附和。噫，世上所謂輿情者，大半爲黠者所製造者也，安得有真義理哉。至其所呼曰：「釘之釘之。」一若謂無論耶穌有罪無罪，但勿再躊躇，釘之於架上，以了吾儕之夙願，其呼聲之暴戾，若怒獅之咆哮，一無人道主義。然而聲也，吾儕亦嘗附和之，凡故意犯天主十誡，不遵長上之命令，不顧良心之激刺者，皆釘主之呼聲也，是即如人之流亞歟。

○象見血卽怒，說見十九章。古時戰爭往往有象陣，因象又有一股穢氣發出，馬隊不習聞

者，嗅之即逃。時如達與諸諦奧谷王交鋒，王有戰象三十二頭，皆印度種，強而且大，象奴亦用印度人充當，蓋取其習慣也。象之身上置敵樓，可容三十二人，俱爲弓箭手。每象有五百馬兵，一千步兵護從之。不但小於天神，更且小於世人，較劇盜且不如人，皆得而侮之。

伍 比拉多抗眾無效。比拉多曰，爾者接釘，我固不見

釘殺之辜。曰，吾國有法，依法應死，以自謂我實天主

子。
若拾玖·六·七

官民不法。○比拉多又申明基利斯督無辜，此係良心問題，固不能強以無辜爲有辜也。然其言曰，爾者接釘，若謂爾自釘之，我不預聞焉。此又不過卸責委咎，並欲嫁禍於人，何嘗有秉公持義，守正不阿之態度哉。曷不謂汝曹強欲我釘此無辜之人，吾當執法先繩汝誣控之罪，是則法官所當言，而於事無不濟矣。乃比拉多計不出此，僅曰，爾自

釘之、與我無涉、噫、烏乎可。然而如德亞民尤天良喪盡矣、不問其有幸無辜、但欲釘之而已。第以其爲人也、必須捏一罪名、亦可掩人耳目、乃大言曰、以其自謂我實天主子、是假法律以置人於罪、而已之妄殺無辜、先自犯法、則懵然不顧、不亦謬之甚乎。

陸 比拉多驚恐。比拉多聞語大驚。

若拾玖八

比拉多驚恐之故。○比拉多見眾人不能喻之以理、動之以情、強欲致基利斯督於死地、心有不忍、而又不能解眾人之圍、故生恐懼、此其一也。茲又聞其爲天主子、彼固外教人、素信神道、却有子姓嗣續、以爲若果係天主子、我殺之、將有後患、故益生恐懼、此其二也。吾儕試掩卷思之、以比拉多一異教人、聞基利斯督爲天主子、卽心中猶豫而恐懼、吾儕教友、旣信吾主爲真天主子、尙敢輕侮之、忽視之、至或犯其誠、逆其

命，而無所畏懼，何也。

第二十二章 論比拉多復訊耶穌并復出見於眾

引言

觀比拉多坐立不安，猶豫莫決，時而庭內，時而庭外，時而訊主，時而喻眾，誠似古史所載生念伍雷倍加於臨盆時，不勝其痛苦也。蓋雷倍加有孿子在胎，○卽亞各伯與厄撒烏，欲分長幼，爭先出胎，兩不相讓，故有此痛苦也。今比拉多胸中亦似有雙胎爭持其間，蓋一面見如德亞人兇橫，畏其勢力，意欲循其所請。一面見基利斯督無辜，本於律法，自當爲之開釋。於是二念相搏，一去一來，轉輾躊躇，遂覺不勝其痛苦矣。若比拉多欲理直厥案，當先開釋基利斯督，後乃斥退如德亞人，蓋一則理直氣壯，一則無理取鬧也。不幸如德亞人竟似厄撒烏，強欲先出，得占優勢，而基利斯督卒被比拉多判以架刑。惡者得勢，善者被屈，弱肉

強食，古今同慨。然而創世記云，「以大事小。」其言今日驗矣。蓋觀夫如德亞人雖兇狠爭強，而今則常爲亡國之奴，寄居於基利斯當之籬下，而服從其律法。至於基利斯督，則受賞於天，揚名於地，天下萬國無不信仰而崇拜之，謂非以大事小乎。

○說見上八十二頁。○雷倍加二子先出胎者爲大，名厄撒烏，後出胎者爲小，名亞各伯。彼之後嗣名依杜味衣，此之後嗣名義臘厄爾。在達味撒落滿及瑪加白時，果然依杜味衣人屬於義臘厄爾族權下，是謂以大事小。依撒格降福厄撒烏時，謂之曰，汝之後裔，將生活於刀劍之上，卽善戰也。又云，汝爲乃弟之僕役，然亦有脫軛之時，卽從若撒法王以後八百年之久，依杜味衣人不屬於如德亞國，及至瑪加白時，復受其管轄。然耶穌降生時，依杜味衣人黑落德乃爲王矣，直至日路撒稜滅亡後百年之久，如德亞人反臣屬依杜味衣人權下。

壹 比拉多再問耶穌。比拉多再入公堂，問耶穌曰，爾

何方人。

若拾玖九

比拉多再問之故。○比拉多始終不以耶穌爲有罪之人，故引入復問，冀得一開釋之路。况又聞如德亞人控辭，謂其自稱爲「天主子」，且聞其自言「吾國非爲今世國」，而其妻又告之以異夢，今見基利斯督果然道德高超，儀表卓越，知其必非凡人，心中滋生疑懼，爰再引入公堂，欲細審之，故詢其「何自而來」，不敢貿然驟判以死刑也。

貳 耶穌不答。○耶穌不對。

若拾玖九

耶穌不答之故。○比拉多係外教人，不信有天主，安知有天主子，所問過高，若僅以一二語答之，不能卽達。况比拉多無心求道，徒欲解結目前之難題，敷衍了事，故不如不對爲妙。又其所問非關於天主光榮，或眾人公益，但爲勾稽一人之私事，故吾主默然不應，蓋恐阻其受難之願，而妨救贖之功也。若事關天主光榮，及眾人公益者，則無不直捷應

答，上文已見之矣。

叁 比拉多誇語。 比拉多曰，不對我，盍知我有釘汝權，

并有釋汝權。
若拾玖十

官言之謬。○此時比拉多夜郎自大，妄自誇張，以為身居高位，手操大權，或賞或罰，唯我所欲，愛之則生，惡之則死，而人莫之能抗也。不知辨德經云，叁貳一立爾為總長，○勿自驕矜，蓋爾亦民中之一人耳。蓋謂亦當如民之受治也。故比拉多之言，適見其愚戇，而不知其權之何自來也。夫士師用權，雖能判決罪案，然當以法律與公義為準，焉得自逞私意，如其所言，欲殺即殺，欲釋即釋哉。

○原文總長，即總司席，或因人薦舉，或因圖佔而得。其職司，一、處置各人地位。二、監督席間勿越禮規。三、酒餚等物，其滋味及物之多寡配製，各依人所嗜好，使適合其宜。

肆 吾主答辭。耶穌答曰，倘允命不降自上，爾萬億弗

克屬予於爾權下。緣付予於爾，厥罪愈重。若拾玖十一

若謂汝之權能，於我無效，吾爲無辜之人，更有全能，自能釋放，莫能阻我。但我父之聖旨，欲交付於汝，使我屬於爾權下，以成救世大功，故允許如德亞人妄控，並允汝准此控案。苟若輩不予誣告，汝亦無所用此權力，爲此若輩之罪，較汝更大。

一、吾主對答之狀。○時比拉多岸然自大，出語甚誇，吾主答之，反極謙和，試聽其言，非若柔和之絨毛，一無刺激之情態乎。此以示在上者，不可以勢陵人，而當以禮禦下。有力者，不可以強制勝，而當以德服人也。

二、吾主答辭之意。○觀比拉多之語，顯然不明其權之所自來，故吾主示之曰，非自上錫汝，汝無權以治我。是謂凡百權能，自上主而來，執此權者，當對之負責，故行權之際，不可不慎。吾主之言，一若智德經

陸二至七云、○王與疆吏及諸士師、凡統治庶民者、請傾汝耳、其聰聽之、通達之、並學習之。汝曹之權、乃上主所賜、他日上主將考汝工、察汝意焉。夫汝曹既爲國家之官吏、而審斷不遵公義、不根律例、亦不承行天主聖旨、當知汝曹將來亦受更嚴更重之審判、罕有得仁慈之寬恕。蓋有力者、亦宜受有力之重懲也。夫吾主此時、亦示比拉多以行使職權之法、規謂己因天主聖意、今特屬其治下、非爲欲其行使處死之職權、乃欲其遵守律法、救拔無辜耳。夫法利色俄等果非官吏、無殺人之權、祇懷殺人之心、故架詞誣控、欲挾公律、以報其私仇、其罪自較比拉多尤重。而爲官者、當盡其職守、據理力爭、庶不失爲守正不阿之幹吏。若乃畏蕙溺職、任人要挾、亦不得辭其咎、此吾主之言外意也。奈比拉多心被利害蒙蔽、不能會悟吾主之言、卒徇惡衆之要求、釘死吾主、可

見其立志不堅，心重祿位故也。究以異教之人，但知目前幸福，不明身後賞罰，故雖徇私枉法，其罪較如德亞人通達教律者，尙遜一籌，故吾主又曰：「付予於汝者，厥罪愈重也。」

○此乃勸諭有爵位，有職守者，當有才學，因爲民之君，爲民之師，當有訓誨民衆之職任，非有學問，不克臻此。又勸諭此等人不可自高自大，因此權力，不能自有，乃由上主所賜，故用此權力，不能徇私，當合主旨。其旨何在，卽遵守法律也。非然者，必遭嚴重之處分。

伍 比拉多欲釋耶穌。絲斯比拉多盡力圖釋。

若拾玖
十二

比拉多欲釋耶穌之故。○經記比拉多欲釋耶穌，不止一次。原其故，一、因明知耶穌無辜被控，亦曾屢次對衆明言。二、因歷次審訊，見其狀，聞其言，並佐以己妻之告夢，知基利斯督必非常人，於是心中躊躇，不敢冤殺，致遭天譴，是以多方設法，以求釋放吾主也。然其好善之心，終不能敵貪祿之念，惜哉。吾儕見善而不急趨，見惡而不力避，是步比拉多

之後塵也。雖有良心指導，無益於實跡，徒自紛擾，不亦可憐乎。

陸 眾人復譁。如德亞人大呼亂喧曰：爾或釋斯人，明

著弗愛帝王，人謀篡王位，斯必帝王之仇。

若拾玖十二

惡眾亂譁。○如德亞人所蓄之毒氣，至此可謂盡情噴出矣。蓋比拉多至此，尙堅持厥心，屹如峭壁，不爲所動。如德亞人乃以猛火轟之，明言耶穌謀叛，責撒肋者，爲責撒肋之仇敵。官若庇護之，與之同科，亦罹謀叛之罪。斯言也，自其表面觀之，果一極大問題，非同小可者也。然一究其實際，若幼童之發矢，不能着膚而致傷。蓋吾主之國，非今世國，前已言之詳明。吾主之言行，絲毫無叛逆之形蹟，可以指摘。乃忽爾來此奇大罪名，誠捕風捉影之兒戲，所謂無的而放矢耳。如德亞人之神經，可謂過敏矣。

柒 比拉多升座判決。比拉多聞是語，偕耶穌出上座。

時幾午正。

若拾玖十三

一、官之昏庸。○比拉多聞謀叛之說，與責撒肋之名，如雷貫耳，頓生驚恐，如蘆葦遇風，不能自持，於是低首下心，順從亂民之意，以爲可罷脫叛逆之關係。不知羅瑪總皇，何暇問此不經之誣控，而來干涉此獄訟哉。卽釋耶穌，何嘗有不測之禍患，如德亞人特恃此說，以爲恫喝耳。夫仕則慕君，固人之常情，但須公義攸昭，斯可以裕後慶。今渠欲結總皇之歡心，反作冤殺無辜之惡孽，何怪其卒至疊遭困難，身靈俱失，旣干上主義怒，而受嚴罰，復遭世王譴責，而被竄流。其後比拉多被黜於加于五斯王，流徙困頓之餘，乃萌短見，舉刃自戕。○故凡輕棄天主而欲結世俗之歡者，主亦輕棄之，而使世祿天福，往往兩無着落。

○比拉多自戕事，見於西史。

二、判決之地。○此時基利斯督極可釋放矣，而比拉多聞惡眾之言，懼失世祿，乃不顧前言前行，坐而判決吾主死於架刑。其所坐之處，若望聖史記之曰：○利刀斯忒老刀斯，係厄肋濟亞語，譯言以石甃成之座位。如德亞語曰：伽巴大，譯言高處。聖史載此地址，詳而且盡，所以証事實之的確，與關係之重大也。蓋是案為普世之公案，莫大之關節，上天下地，前古後今之禍福，莫不係乎此。於是而聖子之暫死，決於是而吾人之常生復，於是而魔鬼之權能撤。故聖史記之獨詳，卽一細節，亦不疏漏。

○厥座以石砌成，按希臘語，曰利刀斯忒老刀斯，按如德亞語曰伽巴大，譯言高處。官吏坐此，居高臨下，以便多眾視聽。又有多數階級，俱以寶石甃成，今在羅瑪，信友往拜之，稱為聖梯。

三、判決之時。○若望聖史記判決之時日，曰：「適值巴斯卦之巴拉舍物。」○約在六時，「卽巴斯卦前日六時也。」巴拉舍物，係厄肋濟亞語，譯言預備，蓋瞻禮日，禁止工作，故一切飲食日用所需，皆須前日預備也。基利斯督特選此日，爲己決死之期，蓋示己將爲普世人靈預備一切所需之件，如神糧也，功德也，聖寵也，聖事也，榮福也，皆是。瑪竇聖史念載耶穌之言云：「天國如人君，爲太子婚宴。」○使使者往召，赴讌。被請者皆不至，復速之曰：「筵備矣，犢與肥牲宰矣，百物具矣，請卽赴席。」云云，吾主之死，正爲預備此筵也，故擇預備瞻禮之日，爲受決之期。若望聖史不特記其日，且記其時曰：「約在六時。」循如德亞曆算，卽今之午時也。原夫亞當犯命，亦正在此時，蓋其午後，始行自匿，可知其犯命敗壞人類之時，當在午前午正，故吾主亦擇其時，爲救贖人類之

始。又基利斯督為義德之日，其手足釘於十字架，高懸空中，如日之方中，光被四表，而熱度亦至極點，故擇其時以表之。如聖咏拾捌七云：「日會於其至峻，無有或避其熱者也。」三

一今在聖主日內瞻禮六，稱巴拉舍物。二見瑪竇廿二章，人君，天主聖父也。太子，謂天主聖子也。婚姻，即聖子第二位與人性結合，又建立聖教會，與教友之靈魂結配也。盛筵，即宣講之福音，及七件聖事，另指聖體聖事也。使者，乃昔日之先知，如每瑟等。已請者，皆不赴席，如如德亞人，不聽聖訓，以致被主棄絕。三在此光天化日之下，無物不欣欣向榮，飛潛動植，皆藉以資生，故東作西沉，循環不息，所以利物也溥矣。

玖 比拉多升座復言。對眾曰：爾王在是。

若拾玖十四

一、比拉多所言之意。○比拉多稱吾主為王，其意仍欲明示如如德亞人所控之妄。若曰：如此困頓劣弱之人，謂其謀王篡位，孰能信之。汝曹乃以此罪加之，悖謬甚矣。又從而誅之，尤喪盡天良也。然而比拉多雖一

再申明基利斯督不應無辜受戮，奈如德亞人，頑梗性成，心如鐵石，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蓋其時如德亞人，眾口囂囂，同存一不罷二不休之狂念，尙可以理喻之哉。或謂：「斯是爾王」之言，含有譏刺如德亞之意，謂若輩對此微賤而不值一顧之人，可以癡癡視之，乃仍執其爲王一語，不辨真僞，咆哮如雷，殊屬無謂，自顯其愚耳。此意比拉多亦或有之。

二、比拉多所言之效。○如德亞人，因不欲基利斯督爲王而釘殺之，然而基利斯督固如德亞王也，比拉多稱之，非無因也。觀十字架額上所書，亦云：「如德亞王」。旣口稱之，復手書之，堅不肯易，此蓋天主默示比拉多，使吾主爲如德亞王，且爲普世之王，永成鐵案也。昔生叁柒若瑟述其所夢，謂在田間刈麥，己之麥穗挺立，諸兄之麥穗皆俯拜於其前。

○云云，諸兄聞之，皆憤然不服曰：豈汝將爲吾儕之王耶？吾儕豈將爲爾屬下耶？後欲謀殺之，使其所夢終歸乎子虛。而孰知厥後若瑟卒爲厄日多國首相，其諸兄膜拜於其前。竟與其所夢若合符節。可知天主聖旨，非人力所能挽回。今比拉多之言，亦似乎若瑟之夢，由上主默示，預告基利斯督將爲普世之王，如德亞人焉能自外。今彼大聲狂呼曰：「舉之釘之。」又如若瑟諸兄謀殺其弟無異。然而吾主已爲若曹之王矣，且永爲普世之王也。殺之無益。今日雖不欲認識其爲王，必有一日認識其爲天地大君，普世萬民之惟一士師，不得不敬之拜之，泥首稽顙，而聽其審判。卽以目下觀若曹之處境，並若曹之子孫，非皆散處於基利斯當國土中，而懾伏於基利斯督之君權者乎。

○麥穗俯拜，預示兄弟在歲荒時，將往厄日多國糴米，在若瑟前謙恭致敬也。且麥穗言地

之果實，表人之善工也。

拾 眾人狂呼。〇眾狂呼曰，舉之釘之。

若拾玖十五

惡眾之頑固。〇惡眾聞比拉多之言，不由理喻，但狂呼曰，〇舉之釘之。

是無異昔日

列肆貳廿三

有頑童見厄利叟登山時，狂呼曰，〇〇秃子上

山，秃子上山。〇然霎時間，天主罰之，人熊兩頭，突出林間，將四十兒童，

盡膏其爪牙。今如德亞人狂呼曰，〇舉之釘之。〇亦畧似兒童之頑劣，

而兇惡過之，故天主之罰，亦將益加嚴厲。其後總皇諦篤特遣將范斯

巴，削率兵攻日路撒稜，將其城垣，剗為平地，其人民膏其斧鉞，殺戮殆

盡，非較林間突出之人熊，更為酷厲乎。

〇秃子，無髮之稱也，不甚雅觀。文人學士，往往有此病，因其用心太過所致。或謂先知之秃，

乃自行削髮使然，一如修士品制。此輩兒童，約在九歲十歲，頗知好歹，能識是非，奈以其父

母皆恭敬金牛，離棄真教，往往戲侮真教之人。但先知乃天主之親臣，侮之即侮天主，故罰

之以補償主榮，非報私仇也。

拾壹 比拉多反詰。比拉多曰，爾王奚可釘哉。若拾玖十五

比拉多之意。○比拉多意謂，弑君之罪，罪莫大焉，爾曹之意，吾不敢贊同。汝曹苟強我釘之，則爾曹造此彌天大孽，雖竭盡江水，不足以洗滌其罪垢，將來國亡民散，罰及後世子孫，後悔何及，誰其任之。

拾貳 惡眾答辭。眾曰，我王惟責撒肋。若拾玖十五

如德亞民之顛倒。○如德亞民厭棄慈主，愛戴虐王，誠如聖經所言，依捌七棄西洛厄水而不汲，反飲拉新池水。夫西洛厄，譯言奉使者，即基利斯督之比喻，厥流安閒，乃基利斯督仁慈之象也。拉新池為湍水，比責撒肋總皇，其勢急激橫流，淹貫全城，為害極大。以後滅如德亞者，即此總皇。昔日西里亞王嘗破其國，擄其民矣，將來羅瑪總皇則尤

加甚焉，而乃甘心愛戴之，豈非顛倒之甚乎。且如德亞人真不知返躬自省，爾時國柄業已操之外族，達味之嗣君已廢，亦應知默西亞降世之期至矣。古聖亞各伯降福其子如達之預言，司祭與解經者，豈不知之，乃當前不認，又不察其言行，與先知所言合符與否，徒一味媚嫉不容，狂呼釘死，愚甚亦妄甚。夫基利斯督乃人之常生性命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如德亞人以不欲得常生性命，亦將世間暫生性命而併失之。觀其今日所愛戴者，爲外族之虐王，異教之仇人，將來制之死命者，卽此人也。果然不出四十年，亡其國，破其家，掠其財而俘其民者，卽今日所愛戴之責撒肋也。迄今竄流異域，永作僑民，受抑受侮，無可伸雪，皆妄弑慈主，服從虐王之罰也。責撒肋儒畧嘗曰：「若輩犯法者，俯首受戮，乃其所自願也。」如德亞人真可謂自願受亡國破家之慘禍者。

矣。聖經曰，路拾玖廿七彼與我爲敵，不欲我爲王者，拽之來，誅於我前。

○若如德亞民，將爲天主所誅也無疑。吾儕信友，宜偕達味聖王向吾主而呼曰：「我之君王，我之天主。」咏肆叁五

○西洛厄卽若望聖史九章所載之一瞽者洗目之泉也。在西婉山麓，由地道流之入池，池名那笏刀利亞，接之以管，可流通四處，以灌園圃。水之泛濫無定期，洶湧之時，聲震四野。平日水勢遲緩，並無潺潺之聲。此水表達味後裔，僅得二支派人，合爲一國，民希少，被他諸支派虐待，無力抵抗，於是投西里亞國，爲其附庸。卒被該王率衆蹂躪，如拉新池之水，汜濫橫行，而如德亞諸地，幾全湮沒。惟日路撒稜京城未陷，主遣天神殺斃西里亞王所統兵將，共十八萬五千人之衆，是天主特別保護也。○世人常例，勝敵之君，將敵人叛逆之徒，處以死刑，指諦篤將如德亞人殺斃，又指天主於公審判時，將以永刑罰惡人也。

拾叁 比拉多受妻告誡。比拉多坐座際，伊婦遣使誡之

曰，爾與彼義人無與，吾今日爲彼夢間，被見多異。

官妻名迫洛古拉，或名格洛地亞，列在聖女冊上。羅馬史記比拉多於數年後，被如德亞人控告，被西里亞總統遣往羅馬，令其在總皇前自爲辨訴。不直，被褫職，流於法境，乃大憤，自刎而死。可見天主公義，報施不爽也。

告誡四故。○比拉多妻告誡其夫，由於天主上智，其故有四。一、因基利
斯督毫無罪狀，而被問死罪，天主欲默感多人以證明之。其證不一，其
人，人亦不一，其品，於是有外教婦人焉，出爲之証。從可知人苟內省不
疚，雖受人冤抑，不可灰心失望，自有天主護佑保全。或在生前，或在死
後，特於公審判時，必有以昭彰爾無辜之一日也。二、因比拉多設法欲
釋耶穌，似已盡力不少，故天主再加一特寵，以堅其心，勿使爲情面所
奪，致傾注義血，以腥己手，而背天良。於是感動其妻，使爲告誡。蓋聞內
之懇告，易動丈夫之聽聞。惜乎其妻雖言之諄諄，而其夫則聽之藐藐，

會不若厄穢之於亞當，誘其犯命而易，爲力也。可見人之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同是妻言，而效果不一。三、因天主欲以此事，爲此婦歸正之先導。待吾主升天後，宗徒傳教時，比拉多妻果然歸正進教，奧利才納述之甚詳。其信德之源流，卽基於阻殺吾主之一事歟。四、其時如德亞人，亦得傳聞官妻諄告其夫之警言。蓋天主尙欲以此感動惡衆，冀其翻然一變初心。夫官婦之夢見多異，決非憑空構造，而基利斯督之無辜當釋，昭然若有神示。若輩乃強欲傾陷官吏於不義，應思如此暴慢，將被神殛，或者如此着想，尙有所警惕，而不敢恃衆逼勒矣。奈惡衆頑梗性成，肆無忌憚何。

○聖奧斯定云，有妻陷溺其夫於死亡者，厄穢之於亞當是也。有妻感召其夫趨常生之路者，格洛地亞之於比拉多是也。一聽從，一不聽從。路濟五斯云，比拉多之妻得享常生。又有黑落德王司事之妻，名若亞納者，亦列入幫助耶穌之婦女中。公門裡面好修行，真是難得。

24
341321

